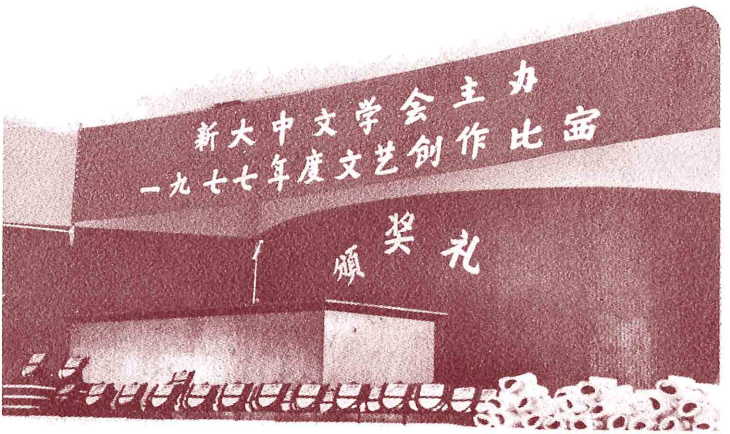
# 不屈的人们

星大中文学会主办

一九七七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




## •颁奖礼•

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也是「一九七七年度文艺创作比赛」成绩汇报的日子。当天上午十时正在星大学生楼举行颁奖礼，及优胜作品朗读。下午一时半又举行了一个文艺座谈会，由其中三位评判先生主讲。来自长堤彼岸及星洲的文艺爱好者达八、九百人，济济一堂，场面非常热烈。

## •座谈会•

# 不屈的人们

星大中文学会主办

一九七七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

给:

所有为这次比赛及特辑出版

献出心力的朋友及同学

新大中文学会

文创工委会 谨上

# 我们的话

由我会主办的一九七七年度文艺创作比赛已经结束了。这次比赛的目的与意义同前三次的比赛是一样的，那就是：㈠发扬健康文艺，打击灰黄文化，鼓起创作风气；㈡继承及发扬马华文艺的优良传统，反映时代的精神，反映现实生活的面貌；㈢提高本地文艺创作的水准。这次比赛也是在星马两地文艺不分彼此的原则下，展开了长堤两岸的征稿工作。

这次我们总共收到九百四十篇作品，其中公开组占四百九十八篇，中学组占四百四十二篇。在公开组方面，戏剧23篇,小说106篇，散文156篇，诗歌213篇；在中学组方面，戏剧17篇，小说116篇，散文179篇，诗歌130篇。这次所收到的作品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虽然这次比赛没有设优厚的奖金来刺激参加者，但是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踊跃投稿支持，实在是令人感到鼓舞；特别是在灰黄文化受到扶植，健康文艺被摧残的今天，这成绩更显得意义重大。这有力的说明了健康文艺的队伍还是很壮大，它向一切想消灭健康文艺的人展示了力量，它也将鼓励更多人加入我们的队伍。

这次比赛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生活画面。在公开组方面，有反映小贩的生活、工厂里的斗争；有描写童养媳的辛酸史、舞女的遭遇；有揭露医院中的不平等，揭穿两面人物的假面具；有歌颂祖国江山的壮丽、怀念狱中的正义人士等等，作品一般上都能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体现了伟大的马来亚人民的不屈不挠精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也给腐朽势力一个迎头痛击。

中学组方面，有相当多篇作品描写中学生最熟悉的题材；例如：反映教育制度的腐败，会考的压力和青少年的出路问题；也有一些作品尝试刻划下层人民的生活。这种尝试是可喜的，值得鼓励的

。要创作好的文艺作品，一定要扩大生活面，多观察和体验生活，再从生活中找创作题材，希望同学们多向这方面努力。

有一点需要一提的是，这次作品的水平，比上一次有了显著的降低，尤其是公开组的小说和诗歌。从所投来的稿件可以看出一些作者对生活有一定的观察和体会。但是，由于不能很好的掌握这两种文学形式的特点，所以削弱了文章的感染力，尤使人觉得可惜。长久以来，本地的读书风气都不盛，一般的学生都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平时连看课外书的时间都没有，更谈不上拿起笔来学写作；而且能够应用华文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这都是造成水平低落的主因。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加倍努力，学习掌握各种文学形式的特点，以便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这次文艺创作比赛能得到一些马华文艺写作者充当评判，使我们的工作能顺利完成；同时，一些工友能从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组成了评判小组来帮忙我们做评选的工作，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在此，我们向这些热心的写作者及工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两年一次的文艺创作比赛，是希望能让星马两地文艺爱好者有机会互相观摩、互相学习，也希望鼓励年青文艺写作者多创作一些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今后的环境会更恶劣，举办创作比赛将会遇到更多困难。然而，从这四次的比赛看来，参加比赛的作者不断增加、对颁奖礼的反应也一次比一次热烈，这说明了健康文艺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我们决心突破一切困难，把今后的文艺创作比赛做的更成功，决定把马华文艺的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精神发扬光大。

最后，我们希望更多人投入写作的队伍，多创作工农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熟悉的现实主义作品。让我们在马华文艺的旗帜下，携手前进，让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文艺花朵开遍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 评判先生的意见

## 看稿的一点感受

### 工人评判甲组

星大同学再次突破困难和压力，毅然主办第四次《文艺创作比赛》，为发扬健康文艺，打击灰黄文化，鼓励反映现实的创作风气，做出优异的贡献。目前正派文艺发展受到局限，文艺创作论于沉寂的今天，这次的文创是令人兴奋和鼓午的！

我们很荣幸地受邀成立工人评判组，负责部份的评稿工作；这项吃重而光荣的任务，非我们这群知识水平不高，艺术理论贫乏的小伙子所能担当的。然而在星大同学和朋友们的热情鼓励和协助下，我们抱着学着走，走着学的心情，尝试负起了这次看稿工作。我们看的是公开组小说，散文和中学组散文。

从看稿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次参加文创的作品大多数都能继承前几届文创的精神，所反映的生活面也一样的广阔和深远。作品中有反映各行业工友在生活线上顽强斗争的精神；有学生在现实教育下逐渐地醒觉；有马来同胞在残酷的生活面前识破了种族主义者醜恶面目；有敢于反抗封建势力的童养媳和斋姑的血泪控诉；有报复心重的午女心声；有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正义行动；有歌颂为人民事业而奔向火热的前线的英勇战士；有高墙内惨无人道的揭发；有知识份子的思想解剖；有医院两种面目的写照；有走出感化院的少年不容于社会的愤怒表白；有……

这些血淋淋的现实，牵引了我们悲愤、喜悦、激动和响往的思想情绪，给我们上了一节动人的社会教育课。从这些辽阔的生活事件中，我们深刻地感觉到这社会确实存在太多的不合理，也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这社会的本质！

在写作技巧上许多作品还存在着不少偏差和不足，如有些作品写得很概念化，情节的发展单调刻板；有些作品布局凌乱，事件的开展交待不清；有的语法修辞掌握不准确，造成在运用上显得干枯

和词不达意；有的甚至连褒贬词的用法也弄不清，造成很多精彩片断失去了感染力。诸如此类的毛病普遍地存在作品中，这不但影响了内容不够深度，间接的也削弱了主题思想；我们感觉到目前的语文水准普遍低落了！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和社会的不正常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也是刻意推行某种政策下的必然结果，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

总的来说，这次文创的大部份作品都能忠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揭露和批判了这腐朽的社会本质，忠实反映了劳苦大众的生活愿望，歌颂他们不向生活低头的崇高品质，这些成绩都是主要的。存在的缺点和偏差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非个别因素所能力挽狂澜，然而加强学习，努力充实各方面知识也是迫切需要的！我们相信在发展正派文艺的道路上是不会一帆风顺，迂回曲折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任何要想阻挠正派文艺发展壮大的逆流，终究要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淹没消失，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

# 为一九七七年度星大中文学会主办文艺创作比赛颁奖作

方修

今年星大中文学会主办的创作比赛，我看稿的时间更少；（只看了一部份诗歌和散文，）评分也更马虎。大体上是把稿件按内容和写作技巧分为两三个等级，每一级给以一个相同的分数，譬如同样是六十分或七十分。这就是说，作品是否录取、以及录取的作品的名次的先后，主要还是由其他评判先生决定。其实，前一两次的创作比赛的评分，我也是采取这个办法，不过这一次是更加草率吧了。

内容方面，我比较注意作品的生活描写的广度。原因是我觉得这一次参加比赛的一般稿件，在取材上颇有「差不多」的倾向。本来，生活是无比广阔的，作品的取材如果偏促於一隅，则内容纵然极有意义，看多了也难免有单调乾瘪之感。因此，在评分时我特别着重题材的多样化。有几篇作品，思想性並不高，但我给以较多一点的分数，那就是认为这些不同题材的作品，合起来可以成为一幅比较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其他的评判先生也各有各的标准，作品入选与否，要看平均分数。

就我个人看到的少数稿件来推测，这一次参加比赛的作者，似乎是又一批新人，与前两届的参加者不同。这是可喜的现象，说明马华文艺近年来虽然境遇不佳，但始终有人在写，有人在努力，仍然维持着优良的创作传统；而且每隔三几年，就有一批生力军涌现出来，虽然阵容没有以前某些时期那么壮盛。尤其难得的是，这一次的一批新人的作品，大多显得意气风发，对於马华文艺的前途具有无限的信心。

也许，一般作品的「差不多」倾向的形成，和新的一批作者的刚刚崛起不无关系。因为，新的作者，大多是比较年轻，生活的经验不够丰富，阅读的范围不够广、观摩的作品不够多，因而一时还不善於从各个角度来描写现实，用各种方法来表现主题。

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我想，多多体验生活、扩大阅读范围，包括中国三十年代的作品以及近代世界各国的名著，倒不失为克服「差不多」倾向的一个办法。

# 评判小语（一）

## 学会评选组

这回，文艺创作比赛的参加者，非常踊跃。是历届最多的一次，这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参加比赛的数百篇作品，具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前本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作品所描写的题材，是相当广泛的。如果单就某一两篇作品来看，是显得单薄，存在许多缺点，但把这所有的作品汇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姿，波澜壮阔的图景。这些作品，使人感觉到辛勤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使人感觉到祖国跳动的脉搏及前进的步伐。

从参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反映劳动人民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描绘青年学生生活的作品也颇可观。可以明显地看出，参加者大多数是文坛新兵，也有许多是工友，这是历届文创都出现的可喜现象。

这回，文创在量方面是增加了，在质方面，却有待提高。就以公开组的小说及诗歌来说，水准是有点令人失望：小说、选不出一篇优胜作品来；而诗歌组、也只有一篇《彭亨河诗章》获得优胜

。小说与诗歌组有欠理想，不是说在取材方面，而是创作的技巧。一般上，参加的作品，都有正确的主题，取材也是当前的一些极待反映的社会问题，但反映得不深刻，停于表面，情节简单，处理手法流于公式化，不能说服人，文笔有欠流畅，这是普遍的毛病。就以《忘却的足迹》这篇小说来说，素材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件就够曲折奇情，暗流起伏、令人惊心动魄的了。但，作者却处理得平淡，波澜一点也不壮阔。

有几篇小说，文笔很好，处理手法也颇新颖、及引人入胜，但主题有欠明确，所以割爱了，是很可惜的。

诗歌方面，还是老问题:像分行散文,缺乏诗味。诗歌和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一样，不是以公式，抽象的概念，而是以鲜明的，具体感性的，激动人心；并给人以美感的形象，来再现生活的本质。很多作者都不能掌握诗的特性，所以纵使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充沛的感情，也不能够很好地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表达出来。入选的几篇作品是比较优秀的，《彭亨河诗章》具有雄浑悲壮的气魄；《剪刀的辛酸》很形象及具体；《绿》是所有入选作品中，风格较为不同的一首，她绿得清新，绿得可爱，但内容却较弱。

以上是针对参加作品的一些意见，在这次的评选的过程中，也想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目前，马华的文艺界，面临一些困难，就以星岛来说，华文书籍（不仅是文艺书）的读者越来越少，我们是有责任去争取更多的读者。华文读者的减少，是有其一定社会因素的。我们可能面对的情况是通晓华文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这不单纯是阅读风气及文艺上的问题。不过，就以目前讲华语的圈子来说，阅读健康文艺书籍的人不见得有增加。灰黄文化泛滥，健康文化受到压制，这些，都是造成文艺读者减少的客观因素。当然，争取读者，不只是单纯文艺上的问题，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认为，还有一个争取的方法是我们主观努力能做到的，就是提高创作水平。乾瘪，无生气，老套，概念化的作品，是引不起读者的兴趣的。提高创作的水平，不仅是文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加强我们对生活的洞察力。有些文艺写作者,只凭一股热情去写，对于如何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就很少去注意。平时接触一些写作的朋友，他们对写作的干劲很大，也有好的出发点，生活体验也很丰富,但对于本地时时刻刻发生着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就不大注意，所以反映在他们作品中，就显得肤浅，概念化，乾瘪，不能深刻地反映当前的社会面貌，不能勾画出那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活图

景，不能使人看到那汹涌湍急的历史潮流。在小说组中，特别容易看出这项偏差。写小说，对社会各个生活面要有广泛的接触，更深刻的体验，更细致的分析，更强的洞察力。比起其他体裁的创作，小说的影响最大，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朝向这方面发展。

两年一度的文艺创作比赛，似乎只吸引了那些文坛新兵，我们是很乐于见到新手的涌现及成长。但对那些有经验的写作者，我们也应该有所期待。

以上这些浅陋的意见，还要大家批评指正。

# 评判小语（二）

## 学会评选组

我们以非常惶恐的心情，来看这次比赛的稿件。一来这次稿件的数量很多，二来经验不足，怕把好文章给糟塌了。好在这次评判团中有文艺界老前辈方修、章翰、陈荣照以及工人评判组，可给予我们照应，才敢勉强接受这评选工作。

根据文创工委会反映，今年稿件总共有九百多篇，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有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这写作队伍中来了。先不论文学技巧、艺术水平的高低，就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反侵略、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令人感到马华文艺的优良传统并没有被丢了，它仍旧一代接一代地一脉相承下去。这次作品在内容方面，大都能密切地与社会生活及社会运动相配合。例如有写教育制度的偏差、知识份子的自我改造、工农群众的被压迫、被剥削，他们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也有对腐朽势力的卑视、憎恶等等，令人鼓舞、令人宽慰。

纵看了这次文创各组的稿件，我们提出了几点意见，希望与大家共砌磋：

㈠这次比赛虽然不乏好文章，但普遍上写作者的文字修练上，尚待提高。我们强调思想内容的主导位置，但决不可因此而忽视文字方面的进修。否则即使有很好的材料，也不能将它很好传达。这么一来，文艺的宣传、教育、团结朋友、打击敌人的作用便会削弱了。

㈡关于马来同胞或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生活情况的文章还很少。华、巫、印是本地主要组成民族，能互相了解彼此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等。对在争取共同利益的斗争上，相信是会有所裨益的。

㈢这次有几篇写教育制度的戏剧作品，写来相当生动有力，舞台性、戏剧效果也很好，不至于流入概念化及公式化的毛病。

然而大多数比赛的剧作，仍写得不很理想，对舞台时间、空间的照顾不周全，写来不是很紊乱，就是议论太久，不够充实。

㈣中学组的创作水准还不够高，内容涉及的范围较公开组狭窄，但主题思想还不错，是应赞扬的。可能是由于功课压力大，学生们没有时间进修语文，普遍上文句结构相当松散，有些文章有辞不达意的毛病。

㈤上回得奖的作者，可能为了让贤，好像很少人投稿参加比赛了。这可能是这次比赛的水准较上回低的一个原因。这些文友的让贤苦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目前本地文艺创作风气尚属低沉的时节，这些文友如果还有继续写作，可以出版集子，那真是可贺可喜。至于那些尚不能单独出版集子的作者，不知文创工委可否出点棉力，方法可能有二：一为在比赛中设文艺组及新苗组，分别给一些写作年龄较久及初学者参加。这么一来，让贤之举可能会解决一点；二为长久替文友收集稿子，一旦收集够出版一本集子，便加以印行。

以上只是粗浅的几点意见，不对之处，尚希望各位文友及各位前辈指正。

# 评稿的感想和几点意见

## 章翰

这年头，搞文艺很不容易，文章越来越不好写。有一些人说：你们搞这种东西，又有什么意思？社会不是靠文艺就能改造的。这些人，可算是朋友，他们看不到文艺的作用，或者他们老觉得文艺的作用太小，花的力气太大，动用的人太多，有点不值。也有些人说：现在很多人都学得聪明了，没钱赚的事情不干，能赚钱多就多

干，否则就少干，只有你们这班傻瓜，去搞这种一不能赚钱，二不能出名，三又有点危险的傻事，如果有间“愚人院”，你们就是基本成员了。这些人，过去是朋友，现在，基本上还是朋友，但是已经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朋友了。

对于这两种朋友的意见，我谈谈一点感想。文艺非万能，但也并非“无能”。有些朋友对文艺作用怀疑起来，问题可能有两面，一是他们自己不搞文艺，就说文艺没用，或者有些人根本就是认为，文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玩意儿，工农大众不需要文艺，至少是不迫切需要文艺，迫切需要的是别的。记得在两年前星大中文学会主办的一个文艺座谈会上，有一位听众写了这么一条意见上去：“为什么我们工人要搞文艺，要知道，对于我们工人来说，文艺只不过是麻醉剂！”这种意见是够偏激了，然而，却能代表某些偏激的朋友的看法。托洛斯基有个公式：“艺术——资产阶级的，政治——无产阶级的。”请问这些朋友，能解释一下你们跟托洛斯基份子的观点的关系，或说明一下有什么不同吗？

问题当然还有另一面：好心的，怀有善意的朋友对文艺有这种看法，多少反映了我们正派的文艺工作者主观努力不够，有许多能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做好，比如说出版书本，写些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我们都做得很不理想。我们的健康、进步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写作练习方面花的心血不多，作品的水平不高。凡此种种，都会使文艺的作用受到局限。由于我们的文艺影响不大，读者不广，所以，文艺作用不大的印象就自然产生了。讲文艺作用不大的人，如果含有鼓励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从而将文艺的作用大大发挥，扩大其影响，那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如果以此作为取消文艺工作的理由，那就不能接受了。

至于另一种朋友，他们要做“聪明人”，悉听尊便。不过，念在大家朋友一场，倒愿意说几句多余的话：这个世界是靠了“傻子”才有进步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企图阻挡历史的洪流，扭转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对于这一种“聪明”人，古诗说得好：“尔曹身与各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的洪流就是对这些人十分无情。“聪明人”终究被证明是最愚蠢的一小撮！

而我们那些“聪明”的朋友呢，他们还没有达到去阻挡历史洪流的地步（或者有一些已往这方面去营钻了），他们还没这个胆量，他们还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等别人流血出力从棘荆中开辟出一条

路来了，而且是一条活路，那时，他们发现自己所走的这条利己主义的路已越走越暗，他们就会掉转头来，另走别人开好的活路了。大家不是十分崇敬鲁迅先生的吗？然而，我们究竟向鲁迅学习了些什么呢？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书信中的一段话："人生现在实在痛苦，但我们总要争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致曹百》1936年）

关于这次文艺创作比赛的作品，总的来说，数量是创了近十年来星马文艺创作比赛的最高纪录，作品达九百多篇；但在质量方面，则较星大中文学会主办的上两届文艺创作比赛逊色——无论从思想水平或艺术水平来看，都是如此。当然，这是我一个人看稿所得的印象，未必正确。不能否认，有个别篇章的水平是较高的，如散文组优胜的几篇。比较不理想的是小说和戏剧，尤其是小说，是个薄弱的环节。纵览整个马华文艺界，擅长并经常写小说的作者，似乎远不如写散文与诗歌者多，而写诗的尤其是众多，但是，写得好或较好的却是少之又少，为何大家不多花点功夫学习写小说呢？

这次"文创"作品的一般水平不高，原因自然是很复杂的，这里，只能谈个人所知的几点：㈠参加本次"文创"的恐怕是以新进作者为多，文艺新手所写的东西，很难要求十分成熟与坚实。有许多上一两届参加比赛有极佳表现的作者，这次都没有参加，这是相当明显的事实。㈡星马的华文写作水平普遍低落，而且是一年比一年低落，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社会的普遍语文水平，好比是"水"，而文艺写作水平好比是"船"，就一般而言，是水与船的关系，水涨则船高，水落则船低。当然，不能否认，有个别作者能保持较高的语文水平。㈢从大多数作品看来，有许多新进文艺爱好者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研究并不深入，本身的思想水平不高，看问题抓不到本质，所以，导致作品的思想性不强，内容欠深刻，有了好题材在手，但挖掘不深，或挖的方向不对，触不到本质。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信，马华文艺的优良传统是会保持下去，并且发扬光大的。因为广大的文艺爱好者与写作者，都是响往光明，拥护真理，坚持正义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的不成熟，毕竟是暂时的现象，只要他们坚持正确的大方向，坚持学习，深入广泛地体验生活，观察生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那么，他们肯定是能够写出很多成熟的，优秀的作品的。

从这次"文创"我们发现了很多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形势也更为复杂。例如：华文水平下降的趋势，估计在

短时期内是难以改变的，我们今后将会面对人数越来越多的、基本上受英文教育而只识粗浅华文的青年。我们要不要争取这些青年呢？不争取他们，我们的影响又如何扩大——这些青年将会大量投入劳动队伍的，因为不可能大多数受英文教育的人都能当上文员或念大专而成为什么“师”。争取这些青年，我们得用什么方法，得拿怎么样的文艺给他们呢？是放弃华文写作，改以英文写作吗？是用较为浅白的华文写些通俗、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好？还是以较高深的华文写东西给他们呢？或者，我们得尽自己的所能，在以浅白的华文写作，以争取这些只识粗浅华文的读者的同时，还要努力提高他们的华文水平呢？这里头，似乎还涉及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值得大家深入探讨。

无论如何，我们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还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学习的，死抱老一套工作方法，不思改变以解决新情况引起的新问题，那是不行的。以为以后我们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要“多休息”，甚至打算“退休”，那更是消极的，有害的念头。

最后，讲一讲个人的几个希望和建议：—

㈠ 希望星大中文学会坚持每两年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创作比赛。另外，可以搞规模较小的征文比赛，例如反映建筑工人生活的征文活动，吁请星马文艺爱好者与作者以各自认为适当的体裁，反映建筑工人的生活。再来是“反映船厂工人生活征文”，接下去是别的行业。这样的征文，一年可以搞一两次。星大中文学会可以搞，别的文艺团体也可以搞，这么一来，作用与影响就会大些。

㈡ 希望星大中文学会能举办短期的文艺写作班，先考虑让星大的同学报名参加，如果条件足够，可容纳校外文艺爱好者参加。文艺写作的技巧，是需要认真学习才能很好地掌握的，要认真学，就得有系统、有步骤地学习。开一两个座谈会，固然有作用，但对于作者提高写作水平帮助不比办个有教材，有完整课程，有作业的学习班来得大。

㈢ 其他文艺团体，如有条件，最好能成立文艺组，有系统地、集中地研究文艺写作，培养写作者。实际上，一般文艺团体都需要有个写作班子，搞演出需要的剧本、诗歌或歌词，可以由这个写作班子提供。但这个写作班子的工作不限于提供演出脚本，而应以文学及出版工作为重点。

㈣ 希望广大文艺爱好者给予本地一些专出好书的出版社大力的支持，把推介本地出版的好书当作自己应做的一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如能做到这点，好书的出版就会更加兴盛，而且能促进正派

文艺事业。

㈤ 希望长堤两岸的文艺工作者加强联系，互通消息，互相支援，经常交流工作与学习经验。近年来，长堤两岸的文艺工作者相当隔膜，这不是好现象，必须做多些努力，打破隔膜。

还有一些希望和建议，等条件成熟再提出吧！

# 看稿感想

## 工人评判乙组

在这灰黄文化大肆泛滥，正派文艺遭受各种限制和阻挠的当前，星大中文学会，毅然坚持立场，挑起重担，再度举办文艺创作比赛，突破了种种限制，克服了重重困难，又一次取得了丰硕的果实，这是令人鼓午，喜悦和敬佩的！

这次参加文创的作品，数量上竟达九百多篇，比上几次来的热闹、踊跃、其中大部份作品都能反映出广大劳苦大众的心声及他们对生活的愿望，有如剪刀的辛酸，印度同胞，小坚的疑问，他们都是好孩子；反映现代精神面貌的作品有彭亨河诗章，逃亡者，前进，青春的翅膀。这些作品深深地感染着、教育着我们，同时感受到一股坚持和发扬马华文艺反封、反殖、反帝的激流，正在暗涌着，增强了我们对正义事业的无比信心！

在公开组的作品中，所描述的生活面相当广阔，内容也很扎实，亲切，都能直接反映出问题的实质，其中以暴露黑暗，宣扬正义，真理的作品占较多成份，相反的在反映灰黄文化对青年人毒害的作品，却显得寥寥无几。在写作巧技上所犯上的毛病与往年大同小异，如剧本中人物性格刻划得不深入，剧中情节缺乏高潮，公式化等。在诗歌方面，一般上还过的去，另有一部份作品，犯上不精炼、概念化或体裁不当的毛病。

在中学组方面，除了一部份优秀作品外，其余的作品可能由于

生活面限制及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无论是思想内容或写作水平，都与公开组相差有一段距离，许多作品都集中到肃毒问题去，内容、情节也是千篇一律，都不能正确分析它的来龙去脉及其根源，也有一部份是反映升学与就业问题，最后结论也含糊不清而结束，并不能启发或教育读者，还有一小部份是在没有生活基础的编写故事，如描写一个勤劳的马来渔夫，住在浮脚屋里，一个太太二个孩子（是否是典型）。晚上还在家里看电视？！生活十分写意？！这是没有调查研究、深入生活，而编造的故事内容。

在这次文创中，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比赛的作者，有许多是新人及许多工友，虽然他们的写作技巧，水平等不高，或是短短几十个字，都可看出他们对文创的热烈支持和拥护，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午和督促！

最后，希望作者能再接再励，深入生活，努力看书学习，多写多炼，把广大人民的心声、愿望、传遍祖国四面八方，让那文艺鲜花开遍祖国十三万方公里的大地上！

顾　问：林徐典教授（本会顾问）

评判团：（以下以姓名笔划为序）

工人评判组一、工人评判组二、方修（新大中文系兼职讲师）、英培安、陈荣照（新大中文系讲师）、学会评判组、章翰。

*　　*　　*

公开组小说入选作品：三年人事 (Christina)
不屈的人们（齐力）
死——地狱轻写（白颺）
回家（烽烟）
我家在那里（洪凌）
忘却的足迹（淡痕）
这不是爱情（林盛）
雨过天晴（集体创作）
幸福的期待（邹君）
建筑女木工（芳草）
逆流（赵凡）
眼泪流干了（文鲁）

公开组小说鼓励作品：飞向云天（萧叶枫）
丹绒槟榔抒怀（号石）
在奔驰的道路上（雨航）
安乐村（许安）
在风砂的路上（集体创作）
何处是我的屋子（赵令江）
奖励金（周立翔）

愤怒的阿生（素馨兰）

公开组诗歌优胜作品：彭亨河的诗章（黎海）

公开组诗歌入选作品：东北风（诗扬）

怀念你——罗燕萍（克）

奋斗（郑文表）

诗句、被押上了黑墙（李莫愁）

逃亡者（华日）

剪刀的辛酸（古辛）

绿（田思）

游格陵兰陵场有感（华南）

鹰的信（怀鹰）

公开组诗歌鼓励作品：为了忘却的纪念（林原）

印度同胞（晓岚）

妈妈，您不要哭泣（红枫）

估俚血泪（集体创作）

幸福在那里（槐）

思念（小峰）

颂歌献给彭亨河（马恳）

裕廊颂歌（向红）

公开组散文优胜作品：三件小事（向华）

风雨。红毛丹。忆（小石头）

分界（马雁）

公开组散文入选作品：心啊，在飞奔（幼英）

妈的唠叨（白润）

怀念（春妮·海云）

夜的丹绒居林（文征）

钢棵上的故事（萧君）

疯子手札（方然）

颂（二题）（石疾风）

公开组散文鼓励作品：一件小事（岑松）

九月廿六日（李鹰）

忆老大（罗司丁）

生命的道路（梅梅）

扫碎米的人（青茶山）

我又来到新江村（钟山青）

没有庆祝的联欢会（晓煌）
怀念（傅苏）
铁工的歌（小报）
跌伤记（村正晓）

公开组戏剧优胜作品：他们都是好孩子（集体创作、初啼执笔）
找工作（子君）
放榜（集体创作、小南执笔）
赶工（集体创作、劲青执笔）

公开组戏剧入选作品：白山县奇案（集体创作、山红执笔）
对谁有利（辉龙）
我进入电子厂（集体创作、洁华执笔）
说工友（集体创作、巧梅执笔）

公开组戏剧鼓励作品：万世师表（黎祯）

中学组小说优胜作品：小坚的疑问（翠竹）
前进（志亮）
青春的翅膀（学子）

中学组小说入选作品：生活的鞭子（杨爱玉）
压迫（幼蕾）
学费（悒风）
学府春秋（方辉）
绳子（叶蝶）
桥（王牛）
新生的曙光（高依）

中学组小说鼓励作品：一个令人兴奋的雨天（菊）
回乡（子帘）
我们不是机器人（小火）
足球狂（运灵）
都市的一角（小嘉）
新生（许文惜）
薤菜（陈广宙）
墙（萧涵）

中学组诗歌优胜作品：不屈的英灵（中流）
笔诗一串（东汉）

中学组诗歌入选作品：飞吧！年轻的心（银汉）
山河礼赞（蹒跚）

乡村组诗（运灵）
生活组诗（幻中影）
老三轮车夫的心声（运灵）
怒吼吧！江河（凡石）
胶工颂（寒梅）

中学组诗歌鼓励作品：文艺的呼声（小张）
他走了（运灵）
快起来吧！母亲的儿女（野孩）
奔流吧，彭亨河！（马缨丹）
盼望幸福的日子（斯民）
是否？（桂乃舜）

中学组散文优胜作品：一个从感化院出来的男孩（惜暖）
变（爱美）
旅隆札记（百粲）

中学组散文入选作品：第一天上工（爱美）
不平常的一天（爱美）
生活中的感触（百粲）
风雨之夜（桦林）
永远怀念的人（沉岸）
含泪的过往（寒雁）
那盏摇荡的灯（幻中影）
赌（方野）
新生（思远）

中学组散文鼓励作品：生活在组屋里（黎光汉）
怀母（皓文）
雨后（黄丽云）
警察（爱美）

中学组戏剧入选作品：星星的歌（照狗镜）
粮食危机（照狗镜）

中学组戏剧鼓励作品：不再跟人堕落（慧云）
穷帮穷（小山）

# 目 录

## 中学组小说


青春的翅膀……学子 （1）
小坚的疑问……翠竹 （21）
前进……志亮 （25）
桥……王牛 （33）
新生的曙光……高依 （39）
学府春秋……方辉 （45）
绳子……叶蝶 （49）
压迫……幼蕾 （56）
学费……悃风 （61）
足球狂……运灵 （68）


## 中学组诗歌


不屈的英灵……中流 （73）
怒吼吧！江河……凡石 （75）
笔诗一串……东汉 （76）
生活组诗……幻中影 （78）
老之轮车夫的心声……运灵 （81）
胶工颂……寒梅 （84）
飞吧、年轻的心……银汉 （88）
乡村组诗……运灵 （90）
山河礼赞……蹒跚 （92）


## 中学组散文


一个从感化院出来的男孩……惜暖 （95）
变……爱美 （97）
旅隆札记……百粲 （100）

生活中的感触……百粲（105）
第一天上工……爱美（108）
那盏摇荡的灯……幻中影（110）
风雨之夜……桦林（114）
赌……方野（116）
永远怀念的人……沉岸（120）
含泪的过往……寒雁（122）
新生……思远（125）

## 中学组戏剧

粮食危机……照狗镜（129）

## 公开组小说

不屈的人们……齐力（137）
死——地狱轻写……白鹭（143）
眼泪流干了……文鲁（160）
这不是爱情……林盛（170）
建筑女木工……芳草（190）
三年人事……Christina（200）
我家在那里……洪凌（216）
逆流……赵凡（228）
幸福的期待……邹君（244）
回家……烽烟（251）

## 公开组诗歌

彭亨河的诗章……黎海（267）
剪刀的辛酸……古辛（273）
绿……田思（276）
逃亡者……华日（278）
诗句，被押上了黑墙……李莫愁（280）
游格陵兰陵场有感……华南（284）
东北风……诗扬（286）
怀念你——罗燕萍……克（289）

鹰的信……怀鹰（292）
印度同胞……晓岚（304）
为了忘却的纪念……林原（306）

## 公开组散文

风雨·红毛丹·忆……小石头（309）
分界……马雁（315）
三件小事……向华（318）
钢楔上的故事……萧君（322）
夜的丹绒居林……文征（328）
怀念……春妮·海云（330）
心啊、在飞奔……幼英（335）
妈的嘮叨……白润（338）
我又来到新江村……钟山青（340）
扫碎米的人……青茶山（344）
疯子手札……方然（346）

## 公开组戏剧

他们都是好孩子……集体创作·初啼执笔（353）
赶工……集体创作·劲青执笔（364）
我进入电子厂……集体创作·洁华执笔（376）
放榜……集体创作·小南执笔（387）
找工作……子君（398）

※　　※　　※

后记……（409）
鸣谢……（410）
乐捐者芳名录……（411）
热心商家广告……（412）

# 中学组

# 小说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语见《老子》

注：意思是：灾祸啊跟着的是幸福，幸福啊隐藏着灾祸。这句话现在用来启发人们要辩证地看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 青春的翅膀

## —学子—

窗外，炎热的太阳正在施展它的威力，大地一片酷热。

课室内一片死气沉沉，瞌睡虫开始钻进每个人的神经系统，大家都显得无精打采，昏昏欲睡。那苍白无力的声音在课室飘浮，年青的女教师显得有气无力。接连两节的生物课也真够她及同学们受了，还有一个多月就是中四会考，不快马加鞭可不行啊！

在课室最尾端的一角，坐着一个穿著整齐洁白，留着两条齐肩小辫子的学生。鹅旦形的脸上衬托着轮廓鲜明而红嫩的嘴唇，弯弯而均称的眉毛下，一对不大的眼睛总闪着好奇而愉快的光芒，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爱幻想的女孩子。她，一手托着课本，一手托着下巴，两眼盯着黑板，似乎正全神贯注的听着课，其实，思绪早已插着翅膀不知向什么地方飞去了……。

昨天，在玲家，她、华、明、英及玲正在谈着未来，谈着毕业，在大家面前，呈现一片远景。

“我觉得知识份子应该老老实实的向工人学习，到劳动中实际的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意志。”华发表自己的看法。

“书读得越多，知识份子的包袱就越重，不读书还能当个工人，读了书要当工人就不容易了。”英也附和。

明接下去说：“在我们周围不是有许多这种人吗，读得高一些，投身到劳动队伍中接受锻炼的决心就少一点，知识份子的臭架子就大一些。”

“梅，你的看法怎样？”华问。

“我也不想再读的，但我父母肯定是不答应的，尤其是当工人。唉，到时再打算吧！”梅一点无可奈何的说。

“我也是走一步算一步。”玲说。

“我读不读都是一样，反正我已决定当工人！”明说得轻松。

几个青年人，凭着年青人单纯的看法及想法，围绕着升学与就

业的问题热烈的探讨开来，最后她们都一致表示要投入工人群众中实际改造自己。

想着想着，梅心绪澎湃，虽然她知道，在她而言，将面对一场与家庭决裂的后果，但年青人的心再也关不住了。想到这里，她把牙一咬，握紧拳头，下了决心。

“铃铃铃……”放学的钟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欠一欠身，就忙着整理课本。

“梅！”坐在另一个角落的玲喊了一声。“等我！”

“ＯＫ！”她轻松的应了一声，背起书包走了过去。

“梅，我心很烦，昨晚为了升学的问题又和家里吵了一顿！”玲皱着眉头。

“妳妥协了吗？”梅同情的问。

“没有，但心里很难受。”

“其实，妳父母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你可以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啊！”

“唉，就是太过明理才糟糕啊！”玲苦笑，梅也摇摇头。两人默默的走着。玲的个子不高，和梅走在一齐就差了一截。她修着短短的头发，一张孩子气的脸，为人没有什么主见；当她发表什么看法时，总爱掩着嘴笑以掩饰自己的羞涩。

“嗨！等等我们呀！”后面传来明的喊声，打破沉默的场面，只见明、华及英正一边谈笑，一边赶上来，把欢乐的气氛也带来了。这群青年又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踏上归途。

这一群天真、活泼、热情可爱的年青人虽然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她们的友谊。从中一，中二由于同班加上爱好及兴趣的接近，很自然的把她们拉在一起；再加上受一些哥哥姐姐的影响，她们都酷爱健康的集体生活，健康的娱乐，也经常看一些发人深省的好书。从一群不懂事的小鬼，开始树立了人生理想，尽管还是幼稚单纯，还不很牢固；但是，她们有冲劲，有热情，也懂得要求伙伴及自己。年轻的生命渴望阳光雨露的滋润，也对未来充满了美丽的理想及幻想；她们都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都渴望着新的生活，新的日子。但残酷的生活现实，那一只只无形的黑手，却无时无刻从心灵上，精神上到物质上要把我们的青年俘虏，使他们成为旧社会旧制度的牺牲品。他们这一群可爱的青年未来的遭遇又怎样呢？

❋　　❋　　❋

紧张的会考终于过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这天，在梅家，这幢豪华的双层洋房回绕着年青人的欢笑声，使这屋子也焕发着青春的色彩。

几个年青人从楼下闹到楼上，闹到房间，又闹、又笑、又唱、发泄着这几年来的考试的闷气。

“告诉你们一个好笑的事情要不要？”华忽然间认真起来。

“什么事？什么事？”大家都紧张的问着。

“你们知道吗？会考这几天，我根本没有读书，在看小说，我妈妈还以为我很用功，又炖补，又开鸡精给我喝呢！”华说着说着笑了起来，梅笑得格格响，大家也笑成一团。”

“嗯，对了，梅，你父母什么时候要来？”明问。

“不知道，一年难得来几次。不过，最近我父母有寄信来，要我用功读书。他们知道我参加文艺活动，还写信要我别搞东搞西，以免惹上麻烦。”梅说时耸耸肩头，表示无可奈何。

“管他，头可断，血可流，自由不可不追求！”明咬牙切齿，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爸爸还说，如果我太不听话，要带我回国呢！”

“你不是有本地居民证吗？回去，那边也不承认你的。”英说。

“傻的，老子有钱嘛！”明又回复那轻松状态。

“不管怎样，只要自己意志坚强，家里也没有我们的办法。”华说时，那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闪着坚强的火焰，一张本来就红的苹果脸，更红了。这个积极认真的姑娘，也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里，父亲是几间商行的大老板，行为放荡，娶了几个老婆。华的母亲整天沉迷于赌博，华的父亲又对他们兄弟姐妹不理不睬，一年难得回家几次。由于得不到家庭温暖，她从小就养成倔强与独立的性格。她痛恨那资产阶级的家庭及父亲，父女就如陌路人，她的行动从不受家人约束，大家都羡慕她那自由自在的生活。

听了她的话，大家都点点头。玲及梅低头在沉思。

“玲，你的父母真岂有此理，亏他们以前还是什么农会的主席，还曾经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现在却反而来拉女儿的后腿了。”明愤愤不平。

“现实生活太残酷了，他们都说我傻，还不大喜欢我和你们在一起呢。”玲瞥了大家一眼。

“这只怪你父母意志太薄弱，不能坚强的站在正义岗位上。”英说。

“他们说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白费的；就以他们为例子吧，奋斗了十几年，又得到些什么成果呢？”

“玲，正义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如果没有下定决心，准备奋斗一辈子；那么，困难往往会把人给吓倒。”华拉着玲的手，诚恳的说。

“玲，你的看法怎样呢？”梅问。

“我……我也不知道，我心很乱。”玲咬了咬嘴唇，眼眶渐渐红了起来。

“大不了一走了之，一了百了。”又是明这急性子。

“明，我最羡慕你，你父母最开通了。”梅说。

“工人阶级嘛，私心杂念总比较少一点。我这次和他们谈，开始也遭到强烈反对。但我坚决不肯，他们也就拿我没办法。我告诉他们，中四出来当工人，高中出来也当工人，不如现在就当。”明说得轻轻松松。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开朗，豪放，还带着一点吊儿郎当。大家都批评她那吊儿郎当的性格，她每次都说要改，要改但总改不了。在这一群同学中，就属她家境最差了，但是这也造成她在前进道路上所遭受的阻力较小。玲的家庭基本上属于小康之家。而英的父亲也是一间贸易商行的董事长，从小就对英爱护有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物质上给予她及家人高度享受，一个晚上的宵夜就十多块，天天如此。她从小就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中生长，在家中又是老大，有着发言权，又能帮助父亲处理一些工作。因此在性格上有她独立的一面，又有着依赖的一面，有坚强的一面，又有着软弱的一面。但在理论认识方面，她却能认真学习，因此谈起理论，也滔滔不绝。当然，她的父亲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不例外，他也希望儿女能成龙成凤，继承他的事业；同时，他更不希望子女在外面参加什么活动。长期的社会经验及残酷的生活现实，造成他有强烈的明哲保身的思想，并把这思想灌输给年青的一代。而英正处在这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斗争中。对集体生活的热爱激发她坚持自己的想法及作法，而与家庭有了矛盾。

“我这次不读书，我父亲很伤心，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他。每当看见他那苍老的样子，我就难受，但是，我已决定不再读了。”英说完，掠了掠那齐耳的短发，又用手在地上乱划，显出心情的不平静。

沉默了一阵，还是明那大嗓子把沉闷的气氛赶跑：“过两天我要跑去建筑工地扎铁了，这种工作才真是锻炼啊！你们呢？”

“有机会也介绍我去啊！”华对明说。

“当然！”

“我想暂时去车衣。”英说。

“我也想去，但我父母来信要我在家中复习功课。”梅说。

“别管他们，有些事情也要自己做主啊！”明鼓励她。

“我肯定不可以。”玲先打退堂鼓。

正当大家谈得热烈，“姐姐，吃——饭——了——！”梅的妹妹在楼下喊，一听到吃饭，这群年青人都争先恐后的冲下楼去，把一切问题及苦恼扔在脑后……。

❋ ❋ ❋

愉快的聚餐会过后，年青人都奔向不同的生活角落，投身在劳动人民中间。在酷热的阳光下，在那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我们看到明方方的脸挂满汗珠，工友正手把手的教着她功夫，我们看到明步履艰辛的扛着铁，咬紧牙根，任那肩头红肿。在繁忙的流水作业中，我们看到华，英及梅正在紧张的车着，我们看到她们热情的与工友一起生活着，我们看到被剥削被压榨的工人姐妹如何的生活着。艰难的工作，微薄的薪水，对生活的热爱与集体生活更进一步的推动几个年青人的步伐。但是，工作性质的不同，加上各自的学习，生活岗位不同，这几个年青人不再象以前那样能时时的生活在一起，互相讨论问题了。她们除了忙着找工友，也忙着把以前一些较好的同学集合起来，使她们能走上正确的生活航向。啊！生命的火花在逐渐散发著光彩，生命的航船正一帆风顺的向前行驶。

转眼间，会考公布了。华及英成绩欠理想，明、玲及梅都得到较好的成绩。而这时刻，长期隐伏着的矛盾终于集中在升学与就业问题这个焦点上爆炸了！年青的生命要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 的 道路，但旧制度的传统观念却要他们向那名利的梯级攀爬。怎 么 办呢？妥协吗？这问题呈现在大家面前。

就在这混乱的当儿，明意外的收到玲的来信：

亲爱的朋友们：

经过这一段日子的考虑，我终于还是选择了父母给我安排的道路，请原谅我的软弱。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们，但是，也 只 能 这样。

你们别再来找我，朽木是不可雕的！祝

安康！

友

玲上

×月×日

这一封信的到来，对大家无疑是很大的打击。华及明忙着找玲谈，英也忙着为梅解决家庭问题。

由于这一段日子的隔离，玲的思想放松了，对自己也降低了要求。加上父母一再的“告诫，”她终于选择了这一条道路，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虽然明与华一再找她谈，但却一再的碰壁，看到的是玲父母的淡漠的脸孔，听到的是玲无可奈何的叹息，年轻的灵魂已瘫痪了。

在回家的路上，华悲痛的对明说：

“明，这一段日子我们对玲的关心太少了。”

“是啊，想不到我们失去了一位伙伴。恨就恨这旧社会不让我们年青人有自由。”这一段日子，吊儿郎当的青年有一定的改变。

“明，我觉得玲除了家庭问题外，主要的还是她有着严重的恐惧心理。长期以来，她父母对高墙生活的渲染及社会上严重的恐布气氛，令她对自己能否在残酷的生活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产生了动摇。”

“嗯，我也有这种感觉。其实读不读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的立场问题。而玲读了书却不要理想，表面上看是家庭的束缚，其实，主要的还是她思想中软弱无能的因素作怪。”明也有所感慨。

“其实，就因为社会上太多不合理的事，人们太不自由，我们才要斗争，才要争取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即使自己看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者。”

听了华的话，一阵暖流涌上心头，明顺口朗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就在这当儿，又爆发了梅离家出走的事。华，首当其冲，成为罪魁。梅的父母也到梅几个好同学家兴师问罪，结果闹了个满城风雨。一些好同学平时瞒着家里与明在建筑场工作，结果也被揭穿了，闹出许许多多的家庭问题，甚至找到学校去。提到这间学校，华就咬牙切齿。想到要放假的最后几天，华忽然被那高高瘦瘦的女校长召去。到了校长室，只见那家伙满脸推笑，一双带钩的眼睛透过金丝眼镜，紧紧盯着她，好象要钩出什么东西似的。“你就是4F的玉华吧？”华点点头。“我听说你在校外参加什么什么的。年青人，别太积极，学校有这么多活动不参加，在校外搞什么活动呢？”她当时年青气盛，冲着这家伙冷笑。但那家伙却仍滔滔不绝“在这个社会上，许多别有居心者最爱利用青年人的热情无知，有的人表面对你好，其实是要利用你呵，年轻人可要头脑冷静啊！”

说完，又拿起一本日记簿："就如这本书，表面上看是赤色，可是你知道它背面是什么色吗？"当时，她只觉得嘿心，根本没有把这家伙的话听进去。听说这次梅的父母去学校，校长还要家长们小心华呢？当华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咬牙切齿！我们这样做错了吗？为什么学校、家庭、包括社会上人们的眼光这样短浅呢？为什么总有意无意的拉着青年人前进的步伐呢？

闹了一段日子，梅的父母忙着回国做生意，就又把这问题搁下来，总算平静的过了一段日子。

这一天，在平静的白沙海边，天空万里无云，海水一片蔚蓝，几棵椰树把海滩点缀得更加超群脱俗。在那僻静的一角，响着年青人愉快的嬉戏声。大部份同学泡在那海的怀抱中，几个女同学坐在远处一角谈着。华、明、梅把午餐准备好了，也坐在一边聊着天。

"我最喜欢就是海了，波涛壮阔，令人心旷神怡。"梅无限舒畅的吸了一口气，她最爱大自然了。

"我最喜欢就是天了，广阔无边，令人心情也无边。"明模仿着梅的口气，大家都笑起来，梅友爱的捶了明一下。

倒是华，笑得勉强，似乎有什么心事。

"嗯，干嘛愁眉不展啊？别想太多啊！"明打趣的说。

"你这家伙！"华捏了明一下，本来就红润的脸更红了，简直就红到耳根。

"嗯，说实话，华，你最近是不是在搞恋爱了？"明一本正经。

"什么？华，你……"梅张大眼睛。

"别这样，妳要吓死她啊？"明说。

华没开口，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看准是。他是谁啊？"梅紧张的问。

"我也不知道要怎样说，好象是又好象不是。彼此间并没有去确定这个问题。"

"华，你今年十八岁不到啊。"梅的口气似乎不同意。

"其实，这问题过几年才考虑也不迟啊。"明直截了当。

华低着头，不说话，似乎在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

这时，明与梅却谈开了。明向梅了解了这些日子来的生活状况。

"梅，你在英家住好吗？"

"生活在一起是很好，但总觉得她家生活太舒适了，而英却不

觉得怎样。加上她父母对她特别疼爱，造成她有很严重的温情主义思想。她虽然在许多问题都能有自己的看法及分析，但在家庭问题上却有点盲目。”梅说时带着一点担忧。

“是啊，她表妹也说，英认为资本家只是剥削工人，但却不认为她父亲也剥削工人。还说，她父亲对待工人的态度不错呢。”

“这就是感情迷了理智，我真替她担心。”

“对了，梅，离开家庭，觉得怎样？”

“还好，但思想斗争得很剧烈，有时还会替父母伤心。开始几天也很不习惯，老想回家看看。但是，当我想到父母强硬的态度，如果我不彻底与家庭决裂，这束缚是不可能解开的。因此也就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是啊，虽然妳生活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里，但家庭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要求及改造。”

他们的谈话，吸引了正在沉思着的华，她静静的听着。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不能老呆在英家，应到外面去闯一闯。明，我想到裕廊，你说好不好？”梅征求明的意见。

“我也去！”华说“长期以来，我就想离开那令人窒息的家庭了。一方面，太舒适的环境也令人萎靡不振。”

“或者我们一起去吧！”明说。

“喂，——，有东西吃没有哇？”当她们正在策划着时，英及同学们都上岸来了，每个晒得脸红红的；尤其是英，黝黑的皮肤成了猪肝色。吃完了午餐，她们又再玩，又再跳，又唱歌，又跳舞。青春的旋律在海的上空荡漾，也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荡漾。

❋　　❋　　❋

在宽畅别致的书房里，靠门的墙放着一张床，收拾得很整齐。床头旁边放着一架古筝及几本乐谱。在墙的另一角，摆着一个书架，书架上整齐的摆着一列列书本。整个房间打扫及整理得一丝不苟，就好象主人公认真的思想作风。在靠窗的书桌上，摆着鲁迅的雕象及一个笔筒，书桌上还放着几本歌簿。一个女青年正伏在桌上乱写乱划，一看到那不算胖的背影，就知道她是谁了。

这几天，华思想一直做斗争，想到明、梅的态度，又想到自己，想到雄，她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工作也不能做好。

“难道要放弃这一份感情吗？”她犹豫着。

她与雄接触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长期一起生活、工作、学习，使他们在一起的机会较多。他们从工作谈到生活，从生活谈到

思想，无所不谈，简直就成了知己。而在接触的过程中，也慢慢滋长了儿女私情。他们的关系早就被群姐及明看在眼里了。

昨天，群姐及明找了她谈，大家坦诚的把问题摆到桌子上，群姐首先确定这个问题，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华，我不同意你们现在就发展这份感情，你太小了，人生经验及思想还不坚定，遇事还不能很好处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是长知识、长身体的时期，应该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过早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

“是啊，华，你忘记了我们许多朋友都在感情上栽倒吗？他们不是谈了恋爱就忘了理想，就是沉迷于两人的小圈子。象我们这样年青就谈恋爱，很容易就滑入个人的小圈子啊。”明也严肃的说。

想到这里，华用劲捶了一下大腿。“不能再犹豫了，明天找雄谈吧！”她暗中下了一个决定，心情也较开朗了。

另一边，明正一边哼着歌，一边走在那两旁都是汽车、洋房的小道上，来到那熟悉的铁门外，一看到那辆红色的“马西里”，就知道英的老子在家了。明这个直性子，最不喜欢就是梅及英的父母了。华的父亲她从没见过，但是，一定也是一个令人嗯心的老家伙，六十多岁的高龄还跑酒吧，涂什么润肤膏，简直就是混帐！

按了门铃，一只纯种的猎狗跑出来狂吠，明真想一脚踢去。这时，一个三、四十岁的老工人来开门了。明进了客厅，只见英的老子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亚叔！”明礼貌的喊了一声。“哦，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英在楼上，你自己上去吧！”那身材肥壮，肤色黝黑，显出一点老态的中年人瞥了她一眼，又看报纸了。明向摆脱什么似的三步做两步的向楼上冲去。“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了……”一阵嘹亮悦耳的歌声从房间传出来。明屏住呼吸，悄悄走到门口，英及梅坐在柚木地上，背着她，两人手捧一本歌簿，正唱得起劲。

“啪啪啪……”一曲完毕，明一边鼓掌一边高喊：好，好，再来一个！”英及梅吓了一跳，随即跳了起来，对明两面挟攻；一个打，一个捏，打得明直叫“饶命！”三个人闹成一团。

闹够了，笑够了，大家都坐在地上喘气，梅一边整理那两条紊乱的小辫子，一边问：“今天吹什么风啊？”

“东南西北风。”明一边回答一边笑。

“别开玩笑了，你来有什么事吗？”英认真起来了。

“唷，我的小姐，没有事情难道就不可以来吗？”明调皮的笑了。

英瞪着她："我就知道你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真的，无事不登你家的门。嗯，梅，你知道吗？你父母又回来了。"

"真的？"梅瞪大眼睛，那孩子气的脸略带一点不安。

"唔，昨天还来我家，硬要我把你给交出来，真是不耐烦。"

"那你怎么办呢？"英紧张的问。

"我当然推说不知道。但是，她父母还强迫利诱，说什么要呈报给警方，说什么要请私家侦探；还说如果把他女儿带回来，要供我们读书，甚至读到大学呢。我才不稀罕。"明说得轻松。

"那你父母事后不是大发脾气？"梅担心的问。

"才不呢，我父母没说什么，不过他们也很气煞，也看不惯他们的作风。"明停了一下，又说："梅，你父亲还说『我们家的子女怎么能够出来当一个工人，一个月赚百多两百，都不够我们家里请一个佣人呢。』简直就是岂有此理，满身铜臭。"

梅静静的听着，有时摇摇头。显然，父母的再度到来，又触动了她的心事。对梅的情绪波动，英知道得最清楚了，也深有同感。最近和父亲的矛盾又进一步深化了。父亲郑重的向全家宣布，不再管她了，她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这还不要紧，主要的还是父亲的态度，简直就是不理不睬，一天说不上三句话，和以前的嘘寒问暖，疼爱有加，简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心里真是苦闷，痛苦到极点，从小过惯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的她，有着浓厚的温情主义及家庭观念。但是，由于她一向都把思想问题深藏起来，悄悄的斗，因此大家都被她表面上的乐观，热情，温和及滔滔的理论所蒙蔽了。现在提起梅的问题，她不禁又想起了自己。

"明，过几天我们就去裕廊，不然他们总会找到这里来的。"梅把辫子一甩，象下了决心一样。

"梅，你走了，我就更孤独了。"英把手搭在梅的肩上。

"英，旧社会总是不断阻挠我们前进，我们的出身坏境，给我们的束缚更大，必须要有更大的勇气，否则我们会迷失的。"梅诚恳的说。

"是啊，在你们而言，你们要推翻的是你们那个阶级，非有更大的决心不可。英，家庭问题也不可孤立看待，必须结合整个社会，整个阶级斗争来看待。"明鼓励英。

谈着谈着，他们又谈到华的问题，明说："华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敢批敢斗。这次感情问题对她而言，虽会有一定的波动，但相信是能克服的！"

“要她放弃这份感情，她一定很痛苦。”梅好象替伙伴难过。

“这是肯定的，在解决的过程中，相信还会有反复，但是在大家关心帮助下，应该是没问题的。”英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亲切而又严肃的气氛中，时间一滴滴的流了过去。墙上的大钟指着十一点，已是晚上十一点了！英及梅送明到门口，直到伙伴的身影消逝在拐弯处，两个人仍在凝望。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夜正长，路也正长，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

❋　　❋　　❋

裕廊——这个在青年人心目中既神秘又遥远的地方，这个以无数星马工友的青春、生命及血汗代价开发的工业区，这个资本家赖以生存，对工人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的“屠宰场，”她们在这里工作已有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里，那晨昏颠倒，吃无定时，睡无定时的三班制，使这几位一向健康的青年也感到难以应付，更何况是那些工作了几年的老工友呢？！工友们普遍患上胃病，神经衰弱及各种工业病。年轻人在短短的日子里，深刻体会到工友所遭受的苦难，也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个所谓“扬名东南亚的工业区”的实质。

在人口密集的淡马裕廊，早晨显得较为宁静。在小贩中心前面的戏院上角，那一张充满色情架步的海报正面对着马路对面那一排排的组屋及工人宿舍。在最尾端那一座第十层的工人宿舍，一片恬静。早班的工友已去上班，夜班工友正忙着洗刷或已倒头大睡，中班的工友还没睡醒呢。整个走廊静悄悄的。在走廊末端的栏杆边，一个穿着睡衣，身材苗条修长的少女，倚着栏杆凝望着远方。目光落在那雾气蒙蒙，象披上一层薄纱的青葱翠绿的中国花园。这女孩子在痴痴的想着什么呢？以至有人走到身边都不知道。

“梅！”背后的人喊了一声。

“呀，是你。把我吓了一跳。”梅不好意思的笑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你在想什么呢？你的早餐我帮你买回来了，快吃吧！”华关心的说，说完又迳直走回自己的宿舍，这女青年也有心事啊。

梅望着她的背影，又陷入了沉思……。

为了避开父母对她的搜寻，在几个月前，她放弃了对音乐及舞蹈浓厚的兴趣，离开了大伙。生活确实感到单调无味，虽然也仍坚持看书学习，但离开了集体生活，她总感到失落了什么似的。几个好同学虽然能给她带来友谊及温暖，但大家也不经常碰面，尤其是来到裕廊工作，大家碰面更少。来到这边，虽然工友之间的感情也融洽，但总觉得缺乏什么似的，工友腐化的生活，庸俗的谈话使这

年青人更感空虚苦闷。虽然她知道大多数的工友都是离乡背景，来到这繁华的都市充当廉价的劳动力，他也了解这旧社会对工友的腐蚀，使他们沉迷于那享乐的生活而忘却苦难的生活及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她也尝试把新生活带给大家，但旧社会的根底原本就是根深蒂固，非有更大的力量不能动摇它。她也了解人的思想转变工作是长期的，但是她仍不能扫掉那心中的哀愁。毕竟是刚出学校的青年啊！人生的经验还是太少了。

最使她不安的还是家庭问题，前几天乘工厂休息日，她悄悄的回家走了一趟，工人二婶向她描述了她父母如何伤心、难过及痛苦的情景，使她深感内疚。她深爱她的父母，她父母也深爱她，但爱是有阶级性的。她父母亲对她的爱是自私的，他们为他安排的道路是狭窄的，他们希望她走回他们为她铺好的那条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道路。他们希望她多读几年书，将来能攀上那在家插几枝花，煮几味汤，几样菜的资产阶级贵妇的生活圈子……。

想着想着，她又渐渐的清醒了。“梅啊梅，为什么妳老昏头转向啊？”“要刻苦改造自己的阶级感情啊！”群姐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来。“对！不能再这样了！”说完，她大踏步的走回宿舍，披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光辉。

华吃完早餐，就倒身躺在床铺，做了一个晚上的夜班，她感到疲乏不堪。繁重的纺织厂工作，吵杂的机器声，纱尘飞扬，真令人吃不消。在制布间，那震天的机器，使她的耳朵感到真的有点经受不住，本来就有点耳鸣的耳朵，现在闹得更厉害了。

她尽力要使自己安静的休息，但两只眼睛老盖不住，最后，她索性就瞪着她。离开熟悉的环境转身到这陌生的地方，开始可真有点不习惯，衣、食、住一切都得自己操心，什么东西都不象家里现成。朋友也碰得少了，尤其是群姐及雄，想到雄，她的心绪又波动了，那高大壮硕的身材，那孩子气的脸总是露出谦虚的微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现在在做什么呢？忽然，群姐那亲切而又略带一点责备的眼光出现在她眼前，她猛然觉醒。“呀！我为什么还往那方面想呢？别想了！别想了！”她把眼睛闭得紧紧。这段日子，当她空虚时，她总不期然的想起雄，虽然她和雄谈过，彼此不去想这个问题，但培养起来的感情不可能一朝一夕就铲除掉。她也决心不想，但这感情就象蛇一样缠着她。“华，别忘了你还小啊，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怎能为这事情分心呢？”她责备自己，情绪慢慢平静下来，睡神就来找她了，一会，年轻人的床铺响起了均匀的鼻鼾声。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三点。在那宽长的纺织厂，工友们争先恐后的打着计时卡，明打完计时卡，就忙着取下耳塞，口罩，头巾及围巾，拍拍身上的纱线，就飞也似的跑出厂房，飞驰在长长的工厂跑道。来到大门，厂车已挤满了人，她硬硬的挤了上去，回到宿舍，冲凉完，又匆匆忙忙来到华及梅住的地方了。

“整个礼拜没碰他们，不知道怎样了？”明心里想。

由于工厂不同，宿舍也不同，彼此又不轮同一班，因此明和她俩较少机会生活在一起。这天，明做完早班，就急着来找他们了。来到宿舍，华还在睡，明就和梅谈。

“梅，昨天我去找英，发觉她比以前消沉，也没有做工，留在家中。”

“我也听说英最近情绪波动得很厉害，希望她别步玲的后尘。听说玲现在很用功，两耳不闻窗外事。”

“我看不会吧，英身边有一群好朋友及好同学，至少也可以督促她。”

“督促谁啊？”华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

“哈！你这家伙可真会睡啊！”明打趣道。

“喝！你这家伙什么时候也戴起项链来啦？小心资产阶级的枷锁扼死你呀！”华两眼盯住明颈上的项链。

“别见笑，戴着玩的。”明争辩。

但华却不放松：“我看爱美才是真的。”

明整个脸唰的红了，的确，她思想中有这一个因素。

她们几个又在项链问题上谈起来了，从项链扯到服饰，生活，物质享受各方面。

“明，就如戴项链的问题吧，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可是真正的思想是什么呢？”华严肃的说。

“是啊，明，我们思想中仍有着爱慕虚荣的思想，可要随时警惕啊！”

“其实，资产阶级的思想无时无刻不通过各种形式腐蚀我们，除了项链，我们的服装也是，就象我一样。虽有足够的衣裳，可是每次仍会想到要买衣服，这也是一种奢侈，爱慕虚荣的表现。”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及批评，我思想中的确存在这种因素。”明一边说一边把项链取下来。“我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华说时望了望梅，梅点点头。

“我们单身跑到这边，少了朋友的督促，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啊，否则总有一天会堕落的。”华继续说。

华及梅诚恳的批评，使明感到温暖。她想起同房的联邦工友丽珠。听另一个工友说，丽珠才来工作时，原本是一个朴素健壮的农村姑娘。但长期的轮班制使她脸色苍白，单调的生活更使她萎靡不振，在无从发泄闷气的情况下，她终日沉迷于黄色书刊，武打及什么文艺爱情片，更时常参加 Party 等各种活动。在各种腐朽思想的潜移默化下，从一个朴素的姑娘，变成一个爱打扮，追求潮流的所谓“时代青年”。而丽珠的情形也是这个社会中千千万万青年的典型，这就是旧社会对青年的腐蚀，想不到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了这种作风。如果这种情况一日日滋长，可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怎样。想到这里，她不禁流露出惭愧的脸色。

“喂，要吃饭吗？我肚子饿了。”梅的提议打断了明的思绪，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三个年青人手挽手离开了宿舍，医肚子去了。

❋ ❋ ❋

时间老人乘着时间的巨轮，头也不回的向前驶去，日子在巨轮下一天天溜了过去；转眼间，又过了半年。这半年内，三个青年人饱尝了酸、甜、苦、辣、也摔了许多跤，但总的而言，他们还是前进了。当她们看到前进的队伍中，许多新的伙伴，新的面孔，而这其中，也有一份他们的耕耘，他们就感到无限鼓舞，更鞭策着自己前进。

这一天早上，明正在洗衣服，意外的看到华神色紧张的到来：“明，英发生车祸了。”

她吃了一惊，顾不得满手都是肥皂沫，捉住华的手：“会不会严重？”

“也不知道，是以前的同学美兰告诉我的，现在在汤申医院。”

“好，妳等我，我晾完衣服就和妳一起去看她。

来到了二等病房，只见那小小的房间挤满了人。英的父母弟妹都在，还有一些同学工友。英脸色苍白的躺在床上，脚裹了石膏，脸部及手还有多处擦伤。

华、明及梅轻轻的走了进去，喊了一声：“亚叔、亚婶。”看见她们，英那无神的眼睛闪现一丝喜悦。

“英，妳怎么了？”她们关心的问。

“没什么，被摩多撞到，折了脚，可能要修养一段日子。”英皱着眉头。

“那死人摩多，好象要去投胎，我还以为这次一定死了。”英的母亲涨红了脸，大着嗓子说。

“英，你为什么会给撞到？”梅问。

“昨天，我和亚英去百货公司，回家时才想到有些东西忘记买，就叫英再过马路去买，谁知路那边转过一辆摩多，就把英给撞倒了。”英的母亲紧张的描述着当时的一幕。

探访时间过后，大家都回家了，医院又恢复了寂静。

早晨，太阳透过玻璃窗，照得那白色的病床一片金黄，那黝黑而又圆圆的脸旦散布着雀斑，笔挺的鼻子发出均匀的呼吸，薄薄的嘴唇紧紧闭着，似乎想说什么又忍着不说。太阳正把光辉洒在她那苍白的脸庞上，这姑娘还没睡醒呢！

远远的走廊，两个护士姑娘一边走，一边说话，经过病房，把英给惊动了。她睁开惺忪的睡眼，坐起来，推开了身边的玻璃窗，一阵清凉的晨风拂来，她不禁为之一振。又是新的一天了，她想。

用完早餐，英又望着窗外发呆，已经两个多礼拜了。她本想在家中修养，医生也赞成，但父母亲却说家里不比医院照顾周到，硬要她留下来。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她父亲要借这个机会隔离她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一天几十块钱的留院费，在她老子而言，根本不当一回事。但她实在不愿再呆下去了，这里太单调，太寂寞了。想到这里，一阵苦闷又侵占了她的思想。

这一段日子，她思想动摇得厉害。她还记得那一天父亲生日，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父亲一改那不理不睬的态度和她谈到深夜。父亲谈了对她的寄望，又谈了她的作法如何的使他失望，那对她而言是慈祥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的悲哀，深深的震动了她的心弦。接着，父亲又和她谈了早年的奋斗史，谈到了五、六十年代的动荡，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及所得的成果。英还是第一次听她父亲谈起过去，她不禁佩服起父亲，她本来就敬爱着父亲。谈到最后，她父亲做了一个总结：“英，你别傻了，事实将告诉你，你们一定是失败的。即使再过几十年，这个社会还是不会改变的。其实，我们的生活不错，许多人的生活还过得去嘛，还有什么好要求的呢？”虽然英不服气的谈出自己的看法，提到许多人仍在受苦，提到正义事业必胜。但她第一次觉得在父亲面前，自己的谈话竟是怎样苍白无力。连她也对自己的话产生怀疑。父亲最后的谈话在她思想中种下了消极的种子。她开始对正义事业必胜产生了疑问。她眷恋着温暖的家庭生活，更不愿将来家人在新社会里如她父亲所说的财物被充公，要过贫穷日子的悲惨境地。想到父亲所谈到的可能面对的严峻考验，她心里就泛起一阵难以克制的寒意。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对工作积极，热情富有创造性了，以前隐藏着的软弱的思想性格开始

表现了出来。伙伴们对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但是对她而言，就如一颗石头掉在水里泛起一阵涟漪后又慢慢的归复平静了。

同时，富有社会经验的父亲也抓准了女儿那温情、软弱的思想感情。看到女儿日渐的朝着与他相反的另一条道路迈去，这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及阶级自尊的老人，从本阶级及自身的利益及私心出发，千方百计要把女儿往自己的道路上拉。当他看到对女儿采取硬的方法不行后，就开始采用软的一套。而这一套功夫也确实产生了一些效果，使他更加紧对女儿思想的进攻。

车祸发生时，父亲以发抖的双手驾着“马西里”横冲直撞的来到医院，因紧张而额头渗出一粒粒的汗珠，那焦虑的神情，担忧的眼神，给英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再次的感到父亲对她的爱。父亲对她的无微不至更使她铭感于心，也觉得对年老的父亲产生深深的内疚。“父亲老了，我不能再使他伤心失望。”她一再的想，但对进步事业的热爱使她一再抗拒了这种想法。想到这里，她不禁颤抖了，心里感到无限的痛苦，父亲爱我，我也爱父亲，但为什么竟产生这不可调和的矛盾呢？虽然，她曾一度想过，使父亲和她站在一起，但是天真的想法终于幻灭了。在顽固的老人面前，进步事业对他而言只是嗤之以鼻的玩意儿。摆在姑娘面前只有二条路了：一条是与父亲的生活道路决裂；一条则是抛弃正义事业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年青的姑娘徘徊在这两条道路之间。“前进道路上少了我一个也不要紧。”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这时脚部一阵阵彻骨的酸痛把她思绪给中断了，但更痛的还是姑娘的心啊！她眼眶湿润了。

一个月后，在英家，那布置华丽的房间里，在柔和的灯光下，华，梅及明坐在地上，英则靠在墙壁，垂着头。梅低着的头微侧，嘴唇闭得紧紧，象被什么事情激动了。

华也皱着眉头，仿佛在沉思什么，本来就有一股认真劲儿的她，显得更严肃了。明也不说话，空气似乎凝固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梅开口了，她激动的说：“英，你的心情我理解，前一段日子我自己本身也波动得厉害，想到父母远渡重洋送我来这里求学，为了我们几兄妹，费尽了心思，而我却给他们许多打击。假如他们不反对我做的事情，不极力束缚我，我也不会离家出走。虽然心里难受，但每当想起把家庭利益附属于进步事业时，我都把感情克制了。”

“英，我们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伟大事业，为了使生活在苦难深渊的劳动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个人的一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

华诚恳的说。

明也接下去说："当初，我不读时，我父母也极力反对，他们说我没出息，读了这么多书当工人，说我辜负他们一片苦心，当时我心理也很矛盾。虽然家庭还不至于完全反对我所做的事。但是，在这一个社会中，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安安份份，找一份好职业，一个好家庭。假如我多读几年书，家庭的压力也一定相对的更大了。经过一再的考虑，我还是不读了。当然，读不读并不是很重要的。但是，象我们现在更重要的还是要改造好自己的思想，坚强自己的意志。英，希望你能再度的考虑自己的决定，不要被家庭俘虏，也不要被恐怖的气氛所吓倒，把眼光放到更远，看到全国，全世界，全人类。"

"但象我们这样干下去，究竟能做些什么呢？"英再提出问题。

"事实摆在眼前，人民的生活日渐贫困，残酷的剥削及压迫只能激起更广大人民的反抗，加速资产阶级的灭亡。"

"英，我们有人民伟大的救星，为我们指引方向，更有无数的战士在前线为我们浴血奋战；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事业一天又一天的得到人们的拥护。学生、工人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同时一切正义斗争，合理要求，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的支持。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很清楚的说明历史潮流的不可阻挡吗？"

"英，希望妳再考虑自己的决定。"明说出大家的衷心希望。

英低下头，泪水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我很感谢你们的关心，但我已决定了。虽然，我不能和妳们走在一起，但是我将在能力所及的地方给予你们帮助，我……"颤抖的声音再也说不下去了。

"英，难道你真的决定就这样庸俗的生活下去？"梅悲痛的问。

"请你们原谅我，我对自己已经没有信心了，与其将来背叛自己的事业，不如现在就安安份份的生活。"说完，英不禁痛哭，梅也哭了。

在沉痛的气氛中，在吃人的社会制度里，明仿佛看到一个脆弱的，向上生长的幼小生命，又被扼杀了。她咬紧牙根，双眼喷射出怒火，握紧的拳头用力向柚木地板击下去，好象要把吃人的社会砸碎！

英的事件更警惕了大家，但心灵的再度创伤，却不能立刻弥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华及梅还在睡觉，却被明摇醒了，明脸上异常难看，华及梅也预料到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紧张的问着同伴："发生了什么事？"

“群姐失踪了！”明低声说。

就如晴天一阵霹雳，震得大家昏头转向。“群姐！”梅的眼泪掉了下来，群姐那坚毅而又亲切的笑容又浮现在眼前。

华捏着拳头，从牙缝里挤出：“这一班禽兽！”

“但这种卑鄙手段并不代表他们的强大，更进一步是露出他们的虚弱本质。他们以为这就会把我们吓倒，这是做梦！”明说。

“他们以为通过这种手段就能阻扰进步事业的前进及发展，但这是痴心妄想。人民强大的力量一定要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虽失去了一位群姐，但还有更多的群姐他们永远也捉不完，逮不尽的！”华厉动的说。

“可是，失去了群姐，我们……”梅说不下去，一双湿润的眼睛闪着问号。

“失去了群姐，我们仍旧要战斗！”明坚定的说。

沉重的打击，不再令年轻人手足无措了，他们抑制了与亲人离别的悲愤，化悲痛为力量，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　　❋　　❋

三月八日，这个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伟大纪念日，该有多少人为它纪念，被那伟大的精神事迹所感动啊！

在那宁静偏僻的乡村，一间间亚答屋隔得远远的。在那小路拐弯不远的地方，一间简陋的亚答屋门前广场正亮着一盏电灯。几个人正忙着在搬桌椅，搬食物，布置着广场。一个女青年手上捧着一盘西瓜，穿着一条黑色的西装裤及蓝上衣，两条小辫子在跳动着，她一边走，一边哼着歌。

“明，梅，今晚独唱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华高着嗓子问，她穿着一条牛仔裤和T恤，和明一样。

“我最爱听你唱歌了，清脆，明亮而动听简直就如黄莺出谷。”明说得调皮。

“算了，别拍马屁了，小心马脚。”梅说完，笑得格格响，那清脆的笑声听了也使人陶醉。

广场上响着青年人愉快的歌声及笑声，为了把群姐及英留下的一部份工作担子承担起来，这几个年青人在两个礼拜前离开了裕廊。在回来的同时，刚好接近“三·八”妇女节，这几个年青人商量了之后，又决定举行一个“三·八”纪念会，把“三·八”的精神进一步传播给工友及同学们，使大家更进一步认清生活方向。因此就决定在明家里举行。

布置好了会场，同学及工友都陆续到来，七点半，差不多都来齐了，整个纪念会就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始了。

开始，明以激动的声调介绍了妇运之母特拉拉·蔡特金的生平事迹，把她的伟大精神传扬给每一个在场的人。“让我们向特拉拉·蔡特金女士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出毕生精力的伟大精神学习吧！”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明结束了她的谈话。

接着，几个同学都以大量事实，悲痛的介绍了在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下，妇女所遭受的剥削，毒害及压榨，以及妇女所过的悲惨的生活，使得每一个都感到无限痛恨。

梅也以激动的声调，谈到旧社会下，妇女如何遭受束缚，谈到妇女寻求解放所遭受的客观阻力更大时，她不禁想起了自己，最后，她坚定的说：“妇女要获得解放，除了紧紧与广大工农相结合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思想中要求自己，解放自己！”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新社会的妇女吧！”华上台了，她热情的介绍了新社会妇女的生活，恋爱及工作，并鼓励大家唯有努力奋斗，才有可能争取到这样的好日子。“让我们一齐努力吧！”在持久不竭的热烈掌声中，她们结束了今晚的第一道程序。

第二道程序是茶点。华及明、梅穿插在大伙之间，几个同学也忙着为大家服务。大家都融洽的在谈工作，谈生活，谈理想，年青人的热情到处洋溢。

结束了茶点，表演节目开始了，有合唱，有相声，有三句半，虽然大家都演得不成熟，但是真挚的感情却是不可衡量的。梅也以那动人的歌声获得了热烈的喝彩。

最后，华、梅及明上台了，她们昂起头，挺起胸，以无限豪情唱出“三·八妇女节歌。”

“……

苦难使我们变得更坚定，
旧日的闺秀变成新时代的英雄，
我们，
象火花，
象炸药，
象天空的太阳一样光明，
武装起思想，武装起头脑，
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
发出自由的吼声……！”

唱吧！唱吧，让那歌声展开翅膀冲破障碍，飞到祖国各地，飞到每一个人的心上！飞吧，飞吧！让年青人的心飞向各个战斗的岗位，飞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知识份子要到劳动中实际的改造自己，
锻炼自己的意志”华说

# 小坚的疑问

—翠竹—

星洲的三月，天气是多么的凉爽怡人。入夜时分，微风轻拂着，把月儿捧上深蓝色的高空。圆月把它的柔光撒在大地上，这时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在这繁华的都市里到处开亮了路灯、车灯、霓虹灯，把马路上点缀得五彩缤纷，似乎这月光已是多余的了。

然而这小岛上的另一角落，一个充满黑暗的世界里，月光对住在这儿横街窄巷里旧烂木屋里的穷苦人家，却是个极重要而宝贵的光源。几十家人就住在这几条堆满臭气熏天的垃圾的狭巷两旁，每间七零八落将近倒塌的木屋里亮着一点微弱的灯光，甚至只有一根蜡烛，在微风中火光摇晃不定，象随时都会被吹熄似的——此外就得靠着月光来照亮了。家家屋里传出了缝衣机不停地在忙碌车衣的声音、洗刷衣服的声音、缓慢低沉的谈话声及深长的叹息声。

这条陋巷最尽头的一间，屋里突然响起了「啊啊……呜呜呀……呜……呜呜……」一个婴孩的号哭，划破了夜的沉寂；这哭声继续在阴森森的空气中回荡着，良久，才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哦哦……乖，小强乖哦！不要哭了！饿坏了吗？哪，喝水喝水，明天姐姐就去买奶粉，哦？乖……」哭声渐弱，最后停了。

在这间仅可容身的小屋里，八个排起队来如楼梯级，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围坐在地上，中间是一根柔弱地发出微光的蜡烛，几袋子已完工的胶花和满地的胶花零件。孩子们枯瘦但灵巧的小手不停地在动，在熟练地装上各部份。除了装胶花零件时发出的摩擦声外，听不见第二种声响。在不必要时他们谁也不说一句话，唯恐一开口就会减慢工作的速度似的。

在屋子的一个角落头，一张补过几十处破洞的被褥里包着一个大约三、四个月大，黄瘦的婴孩，口含着一个奶嘴，瑟缩地睡着。这可怜的孩子已四、五天没尝到奶味了。

屋子后部的一间小房间，即用作厨房，晚上也供几个小孩蜷曲着睡。这一家之主——爸爸正准备着明早要挑去卖的「菜头粿」。他那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下是一张无血色、愁眉不展的脸，两眼直瞪着今天卖剩的一大堆「菜头粿」，手如机械人般地操作着，不时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屋外，妈妈蹲在地上，对着好几包收来洗的衣服默默地洗着、刷着。白天在工厂里当杂役，扫地、洗地、洗厕所种种的粗活已使她心力交瘁，她多想停下来歇一歇，既使是一分钟也好！但一想到过几天要缴付的水电费和孩子们的学费还无着落时，她怎还敢奢望着休息呢？背也弯了，手也又肿又酸了，她还是公式地洗、刷、过清水、扭干……

回到「厅」里，那一群在埋着头做胶花的孩子中，忽然一个约八、九岁的男孩小坚抬起头来，看了看壁上的古老挂钟——啊！八点了！他站起来，拖了一双拖鞋，跑到屋后去向正在洗衣的妈妈说：「妈，我去卖报了！」

「好啊！小心看车啊，卖完了就快点回来，明天还要上学的」她无神的眼睛第一次闪着慈爱的光芒。「小心过马路呀！」

「知道了，妈。」

「呀——」的一声木门开了又关上，他快步地朝离家不远的报馆走去。这份工作是去年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的。兄姐年纪虽大，但学校功课忙；而弟妹又太小大家不放心，於是小坚毅然挑起这份工作。

拿着五十份马票报，他走向那车辆穿梭，大厦林立，喧嚣熙攘的街道去。这里已有二、三个年纪与他相仿的报童在拉开嗓子大喊「马票报……马票报……」，在车辆行人中钻来穿去地做生意了。小坚当然也不甘落在人后，也惯常地大声叫卖。行人道上行人来来往往，马路中车辆奔驰，但人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小坚及其他报童的存在。小坚向行人逐个售报，但通常得到的不是不理不睬的神气，就是一个鄙睐厌烦的冷眼。这种情形小坚是遇过太多了，因此除了感到一丝失望外，一点也不觉得羞耻：不买就算了，干吗还要这样看人！

当红灯车辆停下时，他也向车内的人售报。但情形也不比售给行人好，那些坐在舒服的汽车里的人们，正赶着去寻求他们的快乐，欢渡良宵，又有几个会向小坚购买马票报呢？！

这时，小坚见马路另一边前排的一辆车里有人向他示意要买一份报纸。有生意可做，小坚连忙越过马路跑向那辆车，顾不得黄灯已在闪着，表示快变成绿灯了。他跑到路正中时绿灯已亮，前排中

间一辆款式新颖，冷气设备的汽车正欲开动，忽见小坚在前面，急忙煞车。「依……」尖锐的煞车声使小坚吓了一跳，才发觉自己呆站在这「虎口」中央，並差点已被吞下去了。这辆豪华汽车的驾驶者，一个穿大衣结领带口含雪茄，气趾高扬的中年男子开了车窗探出头来，用他雷吼般的声音破口大骂：「走路不带眼，想死啊？！要死也休想死在我这辆高贵的新车下！杂种仔！无家教！你妈×臭仔……」

小坚为这突如其来的叱喝吓得目瞪口呆，但还是懂得及时避开到路旁去。这种穿得那么斯文，那么「风度翩翩」的人竟会骂粗话，小坚可是第一次见到。哼！杂种仔！小坚想，你比我更象杂种仔！他使劲地踢着路边的一粒小石子，踢得远远的，藉此把这口气发泄出来。

那一霎间的事，使他想起了去年发生在邻居阿峰身上的意外。小坚原是与阿峰一起去卖报的，两人是一对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一晚，他们在一条马路上分头卖报时，阿峰也是因一时疏忽，被一辆疾驰着的汽车撞着，治好后已是一条腿瘫痪，只能靠着拐杖一拐一瘸地……

想到这可怕的事，小坚真不敢想象刚才若那凶恶的男人不及时煞车，则自己会遭受到的后果。为了一份报纸赚取一两分钱而遇上车祸，多不值得！但是我，还有其他同伴，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赚取这点微乎其微的利润？小坚想着。他小小的心灵所能想出的答案就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可是为什么会没有钱？小坚可想不通。

九点、十点，快到十一点了。小坚在这儿附近几条街上已来回走了几十趟，还剩下十一份报纸。路上行人、车辆渐稀疏了，怎么办呢？时间多过一分钟，小坚就如热锅中的蚂蚁多一分焦急，失望。如果卖不完只好退回给报馆，但他讨厌看那负责人拉得长长不满意的面孔，他更怕见到爸爸妈妈脸上的表情，虽然爸妈知道他的生意不好並不会责怪他，但他们难看的脸色，失望的神情，却足叫小坚难过得彻夜难以入眠。

「马票报……」於是他更使劲，更卖力地叫卖，一定要把报纸卖完！他想。路上越来越冷清，空气也越来越沁寒了。小坚在单薄的衣服中微微颤抖，圆圆的月儿此时已高挂在蓝天上，象对小坚带着鼓励地微笑。小坚心头的焦虑和担忧，把睡意都驱散了，他的喉咙已喊得沙哑，双脚已走得酸痛，精神已疲乏得要崩溃，但想到过两天就得交学费，他咬紧牙根，勉强忍着。

他迷糊地走着，叫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迎面走来的一群赌鬼每人向他买了一份，只剩四份了，多幸运！小坚抖擞精神继续叫卖，最后的一份卖掉时，已是十二点多了。

小坚踏着疲乏但轻松的步伐回家。木屋里的烛火仍在闪着，七个高矮差参的影子仍围在地上做着胶花。当门「呀——」的一声打开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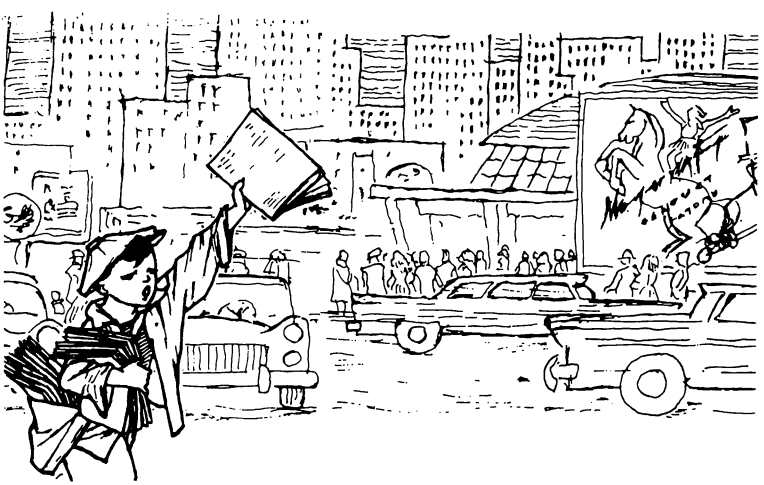
「坚儿回来了是吗？」妈妈关怀的声音从后面传出。

「唔，妈，全部都卖完了！」小坚兴奋地回答。

「很好，」妈妈从后面走出来，湿湿的双手把水往地上甩。接过了全部小坚今天赚到的银角后，欣慰慈爱地对孩子们说：「小孩子，今天做够多了，快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的！」

五分钟后，烛火被妈妈吹熄了，屋子陷入死一般的静寂，大家都酣睡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只有小坚还是十分清醒，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中缭绕着：「……为什么家里会没有钱？为什么我们全家一早忙碌到深夜不停地辛勤工作，一天三餐还是朝不保夕，而那些坐在冷气大汽车里的人，『晚出早归』，反而那么富裕，生活得那么悠闲自在？为什么？？？」



# 前进

—志亮—

今天，是校庆日，汉山一早便来到学校。只见校园内彩旗飞扬，万头拈动，好一幅热闹的景象。

铃声响了，汉山随着同学来到了礼堂，准备观看游艺会表演。

幕开了，汉山一眼望去，只见台上摆放着各种西洋乐器，他正感到不解的时候，司仪已通过麦克风这样报告了：「欢迎，欢迎同学们前来观看本年度的校庆游艺会。首先，让我们请维斯乐队为我们演奏两首曲子；第一首是《没有你×××》，第二首是《爱情××》，维斯乐队，请！」

在锵锵的吉打声中，伴随着屁股的摇摆，一阵阵不堪入耳的所谓歌声——不如说是喊声，从他们口中喊了出来。看到了他们这种肉麻的表演，汉山不禁感到作呕。为什么校方竟会允许这类不良的表演在学校出现？这那里像是学校的游艺会，不如说是七月歌台更为恰当！这种要死不活的表演，他再也看不下去了。

他叫了坐在身边的利群、福华和昭康，说：「我们走吧！」他们正想走，一听汉山这样说，全都站了起来；也在这时，他们转身一看，原本是人潮汹涌的礼堂，只剩下几十个人，包括那个平时开口是仁、闭口是义的蒋主任，正在津津有味的看着表演。

来到了校园，四个人找了一张石桌，围着了下来。

刚才那幕情景又涌上汉山的脑海，他愤愤的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制止这类事情再度发生。」他看了看利群三人，问：「你们觉得怎样？」

「我也认为汉山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马上制止这类不良事物在校园泛滥；那么，以后的祸害更是无穷了。」利群道。

讨论的结果，他们就决定通过壁报《春耕》，征求及发表同学们的意见，提高同学们对灰黄文化的警惕。

过了几天，壁报上贴出了一张通告，上面是这样地写道：

「各位同学：

在校庆日的游艺会里，居然出现了颓废、无聊的表演。相信广大的同学心中都充满愤慨，恨不得将这种不良的事物永远赶出校园。为了制止这些事物的再度发生；我们决定出版专栏，希望同学们能针对这件事踊跃地参与讨论。

华文学会启」

这天休息时，利群经过壁报栏；发觉信箱里有一张纸条。取出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斜斜的写道：

「你们不懂得欣赏，便说不好。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花费了好大的气力，才使到他们答应前来与我们合作表演。你们真是不识好人心。」

利群翻了翻字条，除了末端署上「好心人」三个字外，就别无所有了。正当他想把字条收起来时，只见五、六个人来势凶凶的走过来，带头的那个说：

「喂，为什么你不把它贴在壁报上？」

「凡是稿件要刊登在壁报上，都需要经过负责同学看过并且同意。现在其他的负责同学还没有看过，怎能说贴就贴的呢？」利群解释道。

「那么，把字条还给我们。」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来抢。

「慢着，」利群用左手挡住，右手把字条收进衣袋里，接着说：「刚才你们不是要我们发表这张字条的么？怎么现在又要拿回去了？」

「你真的不还？」他突然一拳照准利群的头打来；利群冷不防他竟如此蛮不讲理，一时闪避不及，「哎哟」的一声，右眼已被重重的打了一拳。在旁围观的同学，都不满那群人的所作所为，有几个同学甚至站了出来，要他们评理。那群人见情势对他们不利，转了个身溜了。

也在这时，汉山等人和几个学长也赶来了，汉山第一句便问：

「利群，发生了什么事？」

利群忍住右眼的痛楚，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福华一听完，便很生气的说：

「他们太不讲道理了。」

昭康向那些见义勇为的同学道谢，感谢他们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他们都很谦虚，齐声说道：「这并不算得了什么。我们都是同

学，应该互相帮助。啊，这位同学，你的眼睛怎样了？」

「谢谢你们的关心，不怎样痛了。」同学们的帮助和关心，使到利群的心中暖洋洋的，这点小痛楚，又算得了什么？

休息过后，华文学会的负责同学被主任叫到图书馆，听说他要当面向同学调查这件事。

当大家坐定后，主任便开口说话了，他说：

「这次的事情实在是一个误会。其实嘛，这两首歌曲比起其他的流行歌曲来，并不算什么，况且，由于个人观点的不同，我们很难判定一首歌曲的好坏；你站在这个观点上可能认为是坏，他以另一个观点来看却认为是好的。你们说是不是？」

「主任，他们动手打人是事实，这难道还会是误会吗？」想起了刚才当那群人动手打人时，主任和许多老师都看见的；可是却没有一个挺身而出，为同学主持公道。现在，在那群人得逞之后，主任不但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处处偏袒他们；这对同学们来说，未免太不公平了，福华再也忍不住，站起来说了。

「还有，一首灰黄歌曲不论怎样，终归还是灰黄歌曲；总不能因为最近较不流行或是有比它含有更多毒素的歌曲出现，就摇身一变为健康歌曲的。」利群听了主任的一大堆谬论，也站起来加以反驳。

「你们……你们……」主任一向恃着是学校的第二号人物，平时对待同学总是不瞅不睬，更不要说是与同学们谈上几句话。如今学校发生了这件事，而他又是当事人；为了不使事情闹大，以致让上面知道，而影响到日后的升级，才不得不暂时放下那高得出奇的架子，低声下气的来和同学们谈商。同学们早已看透了这只纸做的老虎，处处都毫不留情的给予反驳；这怎不令他气得快要发昏了呢？然而，狡猾毕竟还是狐狸的本性，才没一会儿，他又恢复了那副笑脸：

「这个……这个，据我所知，当时他们的心情太过激动，一时按捺不住才会出手打人。至于这个节目嘛，也不只是本校才有，听说他们也曾在道德中学表演过。」

「主任，他们打人是事实，心情激动根本不是理由！至于别间学校是否有表演过这个节目，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这个表演是否健康，是否对广大的同学有益。」汉山见主任企图分散同学们的视线，也对主任的话作了一番分析。

狼懂得在挨打时呼叫同类，更何况向来以「英明」自居的主任

，他自然不会放着同党不用。只见他指着那群人中的一个，问道：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犹豫了一会，才道：

「我们这次的表演，是经过主任的批准，你们无权干涉！」

果然是他——主任，幕后的主持人就是他！难怪他一直为灰黄事物涂金。同学们全明白了：跟这种人是谈不出什么结果来的，同学们全站了起来。

这时，主任正在滔滔不绝的大发谬论：

「各人有各人的嗜好，你们喜欢的歌曲，他们未必也会喜欢的呀！双方容忍一下不就行了吗？」他一边说一边把头转过来，见到同学们全站了起来，他大吃了一惊，连忙摆手要同学们坐下来：「你们怎么了？坐下来，坐下来，有话慢慢说。」

「不！除非校方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否则，我们再谈下去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利群道。

「对！我们要知道，校方今后还会让这类表演继续出现在学校吗？」同学们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图书馆。

「这……这……」狡猾的狐狸，尾巴让人们揪住了，任凭有再多的花招也是施展不出来，最后，他只好投降了：

「好，我以后不会再让这类节目在学校出现，你们可满意了吧。但是，你们也不可以出版专栏，发表有关这件事的评论。这是校方的命令，你们必须遵守。」

望着同学们凯旋归去的背影，主任自然不会快活，他恨得咬牙切齿：

「好小子，你们今天竟敢当众拆我的台，总有一天，我一定让你们知道我姓蒋的利害！」

这件事情虽然无法通过壁报告诉全体同学，然而，它还是很快的传遍了全校。同学们即使不在场，也似乎是看到了主任如何被负责同学责问、反驳得答不出一句话，他露出的丑态更是同学取笑的好资料。

人人都说得有声有色，人人都眉飞色舞，不过同学们可不因胜了这一仗就冲昏了头脑。同学们都说那群人既是与校方有密切的关系，连主任也护着他们；肯定的，他们绝不会这样就罢休，一定会卷土重来。下次必定是更凶狠、更毒辣的一着，都说负责同学要多多提防才是。

过了几天，有一天，正当上课时，校工忽然来找利群，说是学

会的顾问姚老师和张老师有事要见他。平时，顾问老师有什么事情，总是留在休息时或放学后才找同学讨论。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非要在上课时由校工来叫他去，莫非是为了校庆日那件事？利群一边走，心里一边想。

当利群从办公室出来时，他满腔愤慨，直往课室奔去，他，有许多事要告诉大家。

还记得学会刚成立时，由于经验的不足，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做起，加上校方的不理不睬；无论在工作上、活动上，同学们都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挫折。环境的恶劣，吓不倒热火朝天干劲高的同学们，相反的，同学们更坚密的团结在一起，为集体贡献出心力。

也就在这时，某间大学学生会举办了一个人民生活的展览会，就像是一声响雷，把同学从睡梦中唤醒了：工友们出尽血汗，得回来的却是没有保障的生活；迫迁！迫得穷人无家可归，迁来的却是供少数人玩乐的场所；教育、文化问题，同学们都是受害者，感受最深。

回头来看学会出版的壁报，它所反映的，所描述的不是这些血淋淋的现实，不是这个丑恶的社会；它所刊登的尽是一些个人的牢骚，一些悲秋伤冬的所谓纯文艺的东西。

从这个时候开始，不论是领导层或是学会的成员，都在展开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学会开始步上了它的新道路。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如：教唱健康歌曲、读好书、学习好的表演艺术也在学会里发展了起来。

从前壁报上所刊登的那种含有颓废思想的文章，也早已被同学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现在，出现在壁报上的都是一篇篇富有生活气息的文章。为了让健康文艺传得更广，学会还赠送一些内容充实、题材健康的书刊给参与耕耘的同学；一方面是作为鼓励，一方面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多接触健康文艺，写出更多、更富有生活气息的文章来。

在贯彻为广大同学服务的信念下，学会还设立了一个书刊组，负责介绍健康书报给同学们。每一次所获得的反应都非常热烈，连一些老师也给予大力的支持。这些鼓励与支持，都令学会内的同学信心得到很大的鼓舞，大家都下定决心；为了维护和推广健康事物，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正当同学们开始觉醒，要迈开大步向前走的时候，校方却千方百计的加以阻挠。刚才，顾问老师告诉利群说：校方不准学会继续

售卖书刊，而且还要负责同学，将以前所赠送给同学的刊物，全部收回，让校方检查。

「这是什么话？」向光听利群说完，第一个按捺不住，嚷了起来。这也难怪他，过去学会在最艰苦的时期里，校方没有给予丝毫的协助；现在，学会总算是突破种种困难，茁壮成长了。校方却要来摧毁这株幼苗，这怎不令每个人心中都感到气愤呢？

「我认为要争取卖书报和赠送书报给同学这两项工作。」福华道。

「福华说得对！反正会庆就要到了，我们不如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件事告诉更多的同学，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问题深入同学当中，引起同学们的关注和讨论，再集合大家的意见，决定出一条日后该走的路。」利群也表示了他的看法。

一星期后，会庆在同学们的热切盼望下，如期的举行了。噼噼啪啪的掌声，带来了多姿多采的节目：

瞧，这个诗歌朗诵多有力、多切合学会的工作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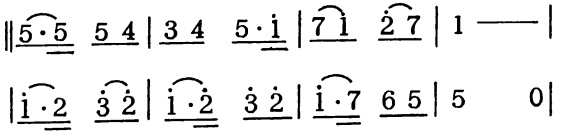
欢迎你呀！同学们！
投进我们的队伍！
……
如果你是垂头丧气
我们给你火的热情！
如果你是软弱的心
我们给你钢的坚强！
……

小组演唱虽然在技巧上还不够成熟，可却唱出大家的心愿：

我们是青年文艺轻骑兵
生活的理想鼓舞着我们前进
不怕乌云遮天
不怕路途艰险
要把文艺毒草连根拔起呀
连根拔起
……

相声《找妹妹》通过了少女出走这一个问题，告诉了大家，主要的根源还是在于不良的社会风气，而社会风气之所以会变得那么坏，就是因为某些人的有意散播。这些控诉都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掌声的热烈不就是很好的证明么？

跳个火车舞吧！让我们在集体舞的节拍中，促进了解吧！



嘿！我们的队伍又多了一位伙伴，再去找吧……

累了么，歇会儿吧。看，那边拿喝的又拿吃的走过来的，不正是食物股的同学吗？

隔天，当同学们回到学校时，发觉布告栏上多出一张布告，上面是这样写道：

「查本校华文学会自成立以来，屡次不遵从校方的命令，为了不使同学受到该学会的不良影响，本校决定由即日起，停止该学会的活动，并须于本星期内解散。

此布

教务处启」

这天，是限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华文学会解散的日子。同学们的心都很沉重，一步一步的朝向开会的课室走去。这时，狂风卷着怒沙，呼呼的刮着；墨黑的天空，眼见就要下雨了。

紧接着轰隆的雷声，大雨终于哗啦啦的下着。雨声虽大，却掩盖不了利群坚定又洪亮的声音：

「华文学会被迫解散了，相信大家的心中都一样的难过、痛惜。校方可以让灰黄的表演在学校出现，却容纳不了一个提倡健康文艺的学会存在。这不是在告诉大家：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校方！」

「对！真正使同学受不良影响的是灰黄事物，但校方却说是华文学会，根本就是在颠倒是非！」昭康道。

「我们抗议校方无理解散华文学会！」

「我们反对校方迫害华文学会！」

「我们要和校方周旋到底！」

「同学们！」看到同学们热烈的支持华文学会，利群心里很激动；他强忍着夺眶欲出的泪水，继续说下去：「虽然华文学会是被迫解散了，可是我们要继续发扬学会的为广大同学服务、推广健康事物的精神。目前，大规模的活动是无法再做了，可是，我们应该与同学们保持紧密的联系，把健康的书刊、电影、演出继续介绍给同学们。」

「利群说得对！只要我们抓住正确的目标，不屈不挠的做下去，总有一天，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福华道。

「让我们手牵手、肩并肩，一起向前迈进吧！」

……

我们是青年文艺轻骑兵
时代的号角催促着我们前进
不怕风雪严霜
不怕惊涛骇浪
要把文艺鲜花开遍大地呀
　　开遍大地

嘹亮的歌声在校园响起来了……

是的，为了将来的好日月，目前的一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总有一天，文艺的鲜花一定会开遍大地的！

开路（木刻）

# 桥

—王牛—

夕阳斜照，余晖把胶林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覆盖在××中学篱笆门上的牌楼处。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归巢小鸟的吱喳声及偶而传来的学生朗读与叫闹声。

「铃！铃！铃！……」放学的铃声响起，传遍全校每个角落。一阵椅子搬到桌上的碰撞声过后，学生们都一窝蜂的涌出校门。吵杂声驱走了刚才那份寂静。

欲坚夹在人群中低头的走着，似在思索些什么；还不时以畏怯的眼光望着离她四五步远的美菊。美菊是她的同学，正和死党小琤及娜娜们边走边小声说大声笑的，不知说些什么。

「不管她们怎样讥笑我，我也得向她请教。」欲坚抬起了头，踏着坚定的步伐向美菊她们走去。

「美菊同学！」欲坚生硬的叫着，声音有点不自然。

「嗯，谁？」她们不约而同的转过头来。顿时，她们的眼睛射出冷漠、高傲、轻蔑的眼光。欲坚不禁打了个寒噤。

「醜小鸭！有什么事呀！」美菊的声音冷冷的、毫无感情。

「我……我……我想……」欲坚吞吞吐吐的说着。

「有话就快说，有屁就快放，本姑娘没空和妳我我我的。」美菊没好气的说道，一脸的不耐和厌恶。

「我……刚才数学老师教的Negatif什么的，我还不明白，今晚我去妳家，妳教我好吗？」欲坚强作镇定，鼓起勇气说道。

「哼！傻瓜！笨蛋！」美菊骄傲的嘟起嘴说：「人家只要看过书本，未经老师的解释就已了如指掌了，真笨！」

「当然囉！清粪夫的女儿当然是笨的嘛！」娜娜一脸不屑的附和着。

「我呀！」小琤含讥带嘲的说：「嘿！不懂的，可以问补习老师，不喜欢问补习老师就问母亲，再不喜欢就问父亲，妳呢?!」小

琤故意把呢字拉得长长，再轻蔑的以手托起欲坚那低得几乎碰到胸膛的下巴。欲坚气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怒火在她心中燃烧着；她想给小琤一个耳光，但她还是忍着了。她望望四周，只见许多对卑视和像是理所当然的眼光向她投来。「母亲私奔了，」小琤接下去说：「父亲呢，哈！为我们挑粪！」

「……！」

「……！」

她们妳一句我一句的冷讽热嘲着，每一句话都像利箭般的射向欲坚的心坎，她气得几乎晕了过去。

「走吧！」美菊向小琤和娜娜打了个手式，「别理那只笨猪，呸！」她吐了口痰，睥睨了欲坚一眼，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呸！」小琤和娜娜也学着美菊吐了口痰，大步的追向美菊。

欲坚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她再也忍受不住，眼泪像断线珍珠般的朴簌簌地滚下；她忙掏出手帕来擦干它，深怕被同学们发现。冷不妨一个人从她身旁擦过，怆卒间，手帕被撞跌了。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就继续匆忙向前走去。待欲坚拾起手帕，那人已走远了，只见他身材魁梧肥大，鬼鬼祟祟的跟在美菊她们后面。

欲坚转进林中的小径。林中鸟雀的吱喳声响彻天空，冷风阵阵，更撩起她的惆怅。

想起刚才的一幕，鼻子不禁一酸，又掉下两滴豆大的泪水。真想不到一句话就引来了一大堆的嘲笑。虽然她醜、她笨、她穷、她母亲跟人私奔。父亲是个清粪夫，但她也与美菊她们一样，是个有血有肉有自尊心的人啊！

为什么同学们都瞧不起她，嘲笑她？为什么老师总以卑鄙的眼光望着她？为什么邻居的小孩们都喜欢捉弄她？为什么人们总爱欺负她呢？难道就是这些原因？难道说做清粪夫是可耻的？

欲坚转了个弯，走出了胶林，眼前立刻一亮，只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小河离她只有一箭之隔罢了。河上有座用椰干做成的桥，桥的另一端有条曲折的红泥路，路旁竖立着疏疏落落的木板屋。

她一见到这桥，就想起父亲常跟她说的话：「虽然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但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妳看，就像这椰干做成的桥，虽然世人把它百般践踏，但它不也是坚强地忍受着，默默无闻的为群众服务吗？我们的遭遇和它是那么的相似。我们要像这椰干一样坚强，不怕辛苦、不怕讥笑、不怕低贱，我们要为正义、为大众，不可为私、为名、为利，为自己打主意。别以为我们是孤立

的，其实，许多群众队伍都与我们站在一起，像村里的王伯、大明等，他们不也常帮忙我们吗？所以，别为同学们的轻视而感到自卑，他们都属於不懂事的一群。欲坚！爸爸把妳的名字玉娟改为欲坚就是要妳像这桥一样活得倔强，妳懂吗？也许妳现在还不明白，但总有一天妳会懂的！」

她能把她父亲的话一字不漏地念出，因为每晚临睡前，她总逼着自己重覆地想着父亲的话。

「爸爸！我懂！我已经懂了！我定会坚强地活着。」欲坚踏上那桥，想着：我钦佩您，爸爸！我钦佩您能不怕工作的低贱，不怕讥笑及辛苦的为大众服务；虽然人们都认为那工作是低贱的，但，我却认为那是最神圣的工作！

她走下桥，转过身来对着小桥说：「小桥，谢谢你帮我想通这道理。」

忽然，一双粗糙的手搭在她肩上，吓得她惊呼了一声，慌忙的拉下那双手转身一看。只见她背后立着一个粗壮的男人，他——就是她爸爸。

「哈哈！欲坚，妳真没胆。」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慈祥、豪迈！

「爸爸！原来您吓我，我不来了。」欲坚顿着脚，撒娇的转过身去不看他。

「欲坚，方才妳站在这说些什么？」他习惯性的又把双手搭在她肩上。欲坚转过身牵着父亲的手，走了几步才说道：「我在说您常对我说的话。」

「妳这么大，」说着还拍拍她的头，「也该懂事了。对了，老王刚才遇见我，他要我们今晚过去他那儿用餐，今天他请客呢！」

父女俩踏着轻快的脚步，向一间简陋的木屋走去。

× × ×

又是黄昏时分。

××中学已放学好一会了，欲坚因为今天值日，所以迟回了。

她出来时，路上只有寥寥几位别班的值日生，忽然，她发现昨日取笑她的美菊、小琤和娜娜们正小声说大声笑的在不远处走着。欲坚担心她们会再为难她，但一想起父亲的话，开朗的笑容又重挂到她脸上。

她若无其事的走着，並不因为美菊她们而放慢脚步。她踏着树荫，迎着晚风，转进了林中小径。她想起今天是她十五岁的生日，父亲曾答应送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不知这特别礼物是什么？她脸上

的笑容更甜了。

「救命呀！抢劫——」忽然，一声尖锐的女孩叫声传了过来。谁在求救？这声音好熟悉呀！是谁呢？管他是谁，出去瞧瞧吧！想着就快步的往林外冲去。

一跑出胶林，她可吃了一惊。一个身材魁梧肥大的大汉正逼着美菊脱下她的金耳镮，而美菊却死命的抓住耳朵不放。那男人是背着欲坚的，所以没看见她。

欲坚掩住嘴，差点喊出声来。她没料到喊救者竟是美菊，她的两个死党呢?怎么见死不救？咦!这男人她似乎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啊！他不是昨天撞跌她手帕，鬼鬼祟祟的那人吗？

常常嘲笑欲坚的人遇难了，她该帮她吗？还是置之不理？那桥不也任劳任怨的为大家服务，虽则他们常百加折磨它?!那她还犹疑些什么？时间不容她再多想，那人掏出一把小刀，正举起它向美菊耳朵割去……

「救命呀！抢劫呀！救命呀！救命呀！……」欲坚和美菊几乎是同时的喊出救声。

那人怔了一下，持刀的手跟着停在半空中，似乎在奇怪怎么又多钻出个女孩子来？

「她妈的臭婊子！识趣的就给我住口！×××！」他愤怒的转过身来，把刀子扬了扬，狰狞着面孔大声怒吼，许多肮脏的粗话都从他口中迸出。

那狰狞的面孔唬不倒欲坚，她还是自顾自的呼救着。

「×××！老子非给点颜色妳看不可。」说着就大步的向欲坚走去。

欲坚见他大步走来，不禁惊慌起来，心脏跳动得异常厉害。美菊见机不可失，忙不管三七廿一的拔腿便跑。

这真出乎那人意料之外，他以为美菊会乖乖的任他摆布，没想到一转身便给溜了。眼看快到手的猎物溜了，他怎会罢休？掉转头便向她追去。

美菊在校是赛跑冠军，每年的运动会四百码赛跑冠军都非她莫属,何况是在这种情形下。那人摇摆着身体蹒跚的跑着，滑稽极了。欲坚看着他们一逃一追的，一时呆呆的站着，忘了离开此地。

美菊愈跑愈快，在转弯处消失了。那人见猎物已给溜掉，更是气上加气。「×××！都是那臭婊子，分散我的注意力。」他在心里咕噜着。他返转身，见到欲坚还傻傻的站在那发呆，就握紧小刀，快步追向欲坚。欲坚见他向她跑来，如梦中初醒般的才懂得拔腿往

林中跑去。

这时天已快黑了，林中更是荫暗。欲坚慌不择路，乱闯一场，那大汉只能跟着眼前的黑影猛追吧了。正当欲坚摸索着向前逃时，一不小心，被一根树根绊倒了。「哎呀！……」她喊了一声，头撞在树身上。

那人一个箭步的冲前来，在她未来得及爬起之前，狠狠的一刀刺了下去。

「哎！……」她发出一声惨叫，晕倒了过去。声音在空间迴荡着，听了叫人毛骨悚然。那人抽出刀子，在鞋底抹了抹，才插回裤袋。他望了望四周，匆忙奔出胶林。

× × ×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疼痛使她醒了过来。她睁开双眼，只见四周一片漆黑。她试着移动一下身子，只觉大腿那儿火辣辣的，一阵巨痛传遍全身，她低低的呻吟着。

一阵扑鼻的血惺味传来，她不禁打了个寒噤。她伸手到伤处一摸，啊！湿淋淋的，下意识的，她知道伤口还在淌着血。她伸手撑着地，勉强的坐起来。伤口剧痛非常，晕眩打击着她。

她伸手在四周乱摸，企图找根树枝以便能支持身子走回家。摸着，摸着……，她终於找到根长树枝。她扶着枝干，咬紧牙根，困难的站起来……。

她身子摇摇欲坠，跌跌撞撞的扶着枝干，忍着疼痛摸索着走出胶林。她跌了好几次，但都强撑着，忍着疼痛再爬起来。

她慢慢的走出胶林，习惯性的上桥又下桥。头部是那么的沉重，有着晕眩的感觉。快到家门的时候，她听见父亲焦急的踱度声和沉重的叹息。像是经已感到安全一样，她再也不支的晕倒了。

她父亲听到异声，赶忙冲出屋来。见此，不禁吓了一跳，老泪自那满布风霜的脸上夺眶而出……。

× × ×

欲坚出院了。

她大腿上的伤口虽已痊愈，但走路还需用拐杖。欲坚帮助美菊脱险而自己被刺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他们都心里暗暗佩服欲坚的勇敢，尤其是美菊。

他们心里虽是佩服她，但行动上却並不如此。有一种莫名的心理促使他们蔑视、戏弄、嘲笑她。

当美菊看见她一拐一拐地走着时，心理很是难过。想上前去帮

助她嘛，又怕同学们取笑她。所以，仍是远远的避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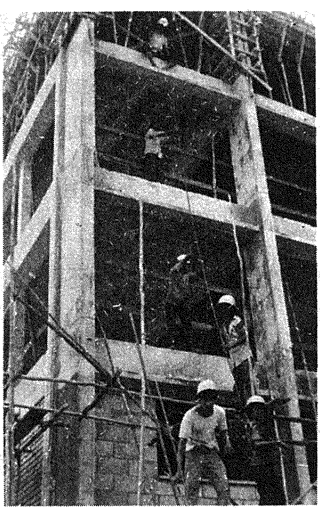
欲坚很是失望，她以为：她出院后同学们会改变对她的态度，至少不会再嘲笑她。虽然她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美菊，没想到，他们反而给了她一个新绰号——跛女。

× × ×

欲坚支着拐杖，站在河岸边，默默地望着河水出神。河水，在流动着；映在水面的桥，在摇曳着……。

欲坚，是个善良的女孩。她爱人、尊敬别人、帮助别人；但同学们仍是蔑视、嘲笑、辱骂她！她不怪她们的无知，只恨这变相的社会！是社会的不良风气使他们有这种不正常心理的存在！唯有改革此种社会制度，才能平等、互助合作的相处在一起！

虽说周围的恶势力不断的向她侵袭，但她决不畏惧。她知道只有父亲及世上其他各阶级兄弟的力量，方能动摇这腐朽社会的根底！她是该主动去团结美菊她们的。想到这里，她彷佛看到所有的人们都已融洽的生活在一起了……。



# 新生的曙光

—高依—

凌晨。

寒气逼人，淡白的天色，尚微微有些黑影。

当人们还沉睡在梦乡，巴士工友已经迎着凛冽的寒风，奔驰在各地，开始他们一天的服务。

又有谁晓得？另一批值夜班的工友，在几小时前，却拖着疲乏的身躯踏上归途。

他们就是这样起早摸黑地工作着。

午间。

烈日当空，热气笼罩着大地。炎热、沉闷自然不在话下。

但，巴士依然奔驰在那被热气烘成棉状的柏油路上，巴士工友们也不因而降低工作情趣。

从郊野到市区、从长堤彼岸到南边，从高楼矗立的商业区到乡村的平屋区……那形形色色的搭客，便是他们服务的对象。

向来，这行业被人认为只有男性才能胜任。

巾帼须眉，女性也投入了这项既艰且苦的工作队伍。这一批批的女性生力军，使巴士行业更为生气蓬勃。

在粉碎旧观念的过程中，这些女性生力军，将面对现实的考验，人们的阻碍，是必然的……。

那天下午，我到市区去拜访过了一位亲戚，好不容易才挤上了一辆巴士。

「站稳啊！车就要开动了……。」接着「叮铃」一声，巴士继续前进。

「买票！买了票没有？」好熟悉的一把声响。

一个身着深蓝长裤，浅蓝上衣制服的剪票员，在拥挤的搭客中不停移动着，望着其背影，我肯定是她——财志嫂，我想着……

「A，你要去那儿？」

「正要回家。」我顺便递过票钱。

过后，她剪了票给我，随即走向其他搭客那边。

虽然，只不过互相打了个招呼，但在她瘦削的脸庞上，把尚红肿着的瘀伤，衬托得分外明显，引起我的怀疑——难道又是被她的丈夫财志所挨打成的……。

她从车后移步到车门旁，咀边不时发出了一丝丝快乐的微笑，又扯一下制服，将全车的搭客，望了又望，她感到多么的自豪。

我想：快乐的是她为大众服务，自豪的是她为女性争了一口气吧！

我靠着窗口，闭目养神，凉风习习的扑向我的脸。

然而，思想的细胞在我脑海里飞腾着。昔日我对财志嫂的所见所闻，似乎为连绵不断的凉风所联成一片了。

……

她在未出嫁时，是个活跃的工厂女工。

后来，财志娶了她。由於，她的家婆——四婆，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背着封建包袱的典型妇女。

四婆极力反对媳妇在外抛头露面，财志也不希望她因工作而操劳身体，她为了不使家庭成员发生风波，只得奉家婆丈夫之命辞了职。

……

四婆成日想着抱孙之福，但事实却违背了愿望——财志嫂不能够生育。

因此，她引起家婆的厌恶、冷眼以待，且财志也因而对她起了反感。

自从她辞职之后，整日除了做完家务，大把时间闲着，非常空虚，如今又得看着家婆的眼色，丈夫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就向她身上发泄。

她想冲破这个身不由己的环境，於是出外工作这个念头，油然而生。

心想：反正这些日常琐碎的家务，家婆是做得来的，且每个月的薪水可以帮补家用。

正适逢巴士行业招聘女性剪票员，这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对她来说是适合不过了。

「妳以为我们养不起妳，要出外露面赚几个『臭』钱……」

「……妳想我早些死是吗？叫我干这些粗重的家务……」

这是她的家婆反对的理由。

「妳，哼！不能生育，已使我丢了面子，现在又要去当剪票员，妳想要我见不得人是吗？」她的丈夫竟然也说出这样的话。

她在这重围下，坚持己见，毅然去当剪票员。

家婆没她的办法，丈夫也怀恨在心。

财志嫂，虽然没有儿女，但是，她把「慈母」的爱献给了大众，她在车上扶老助幼，对每个乘客都非常和蔼。仿佛这辆巴士是归她所有，上车下车的乘客都是招待的客人。

这本来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单调的劳累工作，但她做起来，却是津津有味，喜气洋溢，充满快乐。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

这些日子来，财志嫂因当女剪票员而引起人们的非议，在她背后话长说短，谣传四起。

「阿呀，四婆呀！……」王大婶惊叹的说。

「大婶，别吓坏我，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

「那还得了，妳的媳妇，啧啧啧啧……，不是我要使妳们之间不和，人们在外谣传一些妳媳妇见不得人的事……阿呀！什么下午时跟司机一起吃饭，一瓶汽水二人同喝啦，还有什么双双坐在树荫下……用不着说就知道他们做些什么事……」

「什么？我媳妇竟敢这样？……」

「这有什么敢不敢，她呀已敢到离谱了……」王大婶降低声调：「……在晚上最后一趟车时，她还与司机搂搂抱抱呢！我说四婆呀！您这个当家婆也应该管教管教您的儿媳妇呀！」

「……」

「四婆，您想想看，当初，我们嫁人时，连新郎是生来如何都不知道，但时间一长久，俩人感情发展，到头来还不是一对几十年的老夫妇，您媳妇与司机时常在一块，时间久了，那可想而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成日在家，外头竟有这些败坏家风的事发生……」

四婆非常生气，但又拿她没法子，只得把事情转告给财志。

那夜，财志嫂的丈夫，严厉的责问她。

她当然回答：全无这回事。

她的丈夫却武断的说：「人家的话，难道有错？妳不用瞒我了。」

「志，信任我吧！」

「信任妳，如果要我信任妳，除非妳辞掉这份工作……」

「我是不会辞掉这份工作的。」她激昂的说道：「如果我辞掉，那么就表示我有做过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也同时沾污了女剪票员的声誉，我是不会向无理低头的。」

「如果妳还继续干下去，妳就会有『好看头』！」

财志嫂心想：就算你的『好看头』如何的厉害，我也要坚强的面对它。

自此，生活顿时起了风浪，此起彼伏。

她时常为丈夫所愤骂，什至被殴打……。

某日，午间。

巴士司机像只活老虎般，猛转着驾驶盘，驱赶着这只咆哮的巴士回终站。

途中，一个中年汉子上了车，财志嫂顿时惊怕，这汉子不是谁，即是她的丈夫——财志。

「真想不到会碰上妳！」

其实，她的丈夫盼望搭上她所服务的巴士已久，总算待到了今日。

她默默不出声，向来她抱着「不论亲朋戚友，上车就得付钱」的严正，大公无私的工作态度，是值得人们赞扬的。

她下意识地按动手中的钉洞器，向其夫示意买票。

「难道我也得买票？」说着，以肩撞了撞她的身体，且向她挤眉弄眼，引起车上搭客的视线扫向他们俩。

「请你放尊重些，这是公共场所！」

「尊重？我今天就是要妳尊重自己，辞掉这份工作。」财志低声说道。

她对财志的言行举止，非常不满，因此她一时光了火。

「喂，先生，请买票！」

她再度向他要票钱。

「我是妳丈夫，非买票不可么？」

声音，伴随着轻浮的举动，车上不平的声响随即而起。

她在忍无可忍之情况下，脱口而出：「不要脸的大色狼，谁才是妳的妻子！」

司机见事情不对劲，停了车来理论。

「喂，老兄你在车上『乱乱』来是什么意思？」

「她是我的妻子，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脸皮这般厚，乱认人家是你妻子，」司机向乘客说道：「你们大家看，这人是不是发神经？」

财志在众目睽睽下，雄风大降，无言以对，只得转了个口。

「人这样多，难免你撞我，我推你，我撞着她並非是有意的，你凭什么说我『乱乱』来？如果她怕人家撞，叫她回家睡觉吧！何必出来工作。」

「你还咀硬，还不走，不然就打断你的狗腿。」司机厉声的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财志不敢再逞强，只是横眼望了一望司机和他妻子，然后抱头逃之夭夭。

财志嫂只得把泪水往肚里吞，继续工作。

她是坚强的，从不向不讲道理的人屈服。

财志受了这次的『奇耻大辱』，且当时司机袒护他妻子的情形，使他觉得他妻子与司机的关系必定是不寻常，内心非常愤恨。

而财志嫂，她又是那么倔强。

在「硬对硬」的摩擦下，这一家充满了火药味，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

「吔，到终站了，你不下车么？」她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噢，坐到睡着觉。」

其实，我是在想，想一个在生活边疆奋斗的她——财志嫂。

恰巧，是她下班的时刻，回家的路途相同。

在途中，我们互相寒喧起来，后来话题却扯到她脸上的瘀肿上。

「是被那死鬼丈夫所打伤的……」

她以低沉的语调把事情重提起来。

事情原来是这样发生的……

由於，愤怒的细胞在财志的体内不停的繁殖，加上他母亲听信

他人的谣传，不时劝告他要注意财志嫂的行动。

与其积恨在心里，不如发泄出来来得爽快，终於理智控制不了愤恨的波涛，决堤而出。

就在昨日下午，财志嫂与司机准备收车下班，此时财志出现在路头，且手里紧握了一根木棍。

司机见到财志来势匆匆，还以为是上次车上闹事那家伙来算账，所以他想再度跟他理论一番。其实，事情並不是司机所想像的那么简单。

财志嫂见局势不妙，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奋勇前去阻止她丈夫，但却不得好果反而被揍了几拳。

司机见了打抱不平，上前评理。

谁知道，财志使劲地将木棍一掷，不偏不倚，击中了司机的头部，他不支倒地。

财志见着打伤了人，畏罪而赶快逃跑。

……

「所以我脸上的『黑青』。即是这样来的，而且那司机还留在医院养伤……」

我真想不到事情竟会走极端。

法网恢恢，财志始终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被判蓄意伤人，服刑年半。

财志嫂並不因此而感到惋惜，反之觉得这是给她丈夫悔改的机会。

虽然，家婆视她为眼中钉，人们冷言冷语，令她难受。

但是，她认为本身是清白的，她坚定自己的信条：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一样干得了。所以她继续的干下去，不在困难前气馁下来。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开始照着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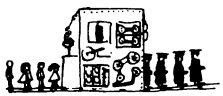
巴士工友开始一天的服务。

这辆巴士上载着一个精神焕发的女剪票员——财志嫂！

那辆巴士上也载着另一个精神焕发的女剪票员。

一辆、两辆、三辆……。

这一道新生的曙光——巴士行业的女性生力军，慢慢地由弱转为强烈的光芒，扫射着大地，战胜那黑暗的重围。



# 学府春秋

—方辉—

人，一经降临到这个世间，带来的是一颗完整无瑕、纯洁无知的心。

在成长的过程中，受了周围环境的感化、熏陶，于是就很容易经不起引诱，变质而坠入堕落的彀中，沉沦波遂。在沽名钓誉的环境下，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争权夺利。

虽然社会环境是那么复杂，但不为时势所驱使者亦有，他们有清醒的头脑，分辨出是和非，不为名利所牵引，但毕竟不多。要求改造这种作风並不是简单的一回事，然而他们会支持一个伟大的变动，把那些魍魉魑魅一网打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只能象晨星一样，散发着微弱光芒；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象黄昏后的星儿一样，越发明亮。

年青教师黄维新就是处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现实与他格格不入；理想变成梦幻，因为无情的现实总把他的理想砸碎，以致成了泡影。

初执教鞭的当儿，他怀着万丈豪情踏进了E城一间著名的中学任教。他没有摆起一副老师尊严的样子，也没有老气横秋地随便乱骂学生，所以在师生方面感情倒还融洽，有时学生有什么问题或困难也会主动的找他解决。相反的，学生一看到校长或几位非常严肃的老师时总是退避三舍。

自入这间中学担任教师以来，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他与其他的教师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因此，在背后不免引起其他老师的窃窃私语。

一日，校长通知他上完课后到校长室一趟，有事与他商量。放学后，他来到校长室，伍校长说：「Mr. NG，请坐。」然后说：「关于上次你提议带领学生去参观的事，我和李主任商议过，觉得这件事没有必要。一来你所要带领的是今年的会考班，这样会耽误

学生的功课，致使本校今年的会考成绩低落；二来他们是文科学生，参观什么炼油厂？不符合学习的课程，而且还要过海，没有安全感，一旦发生意外学校承当不起，所以学生目前的责任就是专心准备会考，改次再算吧。」他摆了摆手，表示话已说完。

「校长，我想带学生去参观一次不至于会妨碍学业吧？」黄维新说。

「不管怎样，多少总会有的，而且文科班一向会考成绩都不什理想，这时候不应该是想到玩的时候，而是应该努力读书的时候呵，况且会考成绩斐然的话，对学生、学校名誉方面都有好处。」

黄维新自知多说无益，只好悻悻然走出校长室。不仅对此，对校内的许多「制度」他都为学生表不满。学校到底是培养能为校争光的「人才」抑或是灌输学生知识学问的场所？诸如学校内堂堂煌煌的一个体育室，许多设备、球类都只为代表学校出外竞赛的运动员而设，校内同学极少可以问津。上体育节不外是踢踢跑跑，敷衍了事。然而学生一但成绩退步就马上「传召」家长前来，並「兴师问罪」，倘若学生成绩仍无进步便得停学……。

总之，这些日子以来他所涉及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校长在周会上又宣布了一个消息：「各位同学，今天我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话忽然停住，台下顿时鸦雀无声，伍校长轻轻吁了一口气，缓缓的，继续说道：「我们学校里竟然出现了贼！」台下同学此时无不哗然，大家交头接耳互相议论，整个场面顿时起了一阵骚动。

「这个贼还是我们自己学校的同学，他叫……。」

同学们都听到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平时品学兼优的学生偷了同学的一本书而被校方开除了。

黄维新对这事极感困扰，因为这偷东西的同学正是他的学生。平时这学生是极安份的，但不知为何至此。最使他气忿的就是那天开会时，各个老师，连同校长在内都极力主张把那学生开除，原因是：学生在校内行为不检，应给于严厉处罚——开除示儆，否则传扬出去，影响校誉。只有黄维新极力反对开除这学生，並提议把事情调查清楚后再下定论，无奈众老师平日对他的「所作所为」极表「不满」，各人内心又心怀鬼胎，对黄维新的意见只有加以讽刺和揶揄：「黄老师，我看这学生之所以行为不检，多半与你的教学法有关，对学生不严加管教，只有使他们更加放纵，横行无忌，我看从今天起你要改变教法才行呢。」

「是啊，做老师的总该有点尊严才是，总不能整天和学生在一

起嘻嘻哈哈的。」

「这学生是我教的，我当然最了解他，我相信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偷人家的东西，箇中必定有苦衷，再说难道他就没有值得原谅的地方吗？」

「黄老师，常言道：『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哪，你怎知道他不会故技重犯呢？」

……。

他气愤的离开会议室，里边的冷气却冷出他一身汗。他企图「舌战群雄」，可是仍然「百口莫辩」。他想不通这些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贬低一个初犯过的学生，倏地耳际又响起了那句话……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知人知面不知心……。他猛地啐了一口唾沫，心想：这些家伙才是居心叵测呢。

× × ×

走了一段崎岖山路，看看也该接近了。天空阴霾一片，劲风刮得树木「沙沙」作响，路上飞砂走石，尘土飞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来到一木屋前，骤雨已经哗啦哗啦的倾盆而下。黄维新忙飞跑到屋檐底下，门是紧闭的，大概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他轻轻地叩了几下门，须臾，木门「尹呀」一声打开了。门扉启处出现了一老妇人以诧异的眼光望着黄维新。

「伯母，请问林理明是住这里的吗？」

「你是……？」

「哦，我是他老师，我叫黄维新，特地来看看他的。」

「哦，我是他母亲，你……请进来坐着。」她对黄维新的来访确实意外，嗫嚅着说。

进入屋内，只见几具简单的家私摆设，並无什么特出之处。靠近后边的地下放着几只面盆「滴冬滴冬」的盛着屋顶的漏雨水。屋内只有林伯母一人。林伯母捧来一杯茶笑着对黄维新说：「理明同他父亲去卖豆花水，我看就回来了。」

说话间，忽然门外传来「蓬蓬」的击门声，接着听到有人喊：「妈，妈开门！」

「啊，黄老师。」进到屋内，理明猛然抬头看见黄维新，接着他只是低着头站在一边。

「黄老师，你这次来大概是为了理明被开除的事吧？」理明的父亲一面抹去脸部淌下的雨水说。

「嗯，我知道理明一向是非常守规矩的，所以今天来是为了要了解真相。」

室内沉寂片响，屋外雨声「沙沙」作响。

「是这样的，」理明父又开腔：「本来这家庭环境已不好，所以本想叫理明辍学帮补家用，可是这孩子说什么都要读完这最后的一年，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或公共假期都到附近一家木厂替人看守工人宿舍赚取一些钱。

「自此以后他的功课就日渐退步，学校要买新课本他也没敢向我要钱，他曾告诉我因没有课本而成绩退步，学校老师警告他如果继续下去将可能被开除，为了多一些机会读书，有一日，他终于偷了一本书……。

「起初我也曾责骂过他，但后来看到他比我还难过，我也只好作罢……。」

听了林老伯一席话，黄维新内心有更多感触。

雨停了，天空出现一道七彩的桥。四个脚印印在崎岖不平的泥泞路上。

「我们做人要有骨气，虽然穷也不要偷别人的东西，知道吗？虽然现在你已停了学，但总算也上了人生的一课。今后你应该更加坚强面对生活。

「从今天起，我也决定离开学校，同你一样被『开除』了。我也知道，在那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环境下，迟早是会被排挤出来的。

「本来我是以为能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好好教育下一代，可是现实不允许我如此，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平地响起一声雷，把这些魍魉魑魅劈得稀烂。」

雨后，树木更显得青葱翠绿，绿意盎然，充满生气。理明望着黄维新的背影，似乎越来越高大了，一个新生命正在茁壮成长……

（注：此故事纯属虚构）

# 绳子

—叶蝶—

午后的阳光，照着拉惹瘦小的身子。他赤着脚板，手中紧捏着三个硬币；这是他母亲辛勤地替人锄草所得来的一些钱。除了手，他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装钱了。

从早晨到现在，他仅喝了一些汤水和稀粥，肚里委实是空了，咕噜咕噜地作响。他在心里打算买个面包来填填肚子。

於是，他在那间他平时甚少进出的咖啡店的走廊站定，打量着玻璃橱里所陈列着的各种面包。终於，他选定了那没有馅的白面包，这是最经济的。这样，他可以吃一半，把另一半留给母亲。他想：妈也是很久没有吃面包了吧。虽然妈说：你买了自己吃好了，我不喜欢吃；他知道妈是找藉口。所以，他坚持要留给她。

他怯生生地走入店内。以往，他经常来此讨面包皮，但自从有人愿意用低价买去，他便没有进出这里了。

已是午后了，店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一个顾客，只有那个肥胖的老板娘独坐在靠背椅上。自从她的丈夫逝世之后，她便开始掌管整个铺子。这时的她，高高地把二郎腿跷在柜上，悠闲地读着一本笑话书。

当她发现是那个以往常来讨面包皮的孩子时，便不高兴地把手中的书搁下，推了推和她脸形很不相配的金边眼镜，很不高兴地问：

「要什么？面包皮？没有！」

拉惹这时只注意她搁在一边的书，他读过三年华文小学，只认识书上几个字。但，他决心以后一定要认识更多的华文字。

「喂！要买什么？老娘可不得空呀……」老板娘不耐烦地放大声量。

「啊……要那一个面包……」拉惹这时才从胡想中醒过来，急急的回答，手指向玻璃橱。

「有几多镭呀？」老板娘左手握住面包，右手把溜到小腹上的裤裆拉上到圆圆大大的肚皮上去。

「哪——」拉惹展出了三个被握得出汗的角子。

老板娘这才满意地把面包交给拉惹，再粗鲁地接过角子。拉惹接了面包后，雀跃地离开了店子，慢慢地把包纸拆开，边走边啃着面包。

他神气地在一群正在游戏的孩子面前走过。这回，他们没有向他吐口水，只盯着他手中的面包。然后，他们装着若无其事的继续玩着。

拉惹本想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和我一起玩，我就请你们吃。」但他迅速地想起要留给母亲吃的，又想起平时受他们欺负，就不理他们走回家去了。

拉惹的家是一间破陋的阿答屋，他们母子两人住在一起。原本拉惹有一个哥哥叫米拉山的；但在他七岁，米拉山十三岁时，就因偷窃而被捉进了感化院。其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了。有人说曾见过他在某镇出现过。而拉惹的父亲在几年前因酗酒而惨死车下。一家人就剩下母子两人相依着。

拉惹的母亲替人锄草，赚得一日三餐，勉强糊口之外，再也没有能力供拉惹读书了。拉惹聪明好学，曾在镇内的一间华文小学读过三年书；父亲逝世后，他就辍学了。拉惹曾三番四次的要母亲让他继续读下去，他母亲也答应过，只要生活好转就一定满足他的心愿。但，迄今他们的生活还是有一餐没两餐的。

经常，在母亲上工的时候，拉惹一人玩着破旧的木偶，翻翻读过的旧教科书。此外，就只有一只瘦弱的老母狗陪伴他了。

没有人愿意和他玩。住在他家附近的孩子都说他是黑皮肤的。叫他「吉宁鬼」。做父母的，也不准自己的孩子和他玩，说他肮脏，头上有跳蚤。见他走近，就向他吐口水。渐渐的，拉惹养成了自卑和孤独的性格。

拉惹轻轻地推开了那扉破旧的木门。

「妈，我回来了。我把剩下的面包留给了你。」

没有人应他，只有母狗古吉吠了几声，跳了出来迎接小主人。

拉惹心中暗想：妈一定是去河边洗衣还没有回。於是，摸摸古吉的头，迳自走进屋内。

他刚跨进门，就几乎被一件柔软的物体绊倒，他定神一看，一时呆住了。

「妈，妳怎么躺在地上呀——」

古吉在她身上嗅着，拉惹猛摇着母亲，他发现在妈的身侧有一滩恶心的呕吐物和一个被打碎了的玻璃碗，还有一些草茹。很快的，他明白了一切，妈一定吃了有毒的草茹……

「妈……妈……哇……妈死了……」

拉惹的心在下沉，他连唯一的亲人也失去了。他的惨哭声，引来了邻人，仿佛在看街戏似的，全挤进了小屋。妇女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着，指手划脚的，就是小孩们也挤了进来。平时没有人走近的小屋，现在却出奇的热闹。

没有人去理会拉惹，让他在一旁哭泣着。更没有人想到要怎样去解决事情。她们只会数着死者生前是怎样的接受自己的恩惠。

「我看，叫救伤车来吧。」好久才有人提出解决的方法。

「你真蠢，人都死了，我看，叫警察车来吧！」

「对，也叫人去把他的大儿子米拉也叫回来！」

终于，拉惹的母亲被人草草地埋了，米拉山才被人找回来。但，住了数日又走了。太多的白粉使他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的；他嘴唇黝黑，脸孔苍白得像白纸，看样子是自身难保了。他到底怎样过日，邻人们都感到怀疑。有人说他贩毒，有人说是抢。总之他是走了。

拉惹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为了生活，他必须设法找工作。但他方十二岁，叫他做些什么？开车门、抹车子，他是挣不过人的。由于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不敢向邻人求助，邻人也乐得省些麻烦，装着不知他的处境。

唯有去偷去抢了，他却没有这一种胆量。替人打工，却因自己的身体瘦小没有气力。这些生计问题一直缠绕在他的脑子里。

好几回，他真想如母亲那样，静静的躺着，什么都不知了。有人说死了可以上天堂，天堂该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地方吧！那里人人都可得到公平对待。拉惹心想，那该多好呀！

饥饿是个残酷的刽子手，他把人的一切美丽想像扼死，要人面对现实，教人学会恨世，教人学会愤怒。

拉惹在走投无路时，只得硬着头皮，向人讨个工作。也许会有希望，这样好过等着饿死。

他看着自己破烂的一身，总得换些较完整的衣服。终於，他决定穿一件父亲遗留下来的长袖衣，长裤，他把袖子、裤裆卷短。

拉惹开始去一间间的店铺问工作。但是，他得到的只有无数的

白眼。

最后，他只好到他所熟悉的咖啡店去。

「要什么？」肥胖的老板娘坐在柜台前的一张高脚凳上，一对胖短的腿子在半空悬摇着，样子有些滑稽。店里坐满了正在吃喝的顾客。

「不，我是来找份工作的……」拉惹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战战兢兢的说，然后再低下头去玩弄着衣角，卷起，又放下。

「找工作？你会挑水吗？可不要把你的排骨折断才好呀！」她的话引来了部份顾客的笑声，使她更为得意，猛撞着大腿。拉惹一时窘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小伙子，你有多重？你会洗碗吗？要是打破了一只碗呀，卖了你全身的肉都不够还呢！」

这回，她的话再引不来笑声，她只好挖挖鼻屎；看看再没什么可取笑的地方了，就只好说：

「明天来上工吧，算我同情你了。替我洗碗碟，工资是每日三餐加零用钱三毫，这已是优待你了。」

拉惹只有点头应是的份儿，他再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他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得了。连声说谢谢后，急忙的走出店子，深恐慢了，老板娘会反悔不请他工作似的。

沿着行人道走着，拉惹兴奋的胡想着。他看着装璜美丽的书店，摆着许多许多他心想得到的书本，他打算要继续念完小学……

他拿着一本书，端坐在学堂里，玩弄着美丽的书包。忽然，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一个个站起，面对着他，手中都握着长长的绳子，向他慢慢地围了过来。一个个露出凶暴的目光，一根根的绳子，都向他套了下来……

哇！妈呀！拉惹惊醒过来，妈不在，绳子不在，母狗静静地躺在他的脚旁。他的心还在激烈的跳着。

他看看从板缝溜进来的光线，猜想该是不早了，是上工的时候了。

他坐在一个圆形大塑胶盆前，盆里装着洗不完的碗碟，仿佛一个碗就是一个苦难。他不能失去这一份工作，因此，对於老板娘，他只好时时准备露出笑容，这是低薪工人的一种悲哀。

直到黄昏收工的当儿，拉惹开始觉得眼前那块生满青苔的墙板，就要向他倾倒过来，塑胶盆在上下浮动，眼前是一阵黑，他急忙扶住墙。好一会，他才感到好受些，那种欲呕的感觉也消失掉了。

老板娘吃完了饭，才把他唤去吃。虽是剩饭残羹，他已感到满足了。先前，这对於他都是过份的要求了。

现在，他袋里有了三角钱。他在心里打算着，怎样把钱储蓄起来；将来，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书了。有机会的话，他还可继续上学……

走过书店，一本本的书令他心跳着。不论厚的薄的，他都有兴趣。但摸了下袋子，他无可奈何的走了。

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摇着铃，把三轮车在拉惹身侧放慢，企图引诱拉惹。他的确想买枝尝尝——这是他多年来的欲望。现在袋子有了钱，终於他用一毫钱买了一枝。

他慢慢地尝着，慢慢地走回家。他的行动被一群小孩发现了，他们都用妒忌的眼光望着他手中的冰淋淇。

一个蓝衣的孩子向他吐了一口唾液，恰巧落在冰淇淋上。另一个叫阿财的大孩子，上前推了他一把，冰淇淋顿时从拉惹的手脱开，掉落地上。拉惹的心在激烈的跳着，愤怒使他的面孔通红起来。凭着一股冲动的勇气，他握紧了拳头，向阿财冲了过去。一拳挥出，击在阿财的胸膛上，使他一个踉跄的伏倒在地上。

阿财也被激怒了。他很快的从地上爬起，随手抓了一棍木棒，上面还钉有一枚生锈了的钉子，直向拉惹挥击。拉惹一时不知如何招架，横出手臂要挡住它。木棒在他肩膀直扫而过，钉子在他肩上划了一道不浅的血痕，血在他的伤口处直冒出来。那群孩子看到出了事，都先后的逃了。

拉惹坐在沙上。他追不来，他的脚已经发软了。他忍受着伤痛，更忍住直冲上喉咙的哭声。但，泪水还是流了出来。

他吐了一些口水在伤口上。但血还是直冒而出。他摘了几片大红花叶子盖上伤口，脱下布衫来包扎伤口。

呆呆的看着在溶化的冰淇淋，他带着愤怒沮丧的心走回家去。

古吉用舌舐着拉惹的伤口。他用激昂的声音对古吉说：

「他们都欺负我。以后，我长大有力气了，我一定要打回他们。我要报仇，我要胜过他们，等我读许多书以后……」

小屋里没有灯光。拉惹和古吉对坐着，他下决心要努力工作，赚多多的钱，他要把成就给他们看；终于他在胡想中睡去了。

第二天，他带着红肿的肩膀去上工。他用手指擦去眼屎，惺忪的眼睛，还带着很浓的睡意。

在去到咖啡店的小巷上，他发现一群人在咖啡店的后门围聚着，不知在谈论着什么。拉惹想从另一条小路上工，他不想和他们相

遇。有人在这当儿向他指过来。

人群中的一人是阿财，他的母亲也在当中；他丈夫是一个商人，胖胖的身裁，在镇里有些名气，被苏丹封了一个Ｊｐ的封号，平时也凭着这一点来作威作福。

拉惹以为他们就是为了昨天的事而来，心中反而理直气壮起来。他要和他们评理，让他们知道是阿财先欺负他的。

老板娘这时也在人群里出现。拉惹心中想，有了老板娘，对他更有利。

人群像潮涌一般向他淹过来，他这时好似海岸上的一块岩石。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昨天我们都看见他买了很多东西吃。他那来这么多钱？不是偷是什么？」说话的是阿财。

拉惹以为老板娘会出来替他辩护，可是她没有。她像一具木头人似的，任人推拉着。

「啪……啪……」两个耳光狠狠地落在拉惹的脸颊上，泪珠直滚而下。

「昨天就是这黑鬼子把我儿子打伤，老板娘呀，你不用替他辩护了，你的皮包一定是他偷的。」说话的是阿财的母亲，她的双眼暴出红色的血丝。

拉惹现在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必定是老板娘失去了皮包，诬赖是他偷的。

「没有……没有……不是我偷的……」拉惹极力为自己辩护，可是没有用，「拍，拍」的，又是两个耳光，使拉惹的耳朵在鸣响。

「还敢狡辩……」阿财的母亲横蛮的骂着。「拿绳子来，把你绑起才知道滋味。」

阿财早已拿了一根绳子，递给他的母亲。从始到终，似乎是他们在演戏，也一直只有他们的声音，谁知道他们在替谁出气。也似乎失去钱包的不是老板娘，而是他们。

「依我看，到他家去搜吧！」阿财说。

一群人把拉惹的小屋挤满，他们都是为看热闹而来的。他们把拉惹的破箱子翻开，把里面的衣服翻到满地都是。几乎整间屋要被拆开来，终于在拉惹睡觉的草席下，翻出两个硬币。

老母狗徒劳的吠着。人们用脚踢它，它只好缩到一个角落去。继续它的叫吠。

「马打来了！」这时候，有人带进了一位挺着肚子，蓄着八字须的警察。

那个警察向阿财的母亲说了一大堆伊伊哇哇的国语（马来语），拉惹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一会儿，老板娘也被问了一大堆的话。最后他要人们松去拉惹身上的绳子，他们都照做了，随手把绳子扔去墙角。

拉惹心想：也许马打知道我是被人误会，要来释放我。於是他用华语对警察说：

「他们都诬赖我，我没有偷……」说着泪水又滚滚而下。

有人看拉惹可怜，都同情他；但在阿财母亲面前都不敢说一句。谁要惹一身不必要的麻烦呢？况且是和一位大粒人过意不去。

有人把拉惹的话传给警察听。他哈哈大笑起来，拍着阿财母亲的肩膀说道：

「鬼相信他的话，难道堂堂一个Ｊｐ的太太也会说谎吗？」

终於，拉惹被带回警察局去了。

早晨，老板娘兴奋的从店子里跑出，口中直喊道：

「找到了，找到了，哈哈……原来前天晚上把它搁在床底下，把它忘了。刚才起床时，我才想起它……哈哈……」

她向邻人探知，拉惹昨夜被放了，有人看见他带着蹒跚的步伐走回家去。

她心想，是她误会了拉惹，让他受苦，受人打骂。她以为她该负些责任。於是，她心中有了些愧疚，她想去慰问他，以后好好的对待这一可怜的孤儿。

这时，刚升起的朝阳，就被一片乌云覆盖着。

「啊，孩子……开门吧……可怜的孩子……我不是来责骂你……开门呀……」

屋里只传来了微弱的狗吠声。

砰的一声，木门被她过重的身体碰开，她向前失去平衡。几乎同时，她又撞及另一件犹有微温的物体，然后伏倒在泥地上。

老母狗就在她身际吠着，有气无力的，它有一天一夜未吃东西了。

老板娘惊魂未定，坐在泥地上，抬头看她先前所撞及的物体，正在摇晃着。

「呀——」她尖叫了一声，从泥土上急急的爬起，然后夺门而出。

她虽然患上近视眼，但她肯定她能看清五尺以内的物体。

於是，她逢人便说：

「拉惹死了……拉惹死了……他是被一根绳子所吊毙的……」

# 压　迫

-幼蕾-

一个无星的夜晚，加上这无情的风雨就更加显得这夜的凄凉。……

突然远处闪出一个黑影，随着影子的移近人们能看到一个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老妇人，她就是阿妈。

「孩子，我的孩子，快……快把孩子还给我。」是阿妈凄惨的声音。

「强儿，妈的好儿子，是谁迫死你？是谁……呜呜！……。」阿妈边跑边控诉，间中夹着凄厉的哭声。

「强儿，是不是老天爷妒忌我们？呜呜！……为什么他们要如此陷害你？强儿…呜！…哈！哈！呜！…哈！。」阿妈的影子渐渐走远，她那悲愤凄苦的深深的控诉声在这雨夜的星空中回荡。……

阿爸、阿妈是一对勤劳朴实的夫妇，他们在这苦难的土地上熬过了多少艰苦辛酸的岁月，从没发一声怨言。

自从志强出世后，这小小的「苦瓜园」变成个「欢乐园」，夫妇俩对志强无限疼爱，更要充满信心的将孩子培养。

时间过得如流水，转眼间志强已经七岁，一家的生活担子是越来越重了。夫妇俩紧缩腰带，为了供孩子上学，阿爸日夜工作风雨不改；阿妈起早摸黑，替别人洗衣服，但这也仅仅能维持一日三餐罢了。

熬过了一年，接踵而来的却是世界经济不景气，物价飞涨，但工友们的薪金却是有减无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阿爸一家的生活更艰难了，一日的粮钱，儿子的学费钱，这一连串的问题迫着他们更拼命死劲的干活。

日复日，年复年，两个老人家坚强不屈的和残酷生活做斗争，

身体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阿妈经不起生活的煎熬，病倒了。阿爸虽然身患百疾，可是每当想起家，想起活泼天真的志强，他就忘掉了病痛，咬紧牙根也要坚强的支撑下去。生活的压迫越深重，阿爸就越苦干不息，就这样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时分，在××运输公司的办公室里。

「老板，请你行行好，借点钱给我吧！」阿爸请求老板道。

「不行，不行。」老板不悦的。

阿爸还是苦苦的哀求道：「老板，我在你这打了五十多年工，从来就没向公司借过钱，就请你帮帮忙，借点钱……。」

没等阿爸说完，老板已不耐烦及气愤的抢着骂道：「你这老不死的，要不是我可怜你，念在你为本公司干了这么久，我早就叫你滚蛋了。怎么你还想向我借钱？哼！」

阿爸听了这话心中又气又灰心，正想走，可是又踌躇着；当他想到明天：一家的粮钱、水火费、屋租、儿子的学费还有……。想到这些阿爸只好忍气吞声的向老板苦苦哀求。

「老……老板我求求你……你作作好心，先借钱给我吧！我的一家就等着这笔钱来……来应急呀，老板求求你，求……求你老板……。」

此时老板是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光火了怒声喊骂道：「滚！滚！告诉你别作梦。就只有你们有手有脚却不去做工，只会借钱。天底下就是你们这些穷鬼不要脸的，到处开口向别人借钱。」

「老板，你……你不要侮辱人。」阿爸怒气填膺的说道。

「怎么，不服气？钱是我的，借不借是我的事。老头儿，告诉你，要再罗嗦，我就马上开除你。」

听了这话，阿爸先是一楞，想再开口，但他很快地清醒过来，他明白了，这些大资本家只会吸人的血，直到你的血被吸干后，他们就会一脚把你踢开，那里会管咱们的死活，于是阿爸气愤的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这「乌必」。

当阿爸欲步出「乌必」时，电话响了，只见老板握起电话筒向对方唯唯诺诺的一味点头道是，接着收了线。老板马上一个箭步冲出「乌必」的门一把拦住阿爸。

「老陈，老陈慢点走。」

阿爸回头一看，原来是老板。

「老陈，你刚才不是等钱用吗？」老板“关心”的问道。

阿爸以为老板答应借钱，马上说道：「老板你……你是改变了主意，答应借钱…… 。」

这回老板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了，只见他嘻皮笑脸的向阿爸说：「吨，谈钱伤感情。不过上方刚来电话，说有一批货须马上运到R埠去，现在大家都放工了，只剩你一个，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去，那就有钱可赚，同时也不必向我借钱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嘻……哈……。」

老板不理阿爸的反应如何，已经吩咐手下将货物搬上那已破旧不堪的囉哩车上，一把就推阿爸上了车。此时，阿爸一心只想着如何解决明天的生活，既然如今有钱可赚，也就无可奈何，他默默的开动引擎，“轰”的一声车走远了。

风刮得猛，雨倾盆而下，路上都是积水；阿爸驾着这旧囉哩在路上飞驰着，那淡淡的路灯一点作用都没有，在阿爸眼前的是一堆堆的白雾。突然间这车发生了故障，像脱了缰的马快速的向前疾奔。阿爸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尽了法子就是不能将车煞住，车越驶越快，完全失去了控制，囉哩翻进了沟中，阿爸就这样枉死了。

阿妈听到不幸消息，悲从中来，痛哭欲绝几度晕倒。小小的志强见了这情景，似乎明白了家里的变故，他投入阿妈怀中哭着要找阿爸，一时间哭声震撼着这雷雨交加的夜空。

在一群工友邻居的劝慰下，阿妈总算停止了哭声，也稍为冷静下来。 在大家的帮助下先将阿爸草草的埋葬了事。另一方面工友们代阿妈向公司要求合理的赔偿费；但狡猾狠毒的大老板们却推卸责任说：阿爸是死于“意外”，同时在事发之前，他已经被公司开除了，所以公司没有责任可负，更没有理由赔偿他们的损失 。

阿爸是怎样死的，大家心里明白。可是那群吸人血吞人骨的魔头却推说阿爸死于“意外”，就这样将事情一了百了。这正使大家清楚的认出他们真正的醜恶咀脸，加强了大家团结一条心，对他们憎恨至极 。如今阿妈的眼睛是更明亮了，她永远记得阿爸悲惨的死况，她要完成阿爸的心愿，坚定的活下去，要用血淋淋的现实来教育志强成人 。

转瞬间十年过去了，阿妈含辛茹苦靠着双手将志强带大，她总算完成了自己的心愿、阿爸的遗志 。志强这在苦海中泡大的孩子，在母亲及工人兄弟的教育栽培下茁壮成长 。他永远不忘阶级苦，和广大劳动群众一齐向艰途前进，为将来美好的幸福而战斗！

志强永远不忘自己一家的血泪史，他常对阿妈说：「穷人都是

一条藤上的瓜。我们的深仇大恨一定要报。阿妈，我一定牢记您的教导，为工人兄弟的利益幸福贡献力量。」而每当阿妈听完这些豪言壮语总是咧嘴大笑，充满欣慰的说：

「强儿，妈有你这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妈真感到骄傲、自豪、欣慰！」

在家里志强是如此的孝顺、懂事。在工厂里，志强更是大家的好「领袖」。他主动关心工友，领导工友与厂方争取合理待遇。晚上给工友上辅导课、教他们识字读书、开讨论会、研究国际时事、办郊游会与工友联络感情，交流经验。

记得有一回，厂方无理开除十二名女工，志强领导全厂工友与厂方理论争取，结果是失败了。但志强並不灰心，他反而更有信心更自豪的说：

「工友们，这次的事件，失败的是厂方，真正的胜利属于我们。因为只有通过这件事才能让更多人觉醒过来，更看清资本家的面目，才能鼓动大家团结一条心，为美好的将来奋斗！」

通过这件事，大家更敬佩这青年人，对资本家更是恨之入骨。但也由于这些事件，大老板们更对志强痛恨，他们要千方百计的迫害志强。

为了要「铲除」大老板们心中的「仇敌」，他们耍弄一切手段来陷害志强。

大老板的儿子是个遊手好闲的蛀虫，他走私贩毒被捕后，大老板为了自己的孩子，竟然要嫁祸于志强。他向有关当局道说是志强在幕后指使，应该捉拿志强归案。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他们没有确实的证据，更何况志强是个光明磊落的好青年；在大家的压力下，争取下，老板的阴谋成了泡影，自己的儿子被判死刑，真是大快人心。但事情並没有了结，接着而来的却是一场更大的陷害计谋。

一天夜里，志强被拉走了。原来那些大老板们诬告志强是个“恐怖分子”。他们说，志强关心工人而且与厂方对立，时常煽动群众，口口声声工人伟大、工人是创造历史的巨人。并以制造社会混乱，危害社会治安等莫须有罪名套在志强身上，告发他是“共产党员”。

可是，志强站得稳走得正，他根本不是什么“左派份子”也不

是“共产党员”，所以当局根本查不出任何迹象和证据，无可奈何的只好放了志强。这一连串的事，加强了大家的警惕心，大家都为志强的安危担心。可是志强却一点也不害怕，他踏实谨慎的应付着以后的日子，也更憎恨这群杀人不见血的「魔鬼」。

当然，吸血魔是永远不会罢休的。平息了一段日子后，阴险毒辣的手段又层出不穷，志强是处在危境中，虽然他时刻都提防着。可是防不胜防，不幸的事来临了。

一天黑夜，志强刚上完辅导课，朝着一条小巷走回家。突然从黑巷内闪出几条彪形大汉，他们目带凶光，手里拿着「家伙」，一声不响冲上前围攻志强，志强单枪匹马，寡不敌众，在他们拳打脚踢下伏倒地上，可是这群狗强盗还不制止，握起凶器猛朝志强胸口刺下去，只听「啊！」的一声，志强躺在血泊中。

志强晕迷在医院病床上，四周围满了工友亲人。阿妈坐在床沿，望着奄奄一息的亲骨肉，老泪纵横，悲痛不已，心里在想：为什么穷人的命总是这样苦呢？良久志强睁开眼睛，望着周围的人，咀巴微微一动，使劲的说了一句话：「妈……妈是他……他们干……干的。」话音一落，志强永远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打开报纸一看：「一个青年与人结怨，仇家上门寻仇，青年被刺身亡。」大家看了都愤怒，阿妈更是怒火中烧：

「志强是真的与人结怨而被杀吗？不，志强是被迫害而死的。呜呜！……。」一个老妇人经过了多少辛酸折磨，如今已是风烛残年，她经不起这惨重的打击，阿妈已神智不清，她被这黑暗的制度，残酷的社会迫疯了。

（尾　声）

「孩子！……我的孩子！……。」阿妈还在风雨中狂奔喊叫。

「阿妈！阿妈！」后面来了几位青年工人在找寻阿妈。

「阿妈！快回去吧！」一位工友说。

「啊！强儿，你是强儿。不，你不是……我的强儿在哪里？我要……呜！……强儿！」阿妈的声音又在雨中响起。

「阿妈，志强虽然已死，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位工友边说边扶着阿妈回去。

「对！阿妈，一个志强倒下去了，可是还有千万个志强在成长啊！阿妈，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你是我们的好阿妈。」一位工友激动的说，这声音划破了雨夜，在雷雨夜空中回响不停。……

# 学费

—悒风—

「程少良！」李老师托了托那副架在鼻梁上的眼镜，顿了顿：「已经十四号了，不能再像上次一样，到了廿号才交学费。听清楚了没有？好了，坐下！」

少良耳根上感到一阵浑热，同学们皆把卑视的目光稜锐地投向他。幸好这时大家又都把目光转移到书本上，耳根上的难受才逐渐安下来。可是心里难受得使他有点透不过气来；钱，到那儿去找呢？

好不容易上完了课，他的脚像不受他控制似的，冲出了教室。

× × ×

他把和他伴了整整八个年头的脚车搁在屋旁之后，就急不及待地跑向屋里。正好妹妹拿着饭碗，差点儿和他碰了个满怀。

「妈好些了吗？」他劈头就问。

「好多了，不再吐血了！」小兰止住了脚步。

少良松了口气。

「是良儿回来了吗？」房内传出病弱的声音。

「是我回来了，妈！」

少良急忙把鞋子脱了，跑进房里去。

母亲用半边手撑着身子，显得吃力异常，少良迅速地倒杯清水，捧到母亲的面前。

「良儿，你也不小了，我想你能独立了。万一母亲不幸，你应该听取你父亲的教训。你父亲已是上半百的人，还要到码头去搬货，实在是辛苦……我……咳……咳……」沙哑的咳声连续地从母亲的乾涩喉咙发出。

「妈，我给你倒些粥来！」少良打断了母亲的话。望着那张布满皱纹错杂的枯脸上，少良的心一阵阵抽痛。

才踏出房门，便听到一阵阵的狗吠声。这狗吠声像是欢迎主人归来而吠的。

「大概是父亲回来了。」少良登时目光耀亮起来。父亲手捧着一罐阿华田和一包东西，少良猜想是饼干一类。总算学费有了着落了，他充满信心地想着；一手捧给母亲的粥给他因兴奋而颤抖的手溢了一些沾到他的手掌上。哟！他被烫得把手一缩——；那只碗便跌到地上。少良如梦初醒，身子震了震。为了不让父亲一进门就看到破碗，他连忙俯下身子拾起碎片。

「少良，为什么这么不小心？」父亲一踏进家门便看到了少良正在清除污粥。

「一时不小心的，爸！这么早放工啦！」少良抬起头望着父亲，想从父亲的目光中求得一线希望。可是他发觉到他那一丝的希望成泡影了，父亲的眼光是那么的沮丧。

「哦，今天早放工。因为工人抗议关於薪水的事。唉！半月的薪水又要等到月尾合算了。我知道你早上没吃什么去上学，所以去了李阿伯那儿赊了一罐阿华田。」父亲用慈爱的眼光看着他。

「谢谢你，爸爸。」他避开了父亲那慈爱的眼光，心里头担心着学费还没有着落。唉，烦人的学费，明天……学费……

× × ×

破旧的老爷钟有气无力的敲了几声。抬头一望：十一时正。

此刻少良的心情还是不能安宁，学费化成一条烦闷的丝索紧紧地绕住他，他不能再温习下去了；於是托起桌上的煤油灯，向房里走去。

「咳……咳……咳……」母亲病弱的呻吟从左房传来，少良止住了脚。

「妈，要一些水吗？」

「不用了，咳……咳……你去睡吧，没事的。咳……」接着又归於寂静。

躺在榻上，少良左覆右倾，辗转难能安睡。他只好在榻边的小桌上取了一把自制的竹扇，扇了起来。凉风仍旧扇不去他心中的烦燥，他的思潮糊乱地起伏着。母亲的病，父亲沮丧的脸，还有那抛不开、缠着他的学费。不，不能让父亲再操劳替我交学费了。难道……难道去向李老师求情，让我再宽延几天？哼！那个铁面阎王会答应么？一想到那阎王铁青的脸，心头不禁寒栗地打了个哆嗦！大明！脑海中忽地掠过大明的脸庞。对！何不去找辍学的大明？或许他有点办法。他心中决定了……

× × ×

「大明，大明！」少良一见到大明从小路拐进了小巷，便连忙迎前去。

「咦！大清早不去上学，怎地来找我？找我有事吗？少良。」大明煞住了掣，显得很诧异地打量着少良。

「就是有事才找你啊！来，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少良握住大明的肩膀，仿佛抓住了一些希望。

「好吧！」大明拍了拍少良的肩膀：「到底有什么事？书不念了？」

「不是！」少良摇着头。

「不是又为了什么？请我去打架呀？」大明笑着看少良的脸色；因为从前他是学校盛名一时的小霸王。

少良还是摇了摇头。

大明迷惑地看着少良，想从少良的脸上找出答案；可是少良只一味地摇着头。

「快说出来吧！老同学。」大明急性的催着。

「找工作。」少良吐出清脆的一句话。

大明和他的脚车同时停住，睁着眼睛，怔怔的望着少良，张着咀，成了○形。

「找工作？为了什么？」大明惊诧的看着他：「书不是念得好好，干嘛又兴起做工的念头？」

少良　只好向他解释。

「这……」大明迟疑了一会，终於点了点头道：「好吧！我那儿刚好缺了位挑水泥的，但不知你吃得起苦吗？」

「行！」少良显出他手臂的肌肉，「够壮了吗？」

说毕，两人不禁相视而笑了。

「好了，好了！来！我载你去见工头。」大明正想骑上脚车，忽又回过头来：「你这样的衣服……不合适吧？」大明指着少良身上的校服。

「不，我带了两条脏裤来。」说着，从书包中拉出两条脏兮兮的旧裤。

「好，你想得真周到。」大明伸出拇指，称赞道。「上来去见工头吧！」大明的头向少良一歪，两人同时展开了笑容。

× × ×

挑水泥得上好几层楼，上上下下走得两脚酸痹。火红的太阳逼得人透不过气来。重甸甸的两桶水泥负在肩膀上，肩膀上感到微微

的酸痛。

上了二层楼，突然睫毛上的汗珠滴落下来，阻碍了他的视线。他只好放下了桶子，用左手企图拭去汗珠。

「嘿！想偷懒啊！快一点。」工头刘彪在一旁催喝着。

少良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又拉开了脚步往三楼走去，背后传来工头阵阵的淫笑声。

好不容易挨到了吃午饭的时辰。

「辛苦吗？」大明扒进一口饭，问着少良。

「还好，不怎样辛苦！」少良毅然地回答。

「少良，你不瞭解做我们这一行的。前些时的另一位工头，有得你好受的；动不动就骂、就打。说什么要开除你啦、要「整」你啦！我们只好吞声忍着气，让他欺侮。算你好运，前天他被调到另一处去了。」吞了一口饭菜，大明望左瞥右，怕被什么人听到似的，「我希望你能顺这工头的意，他也是蛮不讲理的。前两天才开除了四个工友，所以才有这么的一个缺位留给你的。」大明一本正经地吩咐道！

「哦？真有此事？」少良半信半疑的。

「骗你干嘛！哦，不要说了，工头已走过来了。」大明用脚动了动少良的脚，示意他。

刘彪啃着上等的雪茄，缓缓的向少良这儿步来。他两手抚弄着那凸出如桶的肚子，一边得意的笑着。

「你是新来上工的吗？」刘彪两脚停在少良面前，打量着。

「是的，老板。」少良抬起头。

「很好，要好好做呵！哈哈……哈哈……」一阵笑声把刘彪送远了。

「呸！什么老板！简直是吃人不吐骨的魔鬼，仗势欺人。」大明啐了一口唾沫。

「唉！像我们这种穷人总被他们压在屁股下当椅子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生活嘛！」大明把饭碗放下，无限感慨的叹着

「噢！是生活……」少良不期然地脑海中又掠过了学费……

× × ×

第二天少良又照常瞒过父母，去挑水泥。他把书包暂时放在大明的家，为了方便，他只好踏着他的良伴——一辆旧锈的脚车上工。家人不曾发觉到，因为放工后他就在大明的家换上了校服，

模仿往常一般回到家里。

× × ×

在学校内。

「有谁知道为什么少良这么多天不来上学？是不是病了？」金老师的双眼从每个学生的脸上掠过。学生们全无反应，雀然无声。

「有谁知道他的住处？」金老师再次的转着他的眼珠。

「我知道，他是住在×街贫民区的。」许秀衍把手举起，站起来道。

「那么，放学之后你跟我一起去他的家。」

「好的，老师。」

金老师是唯一关心少良的良师，他清楚少良的家庭与背景。这时他望着少良的座位，心里浮起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

× × ×

黄昏。

「少良，你一共做了多少天？」骑上了脚车，大明大声的问着正踏远的少良。

「一共是五天了。一天的工钱是五块，总共是二十五块了；再做两天我就要回学校上课了。」少良欣然的回答。

「喂！快停！快停！我的老师！」少良惊慌的叫。

金老师和许秀衍缓缓地走过来，恰好和少良打了个对照。

「咦！那不是少良吗？」金老师也同时看见了少良。少良急忙从车座上跳下，一脸惊慌之色。金老师加快脚步：「快追，秀衍，快！」金老师瞧见少良身上的脏服，马上发觉事有蹊跷。

「少良，有车……」大明看见一辆汽车飞着冲向少良；少良並没有看到前面冲来的汽车，他猛力向前跑，脸向后看着老师追向他。

一切太迟了，轰的一声少良整个人飞向一旁，汽车也同时煞住了。

「少良，少良……少良……」大明、秀衍、金老师同时用最快的脚步跑向少良。少良倒在车旁，一动也不动……

× × ×

少良的脑子像快要爆炸了，他挣扎着。不，不能死！他从心里狂喊了出来：不！

「医生……他怎样了……」迷糊中他认得出是爸爸的声音。

「没有事的，程老伯！」是金老师的声音。

一只手按在他的额上，大概是医生的手。

「唔！热度退了，没有事了。」医生说。

「爸，我怎么了？」少良勉强地睁开眼睛！窗外那线刺眼的阳光逼他又合上双眼。

「孩儿，你终於醒了。」程老伯望着他那刚从昏迷中苏醒来的儿子，带着微微颤抖声音说。

「我没事……这是什么地方？」少良茫然的问着。霍地他发现到他的右脚———那锯了的右脚。

「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脚，我的脚呢？告诉我，我的脚呢？」少良望着那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右脚，将近疯狂的嘶喊着：「还我的脚来！」

「孩……儿！」少良的爸听了，不禁抽泣起来。

「你的右脚，因伤得太严重，有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不得不将它锯掉！」在一旁的医生开口道。

「你……你……好狠的心，你……」少良一想那被锯断的右脚，想到以后将是一个残废的人，火气往上冲，不禁骂着医生。

「少良！」金老师大声责喊：「医生锯掉你的脚，是救了你的性命，你还责怪他……你……」

「我……」少良一想到那锯掉的腿，忍不住又痛哭起来。哦，废人，以后我将是一个废人！

「哎唷！看哪！看哪！那残废人，走路多难看呀！」

「一拐一拐的蛮有趣嘛！」

「要是我的脚这样被锯断，我可不想活了！」

「是嘛！亏他还有这份勇气活下去……」

他悲哀的哭。以后一走出门，人们会幸灾乐祸的嘲笑他！天哪！一拐一拐的……他的心又一阵阵绞痛着！想起以后的他，将是一个残废的人，他再次软弱的哭了！

「少良，你的级任老师来了。」不知那一个喊。

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

「哎哟，少良，你怎么这样不济事，竟会被汽车撞到……」李老师一推开房门，便滔滔不绝的说。

少良呆呆地望着他那张蠕动的咀，半个字都没听进耳里。

「……何必为了学费，而旷课去做工呀，我又没迫你即刻就交呀！其实你说明没钱交学费，我大可宽延你迟几天……」多冠冕堂皇的一大篇话。嘿！如不是你逼我即刻交，我怎么有这样的下场？少良狠狠地咬着咀唇。

「关於学费之事，我已决定你以后皆可在月尾交……」李老师还假惺惺的做好人。

「谁要你假惺惺。滚！你给我滚，滚的越远越好！」少良气愤的下逐李老师。

李老师一愕，脸上一阵青一阵白，难堪极了。

「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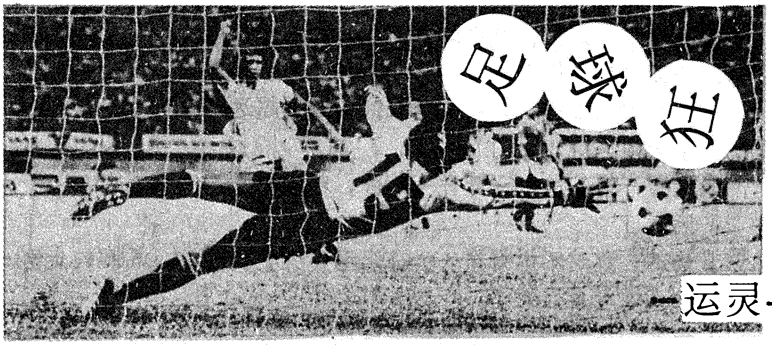
「妈的，你这不识好歹……」李老师咬了咬咀唇，气愤的走出房间——夹缩着尾巴走了。

「孩儿，你做的好。他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啦。」程老伯称赞道。

「别哭了，少良。」金老师劝着他：「虽然你缺少了一只脚，你並不是位全废的人呀！你还有手、脑、眼，还可以做好多的事情呢！」

听了良师一番鼓励的话，少良停止了啜泣。是的，他还可用脑手、眼做出好多的事。但，他的心里一个死结仍旧打不开！我的残废——这一切，谁的错？该怨谁？怨这社会？怨李老师？？他沉痛地掩着脸哭。

学费，学费，害人不浅的学费！为了这学费，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怎样的一个代价？！他悲凄、苦涩的哭———了！！




「……现在天堂队展开反攻，多拉把球传给古玛，古玛很快一个远传给拉惹、拉惹来一个吊中，精锋冲上前去，用头一顶，啊！球进去了，天堂队首开纪录，以一比零领先……。」

「哈！精锋好嘢！」志文高兴地把收音机开得大声一点。

「谁进球了」陈太问道。

「精锋啦！妈，天堂队领先了。」

「啊！真的，赢了，赢了，这次可赢了！」陈太高兴得喊了起来。

「各位听众，由於厦语新闻时间快到了，这一段由天堂体育场直接转播的天堂金杯足球赛实况报导就到此暂停，请大家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

「哼！新闻，新闻，天天报什么鬼新闻！」志文生气地关掉收音机。

「都是你爸，说买票，就只买到一张，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体育场，留我们在这儿空紧张。」陈太也生气了。

第二天早上。

「哈哈！今天有五十元可拿呢！是隔壁林太输给我的。」陈太笑嘻嘻地对丈夫说。

「我也赢了一百。」老陈一面洗脸一面回答。

「我拜一去学校也……。」志文插嘴。

「什么！你也敢赌博，你想死啊？」

「不，不，我没有赌，我说拜一去学校同学们一定……一定谈得好高兴。」

「哼！要是你敢赌，我可对你不客气！」老陈责骂儿子。

「咯咯、咯咯。」

「一定是隔壁林太来啦！」陈太去开门。

「噢！林太，妳起得这么早啊！」

「唉！别提啦！真想不到天堂队会净胜三粒球，要是只胜二粒，妳可得给我五十元囉！」

「还是我的眼光不错吧！来来来，坐下来谈。」陈太招呼她坐下。

「对了，陈先生，你赢了多少啦？」

「少啦，一百而已。」老陈答道。

「这么少，阿林赢了三百元呢！」

「哈，他福气比我大嘛！」

「陈先生真会说话呀！噢！陈太，礼拜天的半决赛再来赌过，要不要。」林太问道。

「当然一定要啦！」

「你赌多少粒？」

「哎呀！不要赌比数了！这次是半决赛，我们只赌看谁赢。」

「好，我说天堂队胜。」

「不要，不要，我赌天堂队胜。」

「喂，上次你先说，这次应该由我先说才对。」

「好了，好了，太太，就赌雪满河队胜吧，别忘了，上两年决赛，都是雪满河击败天堂队呢！」

「好吧？好吧？要赌多少？」陈太问。

「你说呢！」

「二百。」

「好，二百，就这么说定，这里五十元输给你的，拿去。」林太掏出五十元来。

星期一了，志文兴高采烈地上学去。

来到了班上，他拿出了一张名单。

「喂，大家注意，凡是写名在这名单上的，都交出五角来，拜六的足球赛，比数是三比零，只有我猜中，哪！阿国，你第一个。」

一下子，全班都掏出五角钱来，女同学也不例外。

收齐了，总共是十五元，志文高兴得不得了。

「等下我去买一大包哈申糖请你们全班吃，哈哈！」

「你们在闹什么啊！志文，怎么笑得这么大声！」不知什么时候，级任黄老师走进课室来。

「起立，行礼，坐下。」班长喊道。

「志文，把你手上那张纸拿来，你们在搞什么鬼，越来越不像话了。」

「老师，没什么的，是一篇作文。」

「作文，平时你是最讨厌作文，怎么会看作文，快点拿上来。」黄老师顿了一顿，志文还是不肯交上去。

「我说快点拿上来，听见没有。」黄老师生气了。

志文只好乖乖地交上，双眼露出惊惶的神色，全班的同学都屏息凝神，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天堂金杯足球赛，哼！你们竟然搞赌博！」黄老师把纸打开，气得连声也发抖了。

「谁带头主持的，快说！」他咆哮了。

全班同学鸦雀无声，谁都不敢出声。

「说，不说全班都记过。」

还是没有人回答。

「班长，你说！」

「黄生，是……是志文，明国和利发他们三个带头的。」

「给我站起来，你们三个全记过，等一会去见训育主任。」黄老师顿了顿说：

「同学们，你们应该知道，足球赛是怎么一回事，社会上有好多事情值得你们去关心，值得你们去注意，为什么要把你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足球上来呢！作文节你们也写过『赌博的害处』，相信你们也会明瞭赌球与赌钱完全是一回事，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的话，一粒小小的足球将毁去你们的一生。记住，以后不许再赌球。」黄老师滔滔不绝地训育了一顿，一口气说了一大堆道理，连眼眶也红了。

一场风波过去了，大家开始上课。

十三号的星期五是一个不祥的日子，下午三点多老陈载了他儿子志文，父子两人一起来到天堂体育场。已经有好多人在那儿排队，老陈把车泊好了，也跟着去排队买入场券。

人群越来越多，男女老少排成好多条长龙，周围的空气异常沉闷，老陈站得脚也酸了，可是前面的人连一步也没动，他索性坐了下来，抽一根烟再说。志文把脖子都伸长了，也看不到前面的售票处。四周的人声把他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口也觉得好渴，刚想到要去买水喝。

突然，后面人声沸腾，间杂有叱喝声，志文正想看究竟，说时迟，那时快，后面的人都推挤向前来，志文一个踉跄，跌倒在父亲身上。人潮汹涌而来，在他的手上，脚上践踏而过，痛得他眼泪直流。老陈要救也来不及了，他一把拉起了志文。

「快跑！向前跑！」他大声喝道，可怜志文双腿一片黑青，跑也跑不动，人潮还是汹涌而来，一时秩序大乱，女孩子的尖叫声、男人们的叱喝声，小孩子的啼哭声和叫痛声乱成一片。跌倒的人都被践踏而过，人们各自逃命，不顾他人的死活，现场变成了人间地狱，老陈一急，把志文抱起来，也跟着冲了出去。

「呜呜……」救伤车都出动了，救伤员动作非常迅速，把几十个伤者急救起来，抬进了车内，送进了医院。

痛苦的志文躺在医院的床上，手脚都包上了纱布，尤其是右手，脱臼了，痛苦使到他的泪水流湿了衣服。

老陈的右手姆指也包扎住，受伤了，还好是轻微受伤。两夫妇默然地站在床边，一句话也谈不出来。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是进行到下半场第十二分钟，双方的比数是一比一打成平手……」电视台正在转播半决赛的实况。

「老天保祐啊！不可以让天堂队得胜啊！我的二百元可要飞啦！」陈太紧张地喊道。

「别担心，莫达再多一脚就行了。」老陈安慰着，左手还包着纱布，靠在沙发上.

志文躺在房里，他早上才刚出院，客厅里的电视机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声浪，球赛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开始觉悟到了一点道理。

「为什么我对足球赛这么入迷呢？」他想着，「为什么足球会这么流行呢？」

他对自己发出一连串的疑问。电视机的声浪一阵阵地冲击着他。

他又在想：「难道除了关心球赛，对足球狂热，其他的事情都不管了吗？」

「时间剩下最后一分钟，现在天堂队进攻，前锋向前推进，到了禁区的地方，一个劲射，球应声入网，天堂队以二比一领先……」电视台的评述员口沫横飞地说道。

「啊！天呀！我两百元飞啦！」

「我更惨，输给春明五百元，完了，完了。这个月的薪水全完了。」老陈垂头丧气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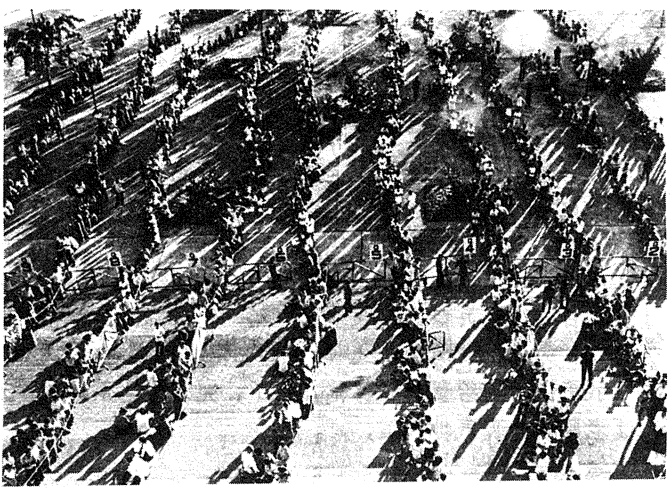
「怎么办？」

房间里的志文又流泪了。黄老师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响起。

「对，黄生说得不错；一粒足球是能毁掉我的一生的。球球球你这害人的东西，我再也不会入迷了，我再也不会疯狂了。哈哈

！」他激动地对自己这般说道。

屋子一下子静了下来，只有电视机发出球场观众疯狂的叫声，喝采声。疯狂的风吹遍了整个体育场，吹到了市区，吹到了乡间，吹遍整个小岛。



足球迷们排成长龙苦候买票

☆由星洲日报提供相片☆

# 中学组

# 诗歌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代白居易

注：比喻新生事物怎么也扑灭不了；即使暂时受到压抑，到一定时机，又会兴旺起来。

# 不屈的英灵

—中流—

英雄的江沙
有那不屈的英灵
祖国的同胞
—永记不灭的英灵！

一个血写的故事：
没有悲痛的泪
只有满腔热血
湍流於血管脉搏
激荡於要爆炸的红心！

铁铸的牢笼黑又暗
英雄的心胸亮堂堂
尽管遍体鳞伤
斗志铁般硬朗！

不是偷鸡摸狗之徒
更非杀人越货之辈
不是吃人自肥之流
更非淫恶奸险之类
为什么呵？为什么？
手配铐
脚带镣
你　我　他
都　知　道
他为民服务
他伸张正义
他？
他「扰乱治安」？
他要把幸福生活
来创造！
甜言　笑意
仿佛呵
比娘亲弟兄还亲切
却是呵
糖衣毒药
笑里藏刀
眼明　心亮
任你阴谋诡计妙！
口如枯井不泛波！

「牛头」无法
「马面」计穷
凶相毕露
张牙午爪
比豺狼虎豹还残暴！
拳脚交加
冰冻火烤
压不倒　吓不到
「宁以血肉抗铁拳
不把民族利益抛！」

脑际　铭记
弟兄坚决奋斗不动摇！
心中　激荡
先烈英勇果敢气节高！
「我也是好样的
我也是好样的
我要继承传统
我要宁死不屈」！
你听呵：
这呼声多么激昂！
这呼声多么嘹亮
响澈白云天
冲破重霄九
你看呵：
这形像何其巍峨！
这形像何其高大！
牢笼显得矮小
镣铐窘得无力

午夜梦回
虎狼驾到
待罪的羔羊
遍尝残暴！
昏了　有冷水
醒了　有火条
心狠手辣无法无天
却向人们穷嚷鬼叫；
这个说「对待他好好」
那个说「给机会他自新改造」！
好话绵绵如连珠炮
坏事连连如梭上线！

得到短暂的自由
看到热情的乡亲
得到血液的滋润
看到重生的曙光
可披人皮的兽
胆战　心惊
不忘　本性

再次张牙午爪
扼杀了不屈的赤子！
残害了英雄的儿女！

仇恨的火种心中埋
复仇的希望逐浪高
有那么一天
有那么一刻
不管你狼多凶
不管你虎多暴
猎人的子弹
向你心窝笑！
主干山脉在笑
南中国海在跳
为你谱新歌
为你午新姿
与你同欢笑
与你同呼啸！

有那么一个故事
流传於世世代代：
十九岁的烈士
叫民族敌人把你害！

英雄的江沙
有那不屈的英灵
祖国的儿女
永记那不屈的英灵
永追随那光辉的英灵！

# 怒吼吧！江河

—凡石—

怒吼吧，汹涛翻滚的江河！
社会的不平，待你去整顿重理！
咱们穷苦的贫民，永远是牢牢践踏於资本家的脚下！
——不得翻身！不得翻身！
咱们的血液被他们榨尽了最后的一滴！
咱们的体力为他们耗尽了最后的一丝！
咱们狂嘶悲喊，换来的是他们无情的抽鞭狂扫！
咱们是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动物！
——在他们眼中。於是咱们受到了种种的迫害！

怒吼吧，江河！
在你翻滚汹涛中，爆出一道充满战斗力原子的细胞！
结合起暴风雨的队伍，溅起一道冲天的水柱！
像翻江覆海的万丈高涛，狂怒横扫这不平的社会！
把有钱人的王座与美梦击垮！
把在生死线上挣扎浮沉的贫民高高托起！高声疾呼！
让暴风雨洗刷社会的醜秽与罪恶！
怒吼吧，江河！

—东汉—

(一)

笔———一枝
　　一颗欢腾着的心
　　寄托着无限崇高理想
　　用它来歌颂祖国美好的明天
　　用它赞扬英勇的战士
　　用它来揭露世间的不平和黑暗
　　用它来歌唱劳动者辛勤
　　……

(二)

笔——
　　是被剥削者手中的投枪
　　　对准心脏投向吸血鬼
　　是反抗者手中的钢刀
　　　对准颈项砍倒活魔恶霸
　　是正直者手中的照妖镜
　　　向着狡猾的狐狸照出真面目
　　是勇士们手中的猎枪
　　　举起它射杀一切的恶禽猛兽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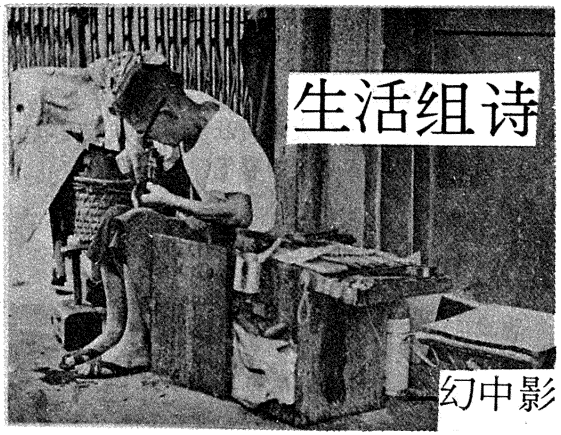
　　笔是爱国者手中的号角
　　它唤醒：
　　　祖国的儿女投身入激流
　　是爱国者手中的凡雅玲（小提琴）

歌唱出：
　　祖国各大河川狂澜滔天奔波万状
是爱国者手中的彩笔
描绘出：
　　祖国胶林正在沸腾着

㈣

笔战斗者紧握着它
一笔勾销旧社会
重新来把历史写

劳动创造世界文明



# 生活组诗

## —幻中影—

——给卖豆腐的老妇

陪妳渡过青春的藤篮
开始压弯了腰身
却无法压倒
妳热爱生命的意志
招架生活底鞭影
妳尽使腰干挺得
笔直
更将老年生命
化为奋斗洪流往前冲

白软润滑的豆腐
一块块是一粒粒黄豆
汇合了精力与时间
获得的代价
滋养着无数的人类
而换取最廉价的营养
供给自己全家生命

捧一手豆腐
茧茧相叠的指掌
仍沸腾一股力量
虽时间斧子
已清楚在额上
凿着条条纵横年轮
但携它如第三只手的扁担

也几十年如一日陪妳
勇敢顶撞日子
挑走岁月

——给老鞋匠
残酷的生活
鞭碎了青春美梦
老了也得蹲踞骑楼下
敲着一个个的铿锵
连年累月在
咯咯声中找生活
一枝铁锤一双手
摸索各种破了洞
该钉一补臭旧鞋

日夜捕捉陌生足踝
年轻至老年
依稀刷不去
生活的苔霉
专将一双双的美观的鞋
穿在别人脚上
自己脚底的破洞
总忘了去填补
年老补鞋匠
心里有着诉不完的苦

——给磨刀者
模糊的双眸
记不清
浊汗砥弄过的一把一把刀
足印已在磨木中
慢下慢下
再重复
又踩踏
去年前年大前年攀遍过的地

日日洒下血泪汗
刀
上
琢磨生命底甘露
磨刀不停递换
热血始终
磨不亮久锈底心弦
冷汗永久
洗不净时代底污浊

——给卖菜的孕妇
挺着的大腹便便
是一种累赘
却也是希望的结晶
在冷冽的晨早
双手总浸入污水中
翻滚脏黄的菜水
抚成终年底生活插曲

摊档摆在路旁
张眼捕捉过路者
顾客熟腻的脸孔
一个紧接一个重现眼前
东挑西选
左批右评
滔滔不绝中装着希望
无奈舌头须卷硬
脸上强挂的笑容
始终荡漾在寂寞底心胸

这是现实，这是生活
肚子大大地膨胀
岁月就在多谢声中过渡

# 老三轮车夫的心声

——运灵——

在烈日下
我出力地踏着
在风雨中
我紧张地向前踏进
不管狂风和烈日
我足足踏了二十年

朋友，别高兴
别以为我得了二十年的
服务奖章
朋友，你听着
二十年来
我踏尽了一生的
青春与精力
得来的是一身的
风湿病

那天，
一个贵妇坐在我车上
神气活现大发脾气
我心中气往上升
但，转念一想
女儿的学费已拖了三天
我吞下了一口气

那天，
一个胖子坐在我车上
颐指气使把我喝骂
我双眼冒火
但，转念一想
妻子的医药费还没有着落
我压下了心头火

那天
我兜了一整天
一个搭客也没有
我老了
背也驼了
再也踏不快了
再也没有人要坐我的车

我想起
女儿就快被迫停学了
妻子的病一天天加重
米缸的米也快完了
想着想着
我的腰骨渐渐疼痛起来了

前后左右的车辆呼呼地驰过
我的心乱成一片
脑海一片空白
我该如何是好?
一个念头升了起来

——死了吧!
我咬紧牙根
向着奔驰着的车辆冲过去
「叭，叭，」
司机伸出头来骂了我一顿
我又清醒了。

我载过贵妇
也载过妓女
我载过有钱人
也载过穷人
朋友，我告诉你
只有穷人才会了解穷人！
只有穷人才会帮助穷人！

阿兴哥借给了我二十元
哈山送来十斤米
依斯迈拿来二件衣
他们都是穷苦人家

我的心中升起了一把火
　　一把炬火
我获得了温暖
浑身又充满了气力
我的心中升起一个愿望
我要继续踏着
我的路还没有走完
我要踏到路的尽头
那里有着一把炬火

# 胶工颂

—寒梅—

清晨
强睁睡眼
迎着刺骨寒风
披一身霜露
奔驰在红泥小路上
头上一盏煤油灯
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为了三餐
为了张罗生活费
　　教育费
匆匆穿梭於胶林间
野草的露水
湿透了沾满胶汁的裤管

大风猛吹
胶汁骤减
枝丫摇曳
随时都会掉下枯枝

雷光闪闪
大雨倾盆
工友们挨着风吹雨打
拼着宝贵的生命
在风雨里和生活的风浪搏斗
是胶工们不晓得危险？

是他们愚蠢？
不！
是生活的鞭策
迫使他们去冒险

雷殛
　　树倒
不时发生
穷人的生活没有保障
穷人的生命贱得比一条狗还不如
穷人永远在串演着一幕幕
　　无了结的悲剧

放下胶刀
天边飘来乌云
雷声隆隆
一片天昏地暗

须臾
大雨哗啦而下
一天的努力又告前功尽废
流走了胶工们劳动的结晶
可是呵
　　却冲不掉他们的苦与难

猛兽
　　毒蛇
满山遍野
一时疏忽
就会把生命送

骑上铁马
挂上胶桶
飞驰在归途上
迟了

## 又要看管工的脸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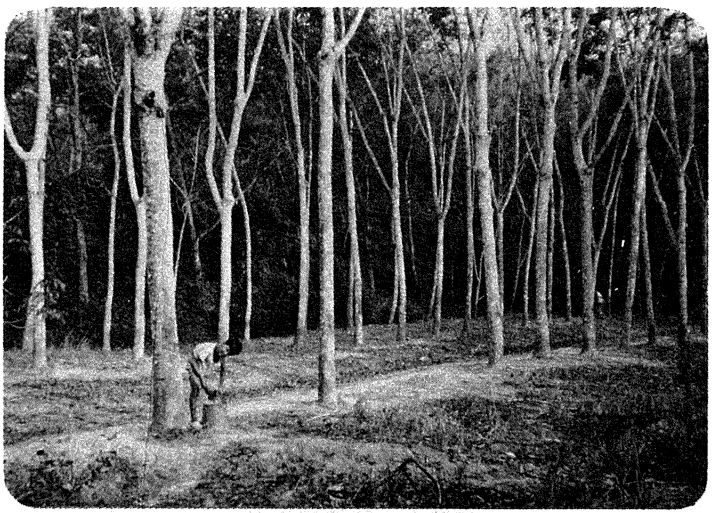
哗！不好了
制止器失灵
「噗咚」一声
连人带桶滚下山坡
一天的血汗成果又告「吹」
身体受伤是小事
今天的三餐又没着落
眼看乳白的胶汁
把红泥路渗上雪白的色彩
内心凄楚难耐有谁知
欲哭无泪
只得把辛酸往肚里吞

胶工们勤苦劳作
仅得三餐温饱
冷气房里
老板
　　经理
嘴里啣着雪茄
跷起脚
悠哉闲哉

胶工
为国家增添了几许的财富
但是
人们总把卑视的目光
投向这些神圣的劳动者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偏偏呵
胶工们并不气馁
他们坚信
暴风雨过后

必是阳光普照的晴天
黑暗过去
就是黎明的到来



# 飞吧，年轻的心

◦银汉◦

带着一颗——
真诚、自由的心
　年轻的心，飞吧！
飞到乡村，，
　飞到城镇，
　　飞到辛勤劳动人们的心中！

瞧瞧——
　吉打州、丁加奴、吉兰丹
　　那翻滚的稻浪，
　　满载而归的渔船，
谁不羡讚咱们的渔米之乡？
　为我国人民，
　提供粮食来源！

看看那——
　吡叻州的矿场儿女，
　　冒着生命危险，
挖掘着深藏的锡矿，
　祖国的丰富资源，
　就是等我们来开采呀！

还有那
　柔佛的油棕工友，
　将那红透的油棕采下，
　送到工厂提煉制用品，
造福社会人群，

森美兰州的胶工们，
奔向辽阔的胶林，
挥起锋利的胶刀，
割出祖国的经济命脉！

在骄阳下暴晒的筑路工友，
为了祖国的交通建设，
那一桶桶的乌油，
淋下了他们一片片辛酸史！

飞吧，年轻的心！
飞到辛勤劳动人们的心中，
越过高山峻岭，
跨过小河大江，
投入那稻浪滚滚的稻田，
冲向汹涌澎湃的海洋，
去胶林，
去筑路，
去黄梨园，
去油棕园，
进工厂，
上工地，
让劳动人们的心，
连的紧紧，
劳动队伍日渐强盛，壮大！

# 乡村组诗

运灵

㈠序曲

这里没有康庄大道
有的是羊肠小径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
有的是简陋亚答屋
这里没有吵杂的人声
有的是虫鸣鸟语
这里没有乌烟瘴气
有的是清新空气

这儿是翠绿绿的一片
羊肠小径漫山伸展
鸟语花香处处闻
阡陌纵横耕种忙
海浪澎湃不绝耳
小桥流水含诗意
更有淳朴的民风
浓厚的人情味

㈡胶林

黑夜尚未退走
太阳尚在沉睡
黑漆漆的胶林里
闪烁着盏盏的亮光
割胶的工人来了
白白的胶汁流了出来
粒粒的汗珠也冒出来了
一刀、一割
割去了
　　贫苦人家的青春
　　贫苦人家的血汗
这青春、这血汗
　　换得了几许钱？
一罐、两罐
百桶、千桶
从这棵奔向那棵
从坡上跑到坡下

凌晨的寒风吹冷了全身
沉重的胶桶累酸了双手
饥饿的蚊子刺破了皮肤
这些算得了什么
只要能割出光明的道路来
胶林的儿女就吃得了苦

㈢农村

鸡啼了
东方的太阳升出来
浓雾还未散开
农人已在白茫茫的田园中
阡陌纵横交错
一片绿悠悠的田园中
新翻的泥土多神气
刚发的芽儿往上升

头额上汗珠微微冒出
流出了的汗珠
已被蒸乾了
流出了的鲜血
已被吸尽了
播种出来的收成被剥夺了！
你是人类的恩人
却被埋没了！

㈣渔村

从前这儿是渔村
现在依然是渔村
海浪仍就咆哮着
椰树仍然屹立着
老渔夫却一天天苍老
双颊的皱纹一天天增加
头上的黑发变白了

从来就只有海伴着他
天空常黑着脸
狂风常咆哮着
巨浪常怒吼
一切艰难都难不倒他
天天出海捕鱼忙
非等到封港季
不止息！

鱼少价钱高
鱼多价钱少
三餐总是不温饱
衣服是车了又补
渔船破了又修
渔网是修了又补
生活是一天比一天苦

啊！渔人，渔人
你们的遭遇为何这样苦？
为什么社会这么不平等？
啊！渔人，渔人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翻身？

㈤尾声

从前这儿是乡村
现在这儿也是乡村
将来这儿不再是乡村

不久的将来
这儿再也见不到胶林密布
再也听不到鸡啼虫鸣
再也踏不到泥泞小路
再也望不到阡陌纵横
再也嗅不到泥土气味
更谈不上淳朴的民风

# 山河礼赞

——蹒跚

看！祖国山河上下，
是一片飞奔江川，巍昂山峰。
有
　诗人描不完的风物，
　画家绘不完的景色，
　音乐家谱不尽的乐章，
　雕塑家塑不尽的塑像。
江山是一片壮锦！

看！祖国山河上下，
是一片肥田沃土，宝藏深埋。
不让
　　蝗虫吞食作物，
　　蚊子吮吸鲜血，
　　豺狼蹂躏肥田，
　　狐狸糟蹋沃土。
江山是一片壮锦！

看！祖国山河上下，
辛勤劳作，坚贞朴实。
愿
　农地里稻穗飘扬，
树林里胶汁流畅，
　山沟里锡苗闪亮，
　渔港里喜讯高唱。
江山是一片壮锦！

看！祖国山河上下，
战鼓阵阵，人心振奋。
要
　龟蛇葬大江
　苍蝇闭叫嚣
　「熊罴对我蹲，
　　虎豹夹道迎。」
江山是一片壮锦！

看！祖国山河上下，
红亮心儿，暖流穿澈。
爱恋
　　马来少女的风华，
　　印度少男的潇洒，
　　华族孩童的活泼，
愿！各大民族意气风发，精神抖擞。
江山是一片壮锦！

看！祖国山河上下，
开创斗志，前仆后继。
学习　先辈们开拓伟业的崇高精神，
　　英雄们吹起时代的嘹亮号角。
去　　催唤起沉睡的人们，
　　指引出前进的道路。
江山是一片壮锦！

看！祖国山河上下，
幼苗茁长，焕照前景。
在怒寒中栽育她们成长，
在暴风中陪衬她们滑翔，
在生活中建立彼此的友谊，
在旅途中並肩伙伴的步伐。
奔驰在山河原野，
江山是一片壮锦！

看！祖国山河上下，
千股干劲，万道信心。
胜利向我们微笑，
光明向我们招手，
真理为我们辩护，
江山为我们飞舞。
颂歌支支，儿女欢唱！
地球永远向东转！
历史永远驶向前！
锦绣河山，媚丽多采！
灿烂时光，光辉到来！

# 中学组

# 散文

为有源头活水来。

————南宋朱熹

注：朱熹所说的“源头”、“活水”，是指孔丘、孟轲以及北宋理学家等人的谬论，他苦读后有所“领悟”，一时得意忘形而作。现在用来说明生活源泉的重要，只有置身於群众之中，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青春活力。

# 一个从感化院出来的男孩

—惜暖—

孤灯正照着他那修长的身躯，地上现出一个斜斜的影子来。他在那漫长的小路上走着，踱着，茫茫然的不知去向那方？他今天刚从感化院出来，早上也只随便的在街上游荡，肚子如今正叽哩咕噜的响，他真不知如今应去向那方？脑海里闪出一个地方，家，家？他心底里冷哼一声，他就是因为不满那不象家的家，以致弄到这个地步。他恨他那不负责任的父母亲，生他出来而不教育他，只给他吃。而他要的不是这些，他要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可是他爸爸只会做生意，去应酬，上酒吧；妈妈也只会出外游玩，打麻将，逛百货公司。当妈妈在爸爸身上搜到有女人的相片；在爸爸衣服上闻到一阵阵刺鼻的女人香水味时，家里就有如天塌下来一般的吵得天翻地覆。他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他不喜欢这一切，他讨厌这一切，以致在他十五岁那年，他误交了一班损友，搞上了吃白粉这种危险、却能暂时麻醉自己的玩意儿。在没有钱时，在向那不讲理的父亲讨不到钱时，他被迫得唯有去偷和抢。不知是幸或者是不幸，在一次下手偷东西时，给主人抓到，当场把他带到警察局去。由于他未成年，法官判他入感化院一年。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曾骂他、咒他，说他破坏了他的名誉。在他进入感化院那天，父亲立刻在报上登了一则脱离父子关系的文字。那时他心中甚怀疑这句话：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父母亲！真的吗？真的吗？为什么他父亲不同于别人？为什么他父亲如此残忍？为什么？为什么？一连串为什么在他脑海里浮起来，可是，有谁能为他解答呢？

如今他已从感化院出来了，他望望天，碧空中闪烁着无数的星星，可是他再也没有心情去欣赏它们，如今他的肚子正饿得令他受不了。他又忆起一个慈善家以前在一次宴会上曾发表说：「一个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们社会人士往往不愿帮助一个从监牢出来谋求职业的人，我本人却不赞成这一点，只要那个人在行为上没

有什么差错，他照旧是个有用的人才，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是吗？」他这篇话，当时博得无数的掌声。

但是当他今早求他帮助时，他一听是从感化院出来的，脸上立刻有犹豫之色，然后从从容容的说：「本公司已有足够的人材了，无需再多聘。」他再哀求他给他一个机会，无论什么，杂役或什么他都愿意干，他只要找到一个生计就心满意足了。可是那大胖子接下来的话顿时令他呆住了。他说：「多请一个杂役本是无所谓，可是你却是从感化院出来的，我可害怕呢！你用什么来担保你不会再重蹈旧路？甚至偷我的东西呢？你从……」他再也听不下去了，一转身就推开大门，离开了。从那公司出来，他吐了一口唾液，也厌恶的瞪了那雄伟的建筑物一眼，他万万想不到，人类真的是可怕，言行不一致，尤其是那大胖子，他只是个理论上的巨人，而行动上呢？却是个矮子；说话说得响叮当，行动却，呸！

然后他到处找工作，人们一知道他从感化院出来时，立刻就脸露难色，最终也是不愿给他机会。现在他知道了，人间里是难寻温情的，他知道他只有回复以往的他，那个抢劫的他，才能有饭吃，否则如今该怎么办呢？他是十分不愿回复以前的他的。他是不愿改过吗？可是社会人士肯给他一个机会吗？难道他们怕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他从回忆的旋涡醒来，路途才走到一半，他望向前方，那路途看不见终点；他的人生道路也一样，茫茫然的，渺茫的，他看不见前途，也看不见他路途的灯光，他徬徨，他无主，可是谁愿帮助他？谁愿拉他一把？他不知道。他象一只顽皮的迷途小羊，不知应去向那方？他不知道，如果现在有个贵妇经过，他或许会去抢劫她，再恢复以往的他，因他不能因为要改过而不吃饭呀！他会继续走他的人生路途，直到他昏倒那天！

他的身影越走越远，渐渐的消失在路的尽头！

# 变

—爱美—

「啪——啪——啪……」无情的皮鞭。象雨点般地抽打在我怜瘦的身躯上，全身的神经麻痹了，只感觉一股寒流不断从后脊向上直冲，我忍受着肉体上的疼楚，然而并不允许父亲无理的鞭打，我使劲地挣扎，但我失败了，失败在姐姐与姐夫捏紧的双手。一次次失败的挣扎，使我失去信心，渐渐的妥协下来……我的心儿啊！你快燃烧吧！与眼前在燃烧着的书籍成一样的色焰。纸张的燃烧只能引起一道忽明忽暗的火光，一点点燎原的小火星在天空飘着，但很快又熄灭了。然而我燃烧的心儿，那炽烈愤怒的火焰，不仅逐渐使皮鞭的痛感消失了，更使我从心坎底下掘发出一阵阵愤怒！憎恨！反抗的光芒从那憔悴的双眼射出，湿润的双眼明亮了，心中的热血加上正在燃烧纸发出的那股热气，象暖流般地加速流过全身，反抗的意识象浪潮在我心中汹涌，我拼命似的再度挣扎！全身沸腾的血液使我大力把姐姐与姐夫紧捏的双手撇开，迎着父亲的皮鞭，从火堆里捡起那已被烧去一半的日记及那些没被烧毁的书……家人被那怯弱突变为敢于反抗的我惊愕住。我不管这一切，只顾往外跑，跑了好久，好久……后面并没有传来亲切的呼唤声，穿过了曲折的泥路，终于来到这人烟稀少的海边。我向苍穹呼唤，我向大海诉告这丑恶的现实。寂静，一切都是寂静，远处清澈的传来一阵阵浪波击岸的涛声，听着……听着……我困惑了……

五年前的那一幕幕又呈现在眼前，那粗壮的手、那皮鞭，不时上下在摆动，每摆动一下，我最敬爱的姐姐就多增加了一层的痛楚，当时姐姐你以坚毅不拔的勇气迎着父亲的皮鞭，你没有眼泪只有那愤怒刚毅的眼神，你还对我说：「……这皮鞭证明我做对了！它更加强了我的信心、我的勇气，它丝毫不能使我低头的……」幼稚的我对你这番话，似懂非懂地记在心头……但是万万想不到，五年后的今天，一度是我最敬佩的姐姐竟然亲手拿皮鞭给父亲，还亲手

将那些珍贵的书，烧了，毁了！又和姐夫一度也是我最敬佩的强哥，用那紧捏的双手将我制服，以方便父亲的鞭打，以方便摧残一棵刚在成长嫩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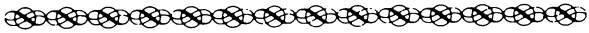
姐姐，自你进大学后，认识了一批好求上进，肯面对现实的，肯批判不合理的同学。你与你的同学们经常在一起进行学习、讨论、研究，你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督促。打从那时起，你不再呆在晦涩的图书馆了，也不再终日往书堆里钻，你积极地参加了各种学生应有的活动，你同时也看到了各种学生应思考的、应关心的、应解决的问题，你俨然抛去个人的利益，把自己从个人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了，积极地去展开各种关心人群，了解社会的工作。你从个人看到了全个社会、全个世界。从前对弟妹不闻不问的你，自那时起，却十分关心家人了，尤其是对于我这失落于灰黄深渊中的妹妹，更是关心鼓舞。你与你的同学协力把我从灰黄深渊中援救出来，协助我摆脱各种肮脏的、腐朽的形形色色的旧思想框子，使我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在帮助我成长起来的人群当中，我最感激的除了姐姐外，就是强哥和成哥。他们不但使我走向健康的道路，更使我看清这个人吃人的社会，使我认识到这社会里，还有许多人挣扎（煎熬）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劳动人民的「苦」，才是我们的「苦」，这些「苦」、「痛」都是需要我们迫切解决的！

姐姐，在你一系列的正当、正确的活动中，引起双亲异常的不满，常给于你不寻常的皮鞭，不然就是各种热嘲冷讽，但在强哥、成哥们的鼓舞下，你并没有因为这样而俯首听命，屈服于强打、威吓之下。反而更加强你的信心与勇气，最后你被迫得放弃学业，这对你打击很大，但是经过长期的磨炼和皮鞭的考验，你并没有因而消极、苦闷，你反而坚强地战斗下去。

正当我们齐步向前进时，忽然刮起一阵阵凛冽的阴风，雷声四起，闪电交加，就在这场大风暴，暂时地把正义的力量摧残了，把与广大劳动群众同呼吸的人们的自由剥夺了！人们顿时失去了自由！这场大风暴也将那几把燃烧得最炽烈的火炬，吹熄了！顿时人们失去了光明！也就在这场大风暴后，姐姐、强哥与成哥等人的自由与光明被剥夺了！当失去光明与自由的姐姐与强哥将面临人生最严峻的考验时，他们却没有拿出最坚强的意志与勇气接受这最严峻的考验，相反的却屈服于不是人的脚下，从狗洞爬出来，结合为夫妇。而成哥接受了种种疯狂暴戾的迫害，以那无比顽强刚毅的战斗精神坚持着，坚持到那黎明的到来为止……

这之后，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崩溃了，心目中的偶象也垮了！眼前的视线模糊了起来，以为一切都因而完了。我消极！我苦闷！这时，姐姐与姐夫对我的消极、苦闷，不但不象以前一样地帮助我解决，给于我鼓舞，反而以种种卑鄙龌龊的手段来使我改变我的信仰，说什么：「敏，我们只要心里支持这方面的事就好了，不必搞到轰轰烈烈，象我!?到头来还不是这样，我们太幼稚了，我们不应再受别人的操纵、蒙骗、摆布……我劝你还是专心于功课吧！……」消极、苦闷的我加上姐姐他们的种种阻挠、种种手段，我几乎要改变信仰了。但每当我想起成哥时，他那闪亮而高大的形象，无时在我心中闪耀着、鼓舞着。想起成哥，想起千千万万的战斗英雄，我矛盾汹涌的心潮，稍微平静了。经过分析，经过深重的思考后，我看透了，看透姐姐他们下流卑鄙的咀脸——出卖自己的灵魂与朋友来换取廉价的自由。他们对自己趋炎附势的丑态，还用种种花言巧语来支吾搪塞，脱身卸责。对于这一切的骗局我看轻、我藐视，我要振作起来，把这一切铁证告诉受苦受难的人们，让历史做个评价！姐姐虽然你们变身卖节，但还有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是我的导师，我深信，只要能做一点一滴为受苦受难的人们工作，他们一定会衷心拥护我们的。我也坚信群众是在不断的觉悟中，我们的队伍是不断的扩大中，纵使我只是帮助同学补习，帮他们解决一些难题，做那么一丁点的工作，你们却是百般的阻挠，说不必搞到如此轰烈，只要放眼看看，那些为了理想牺牲的人吧！你和他们相形下，你还能见得阳光么？他们工作比我们做了还要多！所经历的斗争是万分尖锐艰巨，甚至因而失去了生命。当他们失去了十几年的自由时，他们在黑暗的天地里还是那样坚定不移战斗着，坚持信仰至到黎明的到来。可是姐姐、姐夫你们不但没有做到，反而还在千方百计地在阻止别人的前进，如此看来你们是渺小得很啊！

姐姐，让我们撇开身上腐朽的东西，一起向那黑暗的最前方迈进吧！去迎接黎明的到来吧！



# 旅隆札记

## ——祖国首都的认识

一百粲一

经过了约七小时半的直透快车的长途跋涉旅程，今天我们这由班上同学私人召集组成，并由张老师领导的小旅行观光团，从祖国的南方角落抵达了首都，并下榻于此间的不很著名的旅店。

我们所乘搭的直透快车，是有关当局资助土著经营的巴士公司，几个星期前我们即已预订了车票，并且说好是冷气设备的。可是，今午来的却是辆旧且老而又满耳吱喳声的无冷气装备巴士，巴士公司因此而扣退了我们三元，说是补偿无冷气的损失。我们曾听说过这巴士公司往往临阵变卦得令人失望，想不到我们竟然碰上了。我想，此巴士公司既然在资金的援助下为什么还不能好好地振作一番？

到了首都，这纸醉金迷的地方，不知多少人陶醉地从僻荒落后的村下家乡涌向这里。我们此次来的目的，虽然是怀着一份增广见闻的心情，其实是带着点贪玩的意图。

到了旅店正因一路疲惫而想入寝的当儿，门铃响了，我们都上了几层锁，这里复杂的治安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老师从门孔睇外，才知道是约好的一位朋友到访。过后清谈起来话里投机，才知道他是报馆职员，也很留意马华文化界内的动态，所以一谈起来，疲倦就在九霄云外了。

×月×日凌晨写于旅店

今天可说是收获相当丰富的一天。一早就参观马来亚大学，并在该校书局选购与我们学业有关的课本与参考书。书局里有许多留着长发蓄着胡须身着奇装异服的青年在选购书籍，我看了很奇怪，此处怎会允许此辈嬉痞士闯入？问了问张老师，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我国未来国家「主人翁」的大学生。

国家博物馆是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此刻适恰举行活生生的各类

毒蛇的展示会，火舌焰焰的，象对人类的一种无声抗议。哈，这种威势连小孩女童都不怕，可见它们威风的日子已过。真的，任何生物（包括人）失去了自由，那是比失去了任何东西还要可怕的。

博物馆逛了一逛，也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倒是挂在进口处壁上的许多着制服人员的照片吸引了我，这些都是在遇到所谓敌人时当场殉职或受伤、或立功的人员，摆在这儿，大概是要歌功颂德吧。不过，这里既然是博物馆，我想不出这与「博物」有何关系，也许所称的「博」，大概是什么都包括的意思罢。

我们接下来游览的还有：参观「印度商展」。有同学以为以贫困闻名于世的国家既然还有如此堂皇科技成就的展出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我以为，所谓「贫穷」主要还是该国阶级悬殊的制度所致。

我要特别一提的是，参观了我国大规模之一的××日报总社。校对组负责职员是老师昔日同窗，通过他的帮助得以临时允许参观该社。当我们抵达报馆门外，守卫森严，二位保安人员不但警戒十分，而且还抄下来宾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似乎进入的不是报馆，而是银行。这也可见我国治安的一般。据说此处曾遭劫数次，难怪。

负责职员热情洋溢地招待我们，这时刚好是办公时间，我们得以细参观各个部门，从一份新闻稿的寄来、批阅、标题、排版、校对、影制、柯印、包装、发行到每个读者手中，其间不知费尽了多少心血，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团结合作、集体分工的优越性。

×月×日写于寒冷中

现在提起笔来，我已经在冷若冰霜的大自然「冷气」旅店中了。这间座落在云顶高原上的豪华旅店，每天的租金是高得惊人，但同行同学被此次小旅行团兴奋乐极的情绪冲昏了脑，竟也不把高昂考虑在内。

我们一行十人是今早唤了三辆包租德士一路崎岖弯曲才上来的。路上景色怡人，颇有点回投给大地的感觉，甚至到了顶上，才发觉我下意识所谓的仙境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只见云在脚下，雾迎风来，风习习吹，就是要马上下一场雨也是毫不费力的事，因为满山都聚集了水雾气，一团团一团团婆娑飘来，随时都可以抓它一把，让掌心浇润、衣襟涂湿。

这情景确是美极了，但实在的社会现象的本质是怎样的呢？看那还未竣工的十几层建筑物，便在我们刚抵步不久之后就跌死了一位女工，建筑工友的艰辛疾苦的工作，建造的是让那些迷了方向、

日夜往横财幻境里钻的广大各阶层人民倾家荡产，让资产财团盈利的赌博场所。

现在我把所住宿的旅店的这间可俯瞰全云顶景物的房间窗口打开，睡衣穿上，一时竟觉得冷慄起来。但看到此处赌场现代化、赌风兴旺，不少人时龙时虫，心里不觉因此而热了起来。这社会是有必要改革的，我想。

×月×日写于一片寂静中

坐了一趟览车之后，我们便准备下山。包租德士，霸王车云涌而来，原来是争搭客。我们来的目的只是玩，他们呢，却为生活而奔波。

我们所乘坐的德士在半山芭停了一会，买些水果，价格奇高昂。我想倘若这批小贩不把价格提得如此高，或许有些人是不敢买的，因为这些所谓高贵的人买的东西通常是要配合他们所称的生活水准高的国度里的市民身份。低贱价格纵使是好的东西，他们也是不要买的，畸形的社会现象。

道路虽然崎岖弯曲，但看样子司机是十分熟练的，不惧路途艰险，悬崖刀壁，怒敢驾前，好象勇敢的生活舵手，任何峻峭崖岩的阻挡，任何惊涛骇浪的艰险都被他一一征服了。我十分钦佩他，虽然一路上把我们惊了不知多少回。我得学习这种不怕道路崎岖的精神。

下午参观距市区有几公里的动物园。刚下车，冷饮小贩呼声此起彼落，各个摊位展开攻人阵，我们一时给吓呆了。后来才想到象这样炎热的天气确是须要买些饮品止渴的。小贩生活并不好过，我们便分开几小批各别向他们购买饮品，每个摊位有了交易脸上都笑逐颜开。

陪同我们参观的是张老师那位土生土长的朋友，由于他熟悉这一带，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少跑了不少冤枉路而都能不重复地把动物园内的动物都看了一遍。

有些动物被游客奚弄嘲笑，特别是类似人类的人猿、猴、猩之类动物，更是围了一大群在逗着，哄笑着，仿佛这就是他们玩弄的最好对象。虎豹熊狮之类食肉禽兽，当然也有被人类寻开心泄玩笑的时候，只不过次数少了许多，因为人类倒还有些顾虑它们自由自在时的真正本能。

刚参观完动物园，天气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下了一阵热带气候暴风雨。白云苍狗的天气的变幻无常，真叫人捉摸不着到底他老天爷的脾气是怎样的一回事。不久前还闹着荒旱之灾，现在一雨成

秋，路上不费片刻竟泛滥起来，小车子驾到被雨水淹没了的公路的深处就唱起「行不得也哥哥」来。象首都这样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排水系统搞得如此差劲？往往报载不上半小时豪雨就能使市区中许多道路浸满了水，真叫人想不通这种轻微的天然现象竟会使我国首都在开埠了百多年后的今天还会给难倒了下去。

×月×日写于雨声中

今天早上到语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一趟，这里出售的全是该局出版的书籍杂志，别家出版社的书籍一本也看不到。此局是我国马来文化界的中流砥柱，一切的马来文化活动及与该文化有关的拼音制度、教科参考书、座谈研讨会等都是以它马首是瞻。参观购书的当儿，心里头很为马华文艺界缺乏类似的文化中心甚至连一个象样的文化组织与出版社都没有而感到不平；但反映现实的，俱有战斗鼓舞力的作品还是前仆后继地能在报章杂志上读到。想到这里，我倒觉得有没有堂皇富丽建筑物的文化中心并不是问题关键所在，最重要还是在于那一群承继着发扬健康、现实主义的文艺工作者能不断地在艰苦逆流的环境里涌现出来，并茁壮成长。

湖滨公园与英雄纪念碑的参观全用步行，我们走在幽静且轻风习习的这块公园，看见清洁工友很费神吃力地在清扫着遍地纸屑废物的园地，对於这些乱抛垃圾的游览者和情侣们的不保持公共场所卫生清洁的行为感到愤怒，难道他们都对置放在到处的「乱抛垃圾罚款五百元」的告示视若无睹的吗？我突又想到，尽以处罚吓人并不是办法，真正要大家培养起照顾大众清洁卫生和利益的精神，在目前这种金钱挂帅的商业社会是遥遥无期的。

国家英雄纪念碑现正在加紧重建的工作，看见许多工友站在架起木条上全神贯注地雕刻琢磨，身边还站了位不知国籍的外国佬，只见他指手划脚，比此点彼，发号施令，准逃不了什么艺术家之类的指导顾问人员罢。由外国佬指挥塑造的偶象不知是否会给我国人民看了引起共鸣与敬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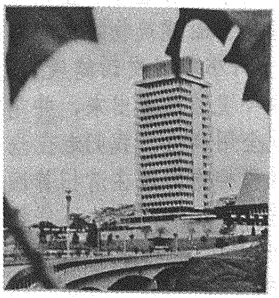
走下一个石阶，矗立着的是一灰石制的长柱，刻有二次世界大战与一次紧急法令的始末日期，大概是要纪念这些在这三个期间殉职遇难的人罢。这时，正好一队由导游率领下的日本旅客步下参观此石柱，看见导游口沫横飞操日语的介绍，我不知道这批在当时拥有横霸四方原为大共荣国一份子的国民们此时他们内心的感觉是什么。他们其实也应该知道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事实，纵然会有一些反历史的逆流出现，但很快就会被澎湃滚滚

的历史大洪流所淹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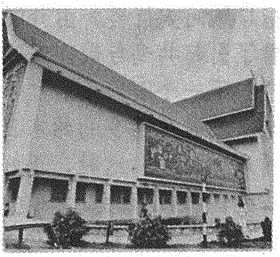
参观了这些建筑物，我们站在山岗上把雄伟壮丽的国会大厦遥望。国会是民主、和平、平等的一个象征，但此时却被列为游客不能观光的禁区。因此，我们只能遥望这象征民主、和平、平等的建筑物兴叹。

进了午餐，即将要结束此为期五天的首都观光游览的行程，我骤然想起要总结在这五天来的综合感受，发觉到首都固然有其光荣繁华的一面，但却掩盖不了隐藏在繁荣后面的丑陋现象。祖国首都在我幼稚寡见的印象中是什么都多：车辆多、嚣声多、行人多、高楼多，万字马票多多多，银行也不少，乞丐也很多，就是这么一多，不禁使我这在学府象牙塔里生活的人的见闻认识也多了很多。

×月×日写于火车上



国会大厦



国家博物馆

# 生活中的感触

—百粲—

（一）人定胜天

近几天天气奇旱，一到了下午，就被闷得喘不过气来，头脑昏昏沉沉象中了邪似的汗直淌着，这天气热得令人窒息。

胶园尽脱得满树精光，有些还嫩了新叶，这个落叶季节很令胶工忧愁，忧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着落问题，愁的呢，则是停割后工作着落的问题。

学校刚放假，一早就协助兄长割胶，把我积了许久的油污臭汗全都给晒干蒸发了，全身清爽，很是愉快。所谓劳动之乐，我想这应是其一。

有许多胶园停割，在这落叶季节的时刻，远远一望，很是托出一片萧条零落的气氛，给人一种惆怅忧沉之感。有人以为这是秋的脚步翩翩来临的前奏曲的所谓骚情弄恣的罗曼蒂克感，我想他准是戴了太阳眼镜驾了辆冷气车来欣赏的。

有些地方传来了旱灾的讯报，土壳龟裂，滴水难寻，五谷的欠收，更使农民叹天恼地，日子难熬。但，也有的却求天祈地冀望天皇驱使海龙王洒下甘泉。

遥望北国，同样发生严重灾旱，但坚信人必胜天论，投入一场倾全力的人力总动员的斗争，夺丰收，促生产，就更有保障能使乾坤扭转了样。

（二）菜贩是会觉醒的

到乡下的农田去拜访，与朋友一道下了田。看那蔬菜迎风昂首，叫人钦佩农夫们的双手。

劳作了一天，把收获往蔬菜鱼肉转销中心运去。这转销中心分许多摊位，每个摊位悬挂了自己的店号，摇幌幌的被夕阳映红。

在招牌的底下，围集了一大群，人声嚣喧，积极地在干些什么

似的。走了过去，原来是这里的买主卖主趁近傍晚较空闲的一段时间聚赌，蛮起劲的，赢的不免哗哗呼呼喜叫，输的则难免粗话满口。

我看了看这些菜贩们的摊位，除了堆集在地上的烂菜、头腐、根茎外，还留下少许的蔬菜，这说明菜贩们的确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买卖交易，才把蔬菜批发到各巴刹代售商人的手里去的。可是，当我又看见他们将各自艰辛疾苦赚取来的钱放在赌桌上流动着，每个菜贩菜农都怀着那种轻而易举就发财的美好希望，在狂热的气氛下，凭着扑克牌来取决命运，其实大家都是准备榨取对方的血汗钱，想赢得一份除了用劳力赚取以外的收入，我又不禁觉得悲哀起来。

菜贩们都应该会体味到怎样努力去劳动才能获得怎样的收获这一道理的。他们也应该知道大家如此一同聚赌，其实是彼此互相榨取与自己同阶级同命运的弟兄们的血汗钱。因此，输的埋怨，胜的又有什么光采呢？

但是，我看见的是越赌越起劲，愈博愈大宗，愈赢愈兴奋，屡输屡再战的事实。象这样的横财念头到底是怎样萌芽成长起来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如此热衷沉迷于人无横财不富的想法呢？

我相信蔬菜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具备了充足的条件如土壤、水份、阳光、空气的缘故。人们之所以会怀有横财赌博以及诸如此类不良习惯的想法，那与社会的土壤同样是不无关系的。

但，我深信，终有一天菜贩菜农们以及广大阶层人们必定会觉醒起来，社会的坏风气、坏影响必会被历史巨轮砸碎得无影无踪。

### （三）从钢琴联想起

隔壁的邻居买了一架新的钢琴，听就知道是初学者弹出来的琴声，倒触起了我一番的感想。

能买起一架几千元的名贵钢琴，能有闲情置身陶冶乐苑里，这实在非普通一般人所能办到的。我不知道是否买了如此一架名贵的东西会因此提高了主人的身价？但至少，在左邻右舍的闲谈中，却多多少少闻到了赞赏钦佩的气息。大家似乎对这户人家的生活舒适与钱途光明产生了万二分的羡慕。当然，他们是不会忘记藉故登门造访的时候说上三两句好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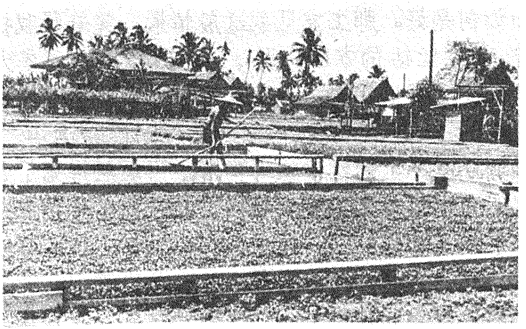
看那户人家的生活排场，知道绝不是我所想象的中上阶层人这

一范畴外的。更何况簇新的两辆汽车的气势，以及哈巴狗的唯唯诺诺，很使人发觉到与我这里二房东的生活有很显著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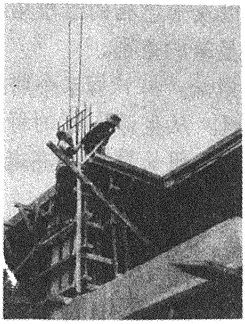
据我所知，二房东太太与该户主妇是同胞姐妹。妹妹嫁了个胼手胝足的巴士司机，而富贵人家却娶了她的姐姐。从生活环境的舒适与艰苦很可以看出生活所留下的痕迹：妹妹比姐姐长得憔悴苍老了许多。这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她们的不同命运呢？

听了那刚学弹的不协调琴声，再看看二房东太太的儿女们在没有书桌的情况下蹲俯地上读书写字，很使人深切感觉到在这充满不协调生活环境的社会里，到底几时才能会有协调的现象出现呢？

（写于班兰谷）



看那蔬菜迎风昂首
叫人钦佩农夫们的双手



# 第一天上工

◦爱美◦

年终假期到了，这是一个长假。为了筹足明年购买新课本及会考的费用，我一再要求爸爸让我和他一起到工地上工作，于是我便成为一个临时的女木匠了。而我的师父就是爸爸和另外许多工友。

第一天上工，我的心情是极为紧张，再加上木工部只有我一个是女的，更使我腼腆不安。开工时“甲把拉”吩咐我和另一位工友到一道大板墙钻螺丝洞；我们按着已经作好的记号开始工作。平时只会拿笔的我，这时却显得那么笨拙无能了。当我拿起螺丝钻往板上用尽平生之力钻时，板上却仅仅出现了一个针孔般大的小洞，再看看那位工友，他却已经轻巧的钻了四五个洞了。这时我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那工友见我这般情景，笑着帮我找出了原因。原来我转动螺丝钻的方向错误，结果无论出了多大的力气也无用；他又纠正了我的手势，使我拿那工具时比较稳定和轻便得多了。

螺丝洞钻好了就要上螺丝和锁螺丝帽，当螺丝插完了每个洞把两副墙在一定距离中（通常十吋，中间可倒石灰）连接起来后，师父吩咐我到一个桶里拿螺丝帽。我走到桶旁一看，啊！螺丝帽全浸在乌油里，肮脏的油渍，我要怎样拿呀？正犹豫间，计上心头，找了个用过的塑胶汽水袋套在手上，伸进桶里捞了四五粒螺丝帽兴高采烈地拿到师父面前，他看一看我，紧蹙着眉头，一面把粗大的手掌往桶里捞，一面说：「要是每个工人都象妳这样怕脏，那世界上每个人都饿死了。」说着，抓了一把又油又腻的螺丝帽，看看约有二、三十粒，放在板墙角。听了这话，见了这情景，耳根热辣辣的，似被人打了一巴掌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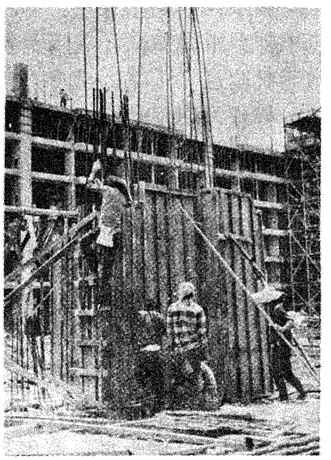
午后，爸爸、四五位工友和我负责进行称柱头的工作，在这工作中，四五位工友负责把那又重又粗的柱头稳定起来，爸爸则拿着粗线绑着称锤，蹲在柱头板旁一面眯缝着眼睛对沿和线的平行，一

面指示我们移动柱头板，使它与地面成垂直状。我觉得爸爸这门功夫不错，应该学会它，于是我就忘了自己的工作而跑到他身后，弯着腰，学着他那模样，但看来看去，总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正在伤脑筋时，忽听得一声暴喝：「妳不去做妳的工作，在这里干什么？」

原来，爸爸和工友们全神贯注，出尽力气地弄好了柱头的位置，但却没有人把水板钉起来，结果全功尽弃了。爸爸气起来，把我臭骂一顿。在这紧要关头我不但不能帮助他们，却成了害群之马。这是我知识份子思想的又一次暴露。

由于平时不正确的观点充满脑中，因此在第一天的工作中，就碰了许多钉子，此后一个月的工作中，我不但掌握了比较熟练的技术，在思想上也得到了不少启发。

在工地上，我不但接触了爸爸及其几位具有熟练木工技术的工友叔叔，同时也认识一些犯有同样毛病的知识份子，他们也是利用假期出来找钱念书和多接触工友的。我觉得他们都是肯虚心学习，改正缺点的好同学，我们之后也成了好朋友了呢！



齐心合力把大墙钉上

# 那盏摇荡的灯

## —幻中影—

傍晚下了场雨，因此天气到了晚上就显得出奇的寒冷。夜里的晚风一阵紧接一阵地刮起，一旦吹袭向人体时，那侵人肌骨的寒气实在不好受。附近的交叉路口处摆着榴梿的摊档，在这冷夜中，档主阿发伯仍开档摆卖，在夜里挨冷干活的情形，如此可见一般穷人的凄苦生活。

大光灯悬挂在摊档的小柱子上，风一掠过，那大光灯就迎风摇荡，一摆一闪的光映身是刺的榴梿上，看在阿发伯的眼里，顿时有一股冷淡的意识自他内心油然而生。

「×你老姆！才八点半，这条街就象死一样！」阿发伯吐出一口唾涎咒着，继而咝咝吸了几口闷烟抵气。

坐在摊档旁的金中听到咀咒声，不禁悄悄瞟向父亲满是皱纹的苦脸，接着也无奈地感叹附应：「爸，我看今晚的生意一定没有着落了，不如早点收档，好提早回家休息吧。」

「收档！谁不知应该早点收档，但明天的债要怎样应付呢？下午阿狮来了两回，我多不好意思的一拖再拖，说好明天先付一些，可是你看今晚的生意就好了……」

金中沉默的噎窒一声，不再发言，免得会惹起父亲更多的烦恼。

阿发伯摆着榴梿档的公路由于有许多的窟窿，所以公路便积满了雨水，并且还有很多肮脏的辙迹。当一辆赤红色的豪华汽车驶来之际，车的轮胎两侧不停地溅起了污黄的水花。驾车者，未知何故竟故意地按动响亮的笛响，一连串的笛响在冷静的夜晚听来特别刺耳，登时引起两父子的注意，精神大振，两人目光纷纷捕捉那趋近的汽车，似乎欲捕捉一丝的希望。

曳——曳，好急的一阵煞掣声，那架汽车突然停在档口的附近，引擎声平息后，随即一位半秃顶的中年人从车内跨出。看样子年龄四十开外，挺着半椭圆的臃肿肚腩走路，神气十足。

金中眼睁睁地打量中年胖子身上的光鲜服装，一看而知来者该是属于体面的那一类的人，于是赶忙站起来迎接。

「头手，榴梿一斤几多钱？」胖子左手插进裤袋，右手则伸向桌枱的榴梿，开始询问价钱。

阿发伯眼珠一转，咭地忙笑说：「这些榴梿都是上好的，是配种特产，包属黄肉乾包，肉厚味香，放心买吧，老板！一斤只不过块八钱。」

「哎！一斤块八，有没搞错？这样贵，实在惊死人！」他仔细端详货色，不满地咕噜着。

「唔，不贵，不贵，今年的榴梿出得不多，所以价钱方面只提高了一些。」

「乱讲！我上两星期刚在芙蓉买了五十斤，一斤也只不过块二钱，而且肉黄美味可口，很不错！」

「头家，榴梿在这两个礼拜以来，不停涨价，去年一箩大约仅卖五十元左右，而今年的价格却需要整七八十元。我们现在出售的价钱是依照市场上的行情，其实这并不贵，请你多帮帮忙。」金中斩钉截铁解释。

「没有理由嘛！涨也不应涨得那么厉害，我想是你们故意在提高价钱，好斩顾客的菜头！」

「哎呀！老板，别说得这么难听，有话大家可以慢慢商量。老实说我们并不在斩菜头，因为榴梿在这两星期以来一连涨了三次，干我们这行的小贩也只得依公平的涨价卖给顾客。我想其他干这门吃的小贩也会同样照此价钱出售，听说有的卖得比我们更贵呀！」

「他妈的！你们当小贩的太会要玩招！五分钟前我问的价钱是块半，现在突然涨到块八，哗，说得多有理，好厉害！如果可以喜欢要涨就涨，那我也想改行干这门吃了；好过我向政府要求把白糖的价钱提高五分，好不容易等了几个月才能实现，而你们的生意却可随心所欲，提高价钱可以方方便便，那该多好，可以好好赚一大笔！」

语毕，他从怀里抽出一条雪茄，「的」一声，「万盛」的打火机发出火花点燃了雪茄，他紧接的深吸几口，慢慢又作个忸怩状把烟雾吐出，一派高尚的姿态，看去挺威风。

金中狠狠的瞪了中年胖子一眼，满不服气地开口回驳：「老板，若你觉得干这种生意可以随心所愿，把价钱抬得高高赚大笔钱，那你尽可改行，没人阻止你干这门吃！」

「呵，看你年纪轻轻，口气却好大，以你这种脾性对待顾客，

哼！顾客不被你吓跑，那才怪！」

胖子的脸顿地鼓得似个吹胀的皮球。

「头家，别生气，别理他，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来，我们讲个公道的价钱，一斤块六，怎么样？」

「哗，还是贵得很，吃了也不值得，再减低罢！」

「好吧，好吧，那就块半钱，总可以吧？」

阿发伯当了整二十年的小贩，早已培养一副好耐性，所以平心静气地拉拢生意。

中年胖子不知有否听到，却顾自地抽着雪茄，一面满目不移地打量金中闷闷发怒的脸色，象是有意激怒默默不响的金中。

夜风此时恰好刮起，冷冷地吹拂向金中，同时把摊档的大光灯吹得摇荡不定。然而隔着玻璃的火舌却不因风的助阵而升跃出原本的范围。大光灯始终一摇一摆，受著某种固定的风力在冷夜中幌动。

「头家，怎么样，价钱总可以吧？」阿发伯提高嗓子重复。

「块三一斤，让你多赚一点，那我们就成交这单生意。」

「头家，块半一斤，的确已没赚你的钱，请你重新考虑考虑，多帮帮忙，好吗？」

「不需要考虑或不考虑，块三钱已是公平的交易，没得加了！」

阿发伯顿一顿，装出一副凄怜的样子。

「块三一斤，那你不是要我们赔本，何况又在这么冷的夜晚，老板你也要体一体谅我们小贩。一斤块四吧，这已经非常的便宜了！老板请多慷慨，帮些忙……」

中年胖子听后，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迳自用手摸着肥润的上唇，眉宇间流露出一股凛然的气焰，象是高不可攀。

「最后一次，一斤块三，要就来，不要就别谈，不要再噜嗦下去，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搁在一旁，作声不响的金中，听后不禁无限怜悯地望着父亲低声下气再三请求的脸色，一时愤怒未消，一阵压抑不住的怒火就直冲向到他胸膛里，迅速的在他血液中扩散，于是失去理智的话已控制不住地自他嘴里溜出。

「喂！块四钱你到底买不买？如果你再嫌这价钱是斩你的菜头，你尽可到别家光顾，反正做不做你的生意，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要关门！」

「呸！老子有钱还怕买不到东西？就是十倍比你们这里贵的价钱，我更能买得起！你这里也只不过是个小小摊档，摆着一点的小皮毛，竟那么神气，哼！」

「头家，头家，有事可商量，何必讲到这样？」

「爸，你不需要再向这种人求情，五分钱大得好象一个牛车轮，借着两分臭钱就想盛气凌人，我们做不做他一个人的生意，也不会活活饿死！」

「好，说得好！他妈的！恁伯偏偏不买，看你们又能撑得多久！今天遇到你们，算是老子倒霉！」

胖子狠狠地抛掉雪茄，摊开脚步走向汽车。

「头家……头家……」阿发伯喉咙咕咕作响。

胖子毫不理睬，一股劲开了车门，发动引擎，一声凶猛的虎吼叫响后，车子即刻消失于路口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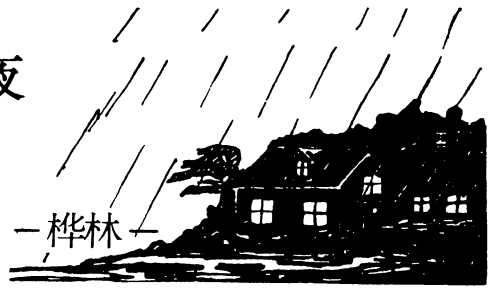
「呸！×你老姆，有几分臭钱就想压死人！」

金中愤愤地啐了口唾沫，似乎要啐掉那股霉气。

阿发伯面色铁青而呼吸重浊，呆在一旁，他象一个皮球突然间泄了气，他希望的芽再一次遭损伤了。

一阵夜风紧接着又刮起了，夜色变得更浓黑，那档子的大光灯被凛冽的夜风吹得更摇幌不定，那盏灯不停地在冷夜中摇荡，不停地在摇荡————

# 风雨之夜



—桦林—

快一载了！伙伴，我好想你呀！

每当暴风雨的晚上，我会想起你，我会望向那熟悉的小路；搜寻你的踪影，希望再次的看到你，但总使我失望。

记得在那么一个狂风雨的晚上，我在灯下看书。

「碰！碰！碰！」阵阵急促的敲门声，不由得使我暗自思索，「这么夜了，谁来呢？何况又下着这么大的雨。」

「群！快开门。」熟悉的声音不由得我再思索。

站在门前是满身湿漉漉的卫。

「群，凡……」她不及待的说出这话，言语中带着颤抖，两眼红了。

「进来吧！卫，外边下着雨呢！」我把她唤进来，把毛巾递给她，倒了杯热水。

我的心，这时又怎能平静呢！「卫，凡怎么了？」我等她抹了身上的雨水，喝了口热水，便追问。

「凡走了……」卫简单的回答，便说不下去了。

我明白卫所讲的，犹如晴天霹雳，我楞住，四周的空气凝固了！

稍刻，我渐冷静，我慢步踱到窗前；窗外一片迷濛，只听得狂风在咆哮，冷雨在奸笑，我看不清那你时常出现的小径。这时，才发现你脸上正挂着两行的热泪。

卫走到我面前，我们站在窗前沉思，让热血奔腾吧！

「群，别难过了。凡虽走，但我们要记得他的话呀！坚持站稳岗位，永不低头……」卫压制着激动的情绪，坚决的说。

……今午，凡跟我们在一起讨论着一本书的内容，最后，他激动的说：「伙伴们！我知道或许不久我便会走了！但你们不要难过，虽然我们各居一方，但我们都要坚持站稳岗位，永不低头。就算此别成永诀，也不必伤心，我们还有许多的伙伴呀！」

凡的一番话，在耳际回旋；我的血在奔腾。不！我不再悲伤，我紧握卫的手。「对！卫，我们应该记得凡的话，要坚强起来。」

窗外的风刮得更狂，雨下得更大了！然而那熟悉的小路，却清晰了！

伙伴，我们何时才能重聚呢，这还值得怀疑。我唯有隔着心扉默默的遥祝你，多保重！

在这风雨之夜，我们要站起来！

抽线　　•和漳•

# 賭

—方野—

把船绑牢在木柱上后，他从红灯码头走向太子路。

今天是星期天。这天，他拥有很多的希望，也将有很多的失望！

今天又带着病去赚钱，幸运的载到两个美国人，要十五块，慷慨的美国人却给他十五块美金。他真的很幸运！

十五块美金约等于新加坡钱廿多块！

这廿多块在穷苦的他眼里，是个大数目！

「廿多块，可以给辛勤的太太交水电费；给孩子买一粒篮球；也有钱给老三换眼镜！可以减少太太一个烦恼；让孩子快乐！」他心里很高兴！他是爱太太爱孩子的。他宁可牺牲自己，而将快乐带给需要快乐的孩子们。

「不，这廿多块只能减轻太太与孩子的烦恼，还不能令到他们快乐——我要去博他一下！」他札紧拳头往另一手掌心击去。

「嘿嘿！开了头奖，就有了十几千，那时可以还弟弟的债；孩子渴望有一粒篮球——不要说篮球，钢琴我也买得起！除非今天——哼！今天一定要给我博到，不然……」

他不知道，要是他不赌，再穷，太太与孩子也会快乐；太太不会烦恼，孩子也不会忧郁；可是他不知道。他总以为孩子需要的是钱！有钱就能使孩子快乐！

他在袋子里摸了又摸。

「今天赚了廿多块，这里还有卅六块，要还电视执照费的，嘿！还是先拿去博！」

「算命先生说我四周有很多『贵人』。今天我中了，还怕没钱还？哈！」

他编的梦很美，希望很高；他肯定自己会博到，所以他说「我中了」而不说「假如我中了」！

他不知道：希望越高，失望也越大！

他将会失望！他的太太也要失望！他的孩子更要失望！

「五十多块，可以博他『十大』、『十小』！数目可不小啊！」

过了几座「天桥」，穿过几条马路，要从「红灯码头」走到太子路的赛马公会售票处。

他可以搭巴士车，但他不要；说难听些是花不起这三角血汗钱！

眼前——「黄金展览会」的布条飘呀飘。他眼眶红了。

他曾经答应过孩子，要带他们去参观「黄金展览会」的，但他没有带孩子去，孩子也没有再提起。他感到内疚！他记起那一幕：

他含笑答应要带孩子去参观展览会时，孩子脸上都绽开好久没有出现过的笑容。孩子们还说了很多话，一个要走路去；一个要搭车。他们还问：展览会是不是有展览很多东西？有没有卖篮球？哪里是不是很大？要几时去？展览会在什么地方？孩子们都盼望那一天的来临。

他很难过，答应孩子的事没有做出来。

「今天中了万字票后，晚上不就可以带孩子们去了吗？」

他总是很有信心地说，中奖后就能做很多他做不起的事情！

走了好久的路，才到达太子路的赛马公会售卖万字票处。

售票处前有着几条「人龙」。在这几条人龙中，他挤进其中一条。

烈日当空，晒得他满头大汗，眼前一阵暗又一阵亮。

「嘿！今天给我博到后，还怕去不了医院?!」

他在等待，等待，等待着自己很快的移到人龙首去！

好不容易，才移到人龙前。

他后面又有好多人在排长龙，这些人大多数跟他一样——作黄金梦！

他在袋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在纸上写下几对万字票号码，再拿出血汗钱——五十多块出来。

到了，轮到他了！他将纸递给售卖「合法万字票」的小姐。

「地达」不到几秒钟，几张蓝色的「方块纸」，被「电脑打字机」印上了万字票号码、价钱和日期。他就将五十多块向那售票员换那几张「方块纸」。

将血汗钱拿去换这几张「方块纸」，他不觉得可惜。他的希望全在这几张「方块纸」上！他满怀信心，含笑离开人龙，往归途走去。

他感到头部剧烈的痛着；脸庞也被太阳晒到发熨，满身的不舒服，虽是不舒服，但他一看到那几张「方块纸」，他就会忘掉痛楚。

回到家里，他高兴的对孩子说：「今天中奖后，晚上就可以带你们去『黄金展览会』看展览了！」他的孩子（老三、老四）在笑，暗地里却为父亲祈祷。他们希望「众神」让父亲还清欠叔叔的钱；让父亲戒赌；不要再希望那幻想中的事成事实！

傍晚六点卅分。

「丽的呼声」正在播出赛马结果，他的孩子老三忙着抄赛马结果。

结果，纸上出现的全是一连串陌生的号码。

「完了！完了！×他妈的算命先生，说我周围有很多『贵人』，哼！『鬼人』才真，×他妈的……」

「老三，为什么简单的万字票，抄到这么脏？这边擦那边删，很漂亮？」他一生气，就要找别人的缺点来加以谴责，以发泄内心的愤恨。

「老三，现在电视机正播映『暴风骤雨』哩！」老四弟弟向姐姐暗示着要看电视节目；老三却摇摇头。

「我的同学说这一集的『暴风骤雨』很好看呢！」

「再好看我们也不能看！」

弟弟听了小姐姐的话后，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他知道姐姐的话很「灵」，每次说的话都是「预言」；现在姐姐说不可以看，弟弟就知道看了爸爸要骂。

弟弟走开后，姐姐也去看她那本「神雕侠侣」了。

待书合拢时，只见弟弟将耳朵贴在墙壁上。小姐姐也好奇的将耳朵贴在墙壁上。

「是不是？我跟你说过了，『暴风骤雨』很好『看』哩！」原来小弟弟和小姐姐正在隔墙，听邻居电视节目所发出来的「对白」呢！

「你们在做什么？」他似乎是明知故问地大喊一声，吓坏两个小姐弟。

「×××，你们要丢我的脸是吗？家里没有电视机？」

「有电视机你都不准我们开的！」

「谁不准你们开？×××，小小年纪就会乱说话……」

「每次赛马报告后，一赌输，你就不准我们看电视！」小弟弟嘟起咀说。

「胡说！快去读书！今年不能升班，我就一脚将你们踢出去！」

真的，他一赌输，就不准孩子开电视机，也不准听歌，不准吵，不准哭，什么都不准，只准静静地看书。

这个家，因为赌而变得阴森森，整间屋子只听到他的咒骂声。

他十赌九输；越是输，他越是要赌。

这个家本来再穷还是会快乐的，只因他一赌，他的孩子就变得很忧郁、悲观。整个家变得很凄凉！

他因为赌输了就要骂；错的骂，对的也骂。他的孩子还以为他是一个不讲理、野蛮的人。

「赌，真害人！」他的孩子常常对自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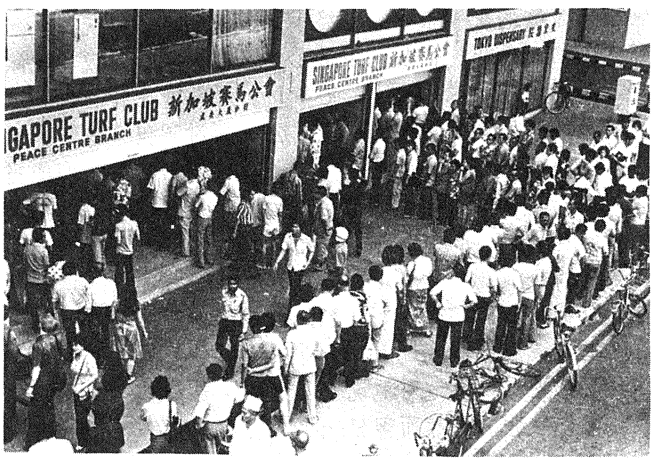
被赌所侵害的家，家里的孩子是不快乐的。

——他虽然有中过奖，给了孩子不少钱，可是他的孩子始终不能快乐起来。当他们写自己的父亲时，眼泪就要流出来。

——可是，他还是继续的赌！

不吃早餐，将钱省下来，全部「送」给赛马公会，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事。

凌晨两点，别人还在梦乡，而他已在寒冷的船里等待着乘客。一次、两次，天天如此，他没有怨言，将血汗钱「送」给赛马公会！他不觉得自己傻；只有赌输了，他才觉得自己很傻！虽然是傻，可是他还继续的傻下去……




☆由星洲日报提供☆

# 永远怀念的人

—沉岸—

哥哥离开我们虽已有六年了，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却始终忘不了他，更忘不了我们兄弟分离的那一幕情景。

那时候，因为我们家贫，加上母亲有一回病时所欠下的一笔还不完之阎王债；父母亲不得已成日要奔波在那忙碌的生活线上。他们早出晚归，想多赚点钱来补贴家用，然而到头来，还是换不回三餐的温饱。小时候的我，就因此得不到父母的爱，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那时我唯一最亲近的伴侣就是哥哥。他不时地照顾我、关心我，虽然他只大我两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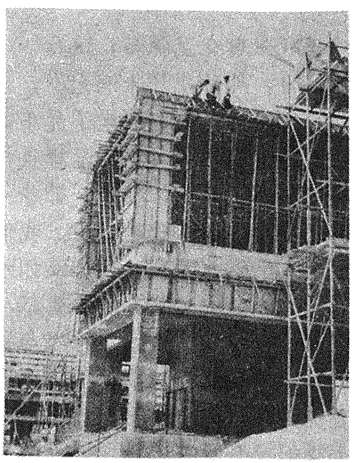
父亲那时是在一家没有安全措施的建筑工地工作。为了一家的生活，他冒着了生命的危险干了一年多。就在某一天，大祸终于降临了，就降临在我们穷人的身上。那一天父亲在工地挑上两个装满细沙及泥灰的铁桶，踏上那离地约十五呎高并已快被人们踏断的跳板上行走时，就在这时候，忽然那陈旧的跳板「啪」的一声断了。父亲便连人带物的跌下来，腿部终于受了伤被送入医院。

穷人最怕就是病，自从父亲进了医院后，家里的饭碗也跟着成了问题。那时母亲所赚的区区百多块，已不能应付一家几口的生活，更何况是父亲那昂贵的医药费。公司那时不但不赔偿，又因停工多日被不近人情的老板无理的开除了。家徒四壁的我们能当的已全当了，但仍撑持不了一家的生活。后来为了家计，为了不让哥哥辍学，妈妈竟忍着心肠说要将哥哥给卖掉。啊！这对我是多么大的打击，多么的令我伤心与不舍啊！那时我吵哭着央求妈妈不要把他给卖掉。哥哥那时年纪虽不大，但他却很懂事，两眼的泪珠由他那明亮的眼睛流下，对我说：「哥哥明天只是去做工罢了，会回来的。」那时我还很天真地对他说：「如果你要做工，也要带我一起去，我会帮你做的。」然而翌日一早，当我还在那甜蜜的睡梦中，哥哥已被母亲忍着心肠地把他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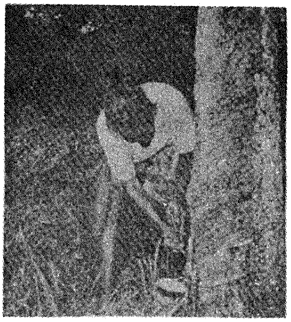
当我醒来时，找不到哥哥便大声的哭着，甚至还恨妈妈为什么要把他给卖了。妈那时两眼伤心得红了起来，她劝我别大声嘈嚷，可是我不听。世间有谁愿将自己的亲骨肉卖掉？那时候我不明白这个道理，也不晓得妈的心是比我难过、比我伤心。我只知哭，却不懂这样会更增加母亲内心的痛苦。

当爸爸出院后，知道了这件事，除了伤心，责备母亲怎样穷也不能把哥哥卖掉外，还能怪谁？怪就怪这不合理的社会！

哥哥走后，我显得更寂寞和孤独。六年了，可是我心中却忘不了哥哥那瘦小而又伶俐的身影；更忘不了这个丑恶的社会带给我们穷人的痛苦。我相信哥哥定还在怀念着我们，更相信我们兄弟会有重逢的一天！



老板不原意换新板，〔意外〕就时常发生了。



# 含泪的过往

—寒雁—

我住胶林外的山村。

匆匆，三月。又是胶叶枫红的季节。

三月—不曾带走什么；却是留下飘飘黄叶，一片萧条的景色，一种凄清。

每当我走过胶林的小径，看着满天飞扬的黄叶，我无时不想起从前含泪辛酸的日子，虽说往事如烟，是血泪铸成的岁月就不会轻易忘怀，那段煎熬的生活片断是无法自我心坎中抹去的，只有在苦难的日子，你才会体会到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真谛。

拾起一片黄叶，里面焦黄的叶脉，有如父亲忍受风雨之后的皱纹。

往事如片片黄叶在我眼前交互飘舞，飘舞……。

十年前罢！我还记得，那时我还未满七岁，祖父的家庭是个大家族，为了争夺遗产，父亲与兄弟们产生了兄弟阋墙的悲剧。双亲也几乎死在六亲不认的几个伯伯与叔叔的刀锋铁棒之下，父亲怀恨而与祖母及兄弟们脱离关系。从此，父亲就带着一家大小四处奔波流浪，我小小的心灵已烙上了现实残酷的印。我们尝到了「富在深山有人识，穷在闹市无人问」的悲哀，人情淡如水的滋味；人类真的这般无情与无义吗？我小小的心灵充满了愤怒与怀疑。

我开始入学了，父亲以血汗的薪水供给我与哥哥们的费用。

我犹记得那个新年，没有新春佳节的气氛笼罩我们的屋子，没有大鱼大肉，也没有烧鸡腊鸭，一元花肉加一尾鱼，这就是新年的晚餐。哥哥、弟弟与我都没有新衣新鞋，也没红包可拿，弟弟坐在大门口看着别的小孩放爆竹而痛哭。新年！新年啊！我们全家竟挤在一间鸽子笼的小屋里听着别人兴高采烈的恭贺和笑声，我悄悄地看着妈妈—她的双眶里灌满了泪水，爸爸也是。

在爆竹声送走了新年，我们的生活依然粗茶淡饭的过日子，妈妈说，没办法，因为家里穷，不能买鱼肉给我们吃。我和哥哥们上

学时，也不敢伸手向妈妈要零用，偶而妈几个星期才给我们五分或一角的零用，那时，我们会视之如宝。只因这五分一角内都有着父亲工作流出的血与汗。

在学校里，我与哥哥们因用具不齐而时时遭受老师处罚和同学之间的讥笑，老师的重富轻贫的眼光导致我往后对老师们存有芥蒂。

我默默地数着渐渐凋落的胶叶。二月下旬，胶汁少了，父亲的收入也就少了。等到胶叶落尽时，光秃秃的胶干，再也挤不出半点胶汁了。园主宣布停割，父亲就此失业了。他的脾气也变得暴躁异常，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妈妈终日叹息与流泪。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压力，逼得我们快要窒息。明天！明天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日子呢？

屋漏偏逢连夜雨。偏偏在家徒四壁这时刻，二哥的旧病复发了。医药费，生活费；本是一贫如洗的家，已到了崩溃边缘，父亲四处去借钱，好为二哥治病。但是父亲往日的朋友不是说经济不许可，无能为力；便是拒而不见。母亲含着眼泪对着病中的二哥疼哭，而此刻，人情对我们是多么的陌生呵！偶而子夜梦回，我总听见父母悲愤的哭泣。当时小小的心灵，已充满着许多不平与悲哀。困苦的生活使我比一般同龄的小孩懂事，同时属于童年的梦也被生活给夺去了。

山穷水尽，正当父亲感到绝望时，他的一位远方的朋友听到我们受难的讯息，千里迢迢的给我们援手；锦上添花何其多，而雪中送炭有何几呢？同时他也给我们在这冰冷的人间里尝到一点温情。他重如山，深似海的恩情，我们一家永铭在心。

困苦的生活就将过去，青翠的野草开满山坡，阴霾的天也逐渐晴朗了。二哥的病逐渐起色，而父亲也找到一份散工来做。三月就在片片落叶里渡过，家中的情况也逐渐好转，不象以往那样—有了上餐就无下餐的尴尬生活。

当胶林又长出青叶，父亲又手持胶刀走进胶园。晚间父亲也兼收写「万字」。这时妈妈的双眉不再紧皱了，父亲不再随便发脾气，相反地对我们呵护备至，沐浴在亲情的温暖之下，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快乐。

当第二年又是胶叶飘落尽时，父亲放下胶刀，白天收写「万字」，夜间则不知收些什么来抄写。每每夜深了，父亲仍在荧荧煤灯下抄写，偶而传来几声倦极的呵欠。

父亲只读过一点书，但却从不向恶劣的环境低头；他始终认为苦尽了，甘必定会来，那是迟早而已。

至今十年了，自我们搬出来而住在这间破烂不堪的「鸽子笼」已有十年了，而十年的时光却象随流水而过去。虽然父亲所做的副业—收写「万字」是属于犯法的，但他已放弃不做了，我从未怪过我至爱的父亲，他的努力挣扎，流血流汗，都是为着他的儿女而干的，父亲，我至爱至亲的父亲！身为儿女的我们使您受苦了！

再见胶林，再见胶叶红。我已从一个黄毛丫头而逐渐成长。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是贫苦的，但我却活得快乐，绝不对生活感到失望。父亲告诉过我们：「虽然我们穷，但穷得要有志气，不要乞求别人的施舍和怜悯，我们活在亲戚朋友的面前，让他们知道，没有他们的支助，我们依然可以生存下去。」

我永远记得一位远方写作朋友的鼓励—人只能被毁灭而不能被击败！所以，我绝不向恶劣的环境低头。

再见胶林，我含笑的拾起一片落叶扬在风里；拨开阴霾的浓雾，太阳向我展开笑脸。

「且让我把含泪的过往记下！我不会忘记胶林三月，父亲含泪的双眼！」

# 新 生

— 思远 —

夕阳西沉，余晖映得天边一片霞光闪烁，镶了金边的彩云，悠然地附于苍穹；路旁的野草，在晚霞的照耀下，闪闪地发出金光；野花更是娇羞地低下了头；树木枝桠交错，微风吹送，不时发出声响，使这幅优美的景色，增添了几许诗意。

在这么一幅迷人的景色中，他，紧锁双眉、满怀心思地漫步着。霞光映照着那通红的脸，使人一眼就觉察出那是一个二十开外的年轻人。然而，眼前的年轻人却缺少了一股朝气，他的眼中含满了浓得化不开的忧悒。

蜷坐花树下，他顺手拾了几颗红石子，抛入池里，平静的水里霎然破了。望着一圈又一圈的水波，他思潮起伏，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不禁潸然泪下。过去的事就象梦一般的呈现在脑海里……

「当！当！当！」毕业钟声响了。他带着兴奋的心情，握着自己多年的心血结晶——文凭，傲然地跨出校门。一路上，人们似乎都向他投以羡慕的眼光，他不禁感到自豪，自己多年来的努力，总算不负所望。想起刚才校长宣布他为全校的优等生的当儿，他的心情更是格外兴奋。校长的话又在他耳畔回旋荡漾着：「你是本校的优等生，应该继续升学，再接再励……」

「是的，校长说得对，无论怎样艰苦，我一定要继续升学，完成我多年的愿望！」他低哼着。

「伟民！伟民！」

呼唤声打破了他的沉思，转头一看，是好友志刚与班上的几位同学。

「恭喜你了，我们的高材生。」李耀半开玩笑地说道。

「是啊！伟民，你有这样优异的成绩，真值得高兴。」伟民虽谦虚地应着，却遮掩不住内心的喜悦。

志刚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你还打算升学吗？」

「那还用问吗？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啊！况且，伟民的成绩又那么理想……」

「什么高不高的，我才不去活受罪，读书简直是精神折磨。」

「你老子有钱，自然不用操心。」

同学们议论纷纷，只有伟民一直半声不响地走着。

拐进了一条黄泥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间破旧、风吹欲倒的亚答屋。跨进门槛，传来一阵干咳声；乖巧的弟妹在糊着纸袋。象往日一样，他放下东西，开始做起家务。然而，今天的心情却格外不同。升学？就业？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看着父亲那时刻要人扶持的病体，想起那操劳体弱的母亲以及两个年幼的弟妹，他的心情顿时冷了下来。唉！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穷呢？这是命运吗？他怅然若失，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妈回来了！」他赶忙拭掉眼泪，迎了过去。

望着母亲疲惫不堪的身体，一时不知从何开口。然而，他还是说了。

「民，不是妈不让你升学，实在是我们家穷，你爸爸病着，弟妹又小，你可要为他们着想啊！」妈妈带着沙哑的声音说。

「妈，我的成绩那么理想，可申请助学金……」他尽了最后一分的努力，然而，母亲还是苦笑地摇摇头，啊！妈妈，您竟然那么无情！

失望、气馁、伤心交织在一起，他的心象铅块般重重地堕了下来。蕴藏在心里多少年的希望成了泡影……。他恨母亲，他埋怨父亲，为什么他们总不为自己的儿子着想？为什么?!

含晕的夜灯下，脸色苍白的母亲不停地操劳着，不时传来一阵阵刺耳的「的嗒」声与干咳声。弟妹早已进入梦乡，伟民却辗转难眠，志刚的话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

「民，人只要有一份正当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做一个好青年，他自然会生活得很愉快。看看我们周围，有几个大学生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他们有些甚至还在失业的浪潮中翻滚。民，目前家庭需要你，你该为家人着想啊！」外面的沙哑声打破了他的沉思。

「既然民一心一意想升学，我们就完成他的心愿吧！再苦一点不打紧，都挨了几十年了，难道短短的几年也不能挨过吗？我可再去找工作，顶一顶。」是爸爸低沉的声音。

「唉！我倒不要紧，只怕你挨不来……我想，他既然已中学毕

业，就能够好好的找一份正当的工作帮补家用，并不希望他成龙。」母亲呜咽地说。

伟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爸爸妈妈是那么的疼爱自己啊！可是，自己却还要令他们操心，唉，这个家我是有责任分担的啊！想着，想着，迷迷糊糊中，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家充满了愉快的气氛……

几个月了，一切的应征信件都石沉大海。家中的生活过得捉襟见肘，他焦急、苦恼，难道一张甲等文凭在这社会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吗？他变得消沉颓废，终日关在幽暗的房子里哭泣着、哀叹着。为什么命运总爱与穷人过不去呢？

「民，既然命运老爱捉弄穷人，这种命运不信也罢。我们何不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努力地去创造幸福的生活，而要让人家任意的摆布呢？民，振作起来，放眼世界，投入社会的洪流中，与广大群众在一起，你将会学到更多的道理。」在他失望之余，好友志刚前来安慰、鼓舞。然而，叫他——一个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去当个工人，他是多么的不愿意啊！

左邻右舍的非议，亲戚朋友可怕的眼光，双亲迫切的追问，使他羞愧、尴尬。

「求学问并非为了找寻高薪的职业，抛弃知识份子的优越感，去接受生活的挑战！」

「只要是付出自己劳力的工作，就是高尚的工作。」

志刚不厌其烦的鼓励，父亲多次的劝说，他踌躇了……

隐隐约约的目光，闪闪烁烁的星儿，这一切的事物似乎在对他说：「伟民，你还踌躇什么呢？快收拾起颓迷的心情，投入劳动队伍中，把自己锻炼得无比坚强。」

他毅然地站了起来。「是的，我还犹豫什么呢？志刚早已投入工厂中，自己却躲在房里编织着美梦。该是梦醒的时候了！」

想到这里，他迈开大步朝前走去，他要告诉人们，他再也不徬徨无主了。

凉风迎面拂过，伟民毫无寒意，他的心在跳跃，满腔的热血在燃烧。虽然一切都成了泡影，但是，如今他要去创造另一个生活，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明天就是这个生活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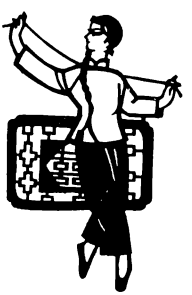
他收拾起失落的心情，对明天充满了希望，憧憬着未来的日子。……

# 本地木刻

收胶

# 中学组

# 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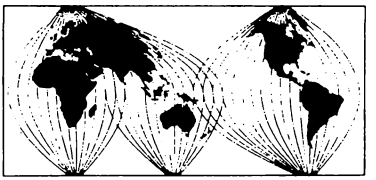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 明代朱柏庐**

注：意思是：天亮就起来，洒扫庭堂院落。现在用这句话说明清除腐朽的东西也像扫地一样，要经常进行，持续不断。

# 粮食危机



—照狗镜—

A：哎，小王！

B：哎！

A：小王啊，你真准时，我约你七点，你果然一早就在这里等，我还比你迟呐。

B：你太过奖了。啊！对了，你身上有没有带钱啊？

A：带钱？怎么？你没钱搭车啊？

B：没有啊。

A：你欠人钱啊？

B：不是呀。

A：你有急用？

B：也不是。

A：那你问这钱作什么？

B：你别急，我问你，你有没有看见对面的咖啡店？

A：有啊。

B：你看得见那里有一摊炒粿条的吗？

A：看得见。

B：你知道粿条面很好吃吧？

A：知道。

B：你听得见我肚子里是什么声音吗？

A：怎么？你饿了？

B：不然我怎么会问你有没有带钱呢？

A：哦！你的意思是说要我先借你用用，吃盘粿条面，改天再还我？

B：不，我要你请！

A：什么？要我请？

B：我一定要你请。

A：为什么一定要我请呢？我又不是什么百万富翁。

B：我不管。

A：你一定要讲理由，不然我不请。

B：都是你，约我这么早，你知道，我在漳宜那里做工，离这里这么远，害得我一放工还没吃就赶来了，你说你该不该请？

A：好，好，算我倒霉，请就请，走吧。

B：慢着，我看你要请啊，就干脆请得多一点，丰富一点，咱们两个吃他一个痛痛快快。

A：看你，又要乘机敲诈了。

B：不是乘机敲诈，告诉你，现在不吃，以后就没有机会吃了。

A：你这不是敲诈是什么？谁告诉你的？

B：没有谁告诉我呀！

A：那你怎么懂？

B：我看报纸啊。

A：我不相信。

B：怎么？

A：我天天看报纸，从来没看过报上叫人多吃点。

B：报纸上是没有这样讲。

A：又是你在吹牛。

B：我不是吹，是推！

A：什么推呀？

B：是推测。上星期我在报纸上看到几则新闻，说什么美国小麦欠收，苏联谷类欠收，印度稻米欠收，澳洲大麦……

A：欠收！欠收！欠收！哗，都欠收那怎么得了？

B：报上还说全世界亚非拉各地有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民处在半饥饿状态，非洲平均每天饿死几百人……

A：唉，够惨。

B：这还不够厉害。

A：怎么？还有更厉害的？

B：报上还说全世界存粮现在只够吃两个星期。

A：两个星期就完了？那怎么行啊？

B：所以我才叫你请多多，多多请，趁现在多吃一点，不然再过两个星期就没得吃了，是不是？

A：是……哎，不不不，老兄啊，我看你也别这样难为我好不好，吃太饱会涨死的。

B：我说呀，饱死都好过饿死。

A：（想了一会儿）其实嘛老兄，我看你也不必太紧张。照我看，世界上的人应该是饿不死的。

B：怎么讲呀？

A：根据我所知道的，世界上就有一种东西到处都出产，到处都多得很，倒可以用来解决这粮食危机。

B：是什么东西呀？

A：是旦！

B：你是说鸡蛋？

A：不，鸡旦太小了。

B：是鸭旦？

A：还是小。

B：鹅旦够大吧？

A：不够，不够。

B：鸵鸟蛋是不是？鸵鸟蛋最大了。

A：不不，鸵鸟蛋还是小。

B：难道是恐龙旦？

A：告诉你，这种蛋最少也有一两呎长，最长还有百多两百呎。

B：这么吓人啊！

A：这种旦不能生吃，要吃之前要炸过的。

B：哗，哪来这么大的锅炸这种旦？

A：你知道这种旦最大的一种叫什么吗？

B：叫什么呀？

A：核子弹！

B：鸽子弹？没听说过有百多两百呎长的鸽子旦。

A：是核子弹，核子弹呀！

B：核子弹？核子弹怎么能拿来炸呢？

A：核子弹就是炸弹，炸弹就能炸嘛。

B：我的天啊！我还以为你是说真的，炸弹怎么能吃呢？吃了不炸破肚皮才怪呢。

A：我没骗你，这种蛋不必吃的。

B：不吃，不吃怎么会饱啊？

A：看就饱了。

B：看就饱了？

A：你知道有一个国家叫印度吗？

B：我知道，印度嘛……东邻孟加拉，西接巴基斯坦，北达中国，南通印度洋。

A：嗯，你的地理还不错，我问你，你知道印度是个怎样的国家吗？

B：怎么样的啊？

A：这个地方呀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每年不知饿死多少人。

B：是这样啊！

A：可是那里的有钱人呀出入坐的是大汽车，住的是豪华的官殿，那些吃的东西多得还堆在仓库里烂掉。

B：真糟糕，印度的政府是怎么管的，真没用。

A：谁说没用，这个政府才厉害呐。

B：哦？

A：他们知道人民吃不饱，自己的宝座也难保，於是就想了一条妙计。

B：什么妙计呀？

A：请来了北极熊，给他们生个蛋。

B：北极熊怎么能生蛋呀？

A：你忘了是核子弹呀。

B：那北极熊又是什么？

A：北极熊就是苏联的外号，他们叫苏联给他们制造个核子弹，搬回老家炸！然后就跟印度人民说……

B：是不是这样说："各位你们看到了吧，我们印度现在有了核子弹，是世界强国了……"

A：日本还没有，我们就有了。

B："哦，日本还没生我们就生了，人家都说我们国家弱，可是我们现在是强国了，你们再也不用担心肚子饿了，因为我们有了核子弹，是世界强国了。"

A：哎，怎么你都知道。

B：是呀，这种蛋呀，不用吃，看就饱了。

A：其实嘛，印度人才没有这么笨，核子弹好看是好看，可是不能吃，肚子还是空呀。

B：是呀，如果把制造核子弹的钱拿出来，又不知可以救活多少人了。

A：不过我知道他们会这样讲："我们印度人口五万万，每天饿死那几个算得了什么，死了也好，还可以节省点粮食呢。"

B：是呀，这些整天吃饱饱睡呼呼的家伙，怎么会理人民死活呀。说来说去，哎老兄啊，你这种炸弹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倒听说过一种说法。

A：什么说法？快说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吧。

B：不久前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新闻报导几位科学家的大发现。

A：哦，有大发现？

B：他们说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而且人口不断膨胀，总有一天地球的资源要用光的。

A：用光？那怎么办？

B：你别紧张，人家科学家才有办法呢。他们说反正地球资源迟早都要用光，倒不如现在开始不用。

A：不用？那我们吃什么？

B：（不语，指天）

A：吃天？

B：（摇头）

A：派飞机上天抓鸟吃？

B：不，不不。

A：难道要靠天吃饭，等天上掉下东西给我们吃？

B：不对，不对，都不对！

A：那你是指什么？

B：你听过美国吗？

A：哦，听过。

B：我说的就是会飞天的太空船，美国的太空船。

A：这太空船是去月亮的吧！

B：去月亮？老兄，你忘了这只太空船是负有替人类解决粮食危机的伟大使命呀。

A：我没忘呀，人家说月亮上有嫦娥和那只玉兔，太空船上到月亮，把嫦娥和那兔子杀了，随便也好吃嘛。

B：哎呀，这是传说嘛，传说怎么会可靠呢？哎，你知道吗，这只美国太空船可不简单呐，那设备都是几百名科学家设计出来的，都是第一流的。

A：第一流？那不是要花很多钱？

B：这么多（手比“四”）

A：四万？

B：太少了。

A：四百万？

B：不多。

A：四千万？

B：四千万还是少。

A：四万万？

B：告诉你，这只太空船要四十亿美元这么多！

A：四十一块钱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月工资还比它多。

B：四十亿不是一二三的一，是四十万万，四十亿！

A：我的天啊，怎么这么多？

B：你别忘了，这只太空船不是去月亮，是去火星呀，火星这么远，费用当然贵点嘛。

A：去火星？去火星干嘛？去火星不如去水星，水星还有水，火星到处都是火，不怕被烧伤吗？

B：唉，你别老是看到名字就乱猜好不好，其实火星和地球像极了。

A：像有什么用？

B：就是像才有用，你知道吗？火星和地球一样，有空气，有阳光，有水，有冰雪和四季，而且很可能有生物。

A：哦，那么太空船去火星就是要去找生物啦？

B：是囉。

A：万一找不到呢？

B：你应该想想万一找到了呢？

A：找到了又怎样？

B：找到了就美妙了，那时我们人类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A：哦？

B：你想如果火星上有生物，那就好极了，可能那里地上开着火星花，树上结着火星苹果，山上有火星羊，水中有火星鱼，地上还有火星鸡，火星猪呢。

A：那么后来找到吗？

B：报纸说这只太空船上到火星，只见高山起伏……

A：（摇头吟诗状）流水清清？

B：不，空空如也。还有啊，风儿吹来……

A：只见树儿摇动着身子，婆娑起午，牛羊成群在吃草，悠哉闲哉，充满了诗情画意？

B：唉呀，原来乱石遍地，一片荒凉，什么都没有。

A：那么你的火星苹果，火星猪呢？

B：别说火星猪，连半只火星蚂蚁都没有。

A：唉呀老兄，你想得太美了。

B：我想的才美哩。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新闻时，我就想了一整夜，我想那时我们就派一只太空船到火星去，把那些什么火星羊呀，火星猪啦统统抓回来，送给那些受苦受难的穷人。

A：送？那不是要亏大本吗？美国人不会这么傻的。

B：那就卖好了。

A：卖？我算给你听，假设我们一次抓回一万只火星猪，本钱四十亿，

一只要卖……40万，40万元一只猪，谁买得起，买了也舍不得吃呀。

B：哎……唉，这不过是我胡思乱想而已，其实根本都没有什么火星猪的。

A：所以我说啊，要解决这个粮食危机，靠什么专家，靠什么蛋啦都是没用的；不但如此，而且还会使粮食危机更加严重呢。听说美国国内失业人数有好几百万，可是他们不但不设法解决，反而把人民的金钱用来设计所谓的太空船，来满足他们的优越感，进一步还要称霸太空。虽然这是发展科学，可是让几百万人饿着肚子来发展这些没有意义的科学，岂不是轻重倒置，不顾人民死活吗？

B：是呀，想不到也有这么多国家是不管人民死活的。

A：其实多关心世界大事好处就在这里，如果多关心社会，多关心世界，多关心周围所发生的事物，我们就会发现只要不合理的社会继续存在，不合理的事到处都会有的。

B：是呀，(摸摸肚子)嗯……其实不合理的事真是到处有，你一说完，我马上发现一件不合理的事呢。

A：哦，是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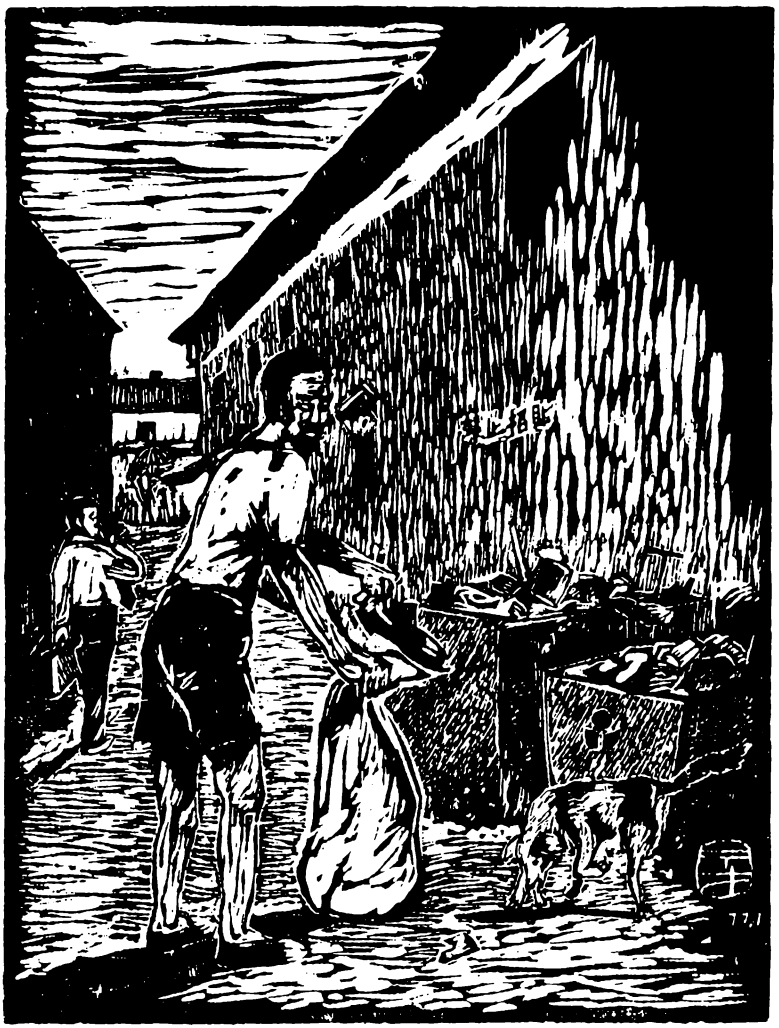
B：有一个人说要请我吃盘粿条面，说了老半天，我肚子里还是空空的，你说这合理不合理？

A：哎呀，原来你又是在说这个，请就请，走吧。

B：好，走！

注：本稿所引用之统计数字都不是完全正确的。

# 本地木刻



后巷

谷开組

# 小說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唐代刘禹锡

注：意思是：沉船旁边成千上万的船只扬帆驶过，枯树前头一望无际的树木枝青叶绿，欣欣向荣。比喻在自然和社会发展中，没落、腐朽事物的存在並不奇怪，丝毫不能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进步的、新生的事物是在同没落，腐朽的事物斗争中成长的，在它们的废墟旁，蓬勃发展。

# 不屈的人们

—齐力—

大清早，沙列就醒了。每逢礼拜天，他都约了蓝利和亚望两位小伙子去给乡亲们修补屋子，等会他们也该来了。四十岁左右的沙列，肤色黝黑，身躯粗壮，生活的磨炼使他养成一种好思索的特性。他点燃了一根烟，吸着，心潮又翻腾起来了。昨天的风声绝不会是空穴来风。昨午工地一完工，他就忙拾掇好工具，找贴心的拉地伯商议了。他们觉察，事情可有点不简单……

沙列嫂正在多准备早饭，就要赶去给家境不好，儿子生病的加辛嫂家送去。望着妻子的身影，沙列的心情又是久久不能平静……

那年，在老家，妻子她父亲领着大伙自行开发芭地，却遭到军警的狠蛮对待和逮捕。天灾人祸逼得沙列和妻子一家暂时寄居在城里乡亲家，好容易才找到一份工地的工作。

几年来，老家只见到地主的土地在扩大，官僚和外国佬合营的油棕园一开芭就是一大片，还是政府拔出的。无地缺地的农民申请土地却一点都没消息。来到城里，土地更是寸土如金，他们实在付不起高昂的房租。四个月前，他才从城里乡亲家搬出来，和处境相同的十来户人家就在这儿用旧木板搭起小木屋。这儿离城市有二英里多，是块荒草泥泞地。由于没有受到干涉，来这儿落户的阶级弟兄已增至四十多家。

“老虎戴念珠！他们竟会答应替我们申请屋地，还分给门牌，真有点在做戏，还不是要捞取乡亲的选票！亏她加辛嫂还说他们大选已胜，我们也将有指望了。”沙列嫂边提着早饭盒边说，就要出门。

「昨天有些风声，『戏』可能愈演愈坏。不过，我们再也没有其他栖身之所，我们人越来越多，我们一定要争取土地！」沙列回道，並深思着……

「沙列叔，你早！」蓝利和亚望已在窗旁招呼，喊声打断他的

思潮。

「早啊，我们走吧！」沙列微笑回答。

一路谈着，一会就到了西村的大路口。远远的新开辟的泥路上，一辆满载黄土的囉喱急促地驶着，扬起滚滚黄尘。接着又见一辆，第三辆，又一辆。

「怎么礼拜还赶工？听说州政府把这地拨给外国旅馆业投资者来兴建豪华大旅馆，发展什么旅游业。有人说西村最靠近施工地点，可能会遭殃，沙列叔，我们这地方能长久吗？」蓝利忧虑地问。

沙列望了望小伙子，掂着他的话的分量，不立即回答。其实，推土机几天来在频繁操作，他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昨天他去过那工地，找到一位工作的熟弟兄一问，弟兄告诉他，一次无意看到工程师的一张施工图纸，施工面积估计非常可能包括整个西村，甚至东村。看着那黄尘，几年来的各地拆除「非法」屋事件、大财团扩张占地事件、市容「发展」及穷人区迫迁事件又一件件地萦绕着他的心头。

「前车可鉴！事情的确不那么简单，我们都要多关注事态的发展，也通知村里人注意。土地申请可没那么容易。申请还未被批准，我们心里能踏实吗？」沙列郑重地提醒两位青年。

「大选前分给了我们门牌，还答应代为申请屋地，而村名我们还以卅务大臣名字命名的。大叔您不提醒我还以为他们必会给我们安居下来。对了，前天报纸发表了卅务大臣感谢外国大财团来此投资的报导，並对「非法」占地者严厉警言，我看后心头顿时冷了半截。」亚望也谈了他心中所想的。

「去给三苏丁伯修好屋顶，我们找找拉地伯好好商量商量。」沙列说着移动了脚步，和大伙直奔三苏丁伯家去。

## (二)

今天，他们多添了一项任务，到奥马伯家修墙板。

突然，奥马伯的儿子从外边飞快的跑来，一见沙列，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拆屋队把十多间屋子拆了，已经拆到加辛家了，你们快到加辛家，他还没回来呢！」

沙列大吃一惊，就立即往外跑，一边回过头来吩咐蓝利和亚望分头去叫人。

远远就看到一大批镇暴队和拆屋队人员在拆着屋子，沙列嫂扶着瘦弱的加辛嫂，正和一名官员装束的人愤怒地争论着。沙列快步趋向前，洪钟般地大声问那人道：

「你们为什么拆我们的屋？」

亚望这时也带了几个村民飞奔来了。

那家伙轻蔑地看了看大伙，又再扫了沙列一眼，才从牙缝里发出刺耳的声音：「你是什么东西？走开，否则控你阻碍我执行任务！」

沙列按住心头怒火，毫无惧色的说：「你奉谁的命？证明信件在那？」

那人狡猾的从衣袋里抽出一张信纸，故意拿到沙列面前一扬，又迅速地放回衣袋，冷冷地说：「你也配看？哼，你们非法霸占政府地，现在这儿要填土，全部屋子统统要拆掉。东面的屋子限令一星期内自行拆除，不然下星期照旧把屋子拉倒！」

「非法？为什么当初又答应可以住着申请屋地？」蓝利驳斥道。

「看在阿拉份上，请不要拆掉我的屋子吧！」加辛嫂求情道。

「你没看见加辛嫂的生病的儿子还躺在床上，你们怎可以拆！」沙列嫂激愤地说。

那知那家伙竟把手一挥，指挥着拆屋人员动手拆，並说：「我没那么多时间，动手！赶紧拆！」

「什么非法？如果法律只是用来对付穷人的话，我们只好反抗你们的法律！」沙列攥着拳头大步向前，一把抓住一个拆屋队员的手，大喝一声。

「你羞耻不羞耻？这样来对付一位儿子患病的妇女！」亚望也趋前不许另一位拆屋队员动手。

那官员脸色顿时大变，恶狠狠地说：「带走他们！」

几个荷枪实弹的镇暴队员立即如狼似虎般的上前抓住沙列和亚望的臂膀，强行拖走。拆屋队人员蜂涌而上，早已把几面墙板拉下来。加辛嫂这时再也支持不住了，一股闷气往上涌就晕过去了。沙列嫂急得忙扶住她，一面叫人把加辛嫂患病的孩子抱出来。拆屋队人员顷刻间便把木屋拉下。

蓝利这时也已领着大伙前来，但全副武装的镇暴队凶神恶煞的挥动着木棒，提着莱福枪，拿着藤牌，排成一字形的人墙，挡在他们的前面。拆屋队人员铁锹不停地挥动着，廿多来间的西村木屋转眼就要被拆完了，大家都义愤填膺，在枪棒面前拳头攥得紧紧的，悲愤莫名，有人掩住脸哭了，仇恨之火在胸头熊熊燃烧。……

㈢

拆屋队走了，沙列和亚望也被他们带走了。

沙列嫂强忍住悲痛的心情，想着还有多少乡亲的事儿要放到心头，这当儿，她能软弱下来吗？她和蓝利以及父老们商议好组织和发动乡亲们准备食宿问题后，又领着妇女们去通知东村的乡亲过来西村开集会了。

暮色沉沉，天边响起几声郁闷的滚雷，一片片稀散灰色的低云飞驰而来……

东村的乡亲都来了，带来了他们的支援物品和慰问。这是一次团结的集会，祈祷是在严肃的气氛下举行，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为沙列和亚望祝福，也誓言东西村乡亲团结起来面对一切迫害行动。

想起沙列，拉地伯愤怒地谴责道：「我们穷人生活永无改善，还要施行残暴手段，拆除我们的家，他们简直是禽兽不如！那配是依斯兰教徒！」

「不团结起来去争取我们的权益，就别无他途了！今天被拆屋的是你们，明天就是我们了！」东村的父老深情地给于有力支援。

想着以半生储蓄建起来的小木屋全完了，实叫人忍受不了这般的打击，加辛嫂不禁哭喊起来：「为什么要逼得我们穷人走投无路！为什么要逼得我们穷人走投无路！」

好多位妇女都禁不住擦着眼角；安慰，是不顶用了，只有活得坚强些。被凄凉气氛感染的人们随即心头涌起无比的愤怒。

蓝利地控诉说：「下午我们去找那国会议员，岂知他也说我们「非法」，他们全是一路货色！」

「我们求求州务大臣，也许可以收回命令。」加辛嫂哀伤地说。

「我们不能再对他们存有幻想了，明天东西两村的人将以我们的力量来争取，我们游行到州务大臣处，要他答话，我们要土地！我们要有居住的权利！」沙列嫂激愤地说。

还能有其他的议决吗？不屈的人们是不会在耻辱中生存的。

## (四)

天刚蒙亮，在通往州务大臣办公楼的马路上，示威人群徐徐向前移动着，象刚起的风暴勉强卷起来的海洋上的黑浪一样。

沿路上，往城里去的早市小贩，工人和报贩都关切地讯问：

「你们为何老人家、小孩都出动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再也不能受了！所以才来的！我们要游行到州务大臣处请愿，那些禽兽不如的东西把我们仅有的屋子都拆了，一点也不顾在屋里的生病的幼儿和老人家，他们不是人……」村民愤怒地痛斥。

沙列嫂、蓝利和年青的村民走在老人和小孩的队伍的最外线，拉地伯和村民代表走在前头，他们都不时向路人讲述他们的遭遇。从这条街涌到另一条街上，队伍有组织地前进，人数显然的增加了，早市小贩，上工的工人，学生都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是公民啊！要认清自己的权益，要他们解决我们的疾苦，而不是残暴对待！」沙列嫂坚定的声音响起了。

「我们反对暴力，我们是和平请愿啊！释放我们的亲人！」蓝利也提出了大伙的要求。

当游行队伍靠近前往办公大楼的街道时，急促的「嗵嗵」声突然在前头响起，不久前边开来了四五辆红色大车。头载钢盔，手持枪枝、木棒、藤牌的镇暴队早已在数百码以外摆好阵势，挡住他们的去路。人们憎恨地再看到这些冷酷得不属于人的嘴脸。

「你们难道没有妻儿父母吗？他们不要享有生存权利吗？我们难道不能有生存权利吗？」沙列嫂的声音在人群中响着，仍然是那么坚决。

人群中仍然有人流露着疑惑的神色，但脚步还是随着队伍前进。

这时大家好像不能向前移了，原来前面的人群停下来，因为急促的「嗵嗵」声又响了，镇暴队队长从扬声器发出了喊叫：「你们听着，现在散开！」

「我们是来请愿的，为什么叫我们散开？」抗议声在人群中响起。

「我们白来啦？这就是给我们的答覆吗？」

「我们不是来见你们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难道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们根本就不属于我们这阶层的人，所以才要这样来对待我们！」

「我们要州务大臣答话！」人们的声音沸腾起来了。

扬声器的声音又连续的响了几遍。

愤怒的喊声、讥讽的叫声更加高涨了。

「我们都没吃早餐就来了，我们一定要一个合理的解决！」

「一定得让我们过去！」

人群移动了。突然前头的人群起了一阵骚动。辟辟拍拍声在前边响起，几个坚持往前行进的村民、工友的头部已被镇暴队员击伤了。没有呻吟，后面的村民有力的抱住受伤者，好些人，包括多位妇女，老人毫无惧色的向前移动。丧尽天良的恶魔竟打起妇女，粗暴推着老人来了。

「波！波！波！」远处的镇暴队员的枪口冒起白烟，三颗催泪弹落在人群里。抗议声、苦闷的叫声、妇女的谴责声，孩子的呼救声和老人家的咳嗽声在空中飘荡着。人们脸色激愤，眼里闪着鲜红的血丝和泪光。

强烈的愤慨，痛苦又束手无策的仇恨，惊愕的各种心情正灌注在人们的心里。有慌忙的手势，严厉的咒骂，催泪弹的烟雾使人们移不前去，不得不散开並救护着老人和小孩。在前头的村民好多还被带上警车。

沙列嫂愤怒得青白的脸上，流露着坚决神色，招呼着乡亲们道：

「乡亲们，我们扶老人家和小的先上路回去。请愿、求情是没用了，对他们我们不用再存什么幻想了。我们暂时回去，再联合起更多力量去争取我们的权益！」

「他们恣意践踏穷人的生存权力，打人抓人，我们家属们绝对斗争到底！」蓝利也表示了决心。

忽然，一位妇女边跑边喊的朝这儿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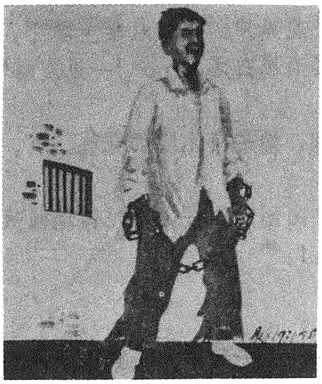
「我可找到你们了。不好了！那些丧尽天良的东西又去东村把屋子都给拉倒了！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位妇女再也说不下去了。

人们的神经已被这残酷的事实麻木了，对自己的毫无地位、被剥夺生存权利的遭遇怀着半清醒的感觉。他们怀着对真主的祈求，要回「家」看看留在「家」里的亲人。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要斗到底！」一个东村村民坚决地说出人们的唯一选择。

沙列嫂安慰着那位妇女，並组织了大伙上路。她要求蓝利多留一会等候那些走散的乡亲，集合了才回去。

蓝利心头的愤怒久久不能平息，他看清了大人先生们是怎样来对待穷人的。他们的前面仍是多难的，但乡亲亲属将立下决心斗争下去，东村村民的话给了他无比激励，还有在游行队伍中勇敢的乡亲，尤其是沙列嫂，她那不怕威胁，不顾自身为大伙的精神和斗志更给了他力量；想到沙列叔、亚望，也是他要学习的榜样。蓝利攥着拳头，拳头中包含了年青一代沿着长辈英勇不屈的脚印前进的一股强劲，他望着沙列嫂他们远去的身影，他们的形象却逐渐在他眼里高大起来。逮捕吧！逮捕了一个，千百万个不屈的人们将站起来斗争到底！



# 死——地狱轻写

—白颼—

（一）

死，我突然的死去了。

我不清楚为什么会死去的。

凌晨，牛头马面和两个马卒闯入了我的梦乡。见了面，牛头对了样子，没找错人，马面便把我扣上了枷锁。

“上哪儿去？”我问道。没回声，我再问：“为何把我扣上枷锁？”

“你的东西全在这儿？”牛头反问我。我说：“要干什么？”

牛头不睬我，把嘴一歪，马面便把我交给了马卒，和牛头一起翻我的东西。睡褥、枕头、桌子、椅子、水桶、小罐子，都翻了。

地上满是东西，乱七八糟的；牛蹄、马蹄在上面踏着，我心疼，怒喝了一声：

“别贱踏我的东西！”

牛头马面不理我，装了一大袋，架住我就走。

（二）

出了屋外，我忽然想到，只有地狱才有牛头马面。

“到哪儿去？”我想肯定，又问了一声：“到地狱去？”

又是没有作声。

两个马卒架住我，跟着牛头马面，进了一辆纸糊的车子。哦，人们常烧的纸糊车，原来却都是给牛马老爷们享用的。

马面坐在我身边，他用黑布把我的双眼蒙住——这地狱倒真隐蔽，难怪这人间从未有提起它，想起它。

（三）

我听到依呀一声，是地狱门？！

一阵嘈杂、紧张的人声，哦，不，是鬼声。黑布从眼上拿下，我看到了。许多的牛头马面，马卒，还有黑白无常——'一见发财'的无常。

他们瞪着我——一个刚来的新幽魂，像是有无限的冤仇。啊，我是杀了人吧？！

数头猛犬从鬼群中猛地钻了出来，团团围住我，有纪律地猛吠，仿佛在恐吓我："你杀了人！杀了人！"

（四）

我跟着牛头马面，好多牛头马面中的牛头马面，来到了一间小房子。我看到那门口上边挂着一幅扁额，阴黑的大字，歪斜地写着："阴和阳好"。

房里一张案子上，摆着一本变天流水账，上边写着："生死大簿"。一个黑无常打开它，里面全是会飞的字体：不似行草，更不似大小篆，倒似南国的荳芽。我想着，却依稀地看到那上边有几滴枯干了的血渍。

案边站着一个白无常，瞪住我。他拿了一套寿衣给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穿上这个！"原来，这阴间是不准带上一点人气的，每个幽魂都得有阴气。我多年的老友——一双布鞋子，也让那白无常拿走了：新来的都是赤脚幽魂。

（五）

来了两个黑鬼，身上的官服歪写着一个'兵'字。二鬼各架住我的一边，一声不响就带我走。我问道："上阎罗殿？"

没有作响。咦，是外种鬼，我感到惊奇：咱中华民族的地狱也有外种鬼。哦，是了，近来中西经济文化大交流，什么事情，都是国际性的，不分肤色语言；咱的矿山、园丘，可不都是挂上了洋牌了吗？这地狱，大概也是国际性的吧？！

穿过几条通道，面前是一整排殿子；再往前去，我被带入一个用白漆写着'地门'的殿子。啊，原来这底下还有一层。

胸肌抖了一下，这'地门殿'可冷啊。

这底下也有许多间殿子。我被带到了一个殿门外，上边也用白漆写着：'刹门'。糟了，我真的是'刹'了人？不，我从未杀过人，我从来滴血未沾！

我昂然走入殿内。

（六）

一股冰冷的阴风扑面而来，四周乌黑一片，只有一支吞着火红舌头的白蜡烛屹立在一个高高的黑案子上。

我站在案子前，双眼正和案边齐高。我抬头往上望，一张公正不阿的黑面孔正瞪住我，左右各有两个'一见发财'。我张大眼睛，再瞧，黑面孔后边有几个黑箱子，有力地写着'扶正张义'：端端正正的，很是壮观；细看，上边却隐约有着无数血红的手印，并且竟都是缺了一个手指的！

又再看，箱子的底下长着发亮的小东西：啊，是雪凝成的冰！我的胸肌忽然跳起午来。

"叭！"公正不阿的黑面孔用力地把镇堂木往案上敲了一下。我的心突了一声，但马上又平静下来；我晓得，我和他是火和水。

"跪下！"黑面孔喝道。我用力地站住。

"见了判官大人还不快跪下！"一个无常走了下来，双手捏住我的肩膀，要把我压下去。

我双脚挺直地站着，抬起头：我不是杀人犯！

"叭！"镇堂木又猛敲了一下。黑面孔连喝了三声："好！好！好！"。

四周突然明亮起来。三更半夜，哪来的炎日，而且竟有两个？！

耀眼的阳光刺着我的双眼，使我无法怒瞪起来。我看不到黑面孔、四个'一见发财'、发亮的冰、高大的案子、吞着舌头的白蜡烛，还有，那四个大字："扶正张义"。

（七）

我全身起着鸡皮瘩，两个太阳温和地用强光射着我；我的眼睛眯着。忽然，我发现我的双手竟是苍白的：我是一个幽魂。

四个'一见发财'幽幽地出现在我的四周，阴风阵阵扑来。突然，四个无常一起发难：两个猛架住我的双手，一个迅速地把我推向冰冷的石墙，一个用尽力气地往我的下腹猛捶、猛撞；一阵阵剧痛从腹部传到我的脑神经，我双手挣扎着，企图按住腹部，可是，下体已经湿透了。

"混账！竟敢在大人面前撒尿！"

"碰！碰！碰！"又是阵阵声响，这回来自胸部。我的脑神经来不及感应，背部却先感应了：他狠狠地，往石墙就撞，像和那墙有着多年的仇恨。

“叭！叭！”我的双耳也起了感应，嗡嗡地叫了起来。

“还不快跪下！”一个无常喝道。我仍然站着，双眼暴出火花。

“英雄！英雄！哈哈，有志气！”黑面孔幽现在我面前，一和我的眼睛触了，他倒退了一步，马上打个哈：“干吗那么凶啊？”

定一定神，他忽冷忽热地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死去的，吓？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不过，根据生死簿的记录吗，你的寿数还不到，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在这里住几天，把罪名洗脱了，我们会送你回阳间去当凡人的。”

我盯着，眼睛一眨也不眨。

黑面孔不正视我，又说：“王爷的意思是这样的，只要你上台演大戏，把你如何杀人全都演出来。你现在是一个杀人犯，记住，杀人是要偿命的；你不用否认，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有谁杀了人，打抢、偷窃、贪污，我们都知道；别忘了，我们有一大袋你的东西。”

“演一场戏，就可以重回阳间，多简单。”

“我没有杀人！”我挺起胸臆道。

“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我没有……”声音在周围回荡，黑面孔弯着腰，张大嘴巴；“扶正张义”四个大字在摇晃。

（八）

尖，两枝尖棍子在我的下腋盯着；我的双手抬高着，无法下来，因为尖。

无常用角尺量了我的膝盖，七十度，还差二十度。棍子在双腋动着，我的双膝自动地摆正起来。有千万只死的蚂蚁在那里面动着，我闻到一阵酸味。

四周静寂的，只有“扶正张义”的几个箱子底下，雪凝成的水滴发出嗯嗯声响，其中偶而和着几声无常、黑面孔的叱喝声。

时间突然缓慢下来了。我在练武，因为我是个幽魂，一个被指杀了人的幽魂；这是第一课：站桩，九十度的马步。

我的眼睛依然暴出火花。

（九）

黑面孔，公正不阿的判官老爷坐在乌黑的案边数着：他在等我画样。

一只黑臭的长靴子在我的背部踏着，和着我的身体一上一下。

我的身体时而和潮湿的地面紧贴着——米黄的寿衣湿了，肌肉在颤抖——时而又离开地面；但，我的手掌、脚尖却始终和地面紧贴着。

黑面孔时而缓慢地数着，时而飞快地数着，那只臭靴子也时缓时快地跟着。

这是第二课：乒乓。我的手已经不听我的使唤了，但心里却频频念着："我没有杀人。"

（十）

黑面孔心里焦急，无神的双眼死盯住我。四个'一见发财'围在我的四周，跳起'僵死之午'，叱喝着。

阴风逼着我，厉鬼发出狂叫："呜——唔呜哟——画样——呜——演戏——呜——画样呜，演戏呜唔呜——哟。"

突然，门打开了，黑面孔心里一急，拿起镇堂木就敲！

"叭！"几个？常僵直了，刚进来的厉鬼们也僵直了。

我从石地上爬起来，张眼一望：进来领头的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厉鬼，一手拿着一枝判官笔，一手托着一本大簿子，后边跟着四个'一见发财'。

"换班了，老黑！"青面獠牙对黑面孔说道。

换班？这地狱真是伟大，也有轮班制，廿四小时营业；那，我这个新幽魂也该去休息了。我全身酥冷。

（十一）

青面獠牙代替了黑面孔，坐在案后；'扶正张义'四个大字仍是壮观，但格调似乎与青不合；雪凝成的冰依然发出嗯嗯声响，白蜡烛却早已无踪了。

我站在墙角，耀眼的两束阳光从我身旁射过。青面獠牙对我微笑；两枝长牙发出白光，嘴里露出一个血红的舌头，双眼闪着绿光。

现在是早晨了，一个外种黑鬼送来一份早餐，放在高高的案上。我嚥着唾液，肚子发出声响；幽魂也会饿的，我奇怪。

"要吃早餐吗？画个样就行！"青面獠牙列开嘴巴说。

我站在墙角，发觉自己是错了：我是无法休息的。

四个无常走了过来：一个把我拉到太阳底下，然后，四个无常阴阴地围住我，但却腾出一个空位，使我看不见青面獠牙，只看到美丽的太阳。

突然，一阵青光一闪而过，青面獠牙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用粗壮的手抓住我的衣领，另一只手往我的下腹猛撞；我的脑神经起了反

应，背部迅速地向石墙冲去，撞、撞、撞……；我的耳朵、胸部全都起了反应，疯狂地叫了起来："嗡——嗡——碰！碰！嗡——碰！……"

四个无常也发难了，配合着青面獠牙。五条鬼影乱成一团，一会儿到东，一会儿到西；我夹在中间，脑神经发狂地指挥着。

天昏地暗，一切都在旋转；五条厉鬼仍扭在一块，我在群鬼中央，感到地在动，是地震？！

一只只的小鸟、星星在我头上绕着，唱歌、眨眼。突然，眼前一片乌黑，无常、青面、太阳、冰滴、'扶正张义'全都不见了。……

（十二）

'一见发财'、青面獠牙从容不迫地，拿了一大罐万金油往我的鼻孔、太阳穴死命地涂。我舒服地躺在地上，脸孔由白转青、由青转白，双唇发黑。我在作梦，梦见一群死尸在吃一个年青人的脑髓，一群人冲上前，抢救着那个青年，我也跟在后头，可是我突然地死了，来到了地狱……我想继续梦下去，一盆冷水却往我的脸上一泼，我全身冷僵了。

我又再看到了无常、青面、太阳、冰滴、'扶正张义'。

又一个外种黑鬼送来了一份午餐，和那份早餐並排地放在案上；散放出来的一阵酸味，夹带着一点点米香。我嚥下唾液。

另一个黑鬼也送来午餐，一共五份，另外还有五杯热茶。两个无常走到我跟前，用力地架住我到一张高高的椅子上。我坐在案前，面前摆着六份午餐、一份早餐、五杯热茶、一本大簿子、一枝判官笔、一个墨砚，还有一张宣纸，上端写着黑字'杀人者'，中间密集着许多许多的黑字，下端一片空白，是给画样用的。

青面、无常享用着午餐，嘴里散出一阵米香、羊肉香。我瞪住他们，心里明白：我只能嚥唾液。

"肚子饿？吃啊。"青面獠牙柔声地说着，他把一个油盒子推到我面前。我把双手放到案上，想动那油盒子；可是，"叭！叭！"两只黑手像斧头一样地斩了下来。

"要吃？！就画样！"青面獠牙大声喝道。

我把手缩了回来，多精彩的一招！这时，肚子对住我骂道："你这狂人！不，你不是人！你这狂鬼！还不给我饭吃！"

我苦对着肚皮，双眼又暴出火花。

（十三）

殿门打开了，进来一群厉鬼；青面獠牙、'一见发财'慌忙站了起来，向领头的敬了礼："好下午，巡殿大人。"

那领头的一双三角眼盯住我，好似见了多年的仇人。

啊！那不是……我定睛一瞧，我的地狱啊！这群厉鬼不都是那群吃人脑髓的死尸吗？！糟了，他们一定是来报仇的；是了，一定是他们把我带来地狱的，一定是因为我破坏他们吃脑髓的计划，我才死去的。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

我终於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去，我明白了。"哈哈……呵哈哈……是谁杀了人？！哈哈……呵……"我发狂地笑了起来。

笑声震荡着，那巡殿老爷倒退了一步，喝道："不准笑！"

"呵哈哈……是谁杀了人？！是谁杀了人？！哈哈……"我依然狂笑着。

（十四）

巡殿老爷硬挺起了胸，威风十足；青面獠牙在一旁惊笑着，整十个无常发出一阵阵幽幽的鬼叫；我被逼到墙脚，四周都是白色的鬼影。

突然，巡殿老爷发动奇袭：一只碗壮的鬼脚，像钢般的硬，向着我的大腿撞去！

"咚！咚！咚！咚！"巡殿老爷是一个熟练的铁匠，他午着大铁锤，对着我的大腿——狠敲。

我被无常压在墙角，双手不能动弹；打铁发出的火花频频刺激着我的脑神经。我倒下去了，我的脚不是我的脚！

打铁趁热，铁匠决不放过这个好机会；他改换了铁锤——乌黑的长靴跟——继续打铁，他也用上了钳子——另一只长靴跟——钳住我的双手。

"咚！咚！呜嘿嘿……咚！嘿！……"打铁声混杂着十几个厉鬼的狂叫。

"哎……哎……呀……哎……"我呻吟着，一个我开始在脑里叫着："受不了，实在受不了了，上台吧！画样吧！……"

"不，不行！我不能上台，我不——能——！"另一个我回击着。

## （十五）

我又再作梦，梦见死尸们在吃人肉、吸人血，被吃的不止有青年、少年，也有中年、老年、儿童，还有我；突然，无数不甘被吃的人站了起来，我也学着站了起来……可是，梦却碎了。

巡殿老爷和几个无常已经走了，留下青面獠牙和那四个无常。'扶正张义'底下的水滴越凝越大块，两个太阳发出的淫光照在我身上。

门又打开了，青面獠牙的脸上抽了一下。进来的是一个白面书生，拿着一把白扇子，后面又是跟着四个'一见发财'。

"老青，该轮到我了。"白面书生说道。

"瞧你的本事了，老白，哼！"青面说着，拍拍两袖，和着四个无常出了殿门。

"英雄，来，来，坐，坐。"白面书生拿了一张高椅子，拍了拍，说："哎！甲乙无常快扶英雄坐下。"

一双白无常把我抬起，我的裤管在地上拖着，里边像没了双脚；绕过两个太阳，到了高椅，我坐下，面对着案后的白面书生，面对着书生后边的'扶正张义'、冰滴、箱子，面对着一份早餐、一份午餐、五个空杯。

"英雄，你不要这样固执。你看到了，我的几个同门，老黑、老青，性子都很坏，我身边这几位好兄弟，性子也不见得好；不过，你放心，我没有什么性子的。

"你怕难为情？不要这样傻，我们阎王爷是最仁慈的，最关心阳间的一草一木。你杀了人——你不用抵赖，我们有充份的资料——我们就是要帮你洗脱你的罪，相信我们，只有我们才能解救你，洗清你的罪……"白面书生握着白扇子，像我的救世主似地说。

我默默地坐着，寻找我的双腿；脑海中的两个我在激斗。

白面书生发现了我的意图，回身热情地对无常说：'拿一罐药酒替英雄擦擦。"无常们齐声应道："大人，药酒早没了。"书生听了，说道："没了，唔。那好，改天吧！等事情办清楚，再拿罐来。"无常们又应道："是，大人，等事情办清楚了再拿。"

白面书生笑点着头，回过身来；我骤然发现他的耳朵是黑色的，与前边清秀的白脸相映成趣。

惊奇的眼光让书生发觉了，他不动声色地说："英雄，想清楚了没有，我的好兄弟们性子可火急的哦！"

我仍然默默地坐着，眼里又迸出一点火花。突然，我看到书生

悄悄地发出诡笑；我心头一寒，'扶正张义'底下的冰滴越发凝得大。

眼明手快！四个无常发动了：两个脱上衣，两个脱下裤！我突然找到我的腿：双脚乱踢着，可是，我毕竟成了裸魂。

'扶正张义'底下的箱子发出淫威，冰滴对我慈祥地微笑着。

无常们又出奇招了：两个把我的双手绑在椅背后，两个把我的双脚绑在椅脚上，白面书生走了下来，白扇子挂在手上，欣赏着这看惯了的杰作；他脸上不笑不怒，不似先前的又嘻又哈；转回身子，他移动两个太阳，阳光又找上了我。

"我说过我是最温和的，待会儿你就知道，绝不动你的皮肉。"白面书生说。

"哼！"我死盯住他。

"你不信？"书生说着，摊开白扇子，上边写着：'慈悲为怀'；他把白扇一摇，一股阴风扑面而来，呜哈哈，我的牙齿竟跳起西班牙舞来迎接哩。

书生侧过身子，摺起扇子。我又看见那只黑色的耳朵和白色的脸孔；我明白了，这书生是戴着人皮面具、会温、会和的面具。

四周的空气慢慢地冻死去，我的牙齿兴致高涨，越午越狂。

## （十六）

黑鬼又送来了一份晚餐，让我瞧。他也送来了数杯热茶，还有一个水桶。

无常们替书生披上一件纯白的羊毛衣，然后各自也穿起白的、灰的羊毛衣；而我，仍是裸魂。

白面书生端起一杯热茶，热气腾腾，使一点点冻死的空气活了起来。他说道："口渴吗？十八个小时没喝水了。来，我请你喝一杯美妙的水。"

一个无常端了一杯水到我口边，我的嘴唇一触到那杯子，就刺痛着，全身上下一刹那间全都冷直了。我紧闭着嘴巴，可是一只鬼爪按住它，逼得它张开了：一股冻泉由喉咙直泻三千丈，我全身的肌肉，牙齿狂喜地迎接这股南极冻泉。

四周静默了下来，隐约听见我牙齿的舞蹈声，从缓到急，从急到缓。过了一阵，书生又说话了，嘴里散发出一股热气：

"你整天没冲凉，实在臭。"说着，他拿起扇子在面前扇开'臭气'，一股股将冻死的空气往我撞来。

无常从案上提下水桶，天空突然变得阴暗起来，一阵阵雨点纷纷往我打来。冻泉在我的血管里流着，雨点在我身上泼着，这可乐了牙齿——多勤劳的西班牙午蹈家。

鬼泣声又在四周响起："呜——唔呜哟——画样——呜——演戏——呜——画样，呜、演戏——呜唔呜——哟。"

脑海里的一个我配合着牙齿、肌肉、鬼泣声，打着节奏，向另一个我攻去："画样——演戏——画样——演——"

"不，不——能——！别忘了那群死尸，别忘了我和他是火和水！"另一个我反击着。牙齿依然疯狂地迎接冻泉、雨点。

（十七）

无常停止了哭泣，书生死命地摇起白扇子，几乎冻死的空气仓惶逃窜；我的脑神经努力地不让仓惶的空气钻进来，但这些家伙拉了'画样、演戏'在后边，一趁我想到家里温舒的大床，就钻了进来……

糟了，这些'画样、演戏'开始和另一个我争夺地盘，企图控制我的脑神经。

（十八）

"不能！"另一个我死守住地盘。这时，书生突然呵呵大笑："有毅力，有毅力，哈哈！可惜啊，你太傻了，太傻了！为了这个，把一生——你知道吗？！一生，你宝贵的一生！——你别梦想了，别以为你寿数还不到，告诉你！生死簿在我们手里，我们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死，要你生不生，死不死，你就生不生、死不死！"

书生把扇子狠狠地打在手心上，无常们便从案后抬出一张金光闪闪的金椅子。

"看你的样子，从来未见过金吧？！今天，我成全你，让你坐一坐金椅子。你可真有福气啊，我从来都没坐过，你呢，进来才不过，呃——不过二十个钟头，就有得坐金椅子，唉！"

四个'一见发财'把我手上、脚上的绑全松了，架住我到金椅子坐下。啊！这哪是金椅子，是冰椅子！

我的背部、屁股、脚板，还有手臂，全和金属们亲近着。"卡！卡！"——一个个圆圆的金环卡住了我的双手、双脚。

突然，轰隆一声，一个闪电在我身上开了花。我全身由头到脚

像有千万只蚂蚁在爬动；一阵一阵的电子小兄弟往我的心冲去……血管停工了：是麻。

下雨了，雨点在我身上猛打着，阵阵阴风从白扇上刮来；突然！一股冻泉从喉咙直泻下来……牙齿更热烈地跳午：是冻。

电子在冲！雨点在打！阴风在刮！'扶正张义'底下的冰滴对我慈祥地微笑。

又冻，又麻，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鬼泣声又大起："呜——唔呜哟——画样——呜——演戏——呜——画样，呜，演戏——呜唔呜——哟。"

两个我在脑中展开肉搏战。

（十九）

"画样——演戏——"一个我配合着电子、雨点、冻泉、白扇、冰滴猛攻着："想想你的家，那舒服的家；你要想，想你那舒服的家……"

"不！"另一个我仍反击着，可是，那声音却逐渐地微弱……多年的劣根子像山洪似的，全都暴了出来。

（二十）

冻泉在泻，电子在冲；我的牙齿停止了跳动，不！你眼花了，它在跳，跳得那么快，让你瞧了以为它不跳了。

突然——一阵狂笑使'扶正张义'更加威风、壮观。——我呆住了，我忘了梦境：那许许多多被死尸吃了肉、喝了血的人。我忘记了——我无心坚持一切了！

多年的劣根子啊，加上这'扶正引义'的地狱——我战败了。

（二十一）

又战胜了一个，又'拯救'了一个，又能再演戏教训那些无知的——不要杀人，又能再告诉凡人这地狱是'扶正张义'——尊重凡人的。白面书生端坐着，像是这地狱的全权代表——慈悲为怀的'再世救主'。

我穿着米黄的寿衣，坐在案前的木椅上，两个太阳移在一旁；书生坐在我面前，背后的'扶正张义'四个大字仍然壮观，底下的冰滴还是慈祥地微笑；案上摆着一杯热茶、一份先前的晚餐，还有一张画样的宣纸。

“吃完饭，再画样，画完了，就让你休息；你不用担心，死不了的，过几天演完戏，就送你回阳间。今后，只要好好的做一个人，不要管别人吃不吃人肉，喝不喝人血，这些事少理，不，根本不要理，理了就有麻烦，你要明白。”白面书生温和地对我说。

我喝了一口热茶，身上热了一方吋；摊开饭包，我的肚子却反了早先的言论：“我不要吃！把我弄得又凹又凸，才给吃，哪吃得下？！你这狂鬼，我要呕吐啦！”

我只好把饭移开一旁，书生见了，却马上把那张画样的宣纸填下空位。

我想瞧瞧上边，可是双眼却眯成一线，只瞧见上边满是荳芽；我拿了判官笔，在底下的空白处画上一个圆圈——我当演员了。

## （二十二）

外种黑鬼抬着我出了'刹门殿'，穿过几条通道，我们来到了写着：'孤门殿'的面前，只见门上边县着一幅扁额：'孤魂思凡'。

进了殿内，里边竟还分有许多小殿。奇怪，怎么又不见和我一样的幽魂：这地狱除了我之外，所见到的不是判官、无常，就是牛头马面、鬼卒，没有一个不是吃官饷的；不怪这殿要叫做'孤门'了。

我进了一个叫'迎门'的小殿。家徒六壁，一个小窗口高高地在我头顶上，一张木床摆在跟前，没有被褥，没有枕头。我抬动两脚，拖到木床边，全身一软，就倒下了——“碰！”

“碰！碰！”隔壁竟传来了一阵击墙声。隔壁也有幽魂？我奇了，赶忙挨近墙边，用拳头回击了两声。

殿门上的小洞口打开了，一对乌黑的眼睛往里边望着；是外种黑鬼听到了击墙声。夜是那么的寂静，在深沉的'孤门殿'里。

我不理会那双眼睛，迳自张大眼睛的胡思着。正当眼角拖着一丝一丝的泪痕时，我渐渐地睏去了……

不到二个钟点，酸——我的大腿把我酸醒了；我坐了起来，双手用劲地推着双腿……

小洞口又被打开了，一双眼睛在那儿溜躂着，或许是生怕我在寻找死第二次的工具、或是在刮着厚厚的石墙吧！

'迎门殿'内的空气快热死、闷死了，我和着它们迷糊地躺着。

（二十三）

“恩门向所有幽魂们请早安。”来自昨夜击墙处的一个宏亮声音把我弄醒了。

“幽魂们，我，彭大，今年二十有五，今天是我死后的第五天。自从死后，我便遭到‘十分良好’的待遇：一连七十个小时，老爷们请我享受南极洲的美景，又请我吃冰淇淋，老爷们说：‘在阳间吃惯了白饭，在阴间还是别再吃白饭了，多吃点冰淇淋……’”

“为了表示对老爷们的感激，从现在起，我的肚子决定不吃任何东西了，只喝白开水，一直到我的感激被接受为止。”

我呆住了，崇高的敬意由心底发出。这时，彭大又喊：“幽魂们，祝你们在‘享受’中取得新的‘乐趣’。”跟着，一阵雄浑的歌声响遍‘孤门殿’……

“不准吵！不准唱歌！”外种黑鬼在‘恩门殿’前喝道。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团结起来到明天……”彭大的嗓子震动着‘孤门殿’。

（二十四）

下午，阳光从高高在上的小窗口射到殿顶上——这阳光一年到尾尽和殿顶打交道。殿内空气闷热得发疯，我脱光全身，仅用上衣稍微围住下体——免得外种黑鬼从殿门上的小洞偷望进来时，又得告以伤风化之罪了。

今天是做七。演戏的稿子每天都在改，我稍不同意，书生便‘招待’我。他还是老样子：‘君子动口不动手’、‘慈悲为怀’，丝毫不动到我的皮肉；只是两个‘一见发财’——改稿子不像请演员，不大须要太多无常，况且‘一见发财’正缺着，於是便改聘为两个了——每每望了望白面书生的脸皮，便动起手来，或许是小人吧。‘动手不动口’。但是，我一直看到书生那白白的脸皮和那乌黑的耳朵，我不曾忘了他是戴着会笑、会怒的人皮面具。

白面书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他每次都动口：“你还是不老实，你在撒谎！”我反驳道：“我是撒谎的，我没有杀人！是你们杀人！”他一听这话，雪白的脸皮与乌黑的耳朵一动，马上又动口了：“你还顶嘴！”跟着，两个无常就……没有君子风度的小人！哈！……

……

我站了起来，拖着双脚学走路。这腿可真不争气：七天了还不

能走得快些，夜晚还常把我酸醒，上厕所又老是不肯蹲下去……

狠狠地往墙上捣了一拳，我想叫这腿争气些；可是，轻轻地碰了一声，我的心跟着肃然。

是彭大回应着，他的'感激'已经进入第七天了。起初几天，他仍然遭到'十分良好'的待遇，但雄浑的歌声也依然响遍'孤门殿'，每天早晨他也仍向我们请早安。可是，前天，我们却听不到那雄浑的嗓子；到了昨天，在外种黑鬼的吵闹声中，他吃力地喊道：

"我遭到的待遇已从'十分良好'改为'良好'了，但是！我要坚持到我的'感激'被接受为止，而且凡是他们不喜欢的，我就喜欢，他们喜欢的，我偏不喜欢。幽魂们，明天，我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祝你们在'享受'中取得新的'乐趣'。"

今天，彭大果然没有向我们请早安了，这'孤门殿'沉静得可怜。

不过，我却清楚地听到那轻轻的碰一声，就有如那雄浑的嗓子。

（二十五）

我用指甲在墙上刮下又一痕。我数着，共是二十一痕。

我又数着：一、二、三……十……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五百一……五百九十三，共是五百九十三痕。

那是未知年前的指甲痕，这些日子我都数着它们；五百九十三去了三百六十五，还剩二百二十八，再除於三十得七剩一十八；共是一年七个月又一十八天，他或她呆在这小殿子里，竟是这么地长。我想到热死的空气、高高在上的阳光，还有'无所事事'的可怕。

这几天，书生不再请我去享受南极美景，他正忙着把上台的稿子呈给上边瞧瞧。我整天地呆在小殿子里，摸摸墙壁，寻找多年的古迹。

於是，我看到了五百九十三痕，但那不是第一个古迹；最先出现在我眼帘的是一句幽魂的豪言：'十指穿心'何足惧，'丈冰为床'又奈何。

我的心跳着，'十指穿心'、'丈冰为床'，比南极美景更是美妙十倍、万倍！——哈，这地狱！

我找着，看到了一幅古壁画；画的是一个雄性的原始人：浑身赤裸，一双乳头被夹住，生殖器被绳子绑住、拉住……我再细看，这原始人挂着一个小龟壳，上边用甲骨文刻着两个字；我不识甲骨文，揣测了一阵，依稀中，看出是'仁道'二字。

我又找着，看到又一句豪言：'冤有头，债有主'。我仔细地触摸这六个大字，——是深又是劲，上边竟还有斑斑的血渍：那会是从胸膛来的，或是从指尖来的，还是从鼻孔来的，我无法考究。但肯定的是：在未知年前，那必是鲜红的。

殿子毕竟是小的，而我的时间又毕竟是太多了；於是，古迹都找完了，接着，一个恶魔——'无所事事'便开始降临在我身上。过去，要工作、要阅读，从未曾领教'无所事事'这句话，反而感到时光为何如奔流呢；没想到一个人死后，竟有机会尝到'无所事事'的味道，这倒真得感谢阎王爷了。

然而，'无所事事'毕竟是恶魔，它使我才坐下，又想站起；才走动，又想坐下；才躺下，又想起来。於是，我便想唱唱歌，可是，我的嗓子却只能依阿依哦了半阵。

我无法可施了，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古迹，一次又一次地数着那五百九十二痕。我又减又除，又想像他或她是如何度过这一年七个月又一十八天的；终於，我不禁想到他或她，说不定就是写下'十指穿心何足惧，丈冰为床又奈何'、刻下'冤有头，债有主'的幽魂！

我心中震动着，又想起彭大。

快五天前，彭大告诉我们："我的'感激'已被初步接受了，现在我的身体很好；从现在起，我每天都要做运动，准备迎接随时再来的风暴。幽魂们，祝你们在'享受'中取得新的'乐趣'。"

接着，雄浑的歌声又在'不准唱歌'的声中响起："我未尝对黑夜有恐惧，心坎里有灿烂的太阳，漫漫长夜将会被驱走，阳光最终照耀，照耀在东方。我的生命是无限光辉，每一刻都在追随光明，就是在最阴暗的黑夜，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不怕狂风暴雨的吹打，把一切侵袭当作磨炼，当乌云的黑脸被撕破，我又朝向火红的太阳……"（注：《向日葵之歌》）

隔天，我们没有听到彭大的请早安，也听不到雄浑的嗓子；我击着石墙，却始终没有回响。

彭大离开我们了，在'孤门殿'的深夜中。没有谁知晓他被送到哪儿去，但却知道他不是回阳间去，而是如他所说的'随时再来的风暴'把他带走了。

由那天起，'孤门殿'再也听不到清晨的叫喊声和雄浑的嗓子了。

夜又临了。我躺着，望见那整列的指甲痕——五百九十三，又

想起彭大，还有自己。我怎么也睡不着，为何能有五百九十三痕，能有'十指穿心，丈冰为床'，为何彭大能……而我……这地狱啊！

'冤有头，债有主'六个大字就在我面前，那儿有枯乾的血渍。

（二十六）

我在作梦，梦见一群死尸在吃许多人的肉，我也被剥开了大脑，一个死尸拿了我的脑髓往嘴里送；突然，许多不甘被吃的人咆哮了一声，全都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

可是，许多人死了，其中有叫彭大，有叫伍久山，还有一个叫我。到了地狱，判官老爷说我杀了人，我正想反驳……但是！

"不要上台演戏！"一个女幽魂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循着声音寻去，是从'应门殿'发出的。

"我不会当演员的！"又是那女幽魂的声音，但这回却不从'应门殿'发出，而是在门外。

"碰！"女幽魂出了'孤门殿'，一切又恢复平静。

我回忆着我的梦，又苦思着女幽魂的喊叫。她真的不会当演员，我想是的，她的声音是坚决的，她一定不会当演员的；但是，她一定会遭到'十分良好'的待遇的，而且一定比我遭到的还要'良好'。突然，我想到'十指穿心'、丈冰为床'。"

高高在上的小窗口外一片漆黑，是夜来临了。我又数着那一列指甲痕，又触摸着那有血渍的六个大字；我睡不着，我在等一个幽魂——她，不当演员的她。

（二十七）

一切像突然而来似的。

今天，我被允许冲凉，而且还有一块小肥皂；我带着一点点的一点点欢快，把积了近一个月的汗垢全都洗去，身上带着一股清新之气，不像多日未冲凉似的。近晌午，我又被送到阴阳交界之处；我托着梦，和阳间的亲人见了面。下午，又和久违的太阳见了面；我脱光上身，拉上裤管，企图让所有的肤体都和太阳见面。

黄昏快来临时，我被令离开'迎门殿'。要上哪儿去呢，我问着外种鬼，但却无言以对。

是回家吗？不会是的，我还没演戏呢；那，是优待我？或许是吧，但这地狱会有好地方吗？

也许会有的。我猜想那儿或许有的读经、有的冲凉、有的见太

阳，但那儿一定还是要享受'南极美景'、吃冰淇淋的，也还有'无所事事'这恶魔的。

而且，我一说不演戏，那一定要再回到'孤门殿'的。

我跟着外种黑鬼，离开了'迎门殿'，离开了深沉的'孤门殿'，也离开了许多未曾谋面的幽魂们。我就要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去，一个仍是在地狱的地方。

我深信一定是优待我，因为我没说过不当演员，也因为我知道阴间的人们会对我说："呵，你不是吃得好，睡得甜吗？又有太阳，又有经读，你还怨什么来啦？！"

（二十八）

这是一部野史的一小章，在未知年前早已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並且变化着。

然而，人间的人们、被吃了的人们，却仍未知它的存在，且还以为只有杀了人的才入地狱；殊不知救人的、不甘被杀的才入地狱，而杀了人的自然是消遥了。

"是真的这样吗？"你会怀疑道。或许不是的，但，那'扶正张义'四个大字，上边隐有无数缺了指的手印，却在我面前摇晃……

"可是，你会受优待的。"你为我欣慰。嗯，会的，我没说过不当演员。可是，那五百九十三痕……白面书生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我绝不动你的皮肉"……

这是一部野史的一小章，百章中的一小章。其余的呢，你会追问。

我说，余下的百份之九十九才是血和肉，这百分之一只是皮和毛……

（二十九）

这是一部野史的一小章，轻写的一小章。

让它散开去了吧，活着的；在墨写的痕迹底下。

七七年六月初稿
七七年七月二稿

# 眼泪流干了

—文鲁—

我很小的时候，大约三四岁吧！现在的记忆中，才开始懂事的时候，懂得父亲双眼看不见东西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件事。

父亲虽然双眼失明，但我们一家的生活还是过得相当不错。因为父亲早年做生意，赚了不少钱。还买了一块几依格的地，在自己的园地造了一间屋子外，也养了许多鸡鸭和猪，还种了许多椰子，红毛丹之类果树。在园里果树的空间又拨出了一些地方租给人家造屋子住。住在我们园地的有五家人。

十四岁那年母亲病逝。家里兄弟姐妹的次序是大姐，二姐，大哥（老三），二哥（老四）和我老五。除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之外，家庭成员中还有一个父亲从小抱回来的童养媳——阿凤。

阿凤比大哥小两年，和二哥同年。父亲的本意是要等阿凤长大后和大哥结婚的。但事情有时是很奇怪的，至少对我小时候来说，我就从来没有看过或听过大哥和阿凤说上一句话，甚至连呼唤对方的名字也没有过。邻居的孩子们并没有因为大哥和阿凤之间的隔膜而停止对他们的嘲笑戏弄。大哥在上学的路上时常被孩子们大声喊："喂！阿胜，没有带你的'媳妇儿'一起呀？"他们看到阿凤也会大叫"阿胜的那个来了囉！"两人即不谈话，却也不曾吵过架。后来阿凤也终於没有做成我的嫂嫂，而变成我的养姐。

因为家里是务农，所以一家人都是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得做到入暮时分。特别是红毛丹成熟的季节，一家人更要忙上几个星期在采红毛丹这件事上。一路来，大部份的家务都是落在养姐阿凤身上。养姐从十来岁开始，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就得起身煮粥，洗衣扫地，接着要养鸡鸭以及煮饲料给猪吃。傍晚得挑水砍柴，还有洗我这小皇帝上学穿的鞋子也是她份内的事。

养姐是兄弟姐妹当中身体最弱的。瘦小的身体，脸色总是青白的，独有那双眼睛是圆圆大大的，头发后面是剪到颈项间齐，前面到眉

毛上齐。发形很有点象现在那些嬉疲士的样子。养姐身上穿的总是那两三套大姐二姐穿过的旧衣——全套的粗布花衣。因为没有出过街，所以也就根本没有所谓出街的衣服。那两三套粗布花衣因洗过多次后，虽然还不至于破破烂烂的，但已经是又缩水，又褪色的。结果穿在养姐身上不是袖子太窄，就是裤管太短，象蹈三轮车的。小时候的养姐，脚上是没有鞋子穿的。这把养姐变得更象个“媳妇儿”（一般的福建人都称童养媳为媳妇儿。）

住在乡村的人家，大多数有自己的一块小园地可以种些果树，所以尿也就成了主要的肥料之一。也因这样，所以几乎每家人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有放个用来盛尿的尿壶。福建人都叫那做“啖屁”。每天傍晚时分清洗一次，把蓄起来的尿做为果树的肥料。

小时候对於清倒啖屁本来並不觉得什么下贱或不光彩的事。但很奇怪的，记得有一次，大姐正好拿着啖屁要去清倒，给邻居的张嫂看见了，她竟好像发现什么新奇大事似的对母亲说：

“哎唷！忠婶，啖屁叫女儿倒呀？给人家知道了会笑死的。妳抱媳妇儿回来做什么的？做媳妇儿皇帝呀？人家是没有媳妇儿才给女儿倒啖屁，唉！你是……”

从此以后，倒啖屁在我的脑海中就变成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很快的，连吃饭，在我的心目中也变成一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平等的事了。那是在张嫂看见养姐和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时，对父母亲说：

“忠叔呀！你们家媳妇儿与你们同桌吃饭的？真好命，真是媳妇儿皇帝。隔壁福嫂的媳妇儿从抱回来到现在，孩子都养了两个，我听说还不敢一起上过桌呢！”

每当人家教父母亲怎样对待媳妇儿时，养姐都偷偷的跑到房子里或屋子后面伤心的哭泣。张嫂那次的话讲过之后，养姐除了大大小小的家务外，倒啖屁这些“下贱”的工作也都全归她做了。同时，养姐也不再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她是等到一家人都吃过了，才吃那些冷了的饭和剩下来的菜，接着也正好收拾餐桌和洗碗碟。在吃饭这件事情上，父亲虽然没有特别命令养姐不可以一起吃，但在每餐要开饭的时候，也就没有再象以前那样的叫养姐一起吃了。至於倒啖屁，母亲倒是有特别交代大姐和二姐：

“以后让给阿凤去倒就好了。”

务农的人家，人力总是宝贵的。所以一般的孩子也比较少有机会受教育。特别是二十几年前的农家女孩子。我的大姐和二姐分别只念一两年书就被父亲命令停学，根据父亲的见解是：

“女孩子家养大就是别人的，有没有读书都一样，既然已读了

一两年，能够写写自己的名字也就够了。”

至於养姐阿凤，每天的家务做得完都已经算“好命”了，还说到读书。二哥因小学毕业成绩差而不能进入中学。大哥念到中二那年已经是十八岁的“超”超龄生了。个子比一些老师还要高大些，父亲又迫他和养姐结婚，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不愿意再念下去。我两个哥哥是同一年进学校的，我则只慢一年也跟着进学校，所以他们读二年级我也已读一年级了。我们三个男的能念多几年书，大概是因为我们长大以后不必嫁出去，要留下来当家的。

我小六那年，刚好是会考制度实施的第一年，为了应付会考，我找到一位免费指点功课的老师——娇姐。娇姐是邻村一间小学的教师，家就住在我们附近吧了，她当时大概二十来岁年纪。瘦瘦不很矮的个子，稍带点褐色的皮肤显示出她的健康。尖尖的脸，头发正中分开，绑了两条辫子在后头。虽然已经是当了教师，但还是时常穿着读书时的那种下半截裙子，配上一件上衫。娇姐和我学校的老师有些不同，学校的老师大都是每天脸黑黑，那副严肃的样子使我真的很有些怕他们。但娇姐的笑容却是时常挂在脸上的。而且每当我问她功课时，她都是很耐心的给我解说，有时同一题数学题我问三四遍，她会笑笑的说：

“讲了三四遍还不会，这次再不会我就把你的头割下来。”

但，我却从来就很放心我的头。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割下我的头的。虽然她有时也真的割我的头，但那也只是用她的手刀(手掌)在我的颈项上轻轻的切几下。不知道是因为从小就认识娇姐呢？还是她那温和容易接近人的性格？她在我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位可敬的老师，更是一位好大姐。

由於每次晚上要上娇姐家都须走几百码远，邻居各家又都有养狗，所以养姐就变成了我上娇姐家补习时的保鑣，娇姐的家和我家，在建造款式和室内设计方面都差不多一样——没有天花板的亚答屋，客厅两旁是房间，客厅的后面是厨房。客厅的正中壁上挂了一张“大伯公”神像。神像前有一张特别高(约四呎半)，长形的“堂案桌”，堂案桌上除了摆了一个香炉和两个插腊烛的烛柈外，时常还摆有一盘水果，或是梨子或是香蕉等。堂案桌的右边是祖先的神主位。堂案桌前面是一张漆红色的四方形的“大伯公”桌，这张大伯公桌在节日拜神的时候是用来摆祭物的，平时则给孩子读书做功课或招待客人。娇姐的母亲已经逝世了，家里只有父亲和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哥哥。一家三个人，娇姐的父亲又时常上邻居家聊天，所以家里总是冷清清的。娇姐除了给我补习功课外，也顺便教养姐读一些一二年

级的课文和写字。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养姐问娇姐：

“娇姐，妳读书有没有读到命（命运）？”

“阿凤，妳相信命吗？不好相信，那是骗人的。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什么‘命’的。”娇姐柔声对养姐说。

“娇姐，妳说没有命，那为什么我从小就得分给人家养？听大人说，我就是因为命里註定从小要离开家人才养得活，不然就会死掉或是尅死父母。”

“凤——”娇姐拉长声调，接着说：“那是骗人的，迷信的说法，不要相信。”

“娇姐，妳教我不要相信命，为什么我会卖给人家做媳妇儿？”养姐这时已经眼睛红红的充满泪水了。

“凤，不要哭。妳父母把妳卖给人家做媳妇儿，可能因为妳家没有钱，妳父母又相信神的话，所以才把妳卖了。”娇姐轻声的安慰养姐。

“为什么我亲生父母会没有钱？为什么她们要相信神的话把我卖掉呢？娇姐妳告诉我好吗？”养姐不断的摇着娇姐的手恳求着。

“阿凤，这些事情我现在讲给妳听妳也是不会明白。妳好好读书，以后妳就会知道为什么妳会卖给人家。”

“我那里有书好读，家里的两个姐姐都才只读两年，不要说是我。”

“妳不能进学校不要紧，晚上到我家来，我教妳读一些书不也是读书吗？同样也可以认识字的。”

“真好，谢谢妳娇姐。妳真好，要教我读书，不过我什么都没有，铅笔、簿子……”养姐的话还没有说完，眼泪已经象断了线的珠串儿了。

经过娇姐的一番安慰，好不容易的，养姐才收住眼泪。从此以后，我用过的簿子就变成了养姐的功课簿。有时，我一些半新旧的文具，用没有完的簿子也都给了养姐。虽然都是些旧东西，但养姐却高兴得不得了。

时间匆匆的过去，转眼间我小学毕业进入中学。有时候本来功课上並没有什么问题，但为了使养姐能够多读点书，我还是和养姐到娇姐家去。因为如果我没有去，父亲是不会允许养姐自己一个人去娇姐的家读书的。

我很讨厌张嫂。虽然她对我们一家人都很好，有时也给我东西吃。每逢华人的节日来临时，她也会来我家帮我母亲做些拜神用的糕粿或其他事。村里如有谁不幸办丧事，她也会去帮头帮尾的。但，

我还是很讨厌她。也许是因为她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管人家的闲事。那双手总是不断指东划西的配合那张永远不想休息的口。我最恨的大概就是她每次挑拨我父母刻薄我的养姐阿凤。我念中一那年，母亲开始病倒。有一天，张嫂又来探母亲的病，过后在门外又小声的对父亲说：

“忠叔，你是怎样了？不是我爱讲话，媳妇儿都那么大了，还不找个日子给他们‘在一起”，也可以给你忠婶早点抱孙。忠婶身体不好，你又看不见，两个女儿也都不小了，快要是别人的囉。女儿一嫁出去，你这个家谁来主理？忠叔，你要把握一点！”

张嫂对父亲说的这些话，单单我在场听到过的就有几遍了，还有其他人也都喜欢这样劝父母亲。父母亲对这些话的反应总是一句：

“谢谢你们‘会做人’。孩子还小，过些时候吧。”

但是，张嫂这次的话，对父亲似乎是起了作用。

几天以后，父亲突然拿了廿块钱叫养姐到市区电头发，还特别交代：“剩下来的钱喜欢买鞋子还是衣服自己选购。”

那时电头发大概是四五块钱的事，父亲对养姐虽然还不是怎么样刻薄，但对她这样好，应该是第一次。而且大姐和二姐也都还没得电头发，反而养姐可以电头发。那时我虽然已经念中一了，但对这件事还是一时想不通。但家人却反而显得平常，好象养姐本来就是应该比大姐二姐先有得电头发似的。在我家，奇怪的事情也不是就这样不再发生了……

本来以为养姐电了头发一定是高高兴兴的。然而，事实却刚好相反，养姐电了头发的第二天开始，我看到她整天眼睛红红的。做起家务来也心不在焉的，心理好象有天大的仇恨。这样连续了很多天，我心里也很难过，很想问她为什么，但却又不敢问。父亲也在那几天一直对大哥小小声的说些什么话似的，我没有听清楚，也听不大懂。但我却听到大哥每次都大大声的说：“我不要，不要，不要……”之后就跑开了。

从养姐电头发那天开始，我和她有一个星期没有上过娇姐的家了。那天放学，我在村子的泥路上，远远就看到娇姐走在我前面。我一面追上去，一面大声的喊着：

“娇姐！等我。娇姐！”

娇姐站住了，看我气喘喘的跑到身边，带点责备的口气说：“为什么要这样跑？跌倒了怎么办？”

“我想跟妳一起回。”

“嗯，为什么整个星期都不来我家，功课都会吗？”

我一时竟不知要怎样回答，呆呆的看着娇姐。

“为什么不说话？”娇姐问。

“阿凤姐不要跟我去，晚上我怕狗。”

“她不是很喜欢读书的吗?为什么不跟你来我家读书?奇怪?”娇姐好像在对谁说话似的。

“上个星期爸爸叫她去电头发，她电了头发回来就天天哭。”我说。

“天天哭？为什么？”娇姐问。

“不知道。”

娇姐不说话了，她低着头走着，好像在想什么。一辆汽车从身旁驶过，卷起一阵飞尘。娇姐拥着我闪到路旁。

“娇姐，阿凤姐每次都哭。但是这次哭最多天。”

“你叫阿凤今晚来我家，你也来。跟阿凤说不要伤心，有什么事来跟我说。知道吗？”娇姐拍着我的肩膀说。

和以往一样，我带了书本簿子和养姐又到娇姐家了。娇姐那晚上显得和以往有些不同。她站在门口，好像是特地在等我们。进了屋子，她还去倒了两杯茶。她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里就剩下我们三个人。她亲切的坐在养姐的身边，轻声的问：

“凤，为什么不再来我家读书？是不是妳父亲不肯让妳来呢?”

娇姐的话还没有说完，养姐已经哭了。

“凤，不要哭，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会替你打算的。”

“爸……爸爸……叫我下个月……下个月和……和……和……和阿胜在一起……他也是不要的……”

平时，养姐不要说是提起大哥的名字阿胜，就是连用“他”这个字来称大哥都不愿意。怪不得她抽泣的说到“和阿胜在一起”时要和、和、和的，好象费尽了力气和勇气才说出来。

“既然你们两个人都不要在一起，那不是可以跟妳父亲说吗?”娇姐亲切的问。

“但是爸爸一直迫着他，今天爸爸再跟他讲时，他好象没有那么硬了，我怕他会要的。”

“不要怕，娇姐替你想办法。”

“谢谢妳，我自己有办法。”

“什么办法，说给我听听好吗？”

……

“怎么不说话了？说给我听不要紧的，我不会跟妳父亲说的。”

……

“嗯，妳不相信娇姐了？”见养姐不说，娇姐又问。

娇姐的话才讲完，养姐突然扑向娇姐，且紧紧的抱住娇姐，全身不停的抽搐着。我知道养姐又哭了。

“不要哭，凤，有什么事讲给我听，我会替妳打算的。”娇姐拥着养姐说。

“如果……如果爸爸迫到……迫到阿胜没有办法而肯的话，我就从家里那个水井跳下去。”

“跳水井？阿凤，妳千万不可以。这件事我会替你想办法的。妳千万不能这样傻。如果妳要这样死，何不跟妳父亲坚持硬硬不要。最少他们不会打死妳的。”

“娇姐，我不怕打，也不怕死了。不过我生来命坏，早点死也好，不必再受苦。”养姐恨恨的说。

“阿凤，我不是跟妳说不要相信了吗？怎么妳还是相信命？”娇姐摇着头好象没有了主意。

养姐也没有开口。我突然间想起张嫂，於是愤愤的对娇姐说：

“娇姐，都是张嫂害人。是张嫂叫我爸爸迫大哥和阿凤姐的。那天我在门外亲耳听到。”

“你还小，不懂事。张嫂还不是真的大坏人。”

“娇姐，妳为什么说张嫂不是真的大坏人？她每次都教我父母刻薄我，我会把她记在心里，记到我死。我做鬼都要捉她。”养姐恨恨的说。

“阿凤，妳恨她也没有用的。在这个社会上，象她这样的人多的是呢！”

“我恨所有这样的人。”养姐说。

“没有用的。阿凤，其实张嫂也並不是存心要去害妳的。她生长在这个旧社会，受了这个旧社会的毒害。她认为她要这样做才够邻居。她教妳父母迫你们，就好像节日时她帮妳父母做糕粿一样。她认为那也是帮邻居。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会明白的。”

听了娇姐的话，养姐似懂非懂的在想着。娇姐也在沉思中。屋子里是寂静的，只有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狗吠声。过了好一阵子，娇姐突然间像想到什么似的，笑笑的拍拍养姐的肩膀问：

“阿凤，妳时常说到‘命’，那妳有没有听说过丫头命，奴才（福建人都把奴隶说成奴才）命，或是小姨（即小老婆）命这些呢？”

“有，丫头是女的，古时候专门服侍小姐夫人的。奴才是男的，做苦工的。小姨时常得给‘大某’（大老婆）刻薄。”

“好，妳知道很好。那妳知道中国现在还有没有丫头，奴才或是小姨这些人呢？”娇姐轻声的问。

“好象没有了是吗？我不知道，听说好象是没有了。”养姐不敢肯定自己的话，眼睛不停的转着。

“对，现在的中国是再也没有这些人了。但是妳知道为什么会没有呢？阿凤。”娇姐问。

“不知道。娇姐，为什么会没有呢？他们都跑去那里了？”

“他们没有跑去那里。因为社会改变了，他们也改变了。新的社会不允许有那些吃人、压迫人、害人的旧规矩存在。新的社会分配给他们新的工作。以前丫头奴才们服侍的那些小姐少爷们也一样要做工了。和丫头奴才们做同样的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也都一样。所以他们现在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人特别有钱可以娶小姨，买丫头奴才。国家社会照顾他们，他们也自己照顾自己，不必去服侍别人，也不必再被人欺压，打骂。”娇姐一口气讲到这里停了一下，再轻声的问养姐：

“阿凤，妳说他们现在还有什么丫头命、奴才命或是小姨命吗？”

……

养姐听了娇姐的话，没有说话。双眼却直瞪着娇姐。过了一阵子，娇姐又继续说：

“中国现在每个人都有工作，有饭吃。他们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他们相信国家，相信自己。他们不再相信神鬼。所以他们也不会因为没有饭给孩子吃而把孩子卖掉。或去听神说孩子不好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娇姐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奇怪的发觉到她的眼睛红红的。她用手巾轻轻的擦了眼睛继续说：

“阿凤，如果妳是出生在那边，或者是我们这里也和中国一样，那妳会不会卖给人家，变成什么媳妇儿的？”

“要是这样就好了。”养姐答非所问的说。

“不会是吗？所以妳也就没有什么媳妇儿命了是吗？”娇姐重复慎重的问。

“嗯。”养姐只是点点头的在想着。

“所以我跟妳说过，人，根本没有什么命的东西。每个人生出来时都是一样没有穿衣服的，不同的只是这个社会。那些什么命的东西都是用来欺骗人，压迫人的。所以也就有了什么小姨命、丫头命、奴才命、媳妇儿命的。如果不用这些‘命’来骗人，那些怎么会甘心情愿的让人欺压打骂呢？象中国那样，人民把这些害人的东西都推倒了，还会有什么命吗？不但没有，象张嫂那样的人也会变成

只帮助人家，不会说人家闲话的人。”

娇姐还没有说这些话时，本来还好好的，但不知为什么，她说这些话时，越说声调越高，好象满肚子仇恨在生谁的气似的。她说完这些话时眼睛也已充满了泪水。我有些怕，怕什么我不知道，但应该不是怕娇姐。

“娇姐，是不是我害妳哭的？”养姐也有些害怕的问。

“我不是哭，我是想起，提起象妳这样的女孩子被人欺侮，被人迫害时，我就愤恨，心里难过，激动。所以眼泪就会流出来。”

“娇姐，妳真好，妳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知道你讲的话都是真的，都是对的。妳对我这样好，我会记得，但是……”养姐眼睛又红红的说不下去了。

“但是怎样？跟我讲不要紧。”娇姐问。

“但是如果爸爸再迫我，我要怎么样呢？”养姐不再哭了。

“妳可以先跑回去妳亲生父母的家吗？”

“不，我不回去。”养姐摇着头说。

“为什么？”

“他们都不要我了，我还回去找他们做什么？”

“那妳就敢敢对妳爸爸说你不要，无论怎样都不要。妳硬，他们就没有办法的。我相信他们还不至於把妳打死的，妳不用害怕。我再找阿胜说说看。我相信他对妳也是没有感情的。”

“娇姐，妳真的会这样做？”养姐有些不相信自己。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傻孩子。”娇姐又拍拍养姐。

“妳真好，娇姐。我会永远的记住妳，到我死。”

“别说傻话了，妳那里会这么快就死。娇姐还要看妳将来找个真正关心，爱护妳的男孩子呢！”

养姐低下头，我看到她的嘴边浮现出一丝的笑。虽然是那极轻微的一丝丝，但我还是罕见的。养姐是笑了——第一次真正的笑。娇姐说完自己也笑，接着又说：

“阿凤，以后不好随便哭知道吗？妳已经长大了，什么事自己解决不了的可以来找我。”

“娇姐，我以后不要再哭了。现在我好象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我今年十六岁了，这十多年来我什么苦都吃了，以后不管他们怎样对待我，我都不会流眼泪了。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对，妳要站起来，勇敢的做人。学习新的道理，有什么事不懂就问别人。”

“嗯，我问妳，娇姐，为什么我们这里的人还不要把这些害人

的东西都推掉呢？”

“会，会推倒的。但是这可要靠我们把真理向每个人说明白。等大家都明白了这些道理的时候，大家就会起来推掉它！”

“娇姐，现在我已经懂了这些道理，我会把我所懂的东西对那些还不懂的人说。而且，将来大家要推倒这些害人的东西时，我一定走在前面第一个！”

# 这不是爱情

—林盛—

（一）

从凤仪处走出来，已经是入夜时分了。远处一座座高耸的组屋，亮出了一堵堵的人造光墙，给墨黑的天际，缀上了一片片耀眼的亮光，霓虹灯炫耀地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彩光，今晚，一切是那么的宁静美丽。倒吸了一口冷空气，我觉得头脑清醒了许多，回绕在脑际的问题，年多了，今晚终于得到彻底解决，心里头也轻松了许多。

虽然，夜已经相当深了，但我一点也没有睡意，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踯躅着，只想让夜风来清理一下那紊乱的思绪。的确，凤仪今晚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连我也感到诧异，是她的心已经死了呢？还是她在强烈地压制着本身的激动情绪。显然，五年的感情不算短，对她来讲却是一次难忘的教训，她可能因此而看不开，也可能因此而消沉下去，但我可管不了。恋爱嘛，必须要双方面心甘情愿才行。虽然朋友们对我提出了批评和指责，但我总觉得他们在袒护凤仪，完全不考虑我的苦衷。算了，过去的事又何必重提呢？然而，刚才凤仪为什么叫我要好好地想一想我们之间的感情发展？又为什么叫我别误了小枫呢？难道说我爱小枫的心是假的吗？难道说我就真的有如他们所说的是一个轻率对待感情的爱情骗子？不，不可能的，我和凤仪的感情发展经过是这样自然，和小枫的感情发展经过也是这样自然，我绝不是什么爱情骗子，对，我应该把这两次的经过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将来也好向小枫交代清楚。我不希望被动，我要争取主动。

夜风还是照样吹拂着我的脸，霓虹灯还是照样闪着妖艳的彩光，然而我的思潮却渐渐地、渐渐地回复到五年前的情景……

（二）

「新生同学，请到里边坐。」一阵愉快的女声忽然间飘进了耳朵。一踏入迎新晚会的场所，我顿时被一阵沸腾的喧嚷声及强烈的日光灯所慑服住了，的确，有生以来我还没见识过这么大的场面，还没见过这么多人的晚会。正在感到有点手足无措时，一双充满热情的手迎了过来。

「好的，谢谢你。」我靦觍地缩回了我的手，耳根也骤然间热了起来。

「来，我带路。」

惊愕了一阵子，我现在才真正看清了对方的样子。雪白的T恤配上深蓝色的短裙，脚上踩着一双普通的帆布鞋，浅浅的酒涡配上那对坚定乐观的眼神，翘在耳后的一对辫子似乎在告诉别人她是一个聪明活泼但成熟的姑娘。

「请坐，」她把我引到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而她也坐在我的旁边，这又使我的呼吸侷促起来。「你是念那一系的？」她打开了话匣子。

「航海系。」

「以前在那毕业？」她那令人可亲的笑容的确减轻了我好多的心理负担。

「华侨中学。」

「哦！这么说你也是一个华校生啦。」她欢快地笑了起来。

「喂喂……」我又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也是华校毕业的。起初来这里的时候就碰上了语文上的难题，后来，在同学们的热心帮助下，总算克服过来了。怎样，这几天还习惯吧！」

「还好。」我觉得，如果告诉她我对英文是一窍不通的话，可能会遭至她的反感，我的同班就有些瞧不起华校生的同学，那种鼻孔朝天的态度实在使人不敢恭维。

谁知她一点也没有鄙视别人的态度，反而热情地鼓励我：「其实嘛，只要自己肯学，三两个月内就能把英文语法搞通的。我……」

「凤仪，快准备了，就要开始啦！」她话还没讲完，就被另一个声音打断了。

「对不起，节目就快开始了，我得去帮忙。」她歉意地点了点头。

「不要紧。」我笑了笑，望着她迅速地转身走向后台。

这时，我才有机会环顾四周。简单的临时舞台，简单的摆设，椅子上、长凳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新生，最引人瞩目的是舞台两旁垂挂着的对联，左边写的是：「灰黄文化要打倒，」右边写的是：「健康文化要发扬。」中间一幅雪白的布条印上了醒目的红字：「热烈欢迎新生同学到来参加我们的迎新晚会。」热情的招待员，忙得满身大汗，又是带座位，又是送茶水，一片欢快的情绪，感染着每个到会的新生。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前来参加今晚的迎新会。首先，我们将呈献一个歌舞——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学。由歌咏及舞蹈小组演出。」

布幕一拉开，我眼前灿然一亮，一律的白衣配上蓝裙蓝裤，没有浓妆艳抹，没有矫揉造作，一切是那么自然。虽然因陋就简，但是却给人以清新的感觉。演出者的感情是这样的丰富和自然。我很快便被舞台上的一出出表演吸引住了。

也不知过了几个节目，我没有去算，就只知道自己的情绪已经被融和在整个演出气氛里。

「现在由凤仪同学独唱一首：布莱山下。」

「我站在布莱山上，瞭望着美丽的山河……」

那台风，那神情，在强烈的灯光下，衬托出那秀丽的脸庞，那富有感染性的嗓音，深深地扣住台下观众的注意力。我不禁被眼前的这个情景所迷住了，她就象是小河畔的一株柳树，清丽、柔和，那歌声就象柳梢底下淙淙流过的河水，是那么美，那么动人。

「啪……」突如其来的掌声，把我从梦幻中惊醒，原来凤仪已经演唱完毕，正在向观众鞠躬致答谢礼呢！我急忙也鼓起掌来，直到手心都红了。

「难得难得，这样的歌声，这样的台风，真是不可多见啊！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得如此轻松自然，实在令人钦佩。」我恺恺地想着。

节目演出最后在一片欢乐的掌声中结束了。

「请新生同学到草地上用茶点。」

「刚才太急了，还没请问你的姓名。」一个熟悉的女声在我耳旁响了起来。

「许志霄。」我赶忙吞下了口里的蛋糕，回答着。

「我叫谢凤仪。」还是那么大方。「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学会。」

不知几时她手里多了一张表格。

「好的。」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赶忙填妥了交给她。一方面是因为刚才的兴奋情绪还没有减弱，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也热爱歌唱。

加入学会属下的歌咏班一段时日了，在凤仪及另一位负责同学的悉心指导和例常练习下，学员们的进度真有一日千里之感，虽然其中几位学员的表现不那么理想，但总的来讲，一般成绩还是相当令人鼓舞。

我在歌咏班中的成绩算得上是佼佼者，一方面是因为我本来就有一点歌唱基础，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有一副好声喉，因此每次练习时总是让我出尽风头，有时我也帮忙指导其他一些进度慢的学员。凤仪那种对学员们的热心帮助，使我暗中替自己捏了一把劲，我要学习她的好榜样，希望有一天也能和她一起工作。

「学会将要对外公开演出了。」这个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吹开了每一个人的心扉。

一天，凤仪带着欣喜飘进了歌咏班练习室。

「同学们，这次对外演出的节目已经拟定了，我们歌咏班负责相当多的任务。这对我们是一项很好的考验，除了与舞蹈组配合外，还有多项合唱及一项男女声二重唱，现在我们来表决应该由什么人负责这项男女二重唱。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一段时间的沉默……

「我提议由凤仪负责女声，志霄负责男声。」一位学员首先打破了沉寂。

「凤仪可以，我…却不行。」我急忙加以推诿。其实，我本身也很希望有一个出风头的机会，但一种担心负责不好的害怕心理却使我讲出了反话。

「志霄可能是有心理负担。其实，我们不能只想到个人的成败，这次是学会集体对外演出，相信在大家的协力推动下，我们必定能做好的。」另一位同学似乎猜到了我的犹豫，一针见血地讲出他的看法。

「同学们讲得好。这次的演出可以算是我们的一次文艺汇报，我们应该先考虑到向观众负责，然后才考虑自己的问题。自然，我们都是没有演出经验的，但我们可以学，只要肯学，必定能做得好，何况我们还有一大群热心的同学呢？」凤仪虽然很少讲一些大块头的话，但她每次发言都相当中肯。

同学们纷纷议论开了，最后终于决定以投票方式选出男女声代表，刹时间，整个练习室陷入了沉思……

对于女声，我毫不迟疑地写下了凤仪的名字，男声呢？一向来以我在组中的表现来说，我应该是当选无愧，但是如果我投票选别人，万一另一个人被选中的话，岂不是失去了这个机会吗？考虑结果，我终于极不情愿地写下了一位比我差不了多少的学员。

结果就将揭晓了，我怀着患得患失的心情望着桌子上的一张张票。我多么希望能和凤仪一起演出，我也讲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总觉得有一种和她在一起的要求。统计结果，我和凤仪被选中了。这使我有说不出的欣喜，也不枉费我这些日子来的苦练。

热火朝天的对外演出筹备工作在短时期内就展开了。我也把自己多数的时间投入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中，虽然我的做人宗旨是要考取一张优等文凭以备将来找份高尚的职业，但在这样的气氛下我或多或少也受到同学们那种忘我地工作的干劲所鼓动，不知不觉地也比较疏远图书馆了，更何况我还有一个和凤仪合作演出的二重唱呢？为了搞好这个二重唱，我简直有点废寝忘食地练习，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能和凤仪多接触。固然，象她这样的女孩子，别人是敬畏多过爱慕的，因为她在各方面都显示出一种女中丈夫的气质，不过，虽然这样，一股莫名的强烈欲望却无时无刻在怂恿着我去接近她。人或许是这样奇怪，越难得到的东西便越想去得到它，更何况她的确也比我强得多。因此，我也时常要求自己，以一些好人好事作为勉励自己的模范。这一方面是学会里头有这种优良风气的薰陶，同学们大体上都有明辨是非和自我约束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也想表现自己，因为我也期望在学会内能负责起一些领导工作。

「志霄，谈谈你对参加这次演出的一些感受好吗？」在一次彩排的小息时候，凤仪这样问我。

「这次能参与演出工作，我实在感到很兴奋。不过，我却是很担心自己会演不好。」

「你的这种担心正好反映了大多数同学此刻的心情。其实，搞好这次的文艺演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相当大的意义，它一方面会做到鼓舞其他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接触到一些真正的健康文艺。而且，我觉得这次演出的内容大体上符合了我会的一贯宗旨，自然，演得好的确能收到最大的效果，演得不理想也不见得就彻底失败，主要的目的还在于我们能够通过这次演出而总结经验。你认为是吗？」凤仪就是这样，在你感到动摇时便能适得

其时地鼓励你。

「不过，在打击灰黄文化这方面，我们能做到多少呢？」

「人的能力有大小，在我们的影响范围所能及的情况底下，这就是一项成绩了。你以前不也会哼流行歌曲吗？现在都很少听到了。这就是成绩。」提起以前哼流行歌曲，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凭良心讲，我现在不唱流行曲，很大原因是得力于凤仪对我的帮助。

经过和凤仪的这次谈话之后，我更加落力地练习了。我决心要在推广健康文化的阵地上充当一名鼓手，让其他人循着鼓声前进。

紧张热烈的对外演出胜利结束了。两三个月来跟凤仪的频繁接触使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有时见到她和其他男同学一道谈话，心里头便觉得不爽快。其实，凤仪对任何人都是那么热心，为什么偏偏就是我有这种非份之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情」？不可能的，别再胡思乱想了。她是那么的纯洁高贵，我怎么配得上呢？更何况我也不懂她的反应如何？真可笑。我虽然不敢冒冒然地向她表露，但另一个念头却在想：「管他呢？俗语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就让它自然发展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玩：找朋友。同学们。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圈坐下，……」

在一个学院例假中，我们举行了一次全会性的户外野餐，好让同学们松弛一下过去的紧张生活及调剂一下学院烦琐的功课所造成的精神负担，也借此作为这次对外演出的总结及庆功会。这次的野餐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切活动都很有次序，尤其是午餐时间，还可见到三三两两的会员们聚在一起畅谈着对这次演出的体会……

「凤仪，见到观众寄来的观后感吗？」我感到很兴奋，第一次尝试对外演出便得到这样的好评，怎么不使人欢欣鼓舞。

「看你兴奋到这样。你怎样看待这一次的成绩。」她微笑着，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从这次对外演出看来，我认为学会已经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至少，在艺术水平方面，她是能独立成为一个文艺单位的。虽然有些节目还不大理想，但观众所给于的好评却是不容否认的，相信如果大家努力齐心干，今后将可以举办更多的对外演出，也能使广大群众接触到更多的健康文艺。」我咽了一口饭，在一种胜利的激情下，完全忘记了总结经验，反而耿耿于要大干一番了。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多搞对外演出，主要是看我们搞对外演出

的宗旨及其影响。比如从这次一些观众的来信看，他们太偏重地谈节目的艺术性而忽视了内容，这是否是一个我们所忽略了的偏差呢？记得在演出前同学们有怕难怕搞不好的想法，我们今后应不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呢？」凤仪不表赞同，但态度却是真挚的，这就使得我有继续谈下去的勇气。

「其实这次演出还不是胜利结束。对一个文艺团体来讲，演出成功就是一项成就，这总不能否认吧！」

「我并不是要否定这次的成绩，而是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学会当作只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团体来看待。毕竟她还是学院当局的一个附属团体，对同学们的福利各方面都应该照顾到，如果纯粹只是为了搞对外演出，那岂不是只看到鼻尖子上吗？」

在眼前的胜利情绪下，凤仪的这番话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盆冷水。我沉默了。虽然我时常听到同学们提起要从成绩中找差距，但总认为这是理论上的东西，成绩就是成绩，又要挑剔什么呢？为了缓和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也为了让凤仪明白我的意思，我接下去说了：「不过，观众给于我们的二重唱这种好评，你觉得恰当吗？」

凤仪莞尔一笑，平静地说：「我们应该尊重观众的意见。但我认为这次能唱得好有两个可能因素：一是我们比较勤于练习，所以能掌握歌曲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同学们从旁的鼓励与指点，使我们能更高地要求自己。」在胜利面前，她还可以保持一贯的冷静，我终于口服了。虽然心里还是不大服气，但一想起凤仪曾经批评我太过重视个人的成败，我又不敢执迷下去。我不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而是不喜欢常常受批评，因为人也有自尊啊！不过，凤仪倒是一片真心诚意的！我也应该改一改了。

年终考试总算在提心吊胆中滑了过去。接下来便是漫长的年假。

由于课程的需要，我到一间工厂实习去了。这段时期，除了例常练习时见到凤仪外，其他时间都在忙自己的事。

## （三）

新学年又开始了。

「新同学，请到这边坐。」我主动要求当迎新晚会的招待员。经过一年来同学们的帮助，我基本上认识到了自己在学会里所应扮演的角色，虽然有时难免会犯上一些错误，但总的来说我是比以前

更加成熟和懂事了。当听到凤仪也赞成我当招待员时，心里更是高兴。我知道，做好招待员的工作，就是尽了一个会员的责任，可能会务工作还有好多好多，但人的一生不也是一点一滴地做起来和逐步成长的吗？

「谢谢你。」随着这爽朗的回答，我的眼前飘过了一只快乐的小蝴蝶。她的打扮很时髦，紧身的牛仔裤加上一件长袖花衣，过肩的长发束在一起，大红的蝴蝶结在辫梢上，益发衬托出那种青春气息。

「请问贵姓。」我领头带着她走向座椅。

「陈小枫。」还是很自然，一点也不象我初来时一样的害臊。灯光下，闪着一对乌黑发亮的大眼睛，俏皮的咀角直往上翘——好嘛，一个小淘气。

「你在学会里学什么的？」她反而先开口询问。

「歌咏。你呢？」

「我也准备加入歌咏组。」她笑了，「你是负责人吧！」

「不，不，只是一个普通组员。」我连忙向她解释。

她又笑了，好象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欢迎你的加入。对不起，我要去接待其他同学，你请坐吧！」我脑海里忽地闪进了凤仪的影子，她活泼中带着稳重，而这小枫呢？好象缺少了一点什么似的……

由于有个别同学毕业离去，歌咏班的领导班子出现了空缺，我便被挑选为歌咏班的负责人之一。

初次负起领导工作，心里头又是忧又是喜。喜的是今后自己能为学会多做一些事情，也能多做一些有头有面的领导工作，忧的是自己的责任也相对地重大，能不能领导得好还是一个问题。不过，鉴于自己本身的一股领袖欲，短期内在凤仪的协助下我便成为组内一个相当突出及负责任的领导者了。

「凤仪，你今年毕业后有些什么打算？」我又一次和她谈起将来的问题。自从我提议应该充分利用例常练习的休息时间后，谈心便成了每个同学所乐意的休闲节目了。

「我想如果能找到一份比较安定的工作最好，不然，暂时可能到工厂跑跑一下。」我知道，凤仪的家庭经济也是捉襟见肘的，她会有这种想法也是极其自然。

「做工厂工一天五元半？凤仪，读了这样多书，也应该找一份比较有前途的工作呀！」我这是为她打算。

「怎样，你认为做工厂不好吗？」

「要来的终于来了」我想。「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也很敬佩那些能放下智识份子的包袱而做一个普通工人的同学，不过，我可是为你着想，你还有一个家庭要负担。」这实在也是出自于我的一片诚意，最近，我发觉自己忽然关心起凤仪的私事来了。我知道她虽然有一股强牛劲，但也有一个弱点，她不喜欢因为自己的私事而去麻烦别人，不过当你能主动关心她时，她又会很感激你。人就是这么奇怪，一个最会关心别人的人，同时也会希望别人去关心他，可能这就是智识份子不够磊落的一面。

「你相信我会安排自己的一切吗？」她半开玩笑地说。

「我相信你有能力处理的。但是，不准我关心吗？谈谈对我也有好处，我以后也要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我的确也很矛盾，报章上每每有大人物的发言，责青年人太会挑肥捡瘦，但是，一个青年人，很自然便会接触到「文凭、金钱、爱情」的问题，这难道也是错的？虽然我也听过「真正的前途在工厂」这句话，但要认真实行起来可又不那么简单。

「凤仪，身为智识份子而不想当智识份子，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容许的。」这是我想了好久而得出的一个结论。

「是吗？你怎样的看法呢？」

「可不是。工厂只要小六或中四以下的资格，拿着一张技师文凭去进工厂，不可笑吗？人家怎么敢要你呀？」

「志霄，事在人为嘛。」凤仪就是这样，不过，我知道她有她的理由。

「你们两个谈什么东西这样秘密呀！」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小枫。

「别胡扯了，我们在谈正经的——职业问题。」我对小枫有时觉得有点难以招架，我喜欢她的天真活泼，但却担心她的「口不择言」。

「职业问题有什么好谈的。依我看哪，你想做什么，就想办法去做，不就成了，何必考虑那么多呢？」小枫比较单纯，也确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憨劲。

「如果象你所讲的这样简单，那就不会有失业的人了。」凤仪也开口了。

「好了好了，别让你们的职业问题搞昏了头脑。同学们在等着你们去练习呢。嘻嘻。」她跑开了，留下了一股风。

我们现在才惊觉原来休息时间已经过去了，心里头有些过意不

去。凤仪向我微微一笑，便赶忙跑回她的小组去了，我也会心地向她笑了一笑，心想：「以后可不好再这样了，留给同学们一个坏印象多不好。」

小枫的进度相当快，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她从完全不懂唱歌进步到基本上能看谱学唱。不过，她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不能抓稳节拍，时常在一首歌曲中无端端地加进了自创的「长短拍」。

为了这个缘故，凤仪要我抓紧小组的乐理学习。

为此我也特别抓紧对小枫的指导。

一天，小枫又在大唱她的长短拍。

「不对，应该要有节奏，这首是四拍二，来，听我唱一遍。」我示范了一次。

接着，她又开始练习了，我也耐心地从旁指导，直到她能掌握准确的拍子为止。

「我觉得现在反而不大好听而且更难唱了，刚才那样唱又容易上口又好听。为什么不可以自由唱？」

「一首歌的谱曲，都是符合歌曲内容的要求而定的，虽然某些地方不能表现得很好，但总的来说它却能表现整首歌曲的精神。如果我们依照自己的好恶而修改歌曲，那不仅歌曲的内容不能得到充份体现，而且也间接破坏了整首歌曲的结构。所以，我们唱歌就应该尊重原作曲的精神，不能随意乱改。明白了吧。何况掌握了节拍便能统一整首歌的唱法。要是你唱你的，我唱我的，那么合唱时就变成炒杂菜了。你说是吗？」

「嗯，那么照你说，要怎样才能更好地掌握节拍呢？」

「这就要学习乐理，还要勤于练习了。」

「那天看到你有一本乐理笔记，是你自己的吧。」

「是的。」这本笔记还是过去一年来我的心血结晶。

「给我好吗？」

「嗬，好慷慨的口气。」我心里想，口里却说：「我可以借给你看，要不，你多抄一份好了。」

「这样吝啬。好啦，借我抄抄吧！」小枫就是有这个缺点，她占有欲很强，喜欢上一件东西后，便会想方法弄到手，要不然就会满肚子不高兴。

× × ×

和凤仪相处了这么久，我们由拘谨进展到无所不谈，我们谈人

生、谈抱负、谈工作、谈将来，有时我们的意见很一致，有时我们也有争论。逐渐的，我发现到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感情，这大概就是男女之爱吧！我也模模糊糊，只觉得和凤仪在一起就很愉快。这期间，小枫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接近我，说是向我学习乐理，我也没起什么疑心，因为几个月来就只有我比较能满足小枫的要求，依她的脾性，这也没什么稀奇。

负责起共同的工作，我和凤仪之间有很多好谈的，有时讨论组内的问题，直到晚上，于是一起用晚餐，有时太晚了，我便主动送她回家。

有一天，在送她回家的途中，凤仪忽然开口说：「志霄，我在担心。」

「担心什么？」我关切地问。

「我们这样发展感情，会是正确的吗？」她头更低了，踢着脚下的马路。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

「不是，我只是发觉我们之间还有一些不同。」

「哦，你是说我的一些做法是吗？凤仪，男女之间，在大方面能一致就有条件发展感情了，一些小枝小节是可以慢慢改正的。你看，和你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应该可以看到我变了多少了吧！」这的确也是事实，连父母亲都说我变好了呢。

「志霄，一对男女在刚接触到感情问题时，会不会暂时迷失了方向？」凤仪比我大一岁，她想东西总是比较全面和稳重。

「这也有可能。但是，我们是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培养起感情的，这不象一般青年人的死缠死追呀！」我真的想不通，难道说由敬佩一个人进而爱上她，会是错误的吗？

「你有想到以后当我们踏入社会工作时，现在的想法可能会有所改变吗？」

「工作和爱情，又怎能混为一谈呢？」

「不是混为一谈。我们现在还在求学，对人生的看法少不了抱有一种美好的幻想，以后碰到现实问题时，或许受到了生活环境的影响，一个人会改变也是可能的。」

「凤仪……」

「志霄，我想，在我们还没踏入社会之前，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能够暂时冻结在目前的阶段。更希望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能更高地要求自己，条件成熟了，我们自然还可以继续目前的感情。你认为好吗？」她很恳切的要求，我又怎么好

拒绝呢？

「好的，凤仪，我赞成你的做法，希望我们之间能把感情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上。」我的脚步顿时轻快了许多。

「谢谢你，志霄。」她拉住了我的手，我也紧紧地把她的手握着，生怕她会跑掉似的……。

（四）

一个年头又匆匆过去了。

凤仪很幸运地在一间本地工厂找到了一份技术人员的职位。我也因为课程的需要，不久就要去航海了。

心里很矛盾。

航海，不得不去，这是学院课程的一部份，但是，刚和凤仪建立起来的感情，会不会因为这次的离别而起变化？虽然我知道凤仪是一个感情专一的女孩子，但是谁能担保没有别人会追求她呢？我实在不敢想象初恋而又失恋的痛苦，我要找凤仪说出我心中的感受和忧虑……

「志霄，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凤仪自从工作后，人也爽朗多了。

「今天接到船公司的通知，大概下个星期就要上船了。」

「哦，这么快呀！」虽然是惊奇，但却没有一点伤感。

「凤仪，我心里很矛盾。」我期期艾艾，不知从何说起。为了文凭，我不得不走，但为了爱情，我又舍不得走。

「为什么呢？舍不得离开，又舍不得文凭吗？」她看透了我的心情。

「嗯。」

「青年人要能拿得起放得下，不应该这么婆婆妈妈的。你又不是要去多久，顶多一年罢了。霄，你自己也说过要游遍四海走遍全世界，现在有机会了却又三心两意。去吧！别担心这里，希望你多保重，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听说海员很容易变坏的。」她苦口婆心地规劝我。

「凤仪，你信得过我吗？」

「我相信你，但希望你别去那些风月场所。在船上有空时多看些书，待人和气一点。别太伤感了，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部份，别忘记我们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你在船上感觉烦闷时，

就多写几封信回来，告诉我你的生活情况和外边一些有趣的东西。怎样，答应我吧。」

「好的。」我把船公司的地址给了她。

这一晚，我们谈到很迟。

船终于在依依不舍的情绪下起锚了。

（五）

在船上整整一年，我发觉自己的思想感情变化很大。

最初的一段时期，我还有定期的和凤仪通信。自然，在船上，听到见到很多奇里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异性的。起初还因为自己对凤仪的思念心切，基本上还能克制自己，但过了不久，在耳闻目濡及别人的怂恿下，我终于抛弃了原则，也学会了逛夜总会，虽然还不至于找坏女人，但是这些在凤仪眼中已经算是过份了。

最严重的莫过于自己的恋爱观的转变，我逐渐学会了以貌取人的习惯。有时单独一个人时，脑海里便泛起了凤仪的影子，最后却往往被小枫的影子所取代。的确，凤仪虽然比较成熟，但她却大我一岁，虽然也活泼好动，但怎比得上小枫的热情奔放和迷人的身材。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我第一次收到小枫寄来的信时，心里头有说不出的欣喜，赶忙迫不及待地复了信。最开始，我们谈的是学会里头的问题，久而久之，我们逐渐谈到了个人间的私事，我们有时也会倾谈心事，表示互相之间的倾慕。这样子持续了一段长时期，我开始发觉到自己的内心中少不了小枫的影子，或者说我已爱上她了。

我很苦恼，也很自责，为什么要这么早便和凤仪发生了感情，要是没有了这层束缚，现在我想和谁在一起都可以。唉！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好在我也没有和凤仪发展进一步的更深的友谊。由于有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后来甚至于害怕写信给凤仪，为的是想冲淡这种感情。

总算挨过了孤寂的一年。

（六）

这是我在学院的最后一年。

开课不久，我便重新加入了学会的歌咏组，为的是要看看小枫还在不在组内，她今年也应该是最后一年了。使我欣慰的是，小枫

不仅还在歌咏组，而且也负责起一个小组的工作了。

第一天在学会里碰到小枫，她感到很惊奇。

「哎，回来了。」看起来，她更成熟了，虽然咀角还是俏皮地翘起来，但已经不再是蹦蹦跳跳的淘气鬼了。

「嘿，好吗？」

「没穿没烂，当然好啰！怎样，游遍全世界了吧！」她笑得比前更好看了。

「游什么世界，还不是为了文凭。」

「看你说的。哎，回来负责工作吧。」她半开玩笑地说。

「岂敢岂敢，现在该属你领导了。」我也不大认真。

「哎，说真的，我希望你能协助我，因为这一小组的人参差不齐，而你又有这个能力，答应吧！这可是义不容辞的啰。」她开始认真了。

「好，我会尽力而为。」其实啊！我是求之不得。

为了赢回在组内的威望，为了给小枫一个好印象，我相当落力地帮助她，在我们的通力合作下，组内的情况有了好转。

「志霄，看不出你还是威风不减当年啊！」午餐时，小枫兴奋得脸泛红光，益发显得娇媚。

「那里，你初次负起工作，便有这样出色的成绩，才是真的威风呢！」我讨好地说。依小枫的性情，她是很喜欢别人赞美她的。

「哎，对了，凤仪最近怎样了？」她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

「还在老地方工作。很久没见到她了，总是没空。」我也曾经因为邀请她出门不得要领而生气，但也因为这样而藉口不去找她。她倒不是存心要拒绝我的邀请，而是他本身真的忙到抽不出时间来。

「听朋友说她在工厂里人缘很好，而且也很热心帮助别人。」

「她一向来就有这个优点。」

「所以你喜欢她？」她开始了攻势。

「以前是这样，不过……」

「不过什么？」她进一步追问。

「小枫，你会不会觉得我和她是一对？」我欲擒故纵。

「我怎么知道。」虽然模棱两可，但可看出她不以为然。两年前，在我刚开始和凤仪发展感情时，许多同学都没有认为不妥，就只有小枫出乎意料的保持缄默。

「我现在才认识到自己当初走错了一步棋。」

「为什么这么说呢？」她还是穷追不舍。

「唉！别谈了。我这里有几本乐理书，送给你。是我航海时买的。」

「那谢谢你了。」她并没有认为这样随便接受别人的赠与有什么不妥，而我也察觉到她是欲拒还迎。

× × ×

想不到回来还不到两个月，我就和凤仪闹了一回口角。

「志霄，真对不起。回来这么久了，还没好好跟你谈过。」一天晚上，凤仪主动约我出外宵夜。

「算了吧！谁知道你在忙些什么？」我面露愠色。

「工厂里工友们开办了一个补习班，要求我去给他们上技术课。」她还是和颜悦色地解释着。

「你真了不起，为了别人的事把我也忘了。」我用言语激她。

「我那里是把你忘了，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呀！」她终于有点动容了。

「你就只会这么讲。」我咀里这么说，心里想：「闹吧！你以为我许志霄会卖你的账？」

「志霄，心里有什么不爽，受了什么气吗？」毕竟还是她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受什么气你应该知道？」我还是没好声气。

「是不是我得罪了你？没有啊。」

「其实你也没有得罪我，倒是我自找麻烦。」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还不是，其实我不该约你。」

「为什么呢？」

「还不是自讨没趣。」

「志霄，别这样好不好，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我实在没有空。」

转念一想，虽然我对她的感情已经产生了变化，但目前还不是到了摊牌的时候，因为我还希望给别人一个爱情专一的印象；何况她是在摆明事实，我也不好迫人太甚，露出马脚。

「凤仪，近来好吧！」

「还好。」

「工作那边怎样？」

「还好。工友们都很友善。如何？航海生活过得惯吗？」看她倒是出自于一片关怀之情。

「也没什么。就是孤单一点。」

「今年毕业后还打算去吗？」

「到时再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有些三心两意，主要还是自己的感情在作怪。

「我听朋友说你最近和小枫很接近，是真的吗？」大概是出自于一种少女对待感情问题的特殊的敏感，她显得有点担心地说。

「工作上的需要吧了。你别胡思乱想。」我慌忙加以掩盖。

「我不是要干涉你的自由，只是……，我有点担心半途会起风波。」

我也知道，初恋对一个少女来说是最宝贵也最难忘的，凤仪这种担忧还是情有可原，但是，我应该也有选择自己的伴侣的自由啊！

「起什么风波？」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我采取了反击。

「虽然朋友的话不见得正确，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和小枫保持一段距离。」

「你以为我在搞三角？」

「希望你不是那种人。」

「你未免把我看扁了。」

「没有，我只是在担心。」

「你就会毫无原则的担心。」大抵一个人在理亏的情形下会反咬对方一口吧。

「志霄，我不敢强求你，但希望你好自为之。」

「算了，回家吧。」我显然的不耐烦了。

这一晚，我想到很晚才入睡。

第二天，整个人显得无精打彩。

「志霄，为什么垂头丧气，人不舒服吗？」在学院里碰到了小枫，她关切地问。

「没什么，昨晚比较迟睡。」我装得更颓丧。

「怎么，失眠了。」

「嗯。」

「为了什么原因呢？我可以问吗？」看得出她是真的想了解。

「别提了，昨晚跟凤仪拌了咀。」本来我不想告诉她，最后还是决定让她知道。

「因为什么事情而跟她拌咀，嗯，大概你得罪了她吧！」

「没有，只是因为她提到你。」

「我？我可没有得罪她呀！」她开始紧张起来了。

「不是你得罪她，而是她认为我太亲近你了。」

「其实我们是工作上的需要，没有其他原因啊！」

「她太小气了。」我还是忿忿不平。

「这也不能全怪她。你有没有向她解释清楚。」

「有。只是她不听。」

「那……让我去向她解释好吗？」

「算了。我会再向她解释的。」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不让小枫去见凤仪，我向她扯了一个谎。

从此，我便辗转地周旋在凤仪和小枫之间。

对于凤仪，我是想尽办法安下她的情绪，尽量避免她再生怀疑，另一方面却设法将我们之间的感情冻结，不让它再继续发展下去。

至于小枫，我却产生了一股追求她的冲动。和凤仪比较，小枫年轻美丽，而且待人也热情，我抗拒不了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诱惑力，所以，我尽可能给她制造出一个假形象，我不仅要她明白我喜欢她，也要她反过来喜欢我，我不仅要满足自己对她的占有欲，也要挑起她对我的占有欲。

所以，我自此以后便更加主动地接近小枫，尤其是有时跟凤仪吵了之后，更觉得小枫的可爱，更喜欢她的善解人意。

这样又持续了几个月。

「小枫，有件事情不知能不能跟你说？」一天晚上，我约了小枫看戏，散场后，我们走路回家。

「什么事？」她问。

「就是我和凤仪的事，最近，我觉得我和她的关系越来越糟，动不动就要吵咀。」我象满腹委屈地说。

「为什么呢？当初你们不是很好吗？」

「当初是当初。当初是我错了，我不该跟她发生感情，我不知道她是这样一个不懂得关心我的人。」

「怎么会呢？她那时不是很关心你吗？」显然，她在怀疑我的话。

「是的。但是最近她一直批评我，说我航海以后变了很多，还说我不该去航海，你想，这分明是要我丢掉文凭嘛。」我言之凿凿地说。

「这就是她的不是了。年青人嘛，总会有往上爬的心理，她怎能因为这样而责备你呢？」

她显然被我的话所打动了。

「唉！」我趁机展开了攻势。

「那你现在怎样打算？」

「我也不懂要怎么做。如果我没有一个更好的理由，我是很难离开她的，和她在一起我会有幸福吗？」我自言自语地说。

「志霄，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帮忙你。但是希望你能得到幸福，至少，希望你能和凤仪重归和好。」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摇头叹气地说。

「别想那么多了，身体要紧。啊！」

「嗯。」

就这样，小枫的感情终于被我俘虏了。

学年结束了，小枫和我都考取到文凭。

（七）

我终于负着一个感情的包袱，走上了航海这条路。虽然凤仪和小枫都反对，但我却一意孤行。因为我想离开她们一段时期，以便找出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也可以暂时摆脱凤仪。因此，这次我把船的航程和地址交给了小枫，却没有交给凤仪，只给了她船公司的地址。通过这样的安排，我便能多收到小枫的信件而少收到凤仪的信件。

我又这样一走十个月。

在这十个月中，我反覆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在和小枫的来往信件中，我有把握小枫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我的感情俘虏了，因为她本身也有这种要求。现在唯一的方法是怎样向凤仪解释及请她摒除这几年来的感情债。

终于，我又停止了航海的生涯。

「小枫，一别十个月，你近来好吗？」

「好，好什么，一去就是十个月，也不想想别人。」她面露微嗔，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跃。

「我不想再走了。小枫，这十个月来，我想了很多。我不管朋友们对我怎样，我是准备离开凤仪了，我不能不考虑自己一生的幸福。」我换了一口气继续说下去：「你也应该知道我的一片心意，小枫，我喜欢你，希望你不要拒绝。」

「志霄，你应该向凤仪解释才对。免得将来她埋怨我。」

「我会的，我会的。如果她不原谅我，如果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就会自杀。」我挤下了几滴眼泪。

「不要，我不准你去自杀。」她显然也有点激动了。

就这样，在我的胁迫下，小枫终于屈服了。

终于，在一个晚上，我假借着一点酒意，把小枫完全俘虏了过来。

现在，我完全有条件和凤仪摊牌了。

「凤仪，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相信你已经知道我和小枫的问题了吧。」虽然她的神色很坏，但我只有一个念头：速战速决。

「你不用多说了，我，我早就知道了。」

「凤仪，我还是希望你忘了我，我和小枫的问题，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小枫已经……」

我话还没说完。

「别说了，别说了。」她开始不能自制了。

「不，我还是要说清楚，我和小枫已经发生了关系。」

「嗄！你……」她流泪了。

「所以，我希望你考虑我们的情况，别再阻挠我们了。」我步步进逼。

「志霄，我想不到你会变得这样。」她由激动逐渐趋于冷静。

「凤仪，这不能怪我。在航海的时候，只有小枫一个人真正关心我，写信给我，而你呢？你一直是忙、忙、忙，我受不了这种寂寞。过去的希望你忘了它，还有，小枫那儿，希望你别去打扰她。她现在精神也不很好。你要责备就责备我吧。」

「我不会去破坏你们的。不过，我想劝你一句话，希望你好好地回想一下我们的感情的发展经过，你想想你和小枫的感情发展会是对的吗？你，你别又误了她。」她转过脸去，使我看不到她的正面。

「谢谢你。小枫我会好好对待她的，这个你甭担心。凤仪，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我衷心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临走之前，我还假惺惺地祝福她。

「我会照顾我自己的，不用你操心。」她苦笑了一下。

「那么，再见了。凤仪，谢谢你。」

她垂下头，摆了摆手。我看到她又流下了两行眼泪。……

夜更深了，有凌晨时分了吧。我踩着自己的长长的身影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 × ×

朋友们，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你们大概还要知道后来他们三个人怎么样了。

让我告诉你们吧！

凤仪还是在原来的工厂工作，但却生活得更爽朗更坚强了。

而志霄和小枫呢？在小枫的家长的胁迫下，他们草草地订了婚。

我想，他们两个将来可能有三种结果：

其一：他们终于结了婚，而婚后呢？整天吵吵闹闹，因为两方都有很强的个人欲望。

其二：他们将来互相发现到对方的弱点而闹翻。

其三：他们两个遁着一条错误的人生观一直滑下去。

注：这篇小说中的人名及地点皆为作者所杜撰。

# 建筑女木工

一芳草一

一幢幢钢骨水泥的建筑物向天空逐日地伸长着——一个新的“卫星镇”已经初具轮廓。

就在这片工地的边缘，有一个刚动工不久的新场。

“牛仔架(一)”把地面围成了两个并列的长方形。

其中一个长方形里，呈现出纵横交错的土沟。土沟的一端已经下好部份由模板合成的“地脚阵(二)”。另一个长方形里，钢骨水泥的“地脚阵”牢牢地盘踞在地面，几个用模板合成的柱子已经站好了。

就在这两个长方形之间，工友们用木板搭成了临时宿舍——“满栅”和餐厅。

已经是十点喝茶时间了，餐厅里聚集了四、五十个工友。

往常，除了被喻为“会老不会大”的亚源比较爱讲笑之外，大伙都是默默地吃着点心。可是，今天的气氛显然有了不同。只见工友们议论纷纷，连不大爱讲话的华叔也跟坐在身旁的亚源大声争论着：

“我过桥多过你走路！新加坡的女子我见得多了，又爱玩、又怕苦，一个个象千金小姐，那里要来做建筑？”

“华叔，我问过介绍她们来的剑明，他亲口跟我说，她们三个都是新加坡人！”

“你不要听他乱讲，我一看就知道她们是联邦人。新加坡女子怎样勤劳，最多也是进工厂；我问你，新加坡女子有多少个从小就做过重活的？”

“可能有的例外嘛，听说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已经做了三、四年了！”

“我还是不相信！新加坡女子来工地扎铁，我倒是见过一个，但是叫她们做木？整天爬上爬下的，困难！困难！”

原来，今早工地新来了三位女工。她们是那里的人？名叫什么

？为什么会来做建筑？这些问题引起工友们很大的兴趣。

为了要证实一下，亚源转身朝着邻座的三位女工问道：

“小姐！请问你们是新加坡人还是联邦人？”

“谁是小姐！是小姐就不会来这里做工了！”这响亮的回答来自年纪最小，约莫十八、九岁的女工，蓝色的布帽下面，露出一个红润的脸蛋，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紧瞪着亚源。

“会老不会大！不要欺负人家嘛！”几个工友取笑地说。

那三位女工这时才注意到亚源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头上却已经白发斑斑，听见工友叫他“会老不会大”，响起一片明朗的笑声。

亚源可并不生气。他说：

“不叫小姐，难道叫‘喂’不成？那不是把她们都变成阿‘矮（福建音）’了吗？”

又是一阵笑声响起。

“请问你是新加坡人吧？”亚源朝那位依然瞪着大眼的女工问道。

“是又怎样？新加坡人就不能做建筑吗？”

“你是第一次来做建筑的吧？”

“不欢迎我来做是吗？”

“那里，那里，欢迎都来不及呢！……”

“做工！做工！”工头的催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工友们又投入紧张的劳动。

……

“满棚”的楼下，装着一架车床，这里也就是制造模板的“开料棚”。三位女工正在钉着“旁板(三)”。

刚才跟亚源讲话的那位叫丽梅。年纪最大的是亚花，约有二十五岁上下，一条绿色的头巾裹着一张黝黑的面孔，看起来粗壮、结实。另一个是美珍，身材瘦小，头戴一顶白色鸭舌帽。

不久，工头——“肥佬”，挺着大肚腩，摇摇摆摆地走来了。

“你们三个帮手把‘柱头板’和‘百足(四)’搬出去！”

美珍一听说要搬木，嘴角往下一沉，极为不满地说：

“为什么叫我们搬？应该叫马来人搬嘛！”

“你没有看见那些马来人在搬‘地脚阵’的板吗？如果人手够，我也不好意思叫你们扛东西呢！”肥佬说完，转身就走。

美珍嘟哝着嘴，自言自语道：“又不叫那些站柱子的人自己扛。叫我们扛了给别人用，实在不甘愿！”

这时亚花已经把铁锤插在腰后，走到堆放“百足”的地方，朗声说道：

“来啊！炼炼我们的肩膀，不要给人看轻自己。丽梅，你来试试看！”

“她第一天来做，一下子就叫她扛这样重的东西，而且不是一下子就扛完，还是叫她开料，我们两个扛吧！”美珍担心丽梅吃不消，关心地问。

“不！要扛就一起扛，给我锻炼一下！”丽梅坚定地表示。

接着，她双手抬起一片“百足”，可是只能抬到腰际，怎么也上不了肩膀。

亚花见状，急忙帮她抬高“百足”的一头，让“百足”靠在她的肩膀，然后抬起另一头。

此刻的丽梅，肩膀上有如一座山压将下来，只见她紧闭双唇，瞪着双眼，十呎来长的“百足”终于平衡在她的肩上。丽梅费力地迈开了脚步，脸上呈现着胜利的微笑。可不是吗？从前，每当经过工地，看到工友扛着又长又大的模板，总是由衷地敬佩他们的力量——就是靠着他们的力量在平地矗立起高楼大厦。她早就盼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够象他们一样的有力量。

“扛得来吗？”亚花关心地问；说完，已经越过丽梅。

“扛得来！”看到亚花扛起模板是多么的轻松，步伐是多么的稳健，丽梅加快了脚步，心想追上亚花。

工地上响起了一声口哨声。

“小姐！要不要帮忙啊？”

“小姐！真不好意思，让你们扛木。”

“肥佬！不好这样黑心嘛，等一下累坏了我们的小姐怎么得了？……”

听到这些呼喊，丽梅心里很反感，为什么这些人如此看轻妇女？难道只有他们有本事扛东西吗？为什么老是叫人家小姐呢？多难听呀！

“百足、柱板”一片片地扛出去，丽梅的肩膀一遍遍地加重，肩头越来越痛，双腿也越来越酸。有时，她真想半路把肩上的东西抛下来；但是，让工友看到了，岂不笑话！况且，自己是来锻炼的！她命令自己：一定要顶住、顶住！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终于扛完了最后一片模板，丽梅如释重负，搓搓肩头，甩甩胳膊；接着，身体好象失去了支撑，一骨碌就往下一蹲——心想，要是继续扛下去，真的再也扛不动了，可

是，怎样辛苦也要顶住啊！于是，她又站了起来。

“肩膀痛吗？”亚花拍拍丽梅的肩膀，关心地问道。

美珍好象被问的是自己，替丽梅回答道：

“我都会痛，她不痛是假的！不先给她扛轻的，第一次就叫她扛这样重的，简直是要她的命！这个死鬼工头，第一天上工就叫人家扛东西，呸！”

“做建筑这行，扛木是免不了的嘛！”丽梅不大同意美珍的话。

“对！我们应该锻炼成铁肩膀，才算是建筑工人！”亚花有力地支持丽梅的意见。

“锻炼当然是要，可是，整天扛东西，做了就“鲜(五)”，前一个月，我和剑明到×工地做，第一天就叫我们找'角子'搬'三叶二'(六)，第二天又叫我们分“旁板”，我做了两个钟头就溜之大吉……”

“小姐！吃饭时间到了，要做超时是吗？”工友招呼她们吃饭。

“哦！知道了。走，我们吃饭去，以后再谈吧！”亚花说着，解下钉袋，抢先朝餐厅走去。

× × × × ×

第二天，太阳仿佛起得特别早，而天上的云朵也不知藏到那儿去，刚刚开工，人们就感到热气逼人。

今天，她们三个被调去做“地脚阵”。剑明、还有另外两个工友也在那里做。

美珍跟剑明搭挡。

剑明的年纪和美珍不相上下，身材高瘦，头上束着一条面巾。他做建筑已有五、六年之久；两年前，他在一个剧社里认识了美珍，不久后，他就带美珍到工地上工作。可是，美珍没有一场工作会做得住，不是说工头坏，就是嫌工作太粗重，总是三、五个月，甚至几天就要跑新场。这回，剑明找到了以前的工头——肥佬，他曾经跟肥佬做过一、二年工，在他的印象里，肥佬的人还不算坏，于是，他介绍了美珍，连同不久前在另一个工地认识的亚花，和亚花的朋友丽梅，一起来这里做。

现在，他们两个负责下“地脚阵”。

剑明扶着一片地脚板(七)，让它的一头贴住另一片地脚板的一头，，成直角接合。美珍举起铁锤，要把接合处钉牢。

“热得要命，现在要是下雨多好！”美珍一面钉，一面自言自语。

“碰！”的一声，铁钉钉不下，反而弯了，美珍又下一枚钉，没两捶又弯了，这样连续弯了四枚钉，她高举铁锤往旁板猛力一敲。

“呼！”的一声，在不远的亚花还以为什么事呢？转过头看看美珍，听到美珍喊道：

“死人板这样硬！钉到我满肚子都是火！”

“耐心一点嘛！看准准一下一下地，总会钉得下的！”亚花说。

“太阳又热得象火烧，做了实在冒火！”美珍的双眼，好象真的要喷出火来。

剑明看到美珍这副样子，就和气地说：

“我来钉吧！你扶住这块板！”

“叮！叮！”铁钉好象怕了剑明，乖乖地钻了进去。

“要命！热死我啦！”美珍仰望天空：“云啊！为什么不来挡一挡这死鬼太阳？老天！为什么这样多天不下雨呢？我去买一包冰水，乘机躲一躲！”

美珍话没说完，就连蹦带跳地朝餐厅跑去……。

十点喝茶过后，因为有很多旁板的长度要改，而且还差片旁板没有开，剑明和美珍来到堆放旁板的地方。

一块板还没锯完，美珍已经热得不耐烦；她灵机一触，想搬一片树胶板来挡太阳，但又不好意思这样做。于是她对剑明说：“要是有树胶板遮阴就好！”

剑明听她这么说，就很乐意地到满栅那边搬了一片树胶板来，把它对着太阳站住，用木顶稳。

美珍如愿以尝，笑逐颜开。

……

午后的炎阳，散发出更大的威力，似乎要把大地烤焦，四周仿佛没有了空气的存在，觉察不出一丝一毫的风。丽梅感到有如发高热，头昏脑胀，口水成了粘液，嘴巴难以张开，好渴呀！恨不得有一个地方躲一躲。但她想起亚花说过，多晒几天就会习惯的，也就忍住了。

丽梅跟亚花负责顶地脚阵。顶地脚阵要用大锤把锯尖了的角子打进泥土。只见丽梅满脸汗珠，吃力地挥动大锤，一下比一下缓慢无力，角子好象不听使唤，怎么也打不下去。

“唉！”她鼓起两颊，瞪圆大眼，把大锤往地上一放，“亚花，泥土这样硬，叫我怎样打？力出到完还是打不下。”

亚花走过来，抡起大锤，没几下子，角子就牢牢地打进泥土。

丽梅难为情地说："我没有力了，我的手好象要断了！"

"不然你去搬多一些这种锯尖了的角子吧！"

望着亚梅的背影，亚花想起眼前这位年轻的姑娘，虽然是工人阶级的女儿，但从小家里并不需要她做些什么，难免会娇生惯养；如今她能够来工地接受锻炼，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耐心一点吧，钢铁不是一次就炼成的！

……

太阳从东边绕到西边，美珍用以遮阴的树胶板也从东边移到了西边。

三点喝茶过后，美珍和剑明改好了所有要改的旁板；不足的旁板也开够了。

"唉！又要出去晒咸鱼了！"美珍有点舍不得离开那块给她阴凉的树胶板。

"来！我走前你走后，一人一头。"剑明弯下腰，准备要扛板。

"实在笨，不会叫马来人扛！这样重又这样多，要我的命啊！"

剑明想想，觉得也有道理，重的应该由男工来做嘛！于是他去叫了一个马来工友，合力把旁板扛到所要下的位置。

美珍呢？她跑去帮亚花她们顶地脚阵。

美珍的一切，亚花都看在眼里，她明显地感到，美珍有着严重的思想问题，乘工头不在，她抓紧机会向美珍提一点意见。她一面挥动锤子，一面说：

"我以为，男工能够做到的，我们也要尽量做到，为什么我们要显得比较特殊呢？辛苦或做不来，就让给别人做，这样岂不是让那些看轻女工的人找到更多的理由？"

"我是想反正有别人扛不是更好？他们扛惯了，不会辛苦嘛！"美珍拿起锯子，要把太长的角子锯短。

"你这样就变成依赖了！"亚花闭起一隻眼，用另一隻眼看看所顶好的旁板是否对线。

"你不知道，我以前跟剑明搭挡，他样样都迁就我"美珍放慢了锯木的速度，一边说道，"比如钉'模顶(八)'，要是'模顶'完了，他一定叫我在上面等，他自己去搬来，有时等很久……。"

"你应该自动下来帮忙！"亚花说完拿起大锤打另一支角子。

"那又何苦呢？最多是慢了一些，反正快慢不是我们的事。"美珍看看角子用完了，走去拿了几支角子过来，然后接下去说："而且，凡是重的，我即使想做，剑明也不让我做，既然这样，我也

就算了。”

“我认为，看起来，剑明关心和照顾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轻视女工的思想，把我们看得不如男工，而需要特别照顾，你说是吗？”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女工的确有些地方不如男工嘛！”

“不如并不等于做不到，主要是看我们肯不肯锻炼。”亚花拿起锯子，一边锯，一边想：根本的问题是在脑子里，那可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做工时候也不便谈得太多。于是，她说：“我刚才讲的意见只是给你参考参考，过几天有空，我再去找你谈谈好吗？”

“好，最好大家都来谈谈！”美珍赞成道。

× × × × ×

转眼间，又是两天过去了。

这天，工友们都已经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美珍才姗姗来迟，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草帽。

“早安！”丽梅打趣地说，“你几时买的草帽呀？我差一点认不出你呢！”

“昨天买的，要是不戴草帽，迟早要晒死我！”

“对呀，昨天你为什么没有做工？”

“剧社里有一些事要做。其实做这样多工作干什么？够吃就好了。天气这样热，天天做不是要热死？”

“我还以为你生病呢！”

“大吉利！你几时听过我生病？”

工头从远处走来了，她们停止了谈话，各自埋头自己的工作。

热带的天气，实在令人难以捉摸。一早还是阳光普照，到了九点多，天色逐渐晦暗。吃茶点之后，工友们开工不久，就细雨纷纷，大家停止了工作，到餐厅躲雨。不久，天空乌云密布，几声雷响之后，大雨倾盆而下。

餐厅里，“会老不会大”又找到了谈话的资料。

“都是你，不戴草帽没有事，一戴草帽就下大雨！”

“下雨不好吗？难得凉爽一下，还有机会休息休息。你应该多谢我才对呢！”

“你当然说好。可是下了雨做没有工，老汉我想存一点老本都难，你没有看到我头发都白了吗？”亚源压低了嗓门，又装作老人的那副怪模样，惹得大伙呵呵大笑。

……

大雨哗啦哗啦地下着。

丽梅望着远处景物在烟雨蒙蒙中若隐若现，心中思潮起伏……

记得刚离开学校的时候，自己什么都不懂，后来进了制衣厂，在工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亚花，多亏她的帮助，使自己的认识有了提高。为了改造自己、体验社会的不平，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来到了工地。

工地的确是磨炼思想的好地方，对于粗重的工作、烈日的煎熬，都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忍受。想起这几天早上醒来，整个人好象瘫痪似的，多么希望再睡一觉啊！可是，亚花说过，初次做吃力的劳动都会这样，只要做多几天就会适应的。我可不能做一个可耻的逃兵……

“丽梅，你要回吗？”美珍把她从沉思中唤醒过来。

她才注意到雨已经渐渐地小了。

“雨停了不是可以做吗？”

“怎么做！湿湿粘粘的，走都走不动，我最讨厌下过雨做工，做到满身都是泥！亚花不要回，你跟我一起回吧！”

“不，我要回家吃饭。”

坚硬的泥土，经过雨水的浸透，都变成了烂泥。

美珍踩着烂泥，艰难地走着，鞋底粘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她一脚往石头上狠狠一踢，嘴里喃喃有词，丽梅隐约听到她喊一声：“呸！”

“小姐！走好啊！”几个调皮的男工朝美珍乱喊。

“小姐！不要做了啊？”

“小姐！下午有约会是吗？”

东一句小姐，西一句小姐，丽梅听了觉得很刺耳，心中不由起了一个问号——美珍是剧社的干事，有着相当的思想认识，为什么还会怕晒、怕苦？她做建筑将近两年了，难道说“劳动锻炼”这句话有问题吗？有机会一定要问亚花，弄个明白！

……

饭后，餐厅里人比较少了。在没有人的一个角落里，亚花正在解答丽梅心中的疑问。

“建筑这种工作，要来不来都可以，工钱又高，对于那些不是为生活所逼的人，即使做三天休息两天也不成问题。所以，有些人做建筑，他们忙的是团体里的事，在集体工作和集体生活中，他们可能表现得很不错，但做工的态度就不怎么严肃……”有一个工友走过，亚花停了一停，然后接着说：

“也有些人，起初还有比较明确的出发点，抱着体验生活，锻

炼自己的目标；但是，可能建筑这行的确是太自由了，由于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就逐渐地散漫，目标也逐渐地模糊了。”

丽梅有所领悟地说：“在我以前的心目中，建筑是一所改造思想的大学校，我总以为做建筑而又有认识的人，都是好样的！”

“这也难怪，人们总是这样说：到工地去锻炼！文学家在作品里面，总是赞美建筑工人、建筑女工，是怎样的顶天立地，怎样的威武坚强。

“人们的话没有错，文学家的作品也的确反映了现实，但是还要知道：真正的锻炼、真正的作一个建筑工人，还要看他对自己是否坚持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要求！

“尤其是我们女工，很容易由于得到特别照顾而养成依赖性。我们就应该更高地要求自己，自己能做到的一定要自己来做，还不能做到的也要努力去做到！”

亚花的话虽然小声，但丽梅听来一句句铿锵有力，一句句深深地打进她的脑海里。

“你现在对自己还有所要求，但可能只是凭一股热情所产生，”亚花注视着丽梅，严肃地说：“热情这种东西是靠不住的！要把热情提高为自觉，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不断地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丽梅心中重复着亚花的话，她要牢记亚花的每一句话！

“不过，我们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也实在太少了。”亚花想了一阵子，说道：“对于亚珍，我们找机会多跟她谈谈，只要有恒心，一定能够帮她进步起来的！”

“下次我们去亚珍的家，你也尽量提提你的意见，怎样？”

“我会的！”丽梅欣然地点头。

……

雨后，地脚阵里积了一层水。

赤着脚，卷起裤管，踩在烂泥里做工（工友们叫着提泥鳅）——这在丽梅还是生平第一次！脚底怪不舒服的，尤其是无意中踏到石子，更是疼得丽梅差点要叫出来，但是她始终没有一句怨言。

丽梅大锤起落，比以前举得更高，打得更有力。钉角子时，不小心捶到角子上的泥浆，溅到脸上，她毫不在乎地用袖子一擦，锤子上下不停地挥动着……

亚花看看丽梅，心中为新一代的成长而高兴，脸上绽开了笑容！

注：

㈠牛仔架——一个新场开工，首先在四周用三吋×一吋的方钉成一个矮架，叫做牛仔架，架上面标记着各部份的距离，作为今后施工的标准。

㈡地脚阵——位于地面，连接于地基之上的横梁，广东人称“地脚阵”。

㈢旁板——用于横梁（广东人叫“阵”，福建人叫“通”）两边的模板，一般上是用三合板钉上角子制成。旁板是广东人的称法，福建人称“通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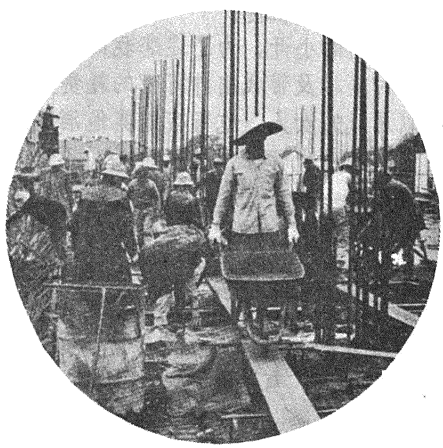
㈣柱头板、百足——用于柱子的模板，两片柱头板、两片百足合成一支柱子。福建人称百足为“蜈蚣脚”。

㈤鲜——读上声，福建话。

㈥角子、三吋二——“角子”指二、三或四吋×一吋的方，或称二甲一、三甲一……。“三吋二”是三吋×二吋的方。

㈦地脚板——地脚阵所用的旁板通常是由数片一吋厚的板夹成的。

㈧模顶——用来顶住“阵”的支撑物，广东人也叫它为“叉头”。



起高楼，打地基。

新世界，平地起。

劳动者，了不起。

# 三年人事

—Christina—

我是个红舞女，虽然只有廿二岁，但已艳名四播，走红舞国。我为许多舞厅招徕不少生意，只要我不想在那家干下去，那儿的生意就会随着我的离去而降落，所以很多很多舞厅都想争聘我，这样更造成我的傲然，不可一世。我正当黄金年华，三年来已经有多少男人为我倾家荡产、家庭不和？然而，我从没有同情过他们，谁教这些傻男人要自投罗网，不安份守己？该让他们尝点教训。

我不知自己是否冷血心肠，不过我确信自己有很强的报复心理，每当我想起那可怜的妈，步爸爸后尘的兄弟，我就决心要让天下所有暴发户而负情义的男人吃点苦头，让他们知道涉欢场，为欢场女子而倾家荡产，究竟值不值得？

去年有个运输公司的小开，为了迷恋我而天天上舞厅捧场，每晚花在开香槟，买钟坐枱及带我出外宵夜的耗费上，次次数以百计，我不是随便可以屈就的女人，吃宵夜或其他消遣都要选最豪华最高贵的享受，当然间中我也曾让他尝点甜头，不然他怎肯为我费那么多的金钱？这样不出一年，已把他父亲生前遗留下来的产业卖个清光，我瞧得出他是那种只会花钱不会经营的败家子，自他破产后，再也没有能力上舞厅找我，他曾打过数次电话给我，要求我看在过去和他的「交情」份上，出来和他见面。其实他也该明白，本姑娘岂是那么容易讲话的？没有钱，没有代价，我怎会白白陪他消遣？不过，他依然没有死心，有一晚竟然跑到舞厅门口等我下班，对我纠缠不清，那时我正要陪一位客人去宵夜，给他一闹，破坏了不少情绪，一气之下，只得去向保安警员投诉，理亏的是他，结果我睁着眼的看他被保安人员带走，只见他非常不服气的向我怒视着说：

「看妳能威到几时？」

我则哈哈大笑，亲热的挽着我的「男友」，抛给他得意的媚笑，走了！

后来我听人说，他很潦倒，妻子和他离婚，自己也常为钱的问题而与人打官司，几次要闹自杀，嘿！管他呢，我才不理别人的闲事，反正我要应酬的男人可多着呢，自愿送钱上门的正排队等着我，所以没有三天，我就把这事抛在脑后！

× × ×

坦白说我並不在乎金钱，我的目的只要报复一为我那可怜的母亲出一口气，她吃尽苦头的陪着父亲吃苦了十几年，五年前我们家发达了，也不知走什么运，父亲所投资的生意，都如咸鱼翻生，一反过去的惨淡经营，我们都很高兴，以为从此可以过安乐的日子，然而只不过短短一年的时间，父亲变了，开始夜归，藉生意应酬为藉口，有时什至没有回来过夜，母亲显得很忧鬱，她是位旧式的贤良女人，从不把内心的不满诉诸人前，也不曾以粗俗言语去责问没回家的父亲，她只是默默的忍受忧鬱，偶而告诉我：

「菁儿，以后千万别嫁个太有钱的丈夫。也别希望丈夫会飞黄腾达，不然，他一定会变的……」那一年我才十七岁，根本不明瞭这话已经包含了母亲满腔的辛酸，我只知道母亲躺在床上病了许久，似乎很严重，但父亲从没有好好的留在家里多陪她一会，总是匆匆忙忙的吃了晚饭就出门，两个哥哥也一样，他们似乎比父亲更忙，有时周末周日都没回家，若大的屋子只有我和母亲，还有女佣阿细三人。

我瞧得出母亲憔悴的病容，是因为日夜忧鬱所形成的，每当我看见父亲，总想鼓起勇气告诉他，母亲病了，是不是要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然而一看到父亲严肃的脸，再加上父女之间一向甚少交谈，我就什么也不敢说。

有一天，一位远房亲戚终于为我家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原来父亲在外已金屋藏娇，养了一个红舞女为妾，已经有一年了，怪不得他忽视了我们这个家。

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母亲的病情加重，神智变得有点失常，时常在半夜里来回走动，为了母亲的病，我亦变得日夜提心吊胆，白天上课不能安心听讲，夜里不能好好安睡。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告诉父亲，母亲的病况已非寻常，请他晚上早些回来照顾母亲，但父亲却扳起冷冷的面孔说：

「不要紧的，那只不过是普通的神经衰弱，如果妳害怕，我叫阿细夜里上来陪妳们就是。」父亲不但没有关心母亲的病，甚且照常留连在外通宵不返。终于有一夜，我因过于疲倦，忘了起床探视

母亲，阿细也一夜沉睡到天亮，第二天清晨才发觉悲剧发生了，可怜母亲的尸体已僵死在花园多时，摔得头破血流，推测一定是从阳台上堕下的，我哭得死去活来，家里没有一个人在，只好叫阿细打电话去公司找父亲和哥哥回来，但都回说还没来上班，十点多的时候，才找到他们，父亲和哥哥这才神色匆匆的赶回来，母亲的尸体才得以善后，我没看见父亲有什么悲哀的神色，只是在下棺时，眼角有点泪痕，哥哥悄悄的流泪，也许在忏悔不曾对母亲孝顺过？但已太迟了！

母亲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但没有人知道她是怎样死去，父亲警告我和阿细，不准将真相告诉亲戚朋友，只能说母亲是跌死的。

那一夜父亲的情妇还大大方方的登门探丧，我一眼就觉得那是一个妖媚的女人，年约卅来岁，涂满一脸的脂粉，还抽烟，哥哥也有许多「女朋友」来坐夜，她们都是在午夜过后才来，阿细告诉我，那些准是当舞女的，在母亲的丧礼上，我初次看到这个家的腐败堕落，也感到父亲兄弟的冷酷无情，更痛恨那些女人，是她们迷惑了我的父亲和兄弟，不然母亲怎会忧虑神智失常而死去？我在灵座旁遥瞪那一张张涂满脂粉的脸，根本没有一丝探丧者的严肃，她们高谈阔论，时而笑声，也不理会这是母亲的丧礼，最后还开了牌局。我恨她们，破灭了我美满的家，我暗暗发誓，定要报复，我要把她们的丈夫她们的男友她们的兄弟统统给迷惑，我要她们把从我父亲从我兄弟身上骗去的钱加倍追还，我决定做一个比她们更红的舞女。

× × ×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在一个清静的早晨，我踏出那幢三层楼的洋房，带着我的护照，简单的行李，离开那个使我伤心的家，悄悄南下这里——一个繁华的都市，我知道这里是窜红最快的都会，它的一切比我的家乡更繁荣，而且在这里我可以避开亲友的耳目，实现我报复的心愿。

初到S地我人生地疏，什么门路也没有，幸好这不是一门需要技术的工作，我很快的从报章徵聘启事上寻到工作。第一次下海的舞厅规模不大，由于我对这里的环境还陌生，我不知道究竟那里才是最上流最高贵的舞厅，不过凭着我灵活的脑筋，加上在舞厅常接触三教九流的人物，很快我就摸熟了这些地带，由于我长得非常漂亮，又年轻，再加上我是自甘堕落，抱着非红不做的决心，所以只不过在短短半年，我便拥有许多基本的捧场客，我从第三流的舞厅跳到一流的舞厅，以后每逢一处有新开幕的上流舞厅，我都会「跳槽」，随着时光的消逝，我已掌握了更熟练的媚人手段，我曾遇到一

些达官巨贾之流，有意要收我为「私人财产」，然而我志不在此，我不断的追求新鲜刺激，不但把舞客的情感和钞票玩弄于掌心，更重要的我要从同行中寻找报复！

我抢她们的男友，户头，因为我比她们漂亮热情，就这样许多大户头都转移目标，纷纷拜倒在我的晚礼服下，我得意，报复的心理有了补偿，然而我笑不出来，我总感到自己似乎牺牲很大，我相信母亲地下有知，一定不会赞成我用这种方法为她出气。

我不知道自己的感情是否已经麻木？三年来我从未对任何男人动过真心，每当我看见他们为我挥霍无数金钱，不惜抛妻离子，我就想起那个腐败的家，父亲，兄弟，母亲，那妖媚女人的影子，都会涌上心头……然后，一阵悔意会涌上心头，我是否做错了？

三个月前，另一个当红舞女，为了她的男友移情别恋，向我展开攻势，气得服毒自杀，那件案子更使我名扬舞国，然而也因此更招集了许多同行姐妹对我的不满，她们开始杯葛我，嘲讽我，使我陷于孤立的状态，于是我开始感到有些心悸，我告诉自己应该收敛一下盛气凌人的态度，无论如何我目前是孤家寡人在外地，虽然现在我什么都有：豪华的物质享受，大把的男人送钱给我，但毕竟我只有廿二岁，因为我还有美色，还有青春，有一天当我的青春逝去后，我是不是也会像那位被男友抛弃而闹自杀的姐妹一样？再过几年，那些比我更年轻的将会取代我的地位，把我推向不值钱的市场，那时候我的处境将会怎样？我得罪了那么多人，别人是否也会对我报复？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因此我决定多和姐妹们相处，收敛一下骄人的气焰。

就这样我把空着的房子租给外地来的同行住，不再坚持独自享受这间屋子的豪华。

我的房客是玛莉安，她是我的同事，是位黑皮肤的异族人，人长得不怎么漂亮，但却相当活跃，听说来自K地，我和她並不算深交，不过她为人很健谈，那天在舞厅碰面时和她闲聊，知道她急于找房子，而且要豪华式的，正符合我住的那间，所以就一口答应租给她一个房间。

玛莉安是个很有办法的女人，她的交际手段非常圆滑，在舞厅她也是被列入红牌之流。她曾告诉我是来自一个很穷的家庭，有一天碰到一个陌生的华籍男子，说要给她介绍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她就非常相信的跟他来到S市，然后就当起伴舞女郎。

「我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这时代，干那一行还不是一样，只要有钱赚，我不在乎是舞女还是高级职员，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学识

的女孩，有那一行比现在的职业更容易找钱？真的？我们那个家的确需要钱，凯德琳，妳不知道我家有多穷，穷得我怕，自从我来S市后，时常寄些钱回家，家人的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如果我能把所赚的钱都寄回家里，那有多好……」玛莉安的神色有点沮丧，忽然停止她的叙述：

「怎会不可以？只要妳自己省一点，不就可以寄多一些钱回家吗？」我说。

「唉！我们不谈这些了，说来我还得感谢彼得呢，是他把我带来这里，不然我相信现在还过着苦日子呢……」

「彼得？就是介绍工作给妳的那位男人？」

「唔！也是我的达令……」她微笑着说。

我没见过玛莉安口中所述的彼得，她搬来这里也有三个月了，反而是每晚有着不同的男人陪她回来，然后是凌晨三四点或清晨就离去。

「他们都不是彼得！」玛莉安告诉我。

我当然知道这些男人和她的关系。

有一个白天，我和玛莉安，还有两个姐妹在客厅作方城战，忽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留着八字胡须的华籍男子，穿得很光鲜，单看那只金表就知价值不菲，还驾了一辆飞馥牌的跑车，玛莉安一见到这人就顾不了正进行中的战火，一阵风的飞到那人怀里，目中无人的尽管和他亲热，还不断的责骂那人没良心，怎么那样久没来看她？她中迷似的回到牌桌拿起钱包，说声对不起，就和那人碰的一声关在房里，留下我们三人乾着急，只好扫兴的收起战火。

安妮从手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含了一枝在唇里，熟练的点上火，向我眨眨眼，朝玛莉安的房门望去：

「喂，敢情是她常提起的那人吧？」

「大概是吧！我也没见过他！」

「看样子，又是开鞋店的？」安妮嘲笑的说。

忽然发现一旁不曾说话的黛玲混身发抖，脸色铁青，不住的冒汗，样子像得了重病那样痛苦，我吃了一惊，以为她得了急症，急忙冲到电话机旁，想召医生，谁知安妮一手把我拉住，叫我不得声张，不然会害了黛玲，我莫名其妙的望住她，只见她将已抽了四分之一的香烟放到黛玲口里，那黛玲像如获至宝似的猛吸着香烟，没一下子便逐渐恢复常态，但却露出一副可怜相的向安妮伸手要道：

「安妮姐，给我一包新的好不好？我的货都用完了……」。

「唔，敢情是你自己抽完的？」

「不，我还不是照妳教我的方法做，都是送给别人抽的……」

「那怎么没见妳来向我要货？都还没上瘾吗？」

「我这不是向你要了吗？妳也得让我多跟他们应酬几次才会有生意上门啊！」

「好吧！这给妳！」安妮从手袋里掏出一包×牌的香烟，递给黛玲。

那黛玲急忙燃了一枝新的含在口里，神态比刚才生龙活虎得多，她向我眨眨眼，问道：

「怎样？凯德琳，要不要试试看，包妳满意」我听了先前她们的对话，心里已大吃一惊，我不知道原来她们也是贩毒份子，真叫人不敢置信，但我装着看惯的事，轻描淡写的说：

「才不呢？妳知道我是不大喜欢抽烟的，除了要应酬客人才没办法！」

「别假正经啦！干我们这行的有谁不抽烟？告诉妳，这烟可与众不同啊！不信妳试试看？」安妮也帮腔着来劝我，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怕若太严拒她们的好意，可要惹怒了她们，就在此时，忽然从玛莉安房内传来砰砰碰碰的声响，接着是她嚎啕的哭声，这下子可替我解了围，我们三人不约而同的冲向房门口。

「喂！玛莉安，发生了什么事？」我猛敲门。玛莉安没有回答我们，只听见她哭得更大声，还不住的求饶：「彼得，放手，放手，我真的没有钱了，就只有这一千块，其余的……我……寄回…家了……」

「妳胡说，我已经三个月不曾来找妳，妳竟敢只留一千块给我，快说，妳还供了谁？」是那男人粗暴的声音，接着是辟辟拍拍的耳光声。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不信妳问凯德琳……」玛莉安连哭带叫的说，房门碰的一声被用力开撞在墙壁，那男人一脸杀气的冲了出来，瞪起眼睛：

「那一位是凯德琳？」

「我！你怎么把她打成这样？」我看见玛莉安面青皮肿，头发散乱，哭得像泪人似的伏坐在地板上，心中非常不平，这家伙凭什么把人打成这样，因此我的口气也不温和。

「是你，小姐，妳老实说，玛莉安是不是还有别的男人？」

「是也没不对，干我们这一行的，和男人应酬有什么错？」

「妳听懂了没有，我是说有没有向她要钱的男人？」这混蛋想是气昏了头，竟对我也粗声粗气。

「先生，请你说话轻声点，告诉你，来找玛莉安的男人只有送钱给她，除了你是例外，你明白吗？男人！」我很生气，故意把男人二字讲得很大声，这软饭王绝不会听不懂，只见他狠狠得对我横了一眼，面无愧色的回身踢了玛莉安一脚，厉声的说：

「听住，不要忘记妳有今天也是我把妳带出来的，不然妳现在还在山芭割树胶，今天先放妳，如果被我查出妳供应别人，我会把妳宰了！！」说完还神气的向我们三人扫了一眼，然后大摇大摆的走出去，还让飞霞的声威在门口吼了一阵，这才绝尘而去。

那可怜的玛莉安，不但脸皮青肿，也遍体鳞伤，只见她房内像被小偷光顾过似的一片凌乱，不用说准是那男人干的丑事，我到今天才知道，玛莉安原来被一个这样不争气的男子汉控制着，剥削她的血汗钱，以前我也曾经看过其他姐妹身上似乎有被打的伤痕，我想她们一定也和玛莉安一样，有着同样的遭遇。

我对玛莉安说：「离开他吧！不要见他，何必那么傻，把辛苦挣来的金钱供他挥霍！」

她带着泪摇摇头道：「我逃不过的，他的手下那么多，就算我能避不见他，也逃不过他手下的掌心，就算我不干这一行，他也会设法找我回来，或者把我杀了，除非等我人老珠黄，他自动不要我的时候：凯德琳，妳比我幸运，妳没有受人剥削……」

「不，玛莉安，我和妳一样的不幸，我能自由自在，因为我是自甘堕落！」我发觉自己流泪了，悔意悄悄的袭上心头，别人是迫不得已而下海伴舞，我为什么要自暴自弃？

从玛莉安被揍后，我的情绪一直很复杂，我开始厌倦这种生活，我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像安妮，像黛玲，像玛莉安一样欲罢不能，永远沉沦下去……

我计划干完这个月后，立即辞职不做，回返家乡，但，父亲，兄弟还会认我吗？我这样犹疑着……

最近上班时我已不像以往那般热情，所以生意淡了许多，妈咪们都非常惊异我的改变，就连几位熟客，也都为了我的冷漠表情而大感不快，其实我退去之心已决，再也提不起兴趣去周旋那些色迷迷的脸孔。舞客是最现实的，当他们发觉所付出的金钱不能换回代价时．就会转移目标，没有多久，我已变成常坐冷板的冷门货，这

更使我感觉出这行业不能久恋，要红要赚钱，必需付出无限的牺牲和代价，由于生意渐淡，我时常有时间抽空跑出舞厅，到走廊上呼吸一下新鲜的海风，也因此，在一天晚上使我巧遇见她——父亲的情妇，虽然阔别多年，我也只是在母亲的丧礼上见过她一次，然而对她的形象，我是历久不忘，我能肯定那个走进×酒厅的中年女人，是她无疑。这酒厅是舞厅的附属机构，近在咫尺，以前我当红时忙于应酬，很少出来，所以不曾发现她，今夜，当我发现她时，对她的愤恨仍然不减当年，我内心十分激动，尤其是在这种场所遇见她，我在猜想她定是重操故业，已经离开了父亲，不然怎会在这里出现？难道父亲抛弃了她？还是她自动离开父亲？是什么原因呢？我不断的在问自己，心想一定要把这个疑团打开！

我本来就认识那酒厅的几位女侍，因此我决定从她们那边探点消息。第二天中午，我特地走访其中一位叫丽莲的酒女。据她告诉我的情形看来，那中年女人确是父亲的旧情妇无疑，因为，她也一样来自我的家乡，只不过三个月的光景。我告诉丽莲说，我很想认识她，丽莲毫不犹疑的马上摇个电话给她，约她过来打牌，不到一个钟头，她已应约前来，丽莲为我介绍，她对那女人说：

「玛莉，今天我给妳介绍一位新朋友，说起来她还是我们的同事，哪，她就是舞厅部的凯德琳，不但如此，她还是妳的同乡呢！」

「真的，凯德琳小姐长得真漂亮，一定当红？贵姓？」

「朱，玛莉小姐太夸奖我了，」我一面说一面仔细打量着她，发觉她並没有多大改变，除了身材略胖外，还是涂满一脸的脂粉，风尘气十足。

「哟！又那么巧？我以前那位先生也姓朱！朱小姐来自p市，一定听过朱大贵的大名？我嫁他的时候，他正是p市闻名的大商家！」她得意的望着我，我知道她断不会知道我就是朱大贵的女儿，因为我见到她的那一晚，她根本看不见我，而且事隔多年，我已长大成熟了许多，就算父亲站在眼前，也不能轻易把我认出，这不知耻的女人，竟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的说是正式下嫁父亲，我心里暗暗骂她，但却不能表露我的身份，我压抑心中的怒火，微笑说：

「听过，朱大贵是p市有头有脸的大商家，妳真有福气，能嫁得这样好的归宿，应该在家里享清福呀！朱先生怎肯让妳出来？」

「唉！就是我福气不够，嫁他没几年，他就破产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差点掩不住心里的激动，急忙追问下去：

「好端端的，怎会破产？朱大企业没理由会破产的！」

「是呀！我也这么想，这都怪他那两个不长进的儿子，成日花天酒地，花出的钱比他老子赚入的更辉煌，在外负债累累，进的都是公司账，等他老子发现后，为时已经太晚，朱大贵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人也气得疯了，从此公司的业务更无人料理，不久只好宣布破产，那个时期他口中念念不忘女儿的名字，这女儿听说在原配死后就离家出走，迄今一直没有消息……」

「呀！原来你是朱大贵的小妾……」我心痛如刀割，却仍然不肯表露我的身份，故意说了一句话来嘲讽她，以针对她先前的狂大口气。但为了想进一步打听父亲兄弟的消息，我又不得不强按内心的悲痛，故作冷静的继续和她搭讪：

「朱大贵一定过继不少财产给妳吧？她的原配既死，妳是她的当然妻室，为何没留在家里照顾他？」我不知不觉，竟然流露内心的感情，问一些似乎不是初次相识所该问的话，幸亏她并没有留意我的失态，吐着烟圈，一脸不值的表情说：

「过继个鬼，我若是有得到他的财产，今天就不必千里迢迢的来这儿做酒吧女侍，朱大贵不但没有留给我一点利益，我还得替他负起一个拖累，想当年我若是预知朱大贵会有今日的下场，我才没那么傻，给他生下那个女儿。你不知道自从他宣布破产后，他两个儿子也失踪了，朱老板更疯得可怕，对我们母女又骂又打，房子也被人收去，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过惯奢华生活的人，怎能忍受，所以我只好带着女儿，跑到这里来，我年纪也有了，舞女我是不敢再和别人竞争，只好做酒吧……」

「真使人不敢相信，名盛一时的朱大贵，会落得如此悲惨结局，他现在怎样了？」

「我也不知道，我出来S市已经有三个月了。前几天接到一位表姐的信，听说朱大贵已被他的亲友送去神经病院，唉！算我没福气！」

这狠毒的女人，我心里暗骂着，竟没有一点情义，在父亲得意时，她会献媚取宠，破坏我们幸福的家，如今父亲失败了，她竟可以不顾一切的一走了之，她的眼里只有金钱，我恨她，忽然有一种想灭她的冲动，若不是她的介入，我们这个家不会支离破碎，我也不会负气而沦落风场，眼前的女人，对我们朱家伤害太大了，我这样的告诉自己，我定要报这心头之恨。我的脸色很难看，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差点昏过去，不等开牌局，我就藉身体不适而匆匆离去。

回到家里，我忍不住抱头痛哭，想不到我离家三年，而今家园已是面目全非，我想起死去的母亲，失踪的兄弟，在神经病院的父亲，沦落的自己，我心里更加深一份后悔，后悔！如果当年我不一时意气用事，留在家乡，我们的家也许不会没落得这么快，至少，我能帮助父亲留意一些业务上的往来，就能及早发觉两个败家兄弟的胡搞，但父亲平时的精明干练那里去了？不用说，准是被这妖媚的女人迷惑了，我潜意识的认定这女人就是毁灭我家的凶手，我不能原谅她，我准备今夜就动手杀死她，然后我去自首，反正我现在已举目无亲，我不会在乎什么。

× × ×

我要说，我要说…我心事对谁说，孤零零…冷清清…那个人就是我……红灯照不亮我的心……绿酒解不开我的愁……我要向谁诉说？心里的空虚寂寞……

我刚踏进舞厅，就传来一阵哀怨的歌声，那台湾藉的女歌星，正卖劲的在唱，我知道我晚了，今夜是我第一次迟到，提不起心情，但为了要实行我的计划，我不得不强起精神来上班，我迳自走向休息室，还未推门就听到贝蒂又哭又骂的声音，推门一看，没有别人，只见她的男友默立在一旁，一丝反抗也没有的任由她哭骂：「你这没良心的，你想想看，我那一点亏待你，吃住花钱、汽车样样都有，还不满足？竟瞒着我跟×舞厅那个臭×混？她给了你什么？你说……呜……」说完便拳如雨下的揍在那男人身上，那男人抬头望见我进来，脸上露出尴尬的颜色，忙用力的把贝蒂推开，贝蒂也发现了我，她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忙向我哭诉：

「呜，凯德琳，妳说，这没良心的男人，吃里扒外，我那一点待他不好，他竟然在外面勾三搭四……」

「看开点吧，贝蒂，何必在这儿哭闹，传开了反而不好听！」我只好安慰他说。

「我才不怕！我就是要让人人知道这忘恩负义的家伙！」贝蒂大声的说。

我想她一定是喝醉了，便向那男的示意，请他快快走开。

「你不要走……你……」贝蒂像疯子似的想追出去，我忙把她拖住，倒了一杯冷水给她，劝她冷静下来，然而她根本不理我，还是要追出去。

「不行的，不能放他走，他一定是去找那臭×……」

我没有力气与她争，只好放她走了，唉！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木然的坐在沙发上，千头万绪，不断的涌上心头，想起那已破灭的家，那女人……舞厅醉生梦死的生涯，我不禁暗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我的结局将怎样？

「咦！凯德琳，妳来了，怎么今晚这样迟？快来，赵少东他们一群人已经等妳好久了！」妈咪七号的声音：「妳今晚神色很不对，刚才我进来时妳也没有发觉，在想什么？」

「我今夜没有心情坐枱，请妳代我回了他们，就说我病了没来上班！」

「那怎么可以，赵少东是专诚来捧你的场的呀！」

「我知道！但我今晚真的不舒服，我想告假，明天我会回×市一趟！」

「怎么忽然有这种打算？」

「我家里有事！」

「那也好，无论如何今晚妳也得出去应酬一下赵少东！」

「好吧！」我勉强的点点头。来到烟雾迷漫的舞场里。赵少东一群人正在喝酒寻乐，他的同伴各自拥着舞伴，只他一人在等我来坐枱。

「嗨！凯德琳，这么迟，看，痴心的赵公子等得你好苦哟！」是安妮的声音。

我露出一丝苦笑，在赵少东身旁坐下来。他与别的舞客不同气质，我不明白像他这样的大孩子，怎会跑舞厅？他说话时有点害羞，但出手很阔，时常来捧我的场，我没见过他叫别的舞女。他不大会说话，常常只用眼睛默默的望住我。我知道他出身于非常富裕的家，也许刚在社会混不久，因为他没有一般舞客的老练，我心里常常为他惋惜，不过从没有把这种心意露诸于表，但今夜，我忽然有一种想规劝他的冲动……跳舞的时候，他仍然静静的望着我，我也没有心思和他谈笑。

「凯德琳，今晚你有点不对，很静，像是有心事？」

「唔！」我点点头：「今夜，也许是你见我的最后一次。」

「啊！妳不想干下去了？」

「是的，明天，我就会离开这儿！」

「能让我知道妳的去处吗？」

「回家！赵先生，以后你不必再到这里来找我了，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的前途，这儿並不适合你。」

「谢谢妳，凯德琳，我真高兴听到妳给我这样的忠告，以后这地方如果没有妳，我不会再来，原谅我冒昧的问一次，妳是否打算从此不干这一行？」

「唔！也许是的！」

「啊！那真太好了！凯德琳，不管妳到那里，我希望妳能给我一个联络妳的机会，行吗？」我没见过他这么高兴过，也没见过他对我说过这许多话，以往，他总是静默的。我无法忍心的浇灭他兴奋的火焰，因此我只好说：

「好，我回家后，一定打电话给你。」

「那好极了，我的名片妳收住了没有？希望妳不会骗我。」他诚恳的笑着说。

「收住了。」

「今夜肯赏光让我请妳吃一顿宵夜吗？算是为妳送行！」

「不，我谢谢你，今夜我还有些事好办，改次我会再回来S市，那时再打扰你也不迟。」

「好！一言为定，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随时找我，我一定尽力帮忙。」他紧紧的握住我的手，我感到一股热流缓缓的涌向心头。

× × ×

婉拒了赵少东的约会，一打烊我就急步走向德士停候处，因为我知道每晚一到这时候，那些没有下场节目或无人护送的小姐，一定要到这里坐德士回家，我就是希望碰到她，乘今晚下手，因为明天我决定回返家乡，没有机会再与她周旋。

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站了没一会儿，我就看见她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的从酒厅走向停车场，看样子她像是喝了不少酒，举步有些凌乱，我心一冷，一想这次定失去机会，看样子她像是要和那男人一齐走，我急忙走近他们，但听见她娇嗔着说：

「不行啦，明天你再来过，我要回去看我女儿……」

「好，好，不去就不去，我送妳回家……」

我急忙走到她面前，叫一声：「嗨！玛莉！」

「哟！是妳！凯德琳，妳还没走？」

「正要走，我刚想走去取车。」

「哟！妳自己有车？那顺道送我一程，行不行？」我是求之不得，忙说：

「当然可以！」

玛莉一把推开那男人，娇笑着说：

「你还是回去看你太太吧！你这人没安好心，待会又不知要把我载去那里？我不坐你的车，拜拜，明晚再来啊！」说着一面跟随着我，一面回头向那男人摆手媚笑。

我带着她来到那辆闪闪发亮的马赛里二八〇房车身边，开了车门让她上车，她一脸羡慕的表情说：

「哗！这房车真华丽啊！还是妳们年轻的有本事，有出路！」

我笑笑没有回答，心想，明天，这车子就不再属于我了。我把车子开出停车场，一路向目的地驶去。

「唉！要不是为了那三岁的小玲在拖累我，我也可以利用时间多赚一点……」

「小玲？就是妳和朱老板生的女儿？」

「是啊！我就是不放心她，不然我为何不去赚那男人的钱？」她大笑着说：「妳不知道，这小鬼常常半夜三更起来找我，所以我不得不赶回去看她。」

我心里抖了一下，原来她还把女儿带在身边，看样子还有点做母亲的责任心，这样想着，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要看一看小玲。于是我把车子转回头。

「唉！怎么了？哦！跑错路了对不，我也顾着说话，S市的路我还不太熟，我是住在×路的，距离妳家不会太远吧？」

「不会，我一定要经过妳那儿，刚才我是跑错路了。」我撒谎着说。

来到玛莉家门口，她惯例的邀请我进去她家里坐，我正有此意，便满口答应了。只见她往手袋里掏了半天，仍然找不到门匙，好不容易开了门，亮了灯，一个小女孩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盹，玛莉急忙走过去，将她抱起来，边埋怨着说：「这么夜了，也不会上床去睡，真造孽呀！」那小女孩却醒了，她哭着说：

「妈！妈！小玲怕怕，屋外有猫叫……」

「阿婆呢！怎么没陪妳呢？」玛莉边说边走向另一间小房间，推开门向房内一望：

「睡了！唉！这年头工人真难雇，不知有多少次了，小玲半夜起身她都不知道。」玛莉埋怨着说。

「也难怪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难得小玲这样乖，也不会哭闹！」

「是呀！这孩子就是这样叫我疼，来！快叫亚姨！」玛莉指着我说。

「亚姨！」她天真的露出一副可爱的笑脸，我的心颤抖了一下，啊！从那张小脸的轮廓，我似乎可以捕捉到父亲的影子。

「乖，这孩子真乖，」我情不自禁的说。

「是呀！可惜我们母女没福气，要是朱老板没发生那回事，小玲就不必这样跟着我受苦了，唉！这下半生，她就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我发现玛莉的脸上，蒙着一份忧鬱的神色：「我老了，多混几年就没人要了，还不知要多少年？才能把小玲带大？」

「玛莉，如果有好人家，你会考虑再嫁吗？」

「谁还会要我呢？我是历尽风霜的女人，在风尘界捞了那么多年，过去我的确不择手段，只要可以赚钱，我伤害了许多家庭的和气，现在我感到后悔了，不瞒妳说，在P市的风尘界，我已是人人知晓的人物了，我期望在这里能找到一位归宿，只要他真心待我，不要有家室的负累，我会嫁给他，也好把小玲养大，但我知道这希望是渺茫的……」她说着竟悄悄的淌下眼泪。

而我也忘了积鬱在心头的几年仇恨，对她，我曾时刻的想要报复，然而，此刻我的心理却只有怜悯，同情，什至希望能助她一臂之力，把小玲好好的抚养长大。我抱过小玲，她一脸好奇的望住我，但並不害怕，她用小手抚摸我的脸，抚摸那套在手腕上的钻石表，我毫不犹疑的把它除下来，塞在她的小手中：

「妳喜欢吗？亚姨送给妳！」

「不行呀，那么贵重的东西，小玲，还给亚姨！」玛莉在一旁说。小玲也乖巧的把表要还给我，我笑着对她说：

「拿去，亚姨送给妳的！」她一脸茫然的表情，望望玛莉，又望望我。

「玛莉，原谅我冒昧的问妳一句，妳会让小玲步你的后尘吗？」我对玛莉说。

「怎么会呢？无论我以后怎样穷苦，我都要让小玲好好的做人，不要像我一样，走这条路！凯德琳，妳要听我劝告，趁现在妳还年轻时，好好找一个正当的归宿算了，干我们这行的，难与岁月竞争！」

「谢谢妳，我知道！很夜了，我该告辞！」我把小玲放在地板，她挥着小手对我说再见。我忽然眼眶一热，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急忙向玛莉告辞走出门外……

回到家里，我翻来覆去不能成眠，索性起身写了三封信，明天一早我就要北上去探视我那已破的家园，无论如何，我都该回去看看父亲，虽然他也许已经不能认得我！

× × ×

天刚亮，我就已收拾好行李，把它们放在马赛里的车厢里，这次是我最后一次驾驶它。我先去吃了早点，然后开车到房东的家，因玛莉安已在一个月前迁居了，所以无人交待，我只好亲自来退租。房东太太很不高兴，认为我这样突然说退租就退租，很不合理，我知道她的心意，立刻多补一个月的租金给她。

然后我把车开到玛莉家门口，将一个信封放在门口的信箱内，我说：「玛莉：过去我曾恨不得把妳杀死，然而，现在我觉得不该那么做，小玲可以说是我的妹妹，希望妳好好的抚养她，我们朱家的破灭，我父亲也该负一半责任，如今他无能负起养育小玲的责任，只有让妳这位做母亲的来挑这个担，我明白那会是艰苦的，若有机会从良，我希望妳会选择。我所能帮忙妳的，就是把我储蓄的一部份送给妳，如今我们朱家已没落，什么我都要靠自己，所以我只能给妳这张五千元的支票，有机会，我会回来探望妳和小玲。凯德琳」。

我知道当玛莉看到这封信时，一定会惊异原来我就是朱大贵的女儿。

来到×园的门口，铁门深锁，从围墙外仍然可望见那矗立在墙内的三层楼豪华洋房，我在想楼内的人一定还未睡醒，我无意要惊动他们，我只想悄悄的把那华丽的房车还给楼内的主人，我先搬下车内的两箱行李，然后把另一封信放在司机位上，我说：

「××：别惊奇我的不告而别，事实上，我们这段交易总该有结尾的一天，今夜不必再到我那儿去，你不会再找到我，我也不会再是可以用物件金钱交换的舞女，不要企望我们之间会有什么感情存在？你的大儿子也快近娶媳妇的时候了，而我却需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我没有欠你什么，你也没有。现在我走了，把原物奉还，希望你爱你的家庭！ 凯德琳」

我望了望那豪华的深宅大院，想起我那故园，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把车门关好，我提起行李向大路走去，一路在想，不知谁会先发现那辆车？如果是他太太或儿子，他家里准又会闹一次大风波

，就算是他本身先发现，也难免要支吾其词，因为我记得他曾告诉过我：他告诉家人说已把这辆车转让给朋友。

来到大路边，正好有个邮箱，我把第三封信投入箱内，那是寄给赵少东的，我说：

「赵先生：我走了，也许会隔一段很久很久的日子，我才会回来。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成朋友看待，我也是，在舞海浮沉了三年，我感到只有从你身上，才能找到真正的友情，你从来没当我是伴舞女郎，我感激你对我的尊重，我会把你当成朋友一样的交往，只怕你会嫌弃我的身份，如今我不得不返回故乡，因为我家里发生一个惨重的巨变，今后，也许我的生活将会很艰苦，但无论如何，我不会重操故业。假如我穷途末路，回来求你帮忙时，你愿意替我介绍一份正当的职业吗？我不能留下地址给你，因为我的老家已属他人，等我再重临S市时，再和你联络。　　凯德琳」

寄好信，我叫了「德士」，向快车站驶去，我忽然觉得有节省的必要，虽然乘飞机较舒服和快，但却必需花费更多的金钱，我已给了玛莉五千，自己剩下不多，虽然几年来我的收入很丰厚，但过的也是奢侈的生活，浪费不少。

坐在巴士上，我的思潮起伏，想起三年的时间並不算长，但我的人生却像梦一般，此程回去将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虽然还有两位兄弟，然而也不知去向。富贵像浮云，我此刻真正感到这话真实，三年前我还是一位富家小姐，今天，我却是残花，若不是想回去看看那可怜的父亲，我真无颜回返故乡，想起当年的意气用事，一念之差，三年的舞女生涯……卖去我最宝贵的一切，我只感到望向星柔海峡，是蒙朧的一片，脸颊上是两股暖流在流动，剪票员在呼唤下车检查护照，抹乾泪痕，我意味着另一段遥远又颠波的旅途，正待开始……

（作者按：本篇故事人物纯属虚构，若有任何雷同于社会人士，仅属巧合，特此声明。）

# 我家在那里

—洪凌—

一、

初见王荣刚的时候，依稀记得是在读小六时吧。

那时，我们上完了第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开学时，他才来。老师说他是插班生。

他——王荣刚，生得很高很壮，一身结实的肌肉，满身是黑黝黝的；散乱的蓬发。长长的脚下面拖着一只破烂的胶鞋。

他一来，林小福马上给他取了个外号——「黑番」。

「黑番！」这是林小福用来代替王荣刚的称呼。

王荣刚来上课几日了，他总是沉沉默默的，不喜欢开口。同学们问他一句，他就答一句，有时索性什么也不说，只张着双大眼瞪着你瞧。

于是，他又得了一个外号——「黑怪物」——也是林小福想出来的。

「黑番！」

「黑怪物！」

同学们渐渐的用这两个外号取代了他的名字。

竟管别人这么称呼他，他也蛮不在乎，于是一些顽皮的同学就变本加厉，时常欺负他。

说也奇怪，别人怎样欺负他，他竟也不在乎，有时还会傻兮兮的对着你笑，说一声：

「是吗？」

于是：「真拿他没办法。」——这又是那些同学时常说的。

可是有一回，——

临上课时，同学们照例都在大草场玩。

林小福那一伙几乎每天都是聚在一旁商量开王荣刚的玩笑。

「你们谁有办法令黑番生气的，我请他吃东西！」

林小福在那儿高声的说。

林小福是班上最坏的一个，欺负弱小的同学在他是常事，有时连老师的话他也不当一回事。而做教师的甚至校长主任吧，也总得让他三分——因为他父亲有钱，同时也是学校的董事长。

这些——就姑且不论吧！

「有什么办法，你怎样开他的玩笑，他也无动于衷。」一个说。

「哼，我就不信。」林小福怒叫起来。

林小福才讲完，有一个站了起来，别着咀在说了。

「我想，这次别拿他来开玩笑了，就换他父亲吧，他不会连父亲被开玩笑也不生气吧！」

「对，对，唔，好法子。」林小福连连拍起掌来，「怎么以前没想到。哈……。」

一阵笑声，一阵掌声……。

「来了，来了，黑番来了。」

大家不期然朝校门望去，不错，王荣刚正背着书包，向这里走来。

林小福及他们一伙马上迎了上去，王荣刚怔怔的望着他们。

「黑番，衣服又没洗了，这么臭。」林小福边说，一面打量着他。

王荣刚瞪了他一眼。

「怎么，要打架吗？」

林小福比了一个手式，想冲上去。

旁边的班长小全见状马上窜了过去。

「小福，你不能欺负人。」

「关你屁事，走开，不然你也要被打。」

「你，你……。」小全望了望他，又向王荣刚打了个眼色，示意王荣刚走开。

王荣刚並不走。

「好吧，今天我不打架，」林小福边说边走；倏地，他转过了头，朝王荣刚大声的喊了起来：「黑番的父亲是贼，他父亲是贼，他是贼的儿子，他是贼子，……」

跟着他的也喊了起来，还一壁的拍掌。

「黑番是……」。

突然，王荣刚象发狂似的丢了书包，一个箭步的窜到林小福的

眼前，林小福在一愕间，已被王荣刚击了一拳，跟着他那结实而黝黑的手一扬，把林小福抛挞到一旁，一边的林小福那伙，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跑开了。我们也惊愕的看着。王荣刚——他竟打人。

林小福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惊愕的望着王荣刚。

「不准你污辱我父亲，我父亲並没得罪你们，我不许你们污辱他。」

王荣刚拾起了书包，指着林小福，张着咀说。

林小福拍了拍染满砂砾的裤子，悻悻然的说：「好，……你，你打我，我告诉校长去！」

跟着，一溜烟跑掉了。

「黑番，你惹了林小福，你不怕他么。」一个同学趋上前揪住王荣刚问。

「不怕，」他摇了摇头，「我为什么要怕他。」

还有十分钟才上课，校长手里带着支藤条，绷着一张黑脸走进课室。

糟糕，一定是林小福告校长去了，王荣刚岂不是要挨打？

「王荣刚！」校长瞪着眼，张着阔咀忽地喊了起来。

大家都吃惊的望着校长，也望着王荣刚。

王荣刚站起，昂然的走到讲台。

「告诉我，你打了谁？」校长怒视着。就象在审问一个犯了重罪的犯人似的。

王荣刚不答话。

「你打了谁？」校长重复着。

王荣刚仍不说话，望着校长。

「你是哑啦！」

林小福见着，马上站了起来，「校长，他犯了校规打我，应该处重罚，现在他又不回答你，目无尊长，更应处重罚。」

校长望着林小福，点了点头，又瞪了一会王荣刚。

「你为什么要打林小福？」

「……」

「你真的哑吧啦！」

王荣刚昂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你好，硬骨头，跟我到办公事来。」

于是，王荣刚被连拉带揪的带到办公室去。课室里响起了林小

福的笑声：

「哈……以后谁再惹我，就象他一样……。」

跟着是一连串的藤条声响起……。

上完课，王荣刚才被放回课室，我们几个马上趋前去。

「喂，黑番，你怎么不对校长说明真相，是林小福先欺负你的嘛！」我老实不客气的对王荣刚说。

「有什么用！」王荣刚有些不服气地说：「校长还不是帮着他，怎么辩护也没有用的，干脆一声不出。」

「这就更惹得校长生气了。」班长小全说。

「我就要他生生气，」王荣刚咧了咧咀，跟着笑了起来，「我扮哑巴他拿我没法，哈……。」

「黑番，你还有鬼主意呢！可是你的屁股就好受了。」我们也笑了起来，想不到王荣刚竟然也会燃化人呢！这是以前不知道的。

「算什么，他打我不痛的。」

真的，王荣刚那满身结实肌肉的身体很难打痛他的。

从此我们也给王荣刚一个名——黑金刚。

不过叫他这名时，心里多少有些敬意的。

## 二、

榴梿才熟完后，红毛丹那红绒绒的影子却到处的悬挂着。

今天一放学，黑金刚——王荣刚，一把拉着了我和小全。

「明天假期，上我家吃红毛丹去。」

「红毛丹。好呀！」我们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我家的红毛丹棵棵都很好。」王荣刚边走边说，「保管你们满意的。」

「你们不用卖吗？」我冲着问。

王荣刚的家我们去过几次了，他家很穷。靠种田与养猪过活。听王荣刚说，由于这几年猪价猛跌，原料上涨；天气又干燥，菜都枯死了，所以亏本不少。他父亲东借西借的来经营，渐渐有起色了，谁知这时养的猪大半患了传染病，死了很多。又一次打击了他们的家。于是他父亲又到处向人借钱，可是旧债未还，没有人再借他了。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向这儿的一个高利贷借钱继续经营。

所以，他家是很苦的。现在又是红毛丹季节，应该可以卖红毛丹，赚些钱的。

「红毛丹今年生得多，我们几棵红毛丹中，只被订去三四棵，还有好多卖不出去呢，不吃留着干嘛。」

「好，那么明天我们一定到。」

「一定来啊！」

想起那毛绒绒的果实，那乳白的果肉，我们不禁兴奋的叫了起来。

「当然啦，那会不来的。」

三、

旭阳刚东升，阳光透着层层的云朵射了过来。

花草沾满着露珠，随风飘扬。

赶到王荣刚家里，已是炎阳高照了。

最吸引我们的当然是那屋前屋后的红绿相间的一丛丛一绒绒的红毛丹了。

我们隔着篱笆，张着咀向内叫了几声。

「黑金刚，我们来啦！」

王荣刚跑了出来，神色有些紧张。

「你们先进来在树下坐，我等会才来。」

说着又跑进屋内。

我们只好在一棵红毛丹树下坐着。望着屋子内。

「黑金刚搞什么鬼？」我问身旁的小全。

「我们过去看看。」小全推了我一把，示意我过去。

「不啦，等会给王叔看到，说我们不象孩子，鬼鬼祟祟的。」

王叔是王荣刚的父亲，为人很严肃，他不喜欢孩子在他面前顽皮。也因为这样，我们倒有些怕他了。虽然他並没有对我们怎样。

「不要紧啦，走，走！」小全说着，自己跑去了，躲在一个窗子下向屋内窥望。

过了不久，他在窗口下向我招手。

禁不住好奇，也跑了过去。

「什么回事？」我问。

「里面在吵架呢！」小全说着探头在窗门上望着。

我也学他的样子，张着眼望向屋内。

屋子内，王荣刚与几个弟妹躲在一角，王婶与王叔正跟着几个高大的男子争论着。

「干什么的，那些人。」我小声的问身旁的小全。

「别吵，听他们讲什么。」小全轻轻的说。

我也就留心的听他们的说话。

「我老板请你过去，算一算欠账。」一个高大的男子在屋内说，态度很不友善。

「你们能不能可怜可怜我呀？」王叔对着那几个男子，「我欠你们老板五百块，几个月来已还得差不多了，怎么你们还说欠他三百块。」

「是呀，你们讲讲理，放过我们吧！」王婶也跟着说话。

「哼，你们借钱不用还利息呀，以前还的是借款，今天要还利息。走啦，不跟你们多讲了。」

一个说着，想伸手过去捉王叔，王叔把手一甩，怒吼了起来：

「好吧，我走，我走，你们这群吸血鬼，把我杀了，也没钱还给你们的。」

说着，愤愤的冲出了门。后面就跟着那几个男子。

屋内的王荣刚他们，也跟着走出屋外，王婶提高嗓子呼喊着。

「你们别为难他呀，请你们……。」

阳光照在她脸上，几条晶莹的泪珠在阳光下闪烁。

王荣刚他们，也在流泪。

看着这情景，我们面对着面，看看王荣刚他们。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向篱笆口走去。

「小全，喂，」后面是王荣刚的叫声，我们转过身，他正冲着来。「你们怎么走了，进来。」

我们互望一眼，欣喜的走进篱笆门内。

「对不起，要你们等。」

「没关系。」我们只沉重的回答。

「走，」王荣刚抬起头，「采红毛丹去。」

说着，拔腿就跑，我们也跟在他后面，向着满地青绿的田原奔去。

跑了一程，他又忽然停住了，转过头来对我们说：「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咦，王荣刚还会有秘密，我们笑了笑，摇了摇头。

「你们不想知道吗？」

我们又笑了笑，点了点头。

「算了，不说了，走吧！」

说着，他又想拔腿就跑，我们赶紧抓着他。

「说嘛，黑金刚！」

「好吧！」王荣刚踩着青草地，张着眼望了望圆滚滚的太阳，

眨了眨双眼，说着，「我们边走边说。」

我们张着双耳，静待王荣刚开腔。

「你们知道吗，林小福的父亲——是放高利贷的。」王荣刚从牙缝里一句句的迸出了这句话。

我们听着，为这「秘密」惊愕着。

林小福的父亲，不是商人么？

「他是商人，可是背地里又干这种事。我本来也不知道的，是这次父亲向他借了钱，才告诉我们的。」王荣刚讪讪的说着，「哪，刚才来我家要拉我父亲去的就是他的人。」

「那怎么办？」

「一定又挨打了。」王荣刚的脸部肌肉抽动了抽动，带着几许愤怒的声音，「上次父亲没有钱还，就被他们捉去打一顿。」

「想不到林小福的父亲是这种人。」我说。几许纳罕。

「还做什么董事长呢，怪不得林小福这么坏啦。原来因为有一个坏父亲，哼！」小全也带着不满的口吻说着。

「他正面做好事，背地里在吸人血。」

「吸血鬼！」小全喊出了这三个字。我不禁打了寒噤。

「算了，别再说了，」王荣刚指了指前面几棵红毛丹树，「采红毛丹去。走！」

话还没说完，人早飞也似的跑远去了。我们只好在后紧追。

跑到红毛丹树下，已气喘吁吁了。环顾四周，都是红毛丹树；那高耸的树干，红了满树的红毛丹，还有那绿油油的树叶，看了就叫人开心。

王荣刚人一纵，不一刻，早爬上树去了。留下我们两个在发楞。

「上来呀！」王荣刚边招手，又往上爬了一格。

望着那肥大的树干，我们互伸了伸舌头，小全对着上面的王荣刚喊：

「我们爬不上去呢！」

「试试看嘛！」

也好，试就试。跑到树干下，往上一跳，抱住树干，想向上爬，身子却溜了下来。

试来试去，怎么也爬不上去，最后还是王荣刚爬下来，帮我们爬上去，总算到了树上。

「你们没爬过树吗？」王荣刚爬了上来，问。

「没有。」我们都回了声。

「其实爬树也很有趣呢。」

我们坐在树干上，一面吃着鲜甜的红毛丹，一面望着远方的景色。

风轻轻的吹拂着，野草缓缓的动着；还有那菜园，更是青绿得可爱。

「多美呀！」我不禁叹了声。

「住这里真好。」小全也说着。

王荣刚却不开腔，良久，他才狠狠的说着。

「住不久了。」

我们不禁为王荣刚的说话而吃惊。小全抛下了个果壳，焦急的问：

「为什么呀？」

几个月前有人来我家，说这里要建洋房，要我们搬走，给我们两个月的期限。」王荣刚说：「前几天他们才来闹了一阵，要我们赶快搬走，不然他们要来拆了。」

「那你们要住那儿？」

王荣刚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我也不知道。」

「他们没有赔钱吗？」小全紧接的问。

「你们都知道的，我们是向人租的嘛，赔的钱还会我们拿么。」王荣刚说着，狠狠的击了树干一下。「他们说会分配屋子，可是要钱呀，我们那有钱，爸爸都要向人家借钱了。」

王荣刚说着低下了头，眼圈也渐渐浮红了。我们沉默着，小小的心有着几许的感触。王荣刚一家是够苦了，父亲还要为了钱债而被打，可是他们就要连屋子也没得住了。

风吹得很猛，一大片朝气蓬勃的青草也给吹折了。

王荣刚一家，本来也朝气蓬勃的呀。他们生活的很好，可是一连串的打击，就象猛风般的吹击着，他们几乎就象青草那么的被吹得抬不起头了。

想着，也没有胃口再吃了，我们提议下去，王荣刚默默的点了点头，他站起身子，抬着头向他家的方向眺望时，忽然失声叫了起来。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王荣刚说着，飞快的下了树，脚尖才接触到地下，人就飞也似的跑了。

我们站在树下，呆呆的望着王荣刚的背影消逝于青草丛中。

「走，我们也去看看。」小全说着，小心翼翼的爬下树。我在后面紧跟着。

一口气跑到王荣刚的家门外，隔着篱笆，就看见有几个陌生人正与王婶争论着。人声嘈杂。

我们对望了一眼，走了过去，站在王荣刚身旁。

里面，除王荣刚一家人外，其余的都很陌生。一个穿着制服，头上戴顶黄帽子，手里夹着一本什么。正恶狠狠的对着王婶说话。这人身旁，站着几个穿工作制服的。另一旁就站着两个穿黑制服的，正在虎视眈眈。

我们猛醒——这不是来拆屋子的么。

「阿婶，我是奉命行事，那天本来就要拆的，只是看你们可怜，再给你们几天期限，你们又不搬。今天不能拖了，非拆不可。」

那穿制服的说着，把头一幌，手挥了挥，旁边那几个穿工作服的马上拿起铁条，就要上前。

王婶几个赶忙上前拦阻。王婶含着泪，带着哀求与沙哑的声音对着那人。

「我求求你，别这样吧！让我们可以生活呀！你们……。」

那穿制服的不理，只对着他们怒吼：

「你们算什么，可随意拦阻政府人员么，这是犯法的。犯法的……走开，走开……。」

王荣刚的大哥荣坚——一个结实的青年——一直站在后面，这时忽而一个箭步趋前来，带着激动的呼声嘶喊着。

「你们算什么，难道我们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么？」

那人赶紧退了一步，回头打了个眼色给那两个穿黑制服的，那两人马上上前保护着他。他见着，这才又半带着奸笑的说：

「这，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我公事公办，你要讲理别对我讲；其实嘛，我们不也有分配屋子给你们么。」

「我们没钱呀！」王荣刚也从大哥旁窜出。

「是呀，他爸爸还要向人借钱呢！」小全也走了过去，帮着说话。

「小孩子，你们不知道。这是不得已的。公事公办……公事公办……。」

「你们要吃人吗？」王婶睁着怒眼，吼叫着扑了过来，可是人还没到已给一个黑制服的抓住。

「别乱来，你想打我么，我可以捉你上警察局的。哼！」那人哼着说，脸开始阴沉下来。

「跟你们拼了！」王荣刚大哥荣坚大叫着，两只手满布着青筋，双颊的肌肉不停地抽动着。

他奔向那穿制服的，可是另一个穿黑制服的马上过来拉他，还想伸手抓荣坚时，早已挨了一拳。那穿黑制服的哼叫着倒在地上。

荣坚击倒了一人，又想奔上前；可是，抓着王婶的那个穿黑服的马上放开王婶，伸手从腰际里拔起枪来。

「别动！」他大喊了。

荣坚先是呆了呆，随即又想扑上前，可是已给从地上爬起的那位黑制服的紧紧抓着。

「打人，抓上车去。」那人在旁命令着，脸孔涨得通红。

荣坚挣扎着被抓上警车。

「别抓他呀，求你们，」王婶眼见自己的儿子被抓上警车，哭泣着哀求，「屋子要拆算了，千万别抓他呀！」

「屋子要拆，你儿子打人也要抓。哼！」那穿制服，戴黄帽的冷冷的哼着，随后大声的叫了起来：「拆！」

那伙人随即向着屋子一涌而上。动手将屋子捣毁。

大家眼睁睁的看着，看着几经辛苦建立的屋子就这样的被强力拆除。

不多久，房子拆塌了。

那穿着制服的看了看那堆拆后的废墟，满意的笑了笑。然后回手招了招，一伙人登上了车绝尘而去。

望着那堆废墟，每个人都呆在一旁，脸上布着泪痕，大家流着的是悲愤的泪！

「这社会呀！这吃人的社会呀！」不知谁喃喃的念着。

「阿坚呀……家呀……。」王婶哭叫着。儿子被捉、家被拆，在她是多大的打击呀！

大家木然的站立着，没有人说话。

不知多久，一个声音叫喊了起来：

「爸爸！妈，你看爸爸。」

大家顺着所指的方向回过头去，看见王叔一拐一拐的从篱笆处颠簸着走了进来。

王婶他们奔了过去，把踉踉跄跄的王叔扶着。（满身都是伤痕，一缕血丝从王叔的咀里渗了出来。）

我们两人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真想不到，这短短的几个钟头竟发生了那么多事。

「没良心呀，他们将你打到这样，这些吸血鬼，要将人打死才甘心么？」王婶扶着王叔的手，原本忧郁的脸更忧郁了，眼睛也早通红了。

王叔微微的喘着气，愤愤的开口：

「唉，放贵利的……没钱还他……他会……会放过你么…」

「这是什么世界呀，有钱的有势力的都要害人、逼人、穷人就被压迫被欺诈！」

「唉……」王叔感慨着，摇了摇头，忽然口里吐出了一口血，跟着倒了下去。

「爸……」

「老伴……」

「王叔……」

我们都不约而同的喊了起来，一边忙着救护倒在地上的王叔。

……

在救护下，王叔渐渐苏醒了，当他微微张着满布血丝的双眼，环视了四周的情景，忽而挣扎着爬了起来，双手紧紧抓着王婶，口里喃喃着：

「家呢……我们的家……拆了……怎给拆了……那些人……来了……我的家呀……！」

跟着，又倒下去了……。

……

……

王荣刚缓缓的站了起来，慢步的走到篱笆外，我们也跟在他的背后。

王荣刚睁睁的望着眼前的青绿一片的草原。口里喃喃的说着：

「我的家……我的爸爸……哥哥……」跟着，他低头饮泣着。

赤橙的太阳已升得半天高，迸出了逼人的光线，照射着大地，照射在王荣刚的脸上，晶莹的泪珠被照耀得象只金光闪闪的钻石，簌簌的从眼睛里滴落，从脸颊上滑落。

「黑金刚。」小全轻轻的叫着。

「别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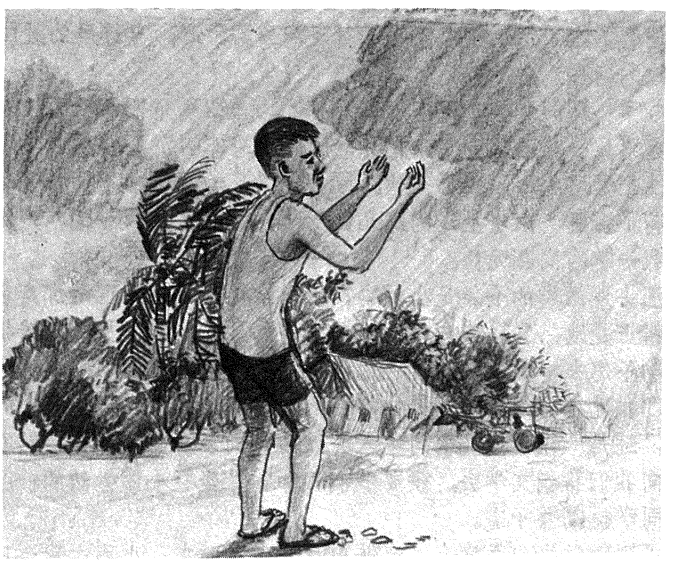
王荣刚转过身子，怔怔的对着我们，良久才迸出句话。

「我的爸爸呢……哥哥呢……还有我的家……我的家呢……我家在那里……我家在那里……。」

风呼呼的猛刮着，一片青草原给吹得直不起身子，几株小树被连根拔起……。

我仿佛觉得草原上满布着叫声：我家在那里……我家在那里！

风却仍旧刮着，草仍旧低头……



# 逆　流

—赵凡—

又是一个星期六，洪燕带着复杂的心情登上巴士，准备到校参加文学会的活动。

一路上，思潮起伏，劲风不断的迎面扑来，把她短短的头发也吹乱了，但丝毫影响不了她的思绪。

“什么时候我们学会才能象大专同学那样成为一个得到广大同学支持，发展成为一个为同学谋福利、健全的学生组织？”她想：“还差得远呢。参加学会有两年了，两年来自己到底为同学做了些什么？检讨起来，只是一片空白，难道是自己不热心，不够积极吗？”她不以为是这样，其实为了学会的工作，已经花了她大部份的时间，导致功课一落千丈，不知挨了爸妈多少顿骂。她觉得自己已经是尽了力了。她心中充满了对文学会的矛盾，一连串的疑团压塞着她的胸际。

“嘿！妳们这些小鬼，上车还要玩，当心跌个四脚朝天！”

剪票员一阵的吆喝声，把托着腮，倚着车窗沉思的洪燕唤醒了。她把思路收回，四下一望，原是空晃晃的车厢，不知什么时候已坐满了搭客，刚才上车的那几位女同学就坐在她的前座；正你一拳，我一掌的闹着呢！

那头发微卷的不就是小丽吗？再仔细打量，听听正是那声音，“不错正是她，冒冒失失的，难怪要挨骂了。”洪燕见她们谈得正好，也不想去打扰她们，坐在后面静静的听她们谈话。

“我说小丽呀，莫非是文学会规定一个成员要'拉'几个同学入会，还是'拉'了几个同学入会就会得到多少奖赏？要不然妳怎么老向我们推销文学会，硬要我们参加？”坐在小丽旁边的一个略胖的同学提高嗓子道。

听到同学提起文学会，洪燕也格外注意起来。小丽在学会里很积极。作为她的组长，洪燕是知道的。可是她没想到小丽在会外

还是这样的鼓励同学参加文学会。看来，小丽这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且听小丽怎么说：

“哼！'狗咬吕洞滨，不识好人心'，我是看妳们整天老是林青霞美、秦汉英俊；要不然就爱呀、恨呀满口灰黄旋律。我是不希望妳们中毒越中越深，病入膏盲，所以劝妳们参加文学会。妳看我们文学会的同学个个朝气蓬勃，无忧无虑，这是因为文学会是个发扬健康文化、打击灰黄的学会；受了她的影响，每个会员都有健康的思想。参加文学会可以替妳们解除灰黄文化的毒素。”

小丽一阵机关枪式的反驳完后，便侧转过头，望向囱外。坐在后面的洪燕望着那气嘟嘟的脸庞，那小咀噘得高高的，煞是可爱。洪燕打从心底里喜爱这个小同学，从她身上洪燕似乎捕捉到了过去自己的影子。过去自己也象小丽那样积极，可是现在……唉！难道是自己的积极只有五分钟热度？她只有苦笑。

另一个同学接着说：

“别拿什么'健康文化'来吓唬人，空喊口号罢了。别的不说，就说妳们那所谓主席廖才和副主席耀英吧！从课室、餐厅、图书馆、运动场两人形影不离，只差去厕所有明文规定不得不分离片刻，这象是什么'健康思想'的表现？”

这位同学稍顿，另一位同学又接着说：

“何止廖才和耀英是这样，妳看子勤和庆云、明辉和美芸、文彬和秀珍几个重要执委，也还不是一对对的？他们只不过是中三、中四的学生吧了，所谓健康的思想竟会是这样？”

“还有啊！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妳们学会乱糟糟的——勾心斗角、争风吃醋、闹名誉、闹地位，那一点象个健康团体？”

“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学会存在着的这些缺点我承认，但是我们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文学会有她的缺点存在；但是，妳们不能够因此也把她主要方面的优点一手抹煞掉。”小丽很严肃的对那些同学说。从她语气中，洪燕听得出小丽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算了，我们不懂得什么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总之我们是根据妳们的行动发议论。”

“是的，我们也只能够以行动来证明；我们是个真正的健康团体。”

洪燕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同学们对文学会这样的非议，在以前她会象小丽那样跟她们争辩，可现在她已经没有了这股勇气了。她

觉得自己往往是理亏的。以前（其实也只是上几个月的事）当她把听来的话告诉耀英时，耀英的回答就与小丽刚才所说的一样。看来，小丽这番话也是从耀英那儿听来的。

“洪燕姐，妳什么时候上车的，为什么一直没看见妳？”原来已经到站了。小丽起身准备下车，这才看见洪燕。

一下车，刚才那三位女同学象是做了些什么亏心事似的，向小丽扮个鬼脸，一溜烟的跑了。

她俩并着肩，沿着山坡的柏油路，踱向校舍。

“洪燕姐，刚才我们所说的，妳都听见了？”

洪燕微笑着，只点头，不作声。实际上她的思路也很紊乱，好一会儿她才说：

“小丽，难道妳不觉得学会不但存在着那些同学所说的缺点，而且还很严重。这些缺点不但使我们得不到同学的支持，而且酝酿着不满的情绪吗？”

小丽尽是低着头，玩弄着手中的小手帕，并没有马上给洪燕回答，好一会儿她才说道：

“洪燕姐，不知怎的，在如何对待学会的缺点这一个问题上我老觉得很混乱。听到同学们对学会的非议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最初我想到应该提出来大家讨论，可是当我向耀英姐提出后，我就改观了。”

听到这里洪燕暗自笑了笑。对于这点她的体会很深，不论是自己的意见对与否，一和耀英谈后，很容易就产生动摇，最后必是毫无思索的余地便加以接受，可是如今事实一再的教育了她——不能够盲从。

洪燕很想了解小丽的思想活动程序，她蛮有兴趣的问：

“那后来呢？又有怎样的改变吗？”

“听妳这样说，我又觉得原本的想法是对的。”小丽低垂了头，似乎是为自己的善于改变初衷而感到惭愧。

“洪燕姐，妳的看法和育梅姐的很一致，妳们是不是有讨论过？”小丽忽有所思的问。

“是的，我们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这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要不然，这情形持续下去，学会不用外来压力，她是会自行瓦解的。”

“洪燕姐，真的这样严重吗？”

小丽的脸上充满了慌张与迷惑。

“小丽，说起来话可长了。”说着已经走到校舍，同学们东一堆、西一伙的散布在课室前的空地上。也许是习惯之故，同学们讲话的声量不大，使翠绿的校园喧闹中带着几分宁静。洪燕一眼望去，看到几个围坐在大树底下的女同学正向她们招手。

“瞧，小丽，小玉她们正在叫妳呢，妳们七姐妹只差妳一个，快去吧，以后找时间再跟妳详谈。”

语音刚落，小丽已经连奔带跳的跑上前去了。

说起这‘七姐妹’在学会里真是无人不晓，她们还是学会的‘后起之秀’呢。因为她们生性活泼，聪明伶俐，都有专一的艺术才能，可以在学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耀英把她们六个同学拉来组成了‘七姐妹’集团。耀英是这‘七姐妹’理所当然的大姐。

那些小同学很有进取心，她们可以为学会付出一切，她们要求进步，热爱集体生活。可是，由于年纪小，认识低，刚接触新鲜事物时，往往带着一股盲从性，无论谁只要对她取得初步的信任，对于种种似是而非的论点也很容易加以接受。学会内种种奇谈怪论偏又是那般的盛行，想到这里，洪燕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嘿！洪燕！”

正陷入沉思的她，冷不防肩膀被人重重的打了一下，惊魂甫定回头看，原来是那绰号‘老顽童’的楚玲，洪燕半责怪的说：

“哼，‘老顽童’就是老顽童，读到高二了，比中二的同学还要调皮。”

楚玲眨了眨眼，仍调皮的说：

“不打不相识嘛，我站在这儿足有五分钟了，可妳却视若无睹，非出此绝招不可。告诉我，妳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神？”

别看楚玲调皮捣蛋，可她倒是挺会关心人的，和她相处了两年，洪燕很清楚，因此她很惋惜学会失去了这一位好同学。

“别说我的，谈妳的吧！”洪燕望了望楚玲，几个星期没见，她是清瘦多了。“妳真的决定退……？”说到这儿又觉得这样问是多余的，咽了咽口水，又问：“真的决定不回学会了？”

楚玲那原是活跃的眸子闪过了一丝的哀愁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霸权当道，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所提的意见不被考虑，硬是要妳执行明明是错误的意见，这就象是一个傀儡任由人摆布。与其这样呆下去，不如退出。”

楚玲这一番话，也正好说出了洪燕目前的处境，可是洪燕不赞

成以退出来解决问题，这是消极的，只能够说是寻求个人的摆脱。关于这一点她和育梅是取得一致的意见，然而对于怎样才是积极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却和育梅有所出入。洪燕认为学会大权控制在廖才手中，而且种种非议的主要矛头都对准他，也只有让他改变过来，才能够解决，育梅却很不以为然。她以为廖才不是他们所应团结的对象。洪燕这些时间来就是进行对廖才和耀英的劝说，可是，结果她发觉她是估计错误了。她，失望了。

洪燕因想着心事，一直是默不作声，一阵的沉默过后，还是楚玲先开口说：

“我参加文学会少说也有四年的时间了，我看着她的变化，最初的两年由于单纯的搞文学创作，从书本上谈理论，可说是较为平淡与平静；这两年来自从廖才上任主席后，噢，对了，我要补充说：廖才为什么会是文学会的主席至今还是一个谜。记得年终假期到来，活动暂停后，新学期回来，廖才已经一跃而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主席了。这莫名其妙的事实使我们也只有莫名其妙的接受了。”

洪燕一直以为廖才是由同学推选出来的，想不到他的来历却是这样的莫名其妙，倒是她没听说过的。她们边走边谈，走到相思树下的一张石椅旁才坐下来侃侃而谈。

“廖才一上任后就在文学会内搞了一个大改革，分成舞蹈、歌唱、戏剧各个小组。由单纯研究写作的前身进而演变到目前的以艺术活动为主，以‘发扬健康文化、打击灰黄’为宗旨的所谓健康文化团体。唉，我也不知道要给她什么称号；说她是一个团体吗？她又是属于学校的一个学会单位；说她是学会吗？她又没有学会的味道。我想他是模仿那些大专的同学们，希望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出出风头，妳以为他真的诚心诚意搞什么健康文化？哼！他配？其实，他的头脑脏透了。”楚玲又想到什么似的，嗤的笑了出来说：

“说出来，妳可能不相信呢。他班上的同学告诉我：在上研讨课时老师要同学们自己提题目，廖才上来提了，妳以为他提个什么题目来着？”楚玲故意卖了个关子，洪燕虽然急于知道，但她却装成无关紧要的摇了摇头，她知道楚玲是个急性子，你不答她，她自会说的，果然她开腔了：

“怎样做父亲。嘿！很好笑对不对？在学生时代就先讨论这个问题，可真谓眼光远大了。有的同学这样的讽刺他，有的同学更直截了当的骂他无聊，同学们群起反对，结果自讨个没趣，还暴露了自己的思想。”

洪燕想起了一件事，道：

“为什么他老是提议要谈这个题目，以前他跟我们小组上学习时他也是要谈这个问题，最近执委会在讨论大组问题时他也要谈这个问题。真奇怪，我倒看不出这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可取之处，难道他会比其他什么问题都重要？”

“噢，天呀，连中二、中三的小孩他也要跟你们谈这问题，他存的是什么心？”楚玲更加惊叹的说：“还不只这样，他还借琼瑶小说给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看呢。当我们发现了向他提出责问时，妳以为他怎么说？”她顿了顿，模仿着廖才的语气和神态说：“我们看待事物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琼瑶作品确是很萎靡的，可是也有其优点，那就是文笔的优美，细腻，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够比的。我借给他看的目的是希望他多吸收她文笔的精华，我已经叮嘱他别受作品颓废思想的影响。”

洪燕听了愤愤不平的说：

“所学到的理论就是这样的被他滥用了。”

廖才这样要弄似是而非的理论是司空见惯的，有时也令她在对待某些问题时产生模糊和混乱。

“妳也许不知道，他还是个权力狂。为什么学会内高中的同学这样少？那是因为高中的同学办事能力强，不比你们这些小囉囉容易控制，他恐怕因此而削弱了在学会的权力，所以凡是意见和他不同的，都被排挤出去了。剩下的只是对他百依百顺的自己人。”

“楚玲，妳懂得这样多内幕消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不，我知道以前妳是很盲目的追随他们的，跟妳讲这些，妳准听不入耳。我听育梅说妳已经不象以前那样的崇拜他们，而且想知道多一些他们的事，我才告诉妳，正如妳现在就跟庆云谈，她不把妳痛骂一顿才怪，因为他们根本不肯用脑去分析问题，只是一味的盲从。”说着，望了望腕表，说：“糟了，同学在餐厅等我呢，我得去了，再见！”挥了挥手，举步就跑。

“想不到廖才比我想象的还要差！”这是与楚玲一谈后所得到的感触。

上大组活动的时间也快到了，洪燕打算走去礼堂上课，这时耀英笑盈盈的迎面走来。洪燕觉得这笑已不象以前那样可亲可爱了。

“和楚玲在谈什么？谈得这样投机。”耀英试探式地问。

“没什么，只问问她有关学会的事罢了，这些都跟妳谈过很多次的。”洪燕见了她，就想到她的所作所为，心里很不舒服，说起

话来，也带着很重的语气。

“好妹妹，还生气啊？”耀英按着洪燕的肩膀，细声细气的说：“文学会的事，自有廖才和我去解决，妳用不着操心。”耀英最善于这一套连哄带嗔的把赌气的小同学安抚下来。在以前，洪燕会给她弄得禁不住'破涕为笑'，现在她只感到肉麻，推开了耀英的手，但耀英还故作亲昵的说：

“为什么学习连续两次没来上了？我们很记挂着妳呢！尤其是文彬，我看这两次上学习时，他都心不在焉，不象以前妳在的时候那样集中了。”

耀英这样的谈话使洪燕感到很突然，话中似乎又包含了什么含义，但她还是理解成是同学间应有的关心，也不在意了。

耀英又开口了：

“好久没一块看电影了，今晚咱们一块儿去看场电影吧！我已经托人买了票，今晚七点妳在××戏院等我。”

洪燕心里实在很不愿意，但要拒绝时，耀英已跑开去了，心想：

“也好，趁今晚看戏，再和她谈谈吧！”

洪燕迈开脚步，走向礼堂。

礼堂里面近百个同学围坐一堂，因还未正式上课，同学们拉了几个友好大谈特谈，喧闹得象个巴剎。

学会倒是很"幸运"的，凡是要运用的设备，校方都很'大方'的借出；就如礼堂吧，廖才可随时向训育主任借用；要录音机，要钢琴只要说句文学会动用，准没碰壁。洪燕也一度为此而感到沾沾自喜，这都'托福'廖才。训育主任那'包青天'式的黑孔，同学见了都不寒而栗。可廖才和他经常'出双入对'，对而餐厅，时而主任办公室，羡煞了不少同学；主任对他往往也特别开恩：迟到不用记过。有些同学在背后议论纷纷，揣测着他和主任的关系；有的说他'排球'打得棒，马屁拍得响。最近又加入了一个文彬，这下同学们的话更多了。他们说：廖才要把文彬培养成他的继承人，因为他今年已是高二了，可得抓个接班人啊！

哪！文彬不就坐在靠近入口的那边吗？还对着自己笑呢。看那笑，怪不自然的，这使洪燕想起了一件事：那一次文彬和她们几个女同学一块谈笑，洪燕也忘了是由什么谈起，猛地文彬煞出了一句令大家震惊的话，他说：“做我的小老婆又何妨？”说罢还拍拍那位女同学的肩膀，轻浮的对着她们笑。对了，那时的笑就象现在这样，真噁心！洪燕不睬他，迳直走向那几个熟络的组员旁边。

坐下后环视了整个会场，原来小丽、育梅、庆云她们都已到了，育梅还和那几个小同学谈得起劲呢。耀英和廖才站在一角落，象在商议些什么。旁边的组员拉了拉她的衣角小声的问：

“组长，今天谈些什么问题？”

“谈三八妇女节。”

“什么是三八妇女节？我只知道有父亲节、母亲节、劳动节、圣诞节，可就没有听说过什么'三八妇女节'。”

“是呀，我也不知道有这个节日，如果学校在这一天放假，我一定会记住的。”

“洪燕姐，快告诉我们吧！”

“别吵，你们看廖才不是上来了吗？快安静下来，他会告诉你们的。”

洪燕很感叹同学们的幼稚无知，可是这能够怪他们吗？她明白有种种的因素限制着同学们求取更多有用的知识。

待会场肃静下来后，廖才用那肥胖的手揉了揉胸口，清了清喉，把双手插进那长裤的袋里，俨然一个演说家的风度，开腔道：

“各位同学，今天我要向大家谈的问题是'谈三八妇女节'。妇女节，顾名思义，当然是针对妇女而谈，本来嘛……嗯，妇女问题由我堂堂男子汉来谈，是有点那个……不过，既然同学们要我出来谈，我也不好意思推辞了……。”

洪燕心里想：

“哼！鬼话连篇，大组活动那儿有我们发言的机会？既使他叫你出来主持吧，最终也要自叹能力不足而推却，所以大组活动到底还是由他和耀英两人交替主持。学会所提供的学习机会是少之又少。组长、执委等人的理论水平都很低，对主持"问题讨论"这重责是不敢领教的。

“妇女问题所要谈的就是妇女社会地位的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拿现社会的妇女和以前的妇女作比较：以前的妇女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只是作为一种生育，泄欲的工具，男人的点缀品。什么'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三步不出闺门'等等。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妇女，这都是古代社会妇女的不幸。现在社会不同了，我们的妇女已经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枷锁，可以自由的和男人竞争；她们高喊'走出厨房'、'lady first'；她们可以穿着迷你裙、露背装招摇过市。在以前，早就被当着淫妇丢进池里浸死了；还有，现在世界上有三位国家首长是女的……现今社会的妇女

已经取得很大的自由……。”

廖才在台上口沫横飞的谈着，脸上带着一股自傲的微笑，似乎也为妇女所取得的权利而感到兴奋。这些在去年他们小组上学习时，洪燕听廖才说过，现在再听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味道。听了将近一个钟头，洪燕对妇女节有这样的理解：妇女节的意义就是纪念现在妇女比以前取得更大的权利。

就在廖才稍停片刻的当儿，在会场的另一边响起了另一个清脆而又硬朗的声音：

“主席，请容许我补充一些意见。”洪燕和其他同学都惊异的回头看，原来那是育梅。育梅严肃清瘦的脸蛋微微的昂起，眼睛逼视着站在讲台上的廖才。会场上的两个站立者一肥、一瘦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待廖才的允许，育梅发言了：

“廖才同学由开始到现在已谈了有一个钟头了，也就是占了我们讨论时间的大半，可是还没有提到正题上。我在这里作个补充：三八妇女节的创始人是克拉拉·蔡特金女士。她生长在不合理的社会，深深的感受到了劳动人民，尤其是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奴役。她号召妇女于一九〇八年三月八日举行盛大示威游行，争取妇女的解放……”

“现今社会并没有达到男女平等……个别几个妇女爬上高位并不代表妇女得到解放。”

育梅的话一句一句直往洪燕心里头钻，把廖才用谎言拼凑起来的概念粉碎了。她顿时义愤填膺，恶狠狠的瞪住站在台上手足无措的廖才。这时廖才的眼光刚好扫来，遇到了洪燕冷箭似的目光，连忙转移视线。洪燕不想因此而影响自己的注意力，也不管他了。继续听育梅的讲话：

“妇女问题就是社会问题，只有解决了社会制度的问题，妇女才能够得到解放。”

育梅的话讲完了，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洪燕注意到只有几个同学没有鼓掌。他们就是：廖才、耀英、文彬；而庆云、秀珍、美云、明辉他们几个原是没意思要鼓掌，可是见全体同学都鼓掌了，他们也只好那么随便的打了几下手掌。看来他们对育梅的怀疑与成见并没有改变。唉，老是盲目追随，而导致思想被羁绊。以前，洪燕刚进学习小组时耀英就一再的提醒他们几个小组员：

“育梅这个人的身份很可疑，你们千万不要和她接近太多。”

当时对耀英一百巴仙的信任与崇拜，听了她对育梅这样的评价也就因此否定了育梅，所以一向来不但没有和育梅接近，碰到面也

没打招呼。但是，育梅并不因此而感到孤立，她到那里，便和那里的同学打成一片。有时洪燕反而很羡慕她。日子久了，观察多了，倒觉得她是个很可亲的人；也看不出她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于是开始和她有了初步的接触。直到这些日子来，廖才、耀英等人那'健康文艺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已经被他们的作风一手捣毁了，已经不是'英雄'般的受尊敬；她对他们有了怀疑，而这时候育梅主动的来和她讨论学会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廖才的为人作了批评。谁是谁非，渐渐有了轮廓，可是还很模糊。

'姐姐妹妹站起来呀，努力学习，起来呀……'今天的集会就在一片欢乐的歌声中结束了。原来育梅在同学们的同意下教唱了这首'姐姐妹妹站起来'。这时廖才与耀英不知什么时候溜出去了。一向喜爱唱歌的庆云、秀珍等人也和着大家的歌声，齐欢唱。

大组活动后，原订召开的执委组长讨论会议因找不到廖才的踪迹也就取消了。

散会后，洪燕被小玉一手拉住了：

"洪燕姐，今晚是我的生日，耀英姐她们替我开了个茶会，今晚到我家吧！"

"哦？妳们七姐妹今天是轮到妳生日了，先祝妳生日快乐。我还没买礼物呢！"洪燕想起了上星期小玉所说的话，忙问："妳不是说过父亲生病，不要做生日了吗？怎么现在……"

"是耀英姐她们要我做的，她们说她们六个都做了，差我没做不大好，硬是要我做，钱还是她们替我筹的。"

"是这样，很对不起。"由于已经约了耀英晚上看电影，所以她只好说："我已经约了别人，不能够出席妳的生日茶会。"

小玉很失望，但仍以期望的眼光看着洪燕说：

"妳不能够推掉吗？耀英姐已经准备了节目，耀英姐也来了，就妳不来，多扫兴。"

洪燕听了觉得很奇怪，心想：她不是约了我去看电影吗？怎么会去呢？也许是暂时还没对小玉说，不说穿她，由她自己去处理好了。想毕向小玉摇了摇头，小玉只好失望的走了。

晚上，洪燕到了戏院，看不到耀英，只见文彬。文彬看见她连忙跑上来说：

"妳是和耀英约好了吧？她叫我转告妳，她因为经不起小玉的一再恳求，所以决定出席了她的茶会，她叫我来代替她。"

"什么？要我单独和他看电影？这……"洪燕很犹豫，考虑过后，结果是和他看了一场戏。散场出来，文彬提议谈谈文学会的

事，于是又走进了附近的公园。

话匣子一打开，文彬就谈了很多。谈片中的男女主角如何正确的处理思想、工作与恋爱；又说谈恋爱不是不可以，只要看双方如何的看待，又问洪燕的家庭情况，问她的日常生活，问她对前途的打算。当他知道她有争取深造的念头，他说：

“我也有这个意思，妳要进星大还是南大？如果有机会咱俩一块儿出国好吗？”他那由××剧社训练出来的独树一格的‘标准华语’就象他谈话内容那样别扭。洪燕不明白他为什么尽讲这些不关疼痒的话，有点语无伦次，至于一起出国那更是荒谬可笑了。于是她没好气的问：

“你干吗老爱提‘我们’的，我听了很不顺耳，你不是说谈文学会的问题吗？”

“谈其他事不好吗？”他目不转睛的望着洪燕，洪燕厌烦的摇了摇头，并示意要走，他只好慢条斯理的说了：

“今天育梅上来讲话，妳的掌声特别响啊！”

洪燕听出他话里有骨，但她也毫不隐瞒她的想法说：

“她谈得那么具体、生动，让我知道了许多被隐瞒的事实，这就很值得我们为她喝采了。哼！廖才，他很多事都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还会为他鼓掌吗？”

“妳好象对廖才很有成见？”

“这是事实，不是成见。其实我对他的意见我已经和他谈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他仍然我行我素。”想到这里，洪燕的火气更盛了，声调也随而提高。

“要是廖才以后仍旧是老样子呢？”

是的，如果廖才不肯改变作风，那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他呢？文学会的发展又应该怎样呢？文彬这一问把洪燕问倒了，她不想让文彬抓住这个漏洞，略为迟疑便道：

“那时候，就等着瞧吧！现在不是说的时候。”

他们的谈话就是这样的针锋相对，一点也不投机，后来话题又转到生活细节上，洪燕更不愿开口了。在她心目中文彬与廖才两个都是一丘之貉。

回到家里，洪燕细细的反省了今天发生的事，她想：育梅今天站上来讲话真是大快人心，压下了廖才的威风。在以前育梅是经常驳斥廖才的种种谬论，可是都不是当面的，为什么今天却是当众指出呢？看来这场反廖的斗争已是白热化了。今后他们又会面对怎样

的问题呢？她又想起了看戏后文彬的问题：要是廖才以后仍旧是老样子呢？这又怎么办呢？由看电影的事，洪燕联想到了育梅告诉她的一件事，育梅说："学会里搞小天地的风气很盛，可是这股风气还是人为的，上个星期小丽告诉我，廖才买了两张戏票叫她和剑雄一道去看电影，美其名说知道他俩都还没看，顺便买了两张，还一再强调不要被"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束缚。你看这是什么用意？很多迹象也显示我们学会这许多对'小情人'都是由廖才他们一手撮合的。"想到这里洪燕不禁打了个寒颤。是的，照小玉所说耀英是没有缺席之意的。那么说，这次她和文彬看电影是特意安排的。归纳了文彬的谈话真的是围绕着他们个人问题而谈，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自己沉溺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忘了对他们的不满，从而毫不费力的牵制自己，多狠毒啊！一种被愚弄、被侮辱的感觉涌上心头，她想哭，可是又觉得不值得自己掉泪，强抑制自己愤怒的情绪。当政者为了巩固其政权，大力鼓吹灰黄文化，麻痹人民思想，可是学会是作为一个反黄的团体，为什么如此肮脏的手段竟会出自作为学会主席的廖才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古怪离奇的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反黄的健康团体？想到这里，她似乎已经捉到了问题的中心，可是这个关键问题，却不是她那有限的认识所能够解决的。她想：还是去找育梅讨论吧，可是，这几天高中的同学就要面对统一测验了，不如忍耐多几天，避免干扰她准备功课。可是隔天倒是育梅来找她了。洪燕把昨晚所想不通的疑问，点点的向育梅提出，育梅听了，沉思片刻，说：

"洪燕，不是我们想到应该做什么就毫不考虑客观条件。在以前同学们对廖才一伙还看得不清，在那时候公开对廖才提出批评，同学们不容易信服。可是现在，廖才的真面目已更清楚的暴露出来。同学们已经有了怀疑，这时候再公开提出，可以帮助同学们从多一方面去观察。而一些还未觉察到的，也可趁这时候引起他们的注意。"

"文学会要发展为一个真正为同学服务的学生团体，靠廖才那一伙人是办不到的。只有靠那些肯真正为同学谋福利的同学。现在廖才一伙人占据了学会的重要位置，阻碍了学会朝向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目前所要做的就是让同学们认清他的丑恶面目，把他们从学会里揪出来。

"至于学会的实质和廖才的思想背景这两个问题，我暂且不告诉妳，相信妳会在事实的教育中认清这个问题。"

育梅呷了一口由洪燕捧出来的茶，转了个话题说：

“妳昨晚和文彬看电影，今天已经在校内传开了。看来他们已经是向妳展开攻势了。他们花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培养'妳，结果妳背离他们而站到我们这一边，而且他们一向把我看成是眼中钉。这也难怪他们会暴跳如雷，绞尽脑汁要把妳拉回去了。洪燕，妳要提高警惕，如果他们发现用软的不能得逞，他们会用硬的，妳要有思想准备。”

“育梅，妳放心，不管他们来软的、硬的、横的、直的，无论如何我不再被他们拉着走的。”

育梅放心的笑了。

连续几天，一下课，文彬就到课室门口等洪燕，跟着她到车站，东拉西扯的，尽说个没完。同学们的闲话来了，每每向他们投以疑义又冷峻的眼光，最初洪燕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但文彬不但不因此而退却，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还故意把身子挨近，洪燕忍无可忍了，很严肃的向他表明态度：

“别跟我来这一套，告诉你，你们这感情攻势休想对我起什么作用，也别再耍什么花样，这样只有使我更恨你们！”

果然，洪燕这么警告，文彬没再来纠缠了。洪燕是暂时平静了两天。

文学会第二次集会时，她发觉情况有点异乎寻常，学会的同学看见她走过来便远远的跑开了。洪燕觉得奇怪，更让她不能忍受的是有些同学还向她投以白眼，尤其是庆云、子勤、秀珍等那学习小组的成员更把她当成敌人似的。她感到疑惑、惊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散会的时候，她一眼看到小丽站在那课室门口，于是她忙跑了过去，打个招呼：

“小丽，站在这儿干什么？”

小丽回头一看，登时吓了一跳，要跑不跑的说：

“洪燕姐，我……没干什么。”

“小丽，妳好象很怕我，以前……就说上个星期吧，妳还是和我有说有笑的，为什么今天……你们……”

“洪燕姐，他们说的话我是不大相信的，可是……”

不待小丽说完，洪燕急不及待的抢着问：

“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说妳是……是职业学生……”

小丽低声的说，她望着洪燕，希望从她脸上的表情中得到证

实。

'职业学生'多可怕的名词。洪燕感到天旋地转，又象有人用重锤重重的打在头上，她圆睁着眼，呆呆的盯住墙壁上印着的自己的阴影。

"洪燕姐，他们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妳别认真。"小丽被洪燕那异乎寻常的举动吓呆了。

好一会儿，洪燕才冷静下来说：

"小丽，妳不要太过轻易的听信别人，妳看我有那一点象个职业学生？但是我要知道到底是谁在造谣诬蔑，这话妳是听谁说的？"

"是……是庆云告诉我的。"

"哼！庆云只不过是工具，一定又是廖才搞的鬼。"

回到家里，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象决了堤似的冲出了眼眶。这时候育梅来了，在她的劝慰下，洪燕才勉强止住了泪。育梅说：

"这就是他们硬来的一套了，看来，妳的思想准备还不够呢！"

"我没想到他们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对我……"是一阵的抽泣，她咬了咬唇，又接着说："在以前我就时常听到廖才他们说这个同学是'职业学生'那个同学是'职业学生'的，那些同学因此不能在学会立足，都自动退出学会了。想不到，今天'职业学生'的帽子竟套在我头上，难道我……我也要退出了。"

"不，他们因为不能利用妳，只有打击妳在学会的威信，削弱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觉察到这时候对他们很不利，所以制造了这个舆论，以分散同学们的注意力，他们不只是针对妳，而是针对要求改革学会的合理要求，想到大家，妳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育梅的这一番话，扫走了洪燕心中的阴霾，她较为冷静的思考了一系列的问题：

'职业学生'就是指那些表面是来读书，可是他们读书是受雇的，他们到校来是有着侦察学生活动，破坏学生团结的企图。她恨透了这些代表暴权利益的学生特务，可是她却反被人指为'职业学生'，这是为什么呀？她的脑海中充塞着一个又一个积累下来的许多个为什么？渐渐的那些小小的为什么凝集成了几个大的为什么，结果她得出的结论是："廖才不是一个真正想要搞健康文化、团结同学、教育同学的人，他只不过是个理论空谈者吧了。可是想到这里，问题又来了，既然他没有这个要求那为什么又要喊这样的口

号，摆个空壳呢？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她自己不能回答，只有向育梅提出她的疑问。

育梅笑着说：

“洪燕，问得好，关键问题就在这里，告诉妳，廖才其实就是一个学生特务。”最后几个字，育梅是一字一顿的说出来的。

“什么？”洪燕大为吃惊，她觉得廖才很糟糕，可是从未往这方面想，因为廖才从未公开的表扬当政者的功绩，有时甚至还作些批评，这怎象个学生特务呢？她有点怀疑，但却默不作声，以待育梅作进一步的分析。

“这要配合局势的发展来谈。”育梅把椅子挪近洪燕身边，又接着说：“学生在这个社会运动中是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也就因此当政者最惧怕学生的觉醒，也压制得更紧了，然而'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是一个颠仆不破的真理，同学们还是突破了层层的桎梏。这两年来，大专同学的新觉醒，冲击得那些大人先生们惊慌失措，从一再的教训中，他们不再是一味的镇压了，他们懂得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这个道理。学会表面上张着反黄的旗子，而实际上却是起着破坏、监视学生进步力量；进一步物色学生特务的作用。学会的反黄旗帜，自会吸引大批有进步倾向的同学，对这些同学的活动，学会里的那一伙当然瞭如指掌，通过种种手法或蒙骗、或利诱，以了解更多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另一方面，在集体生活中物色一些有才干，在同学中有威信的同学加以培养。总的说来，他们的策略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但是，由于他们的本质所限，这个反黄的文学会搞得不伦不类，狐狸终究是藏不住尾巴的。”

听育梅这样的分析，洪燕是深信不疑了，她真佩服育梅敏锐的观察力，她想以后真的要好好的向她学习。

“洪燕，其实他们的计划是要把你们那学习小组培养成他们的接班人，还好妳能及时认清他们的面目，要不，上了他们的圈套还不懂呢。”

洪燕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她又忽有所思的说：

“那庆云他们不是很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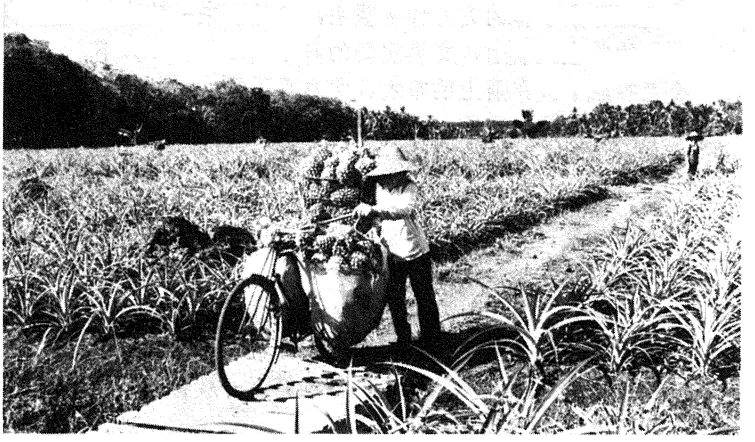
“是的，所以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要揭穿廖才一伙人的假面目，把广大的同学争取过来。”

“那，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就成功了。”洪燕天真的说。

“不，等到我们争取到学会大多数同学的时候，校方就要禁止

学会活动了。”育梅语重心长的说：“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刚跨出脚步，路还很长，很长呢！”

在学会里，洪燕一向被大的哄骗，小的奉承，一直使自己觉得已经是懂得很多了；在学会这风风雨雨中她真正认识到自己懂得的知识还不及大海内的一滴水，她必须从头学起，迈开第一步……



# 幸福的期待

—邹君—

(一)

辽阔的天空，不见一颗星星，月儿也不知躲到何方。

狂风在呼啸，海浪在翻滚，大、小渔船早已收网归岸。海中心，有一艘没有灯火的小艇，在这时候乘风破浪向目的地航行。

船夫把稳舵，目顾四方，深恐被人发现。

船上只有三几位搭客，其中母子俩坐在船舱里，做母亲的久不久掀开舱布，紧张地纵目四望。

「妈妈，海风这么大，您的手很冷很冷，快放下帆布，不要再看了。」十三岁的文良依偎在母亲身边，拉着她的手说。

年约四十的金兰，在文良的头额上亲昵地亲了亲，然后指着舱外说：

「你看，那边是什么地方？」

「我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妈，那边是什么地方呀？」

文良随母亲手指的方向伸头望去，突然滚来一阵海浪，浪花扑打在他们的脸上、衣上，文良瘦弱的身子随即颤抖了几下。

金兰拟脱下披在肩上的布衣，文良见了忙道：

「妈，我不要，您冷，您自己要。」

「乖孩子！」金兰亲情地称赞了一句。

「妈，告诉我，那边是什么地方呀！」

「我们的家，就在那边。那边是我们出身的地方！」金兰望着乌朦朦的远方感怀地说。

「我的家，再见了！再见了！」文良在嘴里轻轻地呼喊着。

小艇离开他们的家乡——廖内群岛，已经越来越远了。

乌朦朦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一盏红灯，一艘警艇若隐若现，惊动了全船的人。

船夫立刻关掣摩哆，大家都听见警艇的摩哆声越来越响亮了。

金兰的脸上布满愁云，心里「卜、卜、卜」地乱跳，同时她在默念着「神明保佑！神明保佑！……」

文良偷偷地把帆布掀开一条缝，喜见那艘快艇船头转了个四十度，向另一方向驶走了。

「妈，不必怕，那艘船转头走了！」文良惊喜的叫道。

金兰随即望去，紧绷着的脸立刻松驰下来，其他搭客也松了一口气。

摩哆又「嘟嘟嘟……」地叫嚣着，大家庆幸又渡过了一场惊险。

(二)

在黎明前最黑暗、最寒冷的时刻，一船的搭客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一声口哨，几个手姿暗号，岸上有联络员前来接待。

金兰与文良被指示鑽进停放在椰树底下的一辆汽车，司机踏快了油门，汽车风驰电掣般向前奔跑。

文良的头靠在母亲的肩膀上，经过半夜的风浪颠波，现在已经疲倦地睡着了。金兰虽然困倦地闭上眼睛，但她的脑子里仍然思潮起伏，怀念家乡的亲人。

她还依稀的记得，那天夜里，对丈夫的提议说：

「……想想办法，只要我们手头有一笔钱，我就託阿成叔去打听打听。……听说，那边工厂多，谋生比较容易。」

「我们三餐都顾不了，那里来这么大的旅费？欠债要还，妳能担保平安抵达对岸吗？」丈夫紧皱眉头，闷闷不乐的说。

金兰犹豫了一会，想到儿女失学，一个个骨瘦如柴，二女又病入膏肓，没钱医病，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呀？她突然毫不顾虑的说：

「冒险！阿成叔的大儿子也是冒险到对岸去的。」

「妳敢吗？」丈夫问。

「我敢！」

「那么，钱呢？」

是呀，钱呢？他们的结婚戒指已经在当店里，家里值钱的东西几乎典当光了。金兰考虑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从破旧的衣橱里摸出一样东西，凄苦的对丈夫说：

「我身边只剩这枚戒指，是我结婚时，母亲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带文良一同去，家里的孩子要由你多加照顾了。」

「唉！」丈夫长叹一声，终于同意了，他痛苦地垂下了头。

就这样，金兰把这枚戒指送到当店，又向放高利贷者借债，好不容易凑足了一笔钱，才有今夜的「旅程」。

## (三)

金兰带着文良找到了老邻居阿成叔的大儿子阿昌。阿昌把自己租的小木屋让给他们，自己回到工地的「万栅」住。

「妈妈，我们到这个新地方，也是住亚答木屋，和我们的家一样。」文良好奇的说，然后焦急地问：「我几时才有工做？几时才能赚钱寄回给爸爸？」

「阿昌哥，今晚会来，他会帮助我们的。」

阿昌是位体格高大的年青人，肤色黝黑，同样是因为饥寒交迫，逃离家乡而来的。他在这里，没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安定的栖身之所，如此躲躲藏藏地生活了三个月。

当晚，阿昌果然来了。他带着轻松、喜悦的心情，对金兰说：

「我帮您问到一份工作了。」

「在什么地方？什么工作？」金兰惊喜的问，此刻愁苦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

「我做的那家建筑包工头，他要请多一位女工。」

「做些什么？」

「好像挑泥灰啦，搬运砖木啦，总之，是拉拉杂杂的工作。」阿昌接着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您的身体这么弱，能够顶受得住吗？」

「阿昌，你说笑了。你是知道的，在家乡，怎样辛苦的工作，我都做过。」

「阿昌哥，我呢？」文良迫不急待的问。

「你才十三岁，十三岁还是读书的年龄呢。」阿昌说。

「爸爸妈妈很穷苦，有什么办法，阿昌哥，你看，我虽然瘦，我也很有力气。」文良半举双手，紧握拳头，摆个大力士的姿态。他央求着说：「你快帮我找一份工作吧，我会很感谢你的。」

阿昌从衣袋取出一样东西，不慌不忙的说道：

「你看，这是什么？」

原来这是一张蓝色居民证。

「你从那里弄来的？」金兰紧张的问。

阿昌不愿透露详情，只说是从朋友那里得来的。

「相片里的人，很像我呢！」文良惊喜的说。

「有了『它』，你才比较容易找工作。」阿昌说。

「阿昌哥，我几时才有工作？」文良又焦急的问。

「明天！」

「阿昌，你……你真有办法！」金兰嘉奖了一句。

「应该感谢的，是我做建筑的几位工友。」阿昌说道：「他们真热心，乐於帮助有困难的人。」

透过暗淡的灯光，母子俩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明天!明天！……」

(四)

金兰在建筑工地当一名挑泥灰的工人,其实工地上那里不够人手，她就被工头叫到那里去。

文良在某出入口商做事，买茶买水，跟车送货，出力流汗的工作，样样都少不了他。

他们克勤克俭，平安无事的过了半个月。

这晚，文良领了半个月的薪水交给母亲。他愉快的说：

「妈妈,这是我的工钱，明天快点把它寄回给爸爸。」

金兰接过区区几十元钞票，然后交回一张给他说：

「这张你拿回去，留着自己用。」

「不，我要的时候才向您拿。」文良懂事的说：「寄回家，爸爸急着要养家，姐姐要医病。」

「这些还给阿昌，他先代我们寄回家了。」金兰说。

「阿昌哥的人真好！」文良嘉奖了一句。接着问：「妈，几时才回家见爸爸？我很想念他，也很想念弟妹。」

「等多几个月,当我们存有一些钱的时候,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金兰很有信心的说。

「离开了弟妹不知多少天了,我好像感到很寂寞。」文良投在母亲的怀里，似自言自语的说。

金兰突然心事重重地不再开口了，看她那呆滞的眼神，可知她太疲倦了。

(五)

这天夜里，细雨霏霏。

金兰推窗外望，一阵寒风飘摇而过，掠过附近的香蕉丛，那宽大的绿叶「悉悉沙沙」在发抖,望望那灰朦朦的天色，她的心不禁在发冷颤。

「文良，怎么还不回来？文良！……」

她真担心，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然怎么文良这么夜了还不回来？

正当她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的时候，突然有人找上门来。

「阿昌！你……你……」

金兰惴惴不安，欲言又止，见他满身是泥浆，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

「在路上，跌了一交。」阿昌微笑说，用手抹去发上、脸上的雨水。

「哦！」金兰松了一口气。接着语气不定的说：「文良，大概是，去……去看电视。」

「我去见过他的老板。」阿昌平静的说。

「哦！哦！」金兰全身微微一震。

「文良，今晚不回来了。」

「他在那里？」

「在警察局。」

「文良不偷，不抢，不是……坏……人……」

金兰有气无力，微张着口，说不下去了，全身一软，晕倒在床上。

「大婶！大婶！……」

阿昌急着要救人。

原来，那家出入口商的老板与某吧女发生口角后，被她通报雇佣非法移民，当局便突击调查，文良因此被捕。

当局指控文良没有合法的护照，又没有工作准证，而且还未成年，需要家长亲自到法庭签字清还罚款才能获得释放。

阿昌为了这件事走访了好多地方，方才寻获售卖居民证的那位顾客，问起该居民证孩子的父亲，得到的回答是「病重，不能起床，快要断气了！」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金兰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双手在发抖。

「大婶，不要心急，不要心急……」阿昌一时也不懂怎么办，只能这样安慰她。

当夜，阿昌坐了很久很久。金兰见时候已经不早了，便说道：

「你回去吧！明天要做工，早点回去休息。」

阿昌点头应诺，有几次伸手进衣袋，可是每次都缩回手。

「你袋里有什么东西？」金兰的声音微弱。

「是，是一封信……哦，没什么。」阿昌欲言又止。

「有什么不可告诉我的事吗？」金兰强笑道。

「大婶，没什么。」

不幸的事情既然发生了，隐瞒並不能减轻一个人的痛苦。事到

如今，阿昌终于从衣袋取出一封信。

「是大叔寄给您的。」

「信上讲些什么？」

金兰感到事态的不妙，极力屏住气息，然而她的心已经没有规律地乱跳。

信里说，她丈夫长期营养不足，操劳过度，在货仓背负重物时，脊骨被压断，如今重伤在床上，不能行走。家里几个瘦弱的儿女日夜啼哭嚷着要妈妈，盼望金兰阅信后立刻启程回乡照顾这个灾难重重的家。

「天呀！这……这……这……」

金兰不知所言，心乱如麻，整颗心坠落在深渊里。眼前星光乱舞，她绝望了，整个人没有了气力，终于不支晕倒在地上。

(六)

过了两天。

金兰茶饭不思，精神恍恍惚惚，脸色苍白，变得更加消瘦了。

金兰把自己的日用品和衣服都收拾好了，应该是启程回乡的时候了，可是她仍然依窗眺望，是否等候文良在这最后一刻能够被释放归来？

「天快要黑了！」她喃喃自语说。

夕阳最后的一道光芒终于在地平线上消失，大地万物好像罩上一层乌朦朦的幕。

路的那端，一个朦胧的人体渐渐向前移进。金兰立刻抖搂精神，当她渐渐看清对方的脸庞时—不是自己盼望的人，又一次感到失望。

这位皮肤黝黑的青年步向金兰，对她平静的说：

「大婶，您不要害怕，我是阿昌的工友。」

「哦，阿昌呢？」

「他出事了！」

「……」金兰的心已经冷了半截。「怎么办？怎么办？……」

这位青年告诉她，阿昌在建筑工地忙於工作时，突然闯来几位稽查员。因为阿昌是印尼非法移民，结果被逮捕了。

临走时，阿昌机警地告诉这位工友，如何在某时某地与某人接洽，才能把金兰送回故乡。

当晚金兰凄苦地坐在船头上，小艇向着苦难的家乡归航。

她幸福的美梦破灭了！仰望乌朦朦的苍天，心里酸楚楚地在问：「

文良，那年那月那日才能回到妈妈的怀抱？什么时候才能踏上故乡的土地？阿昌！……阿昌呀！为什么突然间见不到你？见不到你？……」

金兰如此往返一趟，债务缠身，骨肉分离，穷苦人的生活为什么如此多灾难？

她宛如万箭穿心，站立在船头上，要向滔滔的大浪呼喊：

「文——良——呀！不——是——妈——忍——心——抛——弃——你，我——回家——看看——饥饿——的孩子，我会——再——回来——看……」

小艇突然被一股巨浪抛得半天高，金兰的「你」字还未出口，就站立不稳掉进海里，一下子就失去了她的踪影，再也见不到她了。

海风猛烈地呼啸，似乎要把她的声音飘送到亲人的耳里。海浪呀，一浪比一浪翻滚得更凶猛，请把她的尸首滚送回故乡的土地吧！

## 申诉（木刻）

·邱谷·

不合理的遭遇，不幸的申訴，是最能激起正義的共鳴。

通過一個婦人的遭遇，作者告訴我們，多少顆同情的心，被感動在一個不幸的故事裏，被激怒在一個不合理的遭遇中。

# 回　家

一烽烟一

天边绚丽的彩霞由鲜红变成浅红，再灰红，渐渐的淡了下去。

昏黄、古老的路灯，在这宁静的甘榜里，沿着狭小、弯曲的柏油马路，一盏接着一盏亮了起来。

路边的小食摊，冒着热腾腾的烟气。天勇匆匆扒完了最后一口饭，付了钱，右手背往咀上一抹，拿起包裹，便往回家的路上疾走。

还是那狭小的马路，两边窄窄的店铺；巴刹里的摊挡空荡荡，一片清冷；咖啡店里，几堆人在谈天，三几个老人在对奕；斜坡上那间火炭店，生意似乎越做越好，门前的木材堆得像一座小土丘……两年没踏上这块土地，天勇的心情有点激动，既感到亲切，又似乎有点儿陌生。他的眼光四处流动，觉得一切还是老样子，没有多大变化。

行人渐渐多起来，有拖儿带女的，有拿椅子、扛凳子的，多数是年轻人，谈谈笑笑的往前走。转个弯，前面不远处有一座两层楼高的石灰房子——全甘榜最大的建筑物，二楼是一个露天广场，在一个墙边竖立了两枝长杆，中间张了一块白布，白布的正对面是一部放映机。楼下人群熙来攘往，一盏盏的大光灯放射出刺眼的光芒，卖吃的、喝的、排队买戏票的，汇成一片嘈杂的声响。声量最大、生意最好的，要算楼梯下的唱片摊，录音盒少说也有数百个，播音机正播放出“爱你爱到骨头里”的肉麻歌曲。旁边是一个书摊，有厚达七十多册的武侠小说，各式各样的流行书刊、杂志……

天勇恍然想起，今天是周末了。他厌恶的扫视了一眼，不用看也知道，一定又是武打片、或灰黄的爱情片。他叹息了一声，不良文化的泛滥，被别有居心的人在暗中扶植，越来越猖狂了！

天勇随着人群向前走，忽然间停住了脚步，感到踌躇。不好，当年那件事情想来还余波未息，倘若碰到熟人，一定引起注目，问长问短，更为不妙。

理发店旁，天勇转身进入一条阴暗的小路，还顺势回头张望一下，察看有没有被什么人跟着。这条路通向小山顶，不大好走，要穿过一片灌木丛，有些地方杂草乱生，下雨天泥泞一片。天勇的家在小山的另一边，路虽不好走，反而是一条捷径呢！

明亮的月牙儿悄悄的挂在榕树梢，照着山底下有点破旧的大伯公庙，也照在山上的林荫小路。坡下是许多排列不整齐的亚答屋、沙厘屋，高高低低，从山顶望下去，有点零零乱乱。天勇的目光凝聚在最左边的那一间狭小的亚答屋子，从窗口透出一片微弱的光芒，照亮了窗外一小片土地。

天勇快速的走下去，轻轻的推开门，右边是灶子、饭橱，左边是一个小厅，排列了桌子、椅子，陈设简陋。地下放着一堆烧火用的柴枝，叠得整整齐齐。天勇心中马上涌起了一阵非常亲切的感觉。

掀开里屋的门帘，跨步进去，目光缓缓在室内游动着，渐渐的，天勇内心升起一股怒火。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半躺在床上，背对着门，津津有味的看着一本相当厚的书，身边还放了几本，封面画了两个人，一个举刀腾空扑杀，一个挥剑招架；枕头上放了两张小报："×星报"，"×生活报"——都是市面上流行的灰黄小报。桌上一支小型电风扇，对着床呼呼的吹着。少女看得非常入神、紧张，目光半秒钟也不肯离开书本。口渴了，左手握书，右手缓缓的向身边移动、摸索，终于，找到了杯子，又慢慢的举起，移近咀唇，喝了一口浓咖啡，再依样葫芦的放回原处。床下一双四吋厚的高脚鞋，令天勇想起巴士车上那举步艰难的摩登小姐。

大光灯的光芒渐渐的暗了下去，灯胆的底部呈着微黄。

天勇愤怒的走上前去，抓起风塞，嗖嗖嗖的压了几下风，室内马上亮堂起来。

"啊！谁？"少女一翻身坐了起来，压得木板床吱咯吱咯乱响，脸上充满了惊悸。

看着她慌张的举动，天勇不禁笑了起来："小凤，是我。"

小凤看清了站在灯下的人，一阵激动，猛的跳下床，"哥哥，你终于……终于回来了！"

天勇的心情也非常激动，他端详着眼前的妹妹，两年不见，长高了，胖点了，衣着"进步"了，新潮了，宽宽的喇叭裤脚，时下流行的T恤，中间写了一个天勇看不懂的英文字，头发长长的垂在双肩。天勇的目光停在床上的武侠小说和小报上，心里叹了一口气。

"哥哥，你黑了，瘦了……这两年你到那儿去了？你真狠心，

只是每个月寄些钱，也不回家一下，你不知道爸多挂念你，有时梦中还喊你的名字呢！”

“我，唉……”天勇惭愧的低下头，猛的又抬起头来，“噢，爸爸呢？”

“吃了饭刚出去，说是散步，一会儿就回来。”

天勇拿起枕头上的报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南亚性菌，无药可救……”他两道稀薄的眉毛皱了起来。再翻开，标题是：“红灯区性春药”，天勇内心愤怒的跳动着，两道眉毛差点就连在一起了。再翻，都是一些稀奇古怪，专门为了吸引人的无聊的东西……

“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肮脏，无聊……”天勇压抑着内心的怒火，严肃的看着妹妹。妹妹从小就受到社会的坏影响，小学还没读完，就懂得逃学，偷钱，讲骗话，喜欢租连环图书……小六不及格后，在家里呆了两年，好吃懒做。后来替人家做杂工、学徒，直到三年前，才进入一家工厂当女工……三年前，天勇也和这个妹妹一样，就要被灰黄的恶势力拉过去，幸亏遇到一群好朋友，指导他生命的道路，追求不朽的事业。那时候，年轻气盛，对不合理的事情嫉恶如仇，因而，两年前离家出走，开始了流亡的生活……这次回家，除了看看阔别两年的亲人，还带有一个目的：能不能把家里的人都争取过来，一起步向那无限响往的金光大道？……

小凤嘟起了咀，带着委屈的样子说：“这些书报每个人都看的嘛！隔壁的莲花，对面的大肥，还有……”

天勇的心紧缩了起来，两只拳头攥得紧紧，胸中一团火熊熊燃烧。他想，正确、健康的东西被禁的禁，封的封，害人的毒素到处泛滥，无孔不入，猖狂已极。要改！所有这一切都要彻底翻转过来！

“小凤，不应该什么事情都跟着别人，难道别人做坏事，我们也跟着做？别人烧香，我们就拜神？自己要有主见，你年纪也不小了，要懂得辨别是非好坏……”天勇不想一回家就教训妹妹，可是心理又忍不住，不得不说。

小凤脸上充满着不服气的神情，她想辩驳，一看到哥哥满面的风尘，又把话嚥了下去。

天勇的目光接触到墙角的一架旧式缝衣机，猛的想起了什么，从包裹掏出两个盒子，对妹妹笑一笑，说：“这樽酒给爸爸，这盒鸡精是妈妈的。”

自从两年前大姐结婚后，这架针车就只剩下母亲在使用了，她刻苦耐劳，勤俭朴素，家里每一件衣服都是她补，都是她洗，里里

外外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可是他们姐弟三人从来都没有对母亲尊敬过，因为母亲住过板桥医院，出院后还常常会有神经问题。当她发作起来，立刻闹得鸡犬不宁，对着邻居破口大骂，说人家偷她的东西，弄脏她的衣服，怀疑人家要害她……每次，父亲和大姐总是合力把她推进屋里，不让她踏出房门半步。有一回，碰巧父亲和大姐都不在，她就被凶狠的邻居毒打一顿，咀角直流血。因此，他们家时常成为别人谈论的对象。姐弟三人恨死了母亲，为有这样一个母亲而羞耻。

但是，他们没有想过，母亲为什么会这样？

直到天勇接触了进步的东西，才改变了对母亲的态度，同情她，爱她。天勇问过父亲，父亲不肯讲，只是说："她早年曾被人欺骗过，受了刺激。"

母亲是唐山人，二十岁来南洋，她的一生，经过了内战、日本侵略……充满了坎坷的经历。有一次，她清醒时，向天勇提及了她来南洋的原因：她十八岁在家乡结婚，不到两个月，丈夫染病死了，她被婆家视为不祥之物，受尽了虐待，终于，逃来星洲。……

"什么！你……你还不知道呀？"小凤的脸色突然起了变化，瞪大了眼，惊疑的望着哥哥。

天勇一只手抓着包裹，另一只手还放在盒子上，他端详着妹妹起了变化的脸庞，咀嚼着那句话，猜测着话里的含意。他的目光四处游动，一种空洞的感觉袭上心头，房间里比起以前好像缺少了什么，那辆针车似乎久未使用，色泽暗淡，覆盖着薄薄的灰尘。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了过来，天勇打了一个寒颤，身体像掉进了冰冷的池塘中，僵住了。

小凤掀开门帘，冲到小厅子里，天勇随着她的目光望过去，彷佛晴空打了一个霹雳，天旋、地转，他踉跄了一下，伸手扶住墙壁，勉强支持着欲倒的身子。

墙壁上钉了一个木架，架上放着一个香炉，插满了烧完了香的笺子；炉的后面是一个四方型相框，嵌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的相片，咀角一丝笑容，慈祥的望着天勇。

"妈……妈是怎么……死的？"天勇的双脚发软，眼睛挂了一层水膜；框中的人像渐渐模糊，那无数条刻划着苦难的皱纹，不断在眼里扩大。

"你离家之后，那些人隔没有几天就来一次，搜查、问话，妈每次都是惊恐的躲在一角。一个周末的夜晚，一点多，他们又来了，

妈突然间抡起菜刀，挥午着冲了出去，尖厉的叫喊：‘你们还我儿子！还我儿子！’那些人吓得跑出屋子，妈老了，不小心踢到门槛，头撞在石阶上，流了一地的血，还没有到清晨，就……就……她昏迷中还一直喊：‘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天勇双眼布满血丝，两只拳头握得紧紧，手背上青筋暴突。这是个意想不到的恶耗，那些‘狗’，那些帮凶，一定要得到应有的惩罚！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眼前挂了一片水帘，无数的影片在晃动着，象播映幻灯，一个闪过一个：封建顽固的大家庭，许许多多手指指着年轻的寡妇，“不祥，你这个不祥的东西！”……一只只火轮，把苦难的人们从家乡载到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下，变成手无寸铁的‘猪仔’……凄风苦雨的年代，她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养不起，怀着万分的痛楚把骨肉送给别人……板桥医院里，她张大着迟钝的眼睛痴痴的笑着……姐弟三人，冷言恶语的对着母亲，一句句话，就象一枝枝利箭，不断刺伤着那饱经伤害了的心……凶狠的邻居抓着她虚弱的身体，鲜血一滴一滴往下淌……她倒在冰冷的石阶上，满地刺眼的血红，咀里喊着：'还我儿子！还我儿子！'凄厉的声音在寒冷的夜空里回荡……

桌子上停放着一盒鸡精，它来得太迟了。

天勇狠狠的咬着下唇，一丝血液缓缓的流了出来，他痴呆的望着墙壁上的人像，两串晶莹的泪珠滚落在黝黑的脸颊上。母亲五十多年的生命中，不知度过了多少艰辛难忘的岁月，在后期的十多年，虽然脑部有了问题，当她清醒时，仍勤劳的工作着，照顾家庭，孩子。可是她的孩子却以世俗的、醜恶的眼光来对待她，以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待一位有神经病的母亲……这次回家，他已经打算好要补偿以前的罪过，没想到……

天勇就象一尊石象，一动也不动的呆立着。小凤惊悸的摇撼着他的肩膀，“哥哥，你怎么了……”

“以前，我们都错了，我们不该那样对待母亲。”天勇沉痛的摇了摇头。

“你忘了，她有神经病！发作的时候，这个家就好象被翻转过来，乱七八糟。还有，你忘了别人是怎样的取笑我们？”

“母亲神经，难道是她愿意的？在神智不清时乱做一些事情，是应该原谅的。我们却忘记了她清醒时的好处，洗衣，煮饭，料理一切，照顾我们。别人嘲笑，是因为这样一个社会造成了许多自私自利的人，我们也一样，只顾自己，不懂得关心别人……”

“关心，哼，你受得了，我受不了。”

“你听我说下去，你现在看的那些书和报纸，都是有坏影响的……”

“谁说我受了坏影响？都是消遣嘛。”小凤发火了，再一次打断哥哥的谈话，並且提高了声调，“你说我们都错了，要关心母亲，你又是怎样的关心呢？两年前，大家都劝你不要逃，做两年还给他算了，你偏不听，鸡蛋打石头，弄得一身麻烦，到处躲躲藏藏，家里也受了你的牵连，无法安宁，他们几天就来一次，时常是三更半夜，母亲也是因为你，才……”

天勇痛苦的望着妹妹，他已经感觉出，两年前她的许多恶习，不但没有改过来，反而有越陷越深的趋势。她本是穷人的孩子，却没有穷人的骨气，好吃懒做，乱发脾气，心胸狭窄……只看到自己鼻子尖上的一点东西，没有睁大眼睛，看清周围的人与事。为什么会这样呢？

天勇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二层楼高的石灰房子，楼上放映的荒唐的武打片、灰黄的爱情片；楼梯下的唱片摊，肉麻的歌曲象一筒筒麻醉剂，打进年轻人欲成长起来的稚气的心灵；书摊，那厚达七十多册的武侠小说、色情书籍、小报……无数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就埋葬在里边！

杀人不见血！好毒辣的心肠、好毒辣的手段！

天勇再一次打量着妹妹那一身新潮的打扮，彷佛已经看到了她未来的道路，是那样的庸俗。不，不应该看她这样的沉下去，应该拉她一把，即使她不能走向那阳光灿烂的大道，也要使她站在支持一边，不至于走到反面去……

“小凤，你错了，害死妈的是那几只狗腿，帮凶，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他们逼人太甚，双手沾满血腥，这些账是要一笔一笔来算的！”天勇的眼睛里射出两筒愤怒的火焰。

“我不懂你究竟要算的是什么账，以前时常听你说这个社会怎样怎样不好，一定要改，一定要翻转过来。我真不明白，这个社会有什么不好？每个人都自自由由，有工做，有得玩。你何必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无事找事？哥哥，你还是去做吧，两年，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斗，你是斗不过他们的。以前大姐也时常讲你，家里因为母亲，已经被人说了许多闲话，现在你又这样，难道你不为家里想一下吗？”

两年前，天勇刚踏上成长的道路，忽然接到一纸通知，要拉他去当敌人的帮凶、当炮灰。那张通知书充满了恐吓的话，倘若不去，坐牢啦、罚款啦、两者兼施啦、等等。天勇一怒之下，把通知书撕

了，从此，每隔几天，三更半夜，就有人来敲他家的门，迫得他要跳窗口躲进屋后的灌木丛。父亲不赞成他的做法，妹妹、大姐更极力反对，甚至说他连累了家里。后来，他就远离家门，在外过着流亡的生活……他许多地方都不能去，许多场合不能踏到，心里积聚了无比的仇恨，也磨练得更加坚强。

“并不是我不为家里着想，这是关系到原则的问题，对或者错，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做下去，坚定不移。”

“你去做两年，又有什么不对？认真讲起来，还是爱国呢！”

“爱国？哼！哼？……”天勇发出一连串冷笑，心里越发的感到痛心。以前他不知解释过多少遍了，妹妹不但全忘光，还用另外一种论调来对他讲话。思想的麻痹，文化的毒害，想不到影响是如此巨大。甚至历史的捏造歪曲，也不断侵蚀着年青一代的心灵，忘记了过去，忘记了根本。

想起被歪曲了的历史，天勇彷佛又置身在那经济的大动脉——新加坡河上，他在那边做了大约半年的苦力。每次经过河口时，就看见河岸上陈列着一个白色铜象，铜象上以华、巫、英、印四种语文写着：“汤玛士·史丹福·莱佛士爵士在一八一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于此历史性地点首次在新加坡上岸，并以其才智与远见改变新加坡的命运，由一个没没无闻的渔村，成为一个海港和现代都市。”

还有，他时时可以听到儿童们朗朗的读书声：“莱佛士是新加坡开埠的功臣……”

形形色色的歪曲，总令人无限的愤慨！长此下去，年青的一代将忘记了殖民主义者是如何残酷的迫害人民，忘记了无数的基业财富是祖先流血汗、披荆斩棘创造出来的。

“不和你说了，你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让人家连番数次找上门来，多没脸！”妹妹一转身，气咻咻的走进房里，躺在床上，继续那尚未看完的武侠小说。这时她身旁放着一大包酸梅，一粒接着一粒往咀里送。

天勇伸手想叫住妹妹，她已躺在床上看书，一只手抓着书本，另一只手在床上摸索着酸梅，再送进咀里。天勇看她这个样子，更加的火气上冒。他强嚥下一口唾沫，似乎要把胸中的怒火也嚥下去。

又是一笔新债！无数的人思想上受荼毒，是非不分，黑白不明，这远比‘吗打’的棍子还可恨，旧仇加上新恨，天勇的胸中象塞了许多东西，非常悒闷。他走到灶前，长吸了一口气，又缓缓的吁了出去。

灶子的上边是用一枝枝木条做成的窗格子，望下去，刚好见到山下一片片被木条子隔开了的马路。远处的天边，香蕉树的上方，闪着一颗耀眼的明星，晶莹透亮，似乎在指引着黑夜的路人，指引着大海里的舟子。它嵌在正北方。

马路上走来一个老人，背有点驼，步伐蹒跚，一脸的倦容。他走到一株番樱桃树下，掏出一包红烟叶，撕了一小片纸，慢慢的卷着。一根小火柴擦燃了，照亮他的脸，脸上东一道、西一道，布满了密密的皱纹，每条皱纹代表了生活的鞭子，一次的沧桑。一圈一圈的烟丝向上飘，没入了浓浓的夜色。

站在窗格子旁的天勇呆望着，两行热泪不住的滚落下来。想不到，短短两年的时间，父亲竟变得这般苍老，脸上的皱纹增多了，背也驼了，走起路来不象以前那么稳健，还有，那疲倦的脸容……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事情给了他太大的打击呢？天勇和父亲虽然有着想法上的分歧，但他深爱着父亲，父亲也把他倚为支柱，因为大姐出嫁了，妹妹不但没有很好的成长，反而一步步走向歪路……

早在天勇离家的前几年，父亲还是个建筑木工，由于年纪大了，体力衰退，上下高楼不方便，危险多，就不干了，转而在办公室扫地，做清洁工作，换取微薄的薪酬。

老人吸完了烟，把烟尾一丢，走进屋里。天勇连忙拉开门，激动的叫了一声："爸。"

老人一惊，把天勇端详了一阵，身上的倦容一扫而光，眼里发出了光彩，紧紧的抓着他的肩膀："天勇，天勇……"突然，他探头出门外，仔细的张望了一阵，又紧紧把大门关上。

"天勇，这两年来你去了那些地方？"

提起这两年的生活，天勇的脸上充满了兴奋的光泽。南北七百里，东西两岸，激动人心的场面，壮丽的景物，艰苦的奋战，胜利的喜悦……就象一连串丰富多姿的画面，在眼前闪过。现在，要怎么讲呢？真是一言难尽啊！还得细细诉说。天勇不知怎么表达，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我去了许多地方。"

老人点点头，似乎从儿子健壮的体魄、黝黑的肤色中了解了一切。他突然冒出一句天勇意想不到的话："以前是我错了，你做得对，要继续坚持下去。"

"爸，您终于明白了。"天勇激动的抓紧父亲枯瘦的双手，就象抓着了两根干柴。

十多二十多年前，天勇的父亲是一名积极的工人，他把全部精

力都贡献在伟大的事业上。敌人害怕了，开始残酷的迫害，光辉的事业遭到了暂时的挫折。他被一名表面上很活跃的朋友出卖，和许多人一同入狱，半年后放出来。遭受了这一次打击，他心灰意冷，以后，什么都不干了，只是默默的工作，默默的生活。

当天勇决定要逃的时候，父亲怕儿子会步上他的后尘，被人出卖，骂他："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不反对你的作法，但得看局势，目前时机未到，要等，要等！……"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怎么可以光等时机的到来？你知道我的做法是对的，一方面你是怕我出事，一种狭隘的爱心！放心，我会谨慎的。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你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力量！"

这句话说到父亲的心坎里去了，不错，自从那一次被人出卖之后，看到局势的发展并不美好，到处笼罩着恐怖的气氛，他就丧失了信心，看不到前途的光明，看不到人民的力量。

"你走了之后，那些'狗'每个月总要好几次找上门来，而且都是夜深的时候，你妈妈就是被他们害死的……如今我更看清了他们的咀脸，他们是要逼得家里无法安宁，逼我们把你抓了送去给他们使唤。哼！那有这样便宜的事？天勇，你不要挂念家里，今晚睡一夜，明天一早就走，不过晚上要机灵一些，他们时常选周末晚来搜查。你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都收拾好。以前我是拉了你的后腿，以后再也不会了。你做得好，是对的，就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天勇深情的望着父亲，父亲的话音里充满着对敌人的愤怒与仇恨，充满着对儿子的关怀与爱护。

"爸，我想住几天才走。"

"不，明天一早就走，龙沟尾卖豆花水的大儿子，一年前做了人家的狗腿，你住下来不方便，他懂得你的事情。"

天勇脸上现出为难的样子，沉思了一阵，毅然的说："好吧，明天一早就走！"他望了望房间，压低声音说："爸，小凤你得多照顾点儿，少让她看那些书报……"

父亲摇摇头，叹息了一声："我无法管了，她越变越不象话，好吃懒做，脾气越来越坏，心胸越来越窄，一放工回来，就拿着书不放手，你看她那个沉迷的样子，就算天塌下来，也别想把她拉下床。"

天勇心里一阵难过，这难过迅速的被愤怒取代了。这是个社会问题！除非来一阵激盪，一场突变，或者整个社会来一个翻天覆地

的大变化，否则，还是有千千万万个象小凤这样的无知青年要受害的。想起以前，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赌博、吃喝玩乐，无所不精。那一年，他刚满十六岁，在咖啡店当小厮，看见隔壁卖香烟的老太婆的女儿，年青漂亮，便动起她的念头，写情书，约看戏……还好，后来离开了那个霉烂的环境，才结束那段荒唐的往事。之后，朋友们谆谆善诱、苦心孤诣的把他培养教育成一个有正确认识、有理想的青年。现在，那些朋友有的被拉走，有的逃亡，有的远走他乡，大部份星散各地，膳下的更加坚定沉着，干劲比天还高。……

父亲倒了两杯开水，对儿子说："把你两年的经历一件一件、详详细细的说给我听。"

月牙儿从榕树梢移到中天，洒下一片片凉意。

"噹！噹！"壁上的时钟敲了两下。

大光灯熄灭了，一盏小油灯窗前亮着，豆大的光芒在玻璃罩内一幌一幌。

一朵乌云遮住了月亮，山上的小径被黑暗吞没，伸手不见五指。

小凤在床上睡着了，父亲躺在布椅上，地下铺了一张草席，一个枕头。

天勇坐在灯旁，翻开日记，粗糙的手指紧紧抓着笔杆，疾快的飞午着，随着灯光的幌动，跳出一个个刚劲有力的字体：永远铭记生活的苦难！

他每天在临睡前，都要写下这么一行字，他要把人世间的不平都铭记在心，镂刻在骨，时时刻刻激励着自己，不浪费一分一秒，努力工作，一步一个脚印，踏向那闪耀着万丈光芒、鲜花盛开的地方。

"汪！汪汪！汪汪汪！……"

寂静的夜空，突然响起一声狗吠，紧接着，象传染病似的，一只传一只，都跟着吠了起来。

天勇一惊，迅速的吹熄油灯，从窗缝向外眺望，两只冷峻的眼睛注视着山下那条狭窄、弯曲的柏油马路。

父亲一骨碌翻身起来，也凑近窗前，脸上一片肃穆。

这是一阵不寻常的狗吠，凭他们两年多的经验，仿佛嗅出了一种特殊的气氛。

马路上出现了两个黑点，几只狗在后面跟着，吠着。个子较高的一个被吠得火起，抓了一把石头，狠狠的丢过去，打得那些狗汪汪而逃。过了不久，牠们又较远的跟在后面，吠着。

父亲朝儿子看了一眼，抓着他的双手，说："你避一下，要镇定，要忍，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要冲动，等他们走了你才下来。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

天勇点点头，只觉得一股暖流从父亲粗糙的手掌中传了过来。轻轻推开窗门，左手在横木上一按，身子一翻，轻盈的落在窗外，再把窗门掩好。他顺手往檐下一摸，还好，两年前收藏的短刀并没有遗失。接着，他拔开脚步，向山上疾奔，结实的身材，快速的动作，就象一头矫捷的豹子，片刻之间，便消失在灌木丛中。

漆黑的灌木丛，有两只机灵的眼珠在闪动。天勇抚摸着短刀的刀身，凹凸不平，已经布满铁锈。两年前，天勇便很注意锻练身体，他知道有一天会用上的。后来更暗中置了一把短刀，要是敌人逼得太厉害，哼！宁为玉碎，也不愿瓦全。

马路上那两个小黑点越变越大，一个比较高瘦，另一个矮一点，满脸横肉。天勇的父亲和他们打了许多次交道，有点'熟悉'，时常听矮的叫高的'高佬'，高的则叫矮的'兴仔'。

接近目的物时，兴仔突然向右旁窜去，直奔房间那扇唯一的木窗，高佬则大摇大摆的走向正门。

高佬举起手掌，正要拍下去，大门"咳！"一声，突然被拉开，一个老人挡在进口处，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一动也不动的盯在高佬脸上。原来，高佬每次来时，总是'乒另板嚷'一阵乱敲，父女俩时常睡梦中被惊醒，内心无比忿恨，早就想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这一次，已经有了一些安排。

高佬吓了一跳，被老人怒火般的眼睛瞪着，有点不自在，干笑了一声，说："噢，嘿嘿！你早知道我们要来呀？"

"哼！"老人摇了摇那扇破旧的木门，"这么久了，如果不提防点儿，这扇门迟早要被你打烂的。说不定，你再敲多几次，我会心脏病爆发，这间屋子又多一个死人，你可高兴哪？"

"那里，那里，你真会说笑。"高佬咀里说着，心里却在骂：呸！老不死，下次一定叫兴仔一起敲，不把你吓死，也叫你睡不成觉！

兴仔把头凑近窗口，向房内张望，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想再凑近点，好看仔细，猛然间，窗子被推开，"嗵！"一声，狠狠打在他鼻子上，痛得他按住鼻子，蹲在地上不住嚎叫。

小凤双手叉腰站在窗前，大声呼喝："什么人?!三更半夜鬼鬼祟祟，想偷东西呀？"

高佬听到叫声，连忙绕到窗外，拉开兴仔的手，只见鼻梁骨上一片红肿，还淌出几滴鲜血，脸上呈着痛苦的神色，咀唇动了一下，却讲不出话来。

“你……你敢打人？”高佬一张脸变成猪肝色，恶狠狠的望着小凤，那个样子，就象路旁咬架的野狗摆出来的架势。

小凤被他的样子吓住，回头见父亲在身旁，胆子一壮，挖苦的说：“谁说我打人？我是见到一个人影，鬼鬼祟祟，不住在窗口张望，象要偷东西，我一惊之下，把窗门一推，那里想到会是他，这么脓包！我说呀，你们要来，就光明正大的来，何必这么偷偷摸摸，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说完，小凤心里感到痛快。她虽然对哥哥的作法不满，可是长久以来，一直受到这两个家伙的骚扰，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气，现在，她差一点就笑出声来。

高佬被小凤抢白一番，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气得说不出话，回头看了同伴一眼，忿忿的说：“兴仔，你这儿等，我进去搜，妈的，要是给我抓到那小子，哼哼！……”

一支手电筒的光柱在屋内射过来又射过去，屋角、墙边、床下，都逃不了被照射的命运。

光柱照在头顶上的大光灯，高佬很不客气的说：“喂！不会点灯吗？”

“点灯？哈哈，点，就点，麻烦你去买两斤油来。”老人哈哈一笑，多时的怨恨，仿佛都从笑声里发泄出来。

高佬正要发作，光柱忽然停在椅子上的一个包裹，包裹旁放了一个皮包，皮包内藏有天勇的身份证，他惊喜了一阵，说：“咦！这是谁的？”伸过手就要拿。

老人迅速的跨前两步，挡住高佬的手，厉声的说：“放手！你要查房子，已经给你查过了，东西不准乱动！”

想起老伴的惨死，儿子的流亡，两年来的骚扰迫害，老人眼中闪出仇恨的火光，火光中燃烧着复仇的种子，忽然再逼前一步，凄厉的喊：“出去！滚出去！”

高佬望着老人凄厉的脸容，望着那发光的眼睛，心里骤然起了一阵寒意，不由自主向后退了一步，“叩光嚷！”一声巨响，踢倒了一件扁扁硬硬的东西。手电筒一照，一股冰凉的感觉从脊椎骨升起，脸上现出恐怖的神色，连续向后退了几步，喊：“刀！……啊！还有血，你……你要干什么？”

老人轻蔑的看了他一眼，“哼！刚才一条恶狗，欺负我年老，被我一刀，斩成两段。可笑啊，那些狗平时作威作福，一旦真干起来，却是那样脓包。”

小凤暗暗发笑，刀上的‘血’是她用红墨水涂上去的。爸爸真厉害，略施小计，就把他们吓住了。

高佬用惊疑的神色望着眼前这位他一向瞧不起的老人，右手摸着腰上一块凸起的地方，里面藏着一支东西，准备随时拿出来自卫。

“啊——！”窗外的兴仔突然间杀猪般嚎叫，发出一串不清晰的嗓音：“×你老母！是那个王八旦臭杂种，有胆的滚出来！”

高佬大吃一惊，连忙冲向屋外，门帘旁，裤脚被什么东西钩了一下，“嘶！”一声，出现了半呎长的裂口。他用手电筒一照，打了一个寒噤，门边夹了一根码头散工用的铁钩，钩尖磨得很锐利，透着阴沉沉的灰黑颜色。只要相差几吋，他的脚踝就得开花。

接下来的几步路，高佬不敢乱跑，用手电筒照着，一步一步走。象一只受惊的野兽，惊恐的脑袋四处乱转。

兴仔站在窗外，一只手按着红肿的鼻梁骨，一只手抓着一粒拳头般大的石头，手背不断抚摸着后脑袋的一个部位，睁着一双铜铃大的眼睛，咬牙切齿的看着不远处的灌木丛。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高佬急匆匆的问，脸色很不好看。

“不知那个杂种仔丢了一块石头，×他老母，十有八九是躲在树堆里。”兴仔恨恨的说，把头俯下来给高佬看，后脑勺肿起好大一块。

高佬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暗骂同伴脓包，踌躇了一阵，说：“你这儿等，我上去搜一搜。”

“小心啊，最好把家伙抓在手里。”兴仔说。

又飘来一朵乌云，把月亮给遮了个密密实实。山路更黑了，不熟悉的人根本就寸步难行。

高佬给兴仔一说，心里有点忐忑，硬着头皮走进灌木丛。四周很黑，只看到一丛一丛树身在摇动，仿佛无数魔鬼的影子，四面八方围过来，压过来，发出沙沙的狞笑。一只颤抖的手指挥着光柱，象一条狡猾的泥鳅，蹿进来又射出去。

“咪吆——！”一条野猫扑了出来，撞到高佬的裤脚，吓得他手电筒都抓不稳，“噗！”一声掉在地上。

地上的光柱照到一条绳子样的东西，只听得“悉簌簌”一阵乱响，那条东西游进草堆里，眨眼间不见了。

“蛇！”这个恐怖的字眼从高佬的脑海里浮起，脸上立刻变了颜色，匆匆拾起手电筒，跑出树丛。

身体刚出了树丛，忽然背部一阵剧痛，象被什么东西重重的打了一下，接着传来一声石头掉在地上的音响。

高佬的脸色比哭还难看，左手抚摸着痛得厉害的背部，右手从腰间拔出一支黑忽忽的东西，两只恶狼般的眼睛，配合着长长的光柱，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来回扫射。

树丛依旧黑沉沉，没有丝毫动静，只有不知名的虫儿唧唧的叫着。

高佬吐了一口唾沫，转身向兴仔的方向走去，咀里一边骂着：“王八旦！给老子抓住，先剥你一层皮，再叫你尝尝厉害！”

还没走出第三步，背心一阵刺痛，后脑袋又一阵剧痛，眼前金星乱冒，脚步踉跄，喉头一口黏黏的液体差点就要吐出来。

兴仔快步跑过来，手上也抓着一支黑忽忽的东西，他扶着高佬歪歪欲倒的身体，有点恐惧的望着树丛，手上的东西随时准备发射，低声的说：“我们走，调多一些人来抓，我猜十成是天勇那小子。”

他的目光看到地上的两颗石头，比大人的拳头还粗大，象海边那种鹅卵石。刚才他已吃过苦头，现在后脑勺还很痛。他真怕这种沉甸甸的石头，如果再飞来一粒，打中脸部，不是鼻子歪掉，就要眼睛瞎。可怕！

云被风吹开。月牙儿弯弯的就象一只美丽的小船，冷冷的看着两只丧家犬，垂头歪脑的鼠窜。

亚答屋内又点起一盏小油灯。

小凤睡着了。每个礼拜日，她最早也要十一点才起床，然后捧着那厚厚的“现代长篇奇情武侠小说”，或者“新潮青年男女爱情故事”，一看就看到晚上。她的眼睛，长久以来用神过度，患上近视，出门看戏都要戴一付厚厚的眼镜。年轻人旺盛的精力、青春的年华，就这样毫无声息的消失掉。

父亲卷着红烟叶，说：“天勇，现在马上走，天亮就来不及了。”

天边现出一丝鱼肚白，这线光亮很微弱，可是即使再微弱，也将突破重重黑幕，把光明撒遍人间。

“爸，不要难过。现在各地形势大好，他们双手的血腥越来越重，罪恶的咀脸被越来越多人识破，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他们的日子不远了。”

父亲点点头，猛吸一口烟，呼出一片浓浓的烟雾，抓起桌上的

包裹，说：“走，我送你一程。”

天勇赶紧抢过来，说：“不用了，天就快亮，那些狗腿可能会再来，您留下的好。”

说着，把三百元悄悄的放在桌上，用父亲的帽子盖着。这三百元是他跟朋友借来的，打算以后慢慢偿还。

天勇走上山间的小路，回头一看，父亲正站在小屋旁，跟他挥手。他鼻子一酸，挥一挥手，赶紧迈着豪壮的步伐，大大步跨着走。

儿子的背影消失了，老人仍呆呆的站立着，望着山头的浮云，沉思。

“咕，咕咕——！”一声嘹亮的鸡啼，划破长空。接着，一声传一声，整个山头都响了起来。

父亲被惊醒了，一看，满天的朝霞，照着树枝上欢腾的鸟群。突然，牠们一抖翅膀，一起向北方飞去。

# 本地木刻

成交

# 公开组

# 詩歌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 唐代杜甫**

注：比喻那些反对真理、反对前进，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到头来必定彻底失败，身败名裂；而正义事业，必将如长江大河，以排山倒海之势，涤荡一切污泥浊水，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 彭亨河的诗章

—黎海—

彭亨河颂

热带的莽林
　鬱鬱苍苍
映绿了河岳山川

赤道的艳阳
　鲜红烂漫
普照着马六甲海岸

站在高峰顶上
　我放眼前瞻
远处
　　碧澄如玉　曲曲弯弯
是谁
　　舞起了银蛇飞旋

那是彭亨河哟！
　金涛拍岸　气魄非凡
好似
　　天宇间的闪电
把祖国大地
　　劈裂成五方四面

中央山系北贯南
　金马崙作你的起点
穿林海　跨丛峦
　披荆斩棘湍流长

汇通自千涧万泉
　一泻百里蜿而蜒
越村落　过城壤
　直奔南中国海边

啊，彭亨河！
　　你是祖国的心脏
那满布全身的“脉管”
　沃出了千顷胶山、万亩良田
那丰盛无比的“血液”
　把各族同胞哺喻滋养

啊，彭亨河！
　　你是先民的摇篮
几千年的远古文化
　　从你这儿启端
无数英雄的事迹
　在你周围不断搬演

想当年天昏地惨
　你与祖国共患难
浩荡过多少澎涛湃浪
　淹埋过多少入侵敌船
我们民族的精神
　早已被你光大发扬

看今朝虎踞龙蟠
　你是时代的诗章
漫天的风云齐怒卷
　星星之火就要燎原
我们不屈的儿女
　在烈焰中百炼成钢

# 彭亨怨

雨儿紧洒
　风声呼啸
　　彭亨河哟
　　水急浪又高

渠道淤塞
　奔腾如狂
　　彭亨河哟
　　泛滥成灾殃

怎奈
　　河水虽急浪虽高
冲不掉你心中积怨
淋不熄你怒火燃烧

是什么
　　逼你泛滥成灾殃
涂炭了无数生灵
摧毁了众多家园

彭亨河呵
　　你要谨慎为防
那一群贪馋的豺狼
还在对你虎视眈眈！

彭亨河呵，
　　你潜藏下几许沉冤
竟化成默默的潺湲
和着日夜凄苦的哀叹！

　　你的银岭、金山
正令馋狼们神颠目眩

你的铁苗、锡矿
引得饿狼们舐舌垂涎

一车车装载的
尽是你身畔的财富！
一船船输送的
都是你脚下的宝藏！

为什么，这一切
被运出自己的渔港
囤进了别人的货仓？
而你呀，彭亨河！
只剩下贫瘠的土地
加上儿女们背井离乡

啊——
难道你能长此以往？
难道你就只有呜咽？
不——
失去的我们誓必夺返！
悲惨的命运终须改变！

## 河畔的故事

彭亨河啊
滚滚奔流向东方
彭亨河畔
英雄故事比水长
……

回溯那古老岁月
为求自由，群起造反
奴隶们献出生命
在你河畔淌留下血泪斑斑

这历史
　　我们绝不该遗忘！

几世纪被殖民的沧桑
驱外侮、除内奸
　优秀的农民子弟
在你河畔勇立过战果辉煌
这历史
　　我们会牢记心坎！

日本铁蹄下的黑暗
激起了全马人民总动员
　坚持三年八个月
在你河畔抗战烽火遍燃
这历史
　　我们要永远纪念！
……

啊，彭亨河！
你的河畔
　迄今为何依然多苦难
你的儿女
　时刻都在把好日子盼
盼的是那一天
　狂飚复卷起你的巨澜
　大地同你一齐把身翻

## 彭亨河战歌

听吧！
　　大汉山发出战斗
　　霹雳河骇浪滔滔
彭亨河
　　你不能再沉默了！

瞧吧！
　　北疆沙尘滚滚嚣
　　健儿驰骋显英豪
彭亨河
　　你快激情地咆哮！

向着马来亚
　掀起你的风暴
向着全世界
　吹动你的号角

我们祖国的伟大史诗
　将要在你的号角声中
谱成雄浑壮丽的交响
　让万水千山竞开颜

各族人民的光辉理想
　也会在你的风暴中
变得更加磅礴、璀灿
　朝向曙光初照的明天

# 剪刀的辛酸

—古辛—

一把剪刀亮光光
闪耀着七年的血汗和辛酸
任生活如何地动荡
我也要永远把它带在身旁
永远铭记它包含着的苦难

十六岁时妈妈买来叫我给带上
怀着忐忑的心我把它带进工厂
新买的剪刀难使用啊
学工的辛酸我饱尝
手脚慢时主管骂我是笨蛋
手脚快时主管嫌我裁得乱
尖酸泼辣的咒语终日响耳旁
但我还得含着眼泪埋头地干

线儿一寸一寸剪了万里长
衣裤一件一件裁了千百样
剪去了多少岁月和时光啊
却裁不出我生活的新花样
老板吃得满脑肥肠
我却劳累得面目枯黄
工厂扩建了又再建分厂
我却终日为房租把心担

剪刀磨得亮光光
我也跟它一模样

人当机器来使用啊
金铸的青春也黯淡
生活虽苦我从来不喊难
粗衣淡饭我也不唉叹
倾听姐姐们的道理
分清苦难的根源
我拿起铁剪将一切仇恨铭刻在心上
剪下的服装多花样
老板的手腕如豺狼
厂规苛刻似牢房
欺压削扣耍连环
剪刀能剪掉一切烦丝乱布
却剪除不了工人们的苦难
丝线布匹逃脱不了被剪的命运
我也逃脱不了工人被裁的灾难
一天我被叫到经理前
他说我好吃懒做又捣旦
又说什么煽动工友找麻烦
要我立刻签下“辞职书”
叫我回家喝稀饭

“辞职书”？好一个漂亮的名堂
恶毒的阴谋我一眼看穿
雕虫小技怎能把我瞒
磨完的剪刀就投篮
龄长的工友得滚旦
欲加之罪谁肯承担
要我签名是痴心妄想

心恨手毒的大老板
那容得我犯上顶撞
狗熊身体气得摇摇幌幌
老鼠眼睛瞪着我溜溜转
随即叫来“保安员”
乘我力薄人又单

拉手抓脚还把大门关
强迫我把“辞职书”给签上
就这样我即刻被赶出了工厂

一张薄纸敲破我保持了七年的饭碗
区区八十八元换来七年所付出的血汗辛酸
想当初进厂时此乃一片空旷
而今已建起十层高的大厂房
蛮横的老板却肆意地将我赶
抚摸着使用了七年的剪刀我无限悲伤
仰望着那十层高楼我万分愤懑
难道这就是一个穷苦工人应有的下场

啊！一把光秃秃的剪刀
一段宝贵的时光
一把光秃秃的剪刀
一笔血淋淋的账！

针针是心血

# 绿

—田思—

我爱绿：
绿色的草原，
绿色的树林，
绿色的山绿色的水。
我爱每一个绿色的生命。

呵，绿，
多么亲密的颜色！
人类自有生命以来，
就用眼睛向它探索。

农民们用期待的目光，
注视着秧苗上增高的绿。
园艺工人用渴盼的双手，
抚摸着枝芽上添长的绿。
沙漠旅人用干瘪的鼻子，
嗅着水草间飘浮的绿。
孩子们用赤裸的身体，
滚着草坡上柔软的绿。

绿创造了人类，
绿丰富了人类，
绿美化了人类。
人类啊，
要创造更多更多的绿！

向大自然挑战的人们，
手挥银锄，驾驶铁牛，
在万顷平畴上耕出绿；
开渠灌溉，引水上山，
在层层梯田上叠出绿；
抗旱防涝，植树造林，
在莽莽黄沙中腾出绿；
改道江河，移山填海，
在陆地以外展出绿……

呵，绿，
多么无私的颜色！
它到处结出金黄的穗串，
它到处托出香甜的果实，
它到处散发清新的气息，
它到处撑起遮凉的浓荫。

让我们铺一条绿色的道路，
把现在和未来的日子，
用翠锦绿毯连接起来。
让我们用绿色的青春作基调，
再配上金色的阳光，
红色的血液，
白色的脑汁，
晶亮的汗水，
调制成五彩缤纷的壮丽生活！

# 逃 亡 者

—华日—

忍受着残酷的迫害，
肩负着历史的使命，
他们逃亡在祖国的大地上。
他们曾经寄宿在辽阔橡林中的胶房里，
警听暴雨打在隙漏的屋顶上；
他们也曾居住过僻远的小山庄，
无畏地奔走在崎岖的山径上；
他们曾寄宿在那污浊的后巷，
忍受那所谓繁华中的乌烟瘴气；
他们也曾居住过高楼大厦傍的木屋里，
忍受那所谓美化环境的大迫迁；
……

再不必细数他们流浪过多少地方，
他们曾经象熟练的舵手避过暗礁一样，
躲过挨家逐户的大检举；
他们也曾象精明的荒野溜冰者拐过障碍一样，
绕过荷枪实弹的警戒线；
他们也曾象智勇双全的突击兵一样，
突破了森严壁垒的包围圈；
……

只要魔手将要触及他们之前的一刹那，
他们就得机警地远走他方。
白天他们经常把它当着黑夜过，
黑夜中他们总要让它爆发出光明的希望。
只要是魔鬼控制不了的空间与时间，
就是他们活跃的场所与时光。

不论从北到南，从东到西，
也不论是高山，还是河川，
都能看到他们的足迹，
看到他们冲天的干劲；
也能听到他们正义的呼声，
听到他们嘹亮的歌唱！
他们永远不会失望，也绝不沮丧，
任何困难，任何艰险，
他们都敢碰！都敢闯！
问他们热爱什么？
“只愿鲜血洒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
哺育着万紫千红的胜利花。”
问他们有什么恨？
“我们的恨比那南中国海还要深呀！
也象那彭亨河水流也流不完。”
问他们逃亡中有什么期望？
“就象浓雾中盼望朝阳升起的胶工一样，
在茫茫黑夜中奋勇地走向北斗指着的方向！”

—李莫愁—

诗句——
　人民的诗句
　原本还在人们口里挂着的
　原本还贴在诗集上的——
　诗句
　　都跳出来了
　　都闯出来了
　　都飞出来了
　　都被上了手铐
　　　关进了牢房
　　　押上了黑墙……

押上了黑墙的诗句啊
　一碰到石壁
　竟变成一根根锋利的箭
　刺得鬼域们
　　　哭爹叫娘

押上了黑墙的诗句呀
　变成一根根
　插进「活棺」里的匕首
　　发出耀眼的光芒！
　×　　×　　×
你看——
　　那「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用蚊子的脏血
涂写在房门上的十四个
斗大的「仿宋」啊
是十四根点亮了的火炬
照得「黑屋」亮堂堂！
你看——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写在碹纸上的行书
竟被人们照样刻在床板上
银钩铁划
入木三分
慷慨激昂！
× × × ×
诗句啊！诗句
你可曾记得
在那鬼哭狼嗥的黑夜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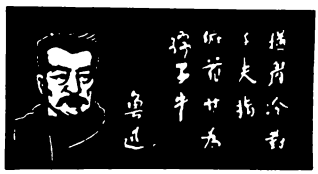
是谁
把您一笔一划地刻上墙？
———
一位曾被赤裸逼刑
如今向一百一十一天单独关禁的日子
挺进的女胶工
用她尖利的指甲
要「宜将盛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
一位被敲破头壳也敲不出什么的
鞋厂工人
用他未凝结的鲜血
自挥一句
「悬崖峭壁红花艳
狂风暴雨枝更强」！
× × × ×

诗句
被扣上了手铐
押上了黑墙
墙头一句句
墙角一行行
从墙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
到墙角的「五洲震荡风雷激」
又已经有多少个
轰天惊雷啊！
从廿年代
一路滚响
滚响……
如今
又在七十年代的伟大时代里炸响
又在伟大时代里的黑暗牢房炸响……

那墙头的「为有牺牲多壮志」呀
到墙角的「敢教日月换新天」
尽管被人涂上一层灰水
却仿佛还闪动着
「渣滓洞」的血影
「血碑」烈士里的精神的光芒！
× × × ×
诗句
人民的诗句
被扣上了手铐
押上了黑墙
那些 诗仙诗客的
绝代佳句
如今
在那一本诗集里躲藏？
李白的「床头明月光」哟
不知怎的
照也照不进
这里的黑屋梁……

这里不是
　　陶渊明
　　能悠然见南山的「结庐」
　没有人「采菊东篱下」
　没有　「飞鸟相与还」……

这里更不是琼楼玉宇
　没有苏轼的
　　「高处不胜寒」
只有……
　只有寒冬里的
　　「梅花欢喜漫天雪」
　　傲气与山河日月共长
　×　　×　　×　　×
诗句
　　被上了手铐
　　押上了黑墙
押上了黑墙的诗句啊！
　在「活棺材」里
　　永放光芒
　　永放光芒



# 游格陵兰陵场[一]有感

—华南—

四千英灵魂归何处？
你们拼着命儿
挡不住森林之虎[二]
为自由之人而死吧[三]
可保不住这帝国的归门户

有人摇起白旗
你们似乎白拼一阵
但奋起的英豪无数
三年零八个月
无人为他们树碑立传
他们是真正的自由之子

三十年岁月流水
日不落帝国夕阳残照
东亚共荣神话烟飞云散
白金汉宫臧穷的当儿
可守得住那飘零三岛？

三十年岁月流水
老虎的子孙又四出活跃
蒙难人民纪念碑旁
Datsun，Toyota，Mazda 熙熙攘攘
这次可不是挟着飞机大炮
那大嘴眼睛闪烁着日园、日园

三十年岁月流水
你们尸骨已寒
即使北海都是油田
也无法改变客葬异乡的命运
何不就躺在这儿
告诉那贪婪的人们
大炮不曾摧毁那铁的意志
可别摇摆着那束束香蕉钱!(四)

注:

㈠格陵兰陵场位于新加坡西北部，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军团阵亡人士之陵墓。

㈡日军统帅山下奉文有「森林之虎」之称。

㈢墓碑上书：「为自由之人而死」。

㈣日治时期通行之纸币，一大袋都买不了一包米。

# 东北风

—诗扬—

东北风
你来自太平洋
经过南中国海
越过那广阔古老的土地
你可曾看见
五指山下，万泉河边
一望无际的旗海，
放声欢笑的人群。
你经过湄公河
那英雄的土地
你可曾听见
翻了身的人民
高唱着胜利的凯歌。

东北风啊！
你也经过了湄南河
可有听见
年老的妈妈在哭泣。
三年过去了
烈士们的血迹未干
悲剧又再重演
这一次
她失去了一个
年轻可爱的生命
湄南河啊！
又一次
失去了许多年青的孩子

东北风啊！
你从北向南吹送
望见了我的祖国吗？
那是
东海岸的丁加奴和吉兰丹
可是
你怎么还吹得这样猛烈？
你难道一点都不同情！
那脸黄肌瘦的渔民！
你难道看不见
一双双妈妈和孩子的眼睛
焦虑不停的向海面张望
东北风
你可知道
你引起的翻天巨浪
夺走了我们多少亲人
你虽然带来了鲜鱼
但那还不够
还不够可恶的豺狼分赃！
你只带给我们
还不完的债；
贫穷、饥饿、死亡。

东北风啊！
你越过了大汉山
经过了金马仑
经过了云顶高原

你可曾听到
豺狼们醉生梦死
荒淫无耻的嚎叫声
你又可曾听见
大汉山下
近打河旁
夜半里凄厉的呼唤声
呼唤着
埋葬在千万吨泥沙里
完全没有生还希望的亲人

东北风啊！
你来到了祖国的南端
你会看见
满山茂盛的油棕树胶园
但你知道吗？
油棕胶片又跌价了
连月豪雨停割了
往后的日子
可叫他们怎么过？

东北风啊！
你可曾
把寒气吹向露宿矿地的人们？
我的祖国
有十三万方哩
但她的人民
找不到一吋栖身之地
铲泥车来了，
镇暴队来了，
他们失去了
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怒号的东北风啊！
你可看见
穿破衣的孩子
在寒风里发抖
受了惊的婴孩
在母亲怀里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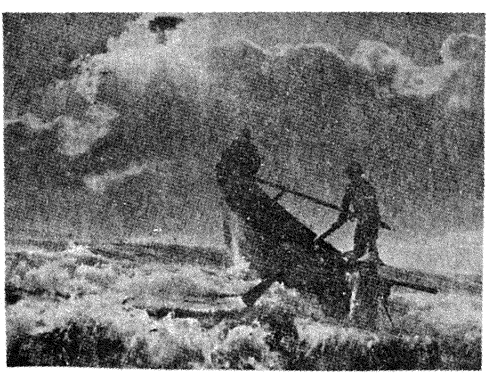
东北风
你吹过了彭亨森林
农人们一定会告诉你
辛勤开垦的土地
生长茂盛的作物
又一次被豺狼
用警棍，枪杆，催泪弹，
公然掠夺去！

东北风啊！
你可曾越过围墙
探望一下围墙里的亲人，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为了叫祖国早见阳光
他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东北风啊！
你可又再听见夜半里
传来了豺狼的狂叫
但却引起了
此起彼伏雄壮嘹亮的歌声。

东北风啊！
你狂吹吧！
你怒号吧！
但你怎么掩盖得住
那震撼大地的春雷
那叫豺狼丧胆的晴天霹雳
它
通过跳跃的电波
通过漫天的传单标语
告诉全国的同胞

打倒一切害人虫
开芭自由！
分配土地！
夺回我们生存的权利！

东北风啊！
你吹过了连绵的群山
吹过了无边际的大森林
你赶快告诉我
你看见听见了什么？
旗帜飘扬，战歌嘹亮，
银弹飞舞，地雷开花。
请不用太焦急
东北风啊！
请你把这胜利的消息
传遍大小的城镇乡村
越过高墙
传进集中营
越过长堤
告诉最南方的人民
告诉他们
黎明已经快要到来
钢铁的队伍，
在胜利前进。



# 怀念妳
## 罗燕萍

一克一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我们静静的哼着五一劳动歌
更无限的怀念你啊！
我敬爱的伙伴——罗燕萍

五月二日的下午
你跌死在工地
明天，明天啊！
就是你逝世二周年的忌日
我，和许多敬爱你的朋友一样
深深的把你追念……

烫平的头发
黑框的眼镜
矮小的身躯
削瘦的身影……

亲切的笑容
爽朗的声音
真挚的话语
火辣辣的心……
啊！
敬爱的伙伴——罗燕萍
我怎能把你忘记！

还记得吗？
你把放学回家的孩子

用雨伞一个个送过马路
自己的衣服啊却湿透……

还记得吗？
你把自己的手电筒
借给一个不认识的青年
自己却推着脚车
在黑暗中摸路……

还记得吗？
那个被骗失身的少女，
你鼓励她把孩子生下，
如今孩子已经会叫阿姨，
可是，阿姨你啊！
再也听不到孩子的声音……

无法买书的伙伴，
你可曾记得，
燕萍常常把你要的书送上……

闹情绪的伙伴啊！
你可曾记得，
多少个夜晚，
燕萍与你促膝长谈……

呵，敬爱的伙伴，罗燕萍，
你曾经用你的笔，
写下了多少动人的篇章。
那一字一句啊！
饱含着多少劳苦大众的辛酸，
唤醒多少人走向光明，
你——没有豪言壮语，
只有那一件一桩平凡的事迹。
你——没有动人的言辞，
只有默默的在贡献出一点一滴……

亲爱的朋友，伙伴，
还有许多许多，
不用我每一件都说，
也许有更多我不知道，
你们会比我知道得更多。

多平凡的一点一滴啊！
可是，她生前
我们从来就不珍惜，
她死了，
我们才一件一件的想起，
这又是多么不平凡的一点一滴啊，
催促我们去学习！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东西最美，
我会自豪的告诉他，
罗燕萍的心啊——最美！
如果有人问我怎样活才有意义？
我会自豪的告诉他，
象罗燕萍一样的活！……

曾经听人这样说过——
有的人死去
就不再被人提起
而有的人死去
却永远活在许多人的心，
啊！罗燕萍，
我敬爱的伙伴
光辉的名字！
你那平凡的二十六年
闪耀着无限的光芒，
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总会有那么一天，
让诗人为你谱写一首赞歌，
颂赞你——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把宝贵的青春奉献……

## ㈠三探布莱山

像是从莽莽草原隆起来的
　　古代生物的化石
又像是从银河系里陨落下来的
　　天外流星的残迹
纵然没有万年的堂皇历史
该也有千年不移的
　　巍峨气质
纵然没有大汉山的
　　磅礴雄姿
却也有漫山遍野的
　　撑天古木
　　凌空飞架的流泉

（我们羡慕过
　　美猴王的花菓山
　　有多少的抗争
　　又有多少的战云密布
我们也作过异想
　　让思想化成一阵风
　　与那苍茫山野共同吟唱）

而今
我们站在布莱山下
满山的苍翠
激起我们一份欣喜

上山的公路蜿蜒不绝
像蛇盘绕在高山的岩壁
白练似的流泉飞泻
永远唱着清越的歌
响彻天空的猿啼
沿途给我们指引方向
一丛丛高昂的大树
插立在白云缭绕的悬崖
点缀着祖国的锦绣河山

布莱山温驯地
　　伏在我们脚下
绵绵峰海起伏不定
　广袤的油棕园尽收眼底
远处烧芭的浓烟
　把半个天空抹黑
莽莽苍林镀上
　晚霞的风采
纤细的古莱河
　在夕阳中闪着光

伙伴们燃起篝火
跳跃的火星映红
　　每一张年青的脸
激动的歌
　把夜游鸟唤醒
轻爽的谈话
驱散山野的冰冻
每一双手都紧紧握住
　力量的对流
　　总是那般地扎实
每一颗心都在跳动
　为了明天灿烂的前景
我们许下铁的誓言
　就请布莱山来作证！

篝火已经熄灭了
　蓝色的烟还在空间飘动
躺在布莱山的怀抱
　年轻的心不肯休息……

## ㈡　我聆听笨珍海的波浪

我聆听笨珍海的波浪
心田就像那汹涌的流水
　不断展开震动
那壮阔的河岸
　终年扑打着狂风
　　掀起滔天巨浪！

我聆听笨珍海的波浪
脑海里闪电般划过
那许多年代以来
　以血和铁涂染的历史故事
望见海盗们的疯狂炮火
　轰毁“汉都亚”的纪念铜像
　马六甲海峡的滔滔狂浪
　　烧成一片殷红……
“胜利者”主宰着一切
只有皮鞭和铁索
赐给岸上的所有生命

（不必惊讶於历史的酷冷
　侵略者的命运早经注定
　……）

我聆听笨珍海的波浪
动荡的流水
　泛映出新一代的形象

荒野和原始地带的
　　险恶环境
铸造着
　半个世纪的里程碑
坚强的手
掌舵着
　祖国航道的过程
描绘着
　雄伟的新世界蓝图

（无须担忧将来的工程
　新的土地将会
　　建设得像大花园）

我聆听笨珍海的波浪
情绪就像流水一样的
　　波动不息
我愿化为一滴水珠
　与大海共同进退……

## ㈢　记一位女青年

长长的医院走廊
不再有紊乱的脚步声
只有冻人的风
吹刮着粉白的墙壁

在这里
我们诀别了一位
　患难与共的伙伴
送走了一颗
　年青的心

她並不是什么
　伟大的妇女运动者
她也並不是什么
　先进的文艺战斗者

她和我们一样
只是一个
　活生生的人
同样有血肉之躯
　明朗的性格
　一双粗硬的手

童年的她
书本没摸上几遍
就拿着胶刀
　奔跑在满是窟窿的路上
幼嫩的手掌
　被胶刀划出道道深沟

胶林的生活刚一结束
她又把青春
廉价卖给外资工厂
纺纱车间宛若人间地狱
　工作时间不分昼夜
一天十多个钟头
　消费在热气蒸腾的车间
六年的奴隶般苦役
搞坏她的身体
“肾病”就像一条毒蛇
　　钻进她那瘦削的四肢
伴随她漂洋过海
来到狮子城下

工业镇生活紧张
纺纱车间乌烟瘴气

厂规多得数不清
不能请假
　不能生病
迟到早退全都要减薪
她像牛马般日夜苦挨
严重的疾病无声无息地
　蚕食着她身上的每一个
　　细胞组织
她终於倒了下去

在中央医院“休养”三天
就被赶了出去
带着一身病痛
她回到家乡哥打丁宜

六十天转眼就消逝
工厂的解聘书
　终於送到她手上
疾病、失业、饥饿
使她病情恶化
　死亡的阴影
　　笼罩在破旧的家……

躺在新山医院的病床上
她脸孔铁青
　四肢浮肿
　　双眼呆滞
　　精神萎靡
死神的黑手
　把她抱得紧紧

高贵的医生
　从来不肯走到她的床前
骄横的护士
　也不肯拨出一点时间

照顾这个垂死的病者
只有那白发苍苍的母亲
日夜陪伴在女儿身傍
泪水烧红了她的眼

朋友们不辞劳苦
一次又一次地飞越长堤
把一份份真挚的爱和关怀
送到病床来
为了挽救她的生命
朋友们不惜牺牲工作
千里迢迢赶去首都的大使馆
为她申请进入中国的证书

然而
当朋友们把证书领来
她已阖上双眼
胸膛不再起伏
抛下年高的双亲
嘘下最后一口气
离开这充满罪恶的人间……
然而，她並不瞑目
她还有多少话要对我们说
还有多少事要进行……？

## (四) 鹰的信

一封信
没有千言万语的倾诉
更没有牵肠挂肚的哀号
简短的文字
亲切的问候
却使我们有太多的喜悦
太多的意外(!)

一个骤然间失去音讯
四年来没有尝到
家乡团年饭的小伙伴
如今又一次
　用活生生的语言
向我们伸出友谊的手
激动的心湖啊
　装不下浩瀚的热流
　钢铁般的巍峨气质

我们读着这封信
耳边似乎回荡着
　太平山的强烈风啸
景色秀丽的太平湖
也在我们心坎里
　撩起一阵阵涟漪

曾记得
那乡村劳动的片段
　那挥锄如飞的动作
那第一个把烂泥
　从鱼池里抛上来的脸
曾记得
风雨纷飞的晚上
为了一个伙伴的伤
　骑着脚车跋涉十多哩
　　全身湿透的狼狈相
曾记得
红旗高悬的日子
　“援越抗美”的洪流
　　那铁臂挥午的形象……

“啬在高高的太平山下
歌声却在山上漂荡
湖水映着晴空万里
涤荡着历史的污流

日子像铁汉般倔强
生活到处阳光灿烂
　　歌声不绝
没有颓丧
　没有倒退
心中挂着不倒的旗”

啊！
鹰的信
写不尽风云沧桑
描不完的故事环境
都化为时代的节奏
　　起伏飞跃……

### (五)　读《何达诗选》

读你的诗
　我们呼吸变得急促
　　眼里含着热泪
读你的诗
　我们感情变得明朗
　　心里像挂着一张鼓
　　擂响着时代的奔雷
　　儿女私情再也闯不进
　　思想的大海洋

你这用泥土来播种的诗人！
　你这用声音来抗击的诗人！
　　你这用鲜血来战斗的诗人！
　　你这用武器来冲锋的诗人！
　　你这用工厂来创作的诗人！

我们有多少声音
　想和你合唱

尽管曲调没有
千层波浪的起伏
我们有多少语言
想和你交流
纵使那语言因为
长期的被封锁而患上
严重的贫血症
我们有多少文字
想和你共通
虽然那文字
还有一份开始的幼稚
一份直率的天真
一份鲁莽的冲动

不要笑我们
为什么这样唐突
如果你记忆的长河
倒流回桂林的“战争年代”
你就会充份理解
在没有“春天季节”的赤道上
那些寻找“春天”的
饥饿了的
红了双眼了的
狂怒了的青年的心情

不要笑我们
为什么这样急切
如果有一天
我们忽然发现
“春天”原来就在前头
我们从血洒过的棘丛踏过
嗅到那猛烈的空气
闻到那用民族底血
和美丽的旗塑造出来的
“春天”的风

今天，我们也会像你
用一万倍的热情去拥抱她(!)

不要笑我们
为什么这样多情
如果我们是一个
　惯於寂寞的青年
我们就不会把眼泪
　从心的深处像泉水一样
　　呈献在诗的矿湖里
如果没有那一份
　　真实的感情
今天的战斗
就没有诗一样的美
　　画一样的生动
　　歌一样的热情
　　午一样的强烈

学习你
用我们自己的声音
　铁铮铮的声音
　　像石头一样的声音
　　喊出我们的诗
　　　千万人的诗
学习你
用我们自己的手
　硬朗的手
　　粗壮的手
　　写出我们的诗
　　　千万人的诗
学习你
用我们自己的感情
　真实的感情
　　豪犷的感情
　　焕发出我们的诗

在今天
我们用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声音
　　共同的思想
　谱写共同的诗篇
也许
一个世纪以后
你的诗
　我们的诗
　　千万人的诗
会像大海里的一滴水
汇集到
那曾经被宰割过了的亚洲
　那曾经被奴役过了的非洲
　　那曾经被蹂躏过了的拉丁美洲
以崭新的姿态登上
　“诗歌朗诵大会”的午台……

# 印度同胞

—晓岚—

无名的英雄
我亲爱的印度同胞啊！

你曾以青春铺平了道路，
你还用刻苦把电缆种下。
在两百多方哩的岛国上，
把新兴的繁荣建立起来。

你曾为三餐而吞下满肚的辛酸，
你只能以忍耐去和生活征战，
也许　椰花酒能醉去你一身的劳碌，
梦中谁又能确保不想起遥远的家乡？

几十年的岁月带给你满头花花的白发，
无数的劳作老去了你一副健壮的身心。
尽管你已流尽了一身的血汗，
鄙视的眼光却一点也没有更改。

他们忘了汽车怎样能在公路上飞跑？
他们忘了千家万户的灯火由什么点燃？
在温暖舒适的家中，
你总是被遗忘在风雨烈阳下。

名将的成功要有无数的白骨
你就是今日文明下的游魂，
当权贵的功绩被众人所歌颂时

你却悄悄地在疲劳中躺下。

也许　这个社会亏欠了你许多
你却没有后悔没有怨恨，
不为什么，
只因为岛国早已成为了你的家，
　　你的家……。

你曾以青春铺平了道路，却悄悄地在疲劳中躺下。

# 为了忘卻的纪念

## ——献给我敬爱的父亲

—林原—

(一)

我停立在祖国海岸这边，
无限底思念萦绕心间；
它像椰雨胶风的起伏翻滚，
又像彭亨河的奔腾激荡又深沉。

然而为什么啊，为什么？
因为我心中满怀对父亲底思念，
要化做一支赞美人生底颂歌，
让深情的海燕给捎过蓝天，
默默地向他呈献，
啊，一个不屈的劳动者，
创造新世界底阶级的一员。

时间啊，妳为何跑得这样快？
一转眼他离开人间已五年。
这怎能不激起我底深思和追念？
又怎能不鞭策我奋勇向前？

(二)

凝望着那劳动者的不屈形象，
一张深刻皱纹的瘦脸，
是他数十年风雨沧桑的历史记录；
一双结满厚茧的老手，
是他颠波曲折漫长生活的象征。

他热爱这个变化中的世界，
他更爱祖国穷苦的巫华印兄弟；
共同的理想使他们串结在一起，
披荆斩棘用血汗开拓祖国的文明和历史。

他，一个不屈的劳动者，
为着人类的进步和幸福，
他总把希望的种子播进人们心里，
他艰辛地和左邻右舍把担子挑起。

激动的泪水翻卷着喜悦的浪花，
为着探求真理捍卫正义，
他一片丹心啊把孩子磨鍊；
只盼孩子能顶风逆浪奔前程。

他，一个不屈的劳动者，
他热烈追求和渴望生命底自由，
他坚信壮丽事业总会开花结果。
从翠绿的金马崙高原到彭亨河的滚荡中，
他看到惊雷之处闪灼着希望的火光，
好像炽热的太阳温暖着每个前进者底心房。

然而严竣的现实，痛苦的生活，
使他更能区分人间的爱和恨；
资本家底贪婪像填不满的无底坑，
它无休止地吮吸劳动者的膏血。

他就像所有穷苦人家一样，
奔波了一生、劳碌了一生、被折磨了一生；
终于积劳成疾含恨离开人间，
这就是一个劳动者对旧世界底罪恶
　的控诉和伐挞，
然而他也用自己的血和泪，
谱写了一支永远叫我们怀念的战歌！

(三)

他，一个不屈的劳动者，
虽然离开我们已五年，
但他那高贵的品质和情操，
却像春风一样总牵动我们底心啊！

人们想着他，热爱着他，
那是因为：
他那不惧风狂雨横的坚强意志，
叫人不畏权势和豺狼；
他那纯朴忠厚底宽广胸怀，
给人以自信和无私。

人们缅怀他、思念他，
那是因为：
他那厌恶旧物、催促新生的品格，
给人以奋进和向上的力量；
他那热爱生活和追求理想的真情，
给人以激励和希望。

而如今啊，他逝世已五年，
在时间底长河上是多么短暂的一瞬。
但他那不屈的精神，
却永远铭刻在人们心版上；
他那走过的脚印，
早已深深烙印在祖国底胸膛；
劳动者的光辉将长照后人心，
鼓午我们奋前迎接历史底黎明！

# 公开組

# 散　文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

——北宋王安石

注：意思是：年岁愈老根愈壮实，烈日当头，枝叶更显得茂盛葱鬱。后来引用，形容人或事物阅历愈久，根基愈牢固，经受考验愈多，就愈坚强。

# 风雨·红毛丹·忆

—小石头—

屋前的红毛丹红了，红得那么鲜，象火、象血。嘿！那是多少年来阳光抚育、雨露滋润的成果哪。记不清多少次狂风咆哮、雷电肆孽、虫蚁侵袭……然，这一切摧残不了它的勃勃生机：每经受一次考验，躯干就长得比前粗壮；每战胜一次灾难，枝叶就长得比前茂盛，果实就结得比前红硕、甘甜。红毛丹，就是这样，在风雨中锻炼成长。

红毛丹，今年该十九岁了吧？不错，妈说过，它比哥哥小一年，比我大一年，我十八，他二十，它该十九啦！妈看哥哥和我老爱在树下玩，还笑话我们是三兄弟呢。只是，那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什么时候，哥哥才能与我们这两个弟弟欢聚呢？……

五岁那年，红毛丹第一次结果了。然而，除了我，家里似乎谁也不去关注，因为大家正为另一件事恼着、烦着——爸爸工伤进了医院，又是探院、又是干活、又是筹钱的，怎还会有逸兴闲情去理会、庆贺红毛丹的第一胎呢？倒是我，什么事都没有份儿，就被哥哥派个守着红毛丹、免被鸟雀啄食的差，于是，就常逗留树下玩波子、跳绳、堆泥沙……

有一次，家里的大人都出去了，哥哥又上了学，我闲得发慌，便弄了个弹弓，把红毛丹射下来。正玩得高兴，哥哥回来了，我捧了满手的红毛丹，奔上前去。“哥哥，帮我剥！”怎知却换来“卜、卜”两掌，我搓着发烫的屁股，望着哥哥瞪园的眼睛、沉着的脸，鼻子一酸，“哇”的一声哭了……

许久，哭饱了，才听见不知什么时候回家的妈在喊我吃饭，我赌气的爬上树，躲在茂密的树叶后。

“吃饭啦……看到你弟弟吗？”

“我怎知道，他就知道玩。”

“小B——”妈有点急了，“你刚才怎打他？”

“谁叫他糟蹋了我的红毛丹。”

“真是的，几颗红毛丹值几分钱呀?!”

听到哥哥被责怪，我心里顿时一阵爽快。一转头，却发觉自己钻进蚂蚁窝去了。一慌，脚一滑，跌了下来，头上肿了个大瘤，我痛得吭不出声，妈把我抱进屋里，哥哥忙着拿药，我鼓着腮，气还未消呢……

爸爸出院疗养，腿上包了层石膏，妈吩咐不许吵爸爸，到外边玩；当然，第一选择又是那棵红毛丹树了。

老远就看见哥哥用晾衣的竹竿在采红毛丹，豆大的汗珠从他额上滚下来。

“你自己采就可以？”想起两天前的事，我就不服气。

哥哥白了我一眼、不屑的。

我挑逗地用脚往采下的红毛丹猛踩、猛踢。

“你再不跑，我打你。”

“不怕你。”我摆好招式，警惕着随时扑来的身影。

“好弟弟，别捣乱，好不？我采红毛丹是有用途的。”哥哥放软了，出奇的。

“什么用途？”

“摆卖，到外边那间戏院前。”

“妈不会让你去的，你忘了明仔被阿飞追打的事。”

“嘘……别扰妈了，爸不能做工，妈够烦的了，明天又要交学费……”

“我偏去告诉妈，叫她打你。”

“你……我卖完后，买糖给你吃，好不？”

“不好，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带我一块去卖。”

“你可不许再捣乱的哦。”

就这样，一言为定，我跟着哥哥到大路边那间露天戏院摆卖去了。……那儿除了我俩，还有一摊卖水果的老婆婆，一摊面……虽然是间小戏院，开场、散场还是挺热闹的。

“红毛丹，五分三粒，来呐来呐。”我学着哥哥叫卖，久了，胆也壮了，什么阿飞流氓全抛到脑后……

第二天，哥哥和我照旧摆卖，我们在地上铺了旧报纸，正想从篮里把红毛丹拿出来时，忽然……

“来啦，跑哇！”人声一片嘈杂。……卖面的叔叔顾不得还未

收回的碗，推着车子就跑；卖水果的阿婆惊慌的在收拾；而我们在错愕中惊醒过来的时候，一隻巨手伸向我们盛满红毛丹的篮子……

“我们还没开档哪！”哥哥争辩着。

“老子看你是小孩子，不记你还想怎样？”看他的贼眉鼠眼，就象街戏里的坏人、强盗。

“你不公平，没有理由，还我篮子……”哥哥硬抓住篮子不放，我突然记起：那是妈的菜篮啊，要是被抢去，怎交代？

“放开！”随着一声怒喝，哥哥被推倒在地上，我过去扶起了哥哥，愤愤的望向那辆黑车。

“豺狼当道，你们把我怎样就怎样吧？……”卖水果的婆婆被拖上车，“……我就是不怕……这样也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难道要我们坐着等饿死吗？……要派鬼钱，我死也不依。廉洁，见鬼！”

“啪啦啪啦……”忽然，车上的苹果滚了下来，一粒、两粒……橘子下来，啊！红毛丹下来了，篮子也下来了……哥哥高兴的扑上前去，紧抱着篮子。

几隻野蛮的手拦不住掉落的水果，在群忿激荡下，更抢不动哥哥怀中的那只篮子。几个彪形大汉“砰”的关上车门，快快的溜了，载着破摊子、婆婆，还有满车的罪恶……

我懊兮兮的拾起一颗苹果、一手红毛丹，走向哥哥，哥哥胜利地笑了……啊，我们幼稚的心灵上，开始认识了生活的风雨……

只读了三年书的哥哥不能再读了，哥哥要离开我们，到坡底当咖啡仔去了。那是爸爸病情恶化，又进了医院的一个晚上，我闭眼躺在床上，妈却当我睡着了。她为哥哥缝着几套破旧的衣物，说：“送你去那儿，那儿的人本还嫌你小的，本来是该多让你念几年书，只是……”

“妈，别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书，要做工的。”

“孩子，长大了，可不好怨妈哪……”

“不……只是，以后多让弟弟识几个字吧！”顿了顿，又说：“我自己也会努力认字的。”

朦胧中，我睡了，作了个梦：梦中的红毛丹又红了。哥哥和我在树下捉迷藏，爸爸妈妈笑骂着我们“三兄弟”，爸爸的脚也完全痊愈了……

红毛丹结果、落叶、开花、又结果，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哥哥在坡底，每隔两三个星期总回来一趟；爸爸在家里接散工做，他显然没从前壮硕了；妈也开始接衣服回家洗；而我，也上学了。

哥哥每次回来，总带些零食逗我，他常说："好好读书吧，读好书就好了。"看得出，他是比前更关心我了。有时，他也跟我一起认字，由我做他的老师；只是，下坡后，哥哥的坏习惯也染了不少；他学会了抽烟、粗口。他说他已经"大个仔"了，我见了就恶心，连红毛丹树也"沙沙"地摇头，是跟我有同感吧！

小六毕业那年，哥哥搬回来住，他不做咖啡仔，而去当机器学徒。他说这样，以后才能挣多钱，才有出息。然而，我却发现当学徒后，哥哥的脾气变得暴躁极了，动不动就踢桌踢椅，一点小事，就骂得我狗血淋头。记得有一次，我为壁报画版画，他看见了，就嘮嘮叨叨："不长进，不读书，就知道浪费时间。"

"你才不长进，小小年纪就学人赌博。"我不甘示弱的回敬了一句。

于是，又开战了，我预料。

这时，却见妈走到他跟前，双手颤抖地把他按在椅子上。哥哥愕住了，谁都愕住了，妈望着哥哥，久久不说一句话，眼神却似乎在问："赌？对得起你自己？对得起你这个家？"妈与哥哥对望了好一阵子，哥哥渐渐把头埋得好低、好低，忽然冲出门去，冲到红毛丹树前，用小刀子在干上刻了个"仇"字。这以后，我再没有看到哥哥到路口那赌档去了。而他床头却多了几张武打明星比武弄拳的招贴，红毛丹树枝上也挂了个沙袋。每晚回来，他总要在干上，沿着原来的痕迹，用小刀使劲刻，而"仇"也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深了……。

十七岁那年，哥哥进了大工厂，每天乘着晨曦而出，背着星光而归。虽然接触少，但不多久，我发现哥哥又变了：以前回来，他不是翻阅武侠连环图，就是蒙被大睡，现在却相当勤的看另一些书刊杂志，不时还向我问生字，听说他参加了工友的文化班；更奇的是，向来不理家务的哥哥，现在居然也帮着劈柴、收拾，更不再象以前一样老是满肚怨气，老象座活火山……。

一个下午，为了逃避屋内的闷热，我躲到红毛丹的臂膀下准备考试。而哥哥却意外地回来了，是歇工吧？

"怎么？读书啊。"

"唔"我敷衍着。自从升了中学，我就很少跟他碰面。"免得又惹着他。"我总想。

"别老把头埋在书里，当心读昏脑袋。"

"知道了。"我心不在焉，而他却以少有的热情，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又是去看他的"仇"吧！我不自觉的望向那"仇"……

“还老记着以前的委曲哪？”

“怎么他自己倒先提起来了？”我诧异。

“其实，当时也太幼稚了。当学徒，受压受气，就只想发泄，打沙包，踢桌椅，满以为满师后好好干一番，就是出头，就扬眉吐气，就雪了仇……”我顿时发现沙袋不知几时已经拆了，“谁知道，到了大工厂赶货，加班，看脸色，还不是一样受压受气。我又苦闷了，但……终于懂了，这仇可没这般简单哪，而仇也不是靠个人力量能报得了的呀……”

哥哥连珠炮地射了几个仇字，我其实并不怎么听得懂，却佩服他说话的头头是道，惊异他的飞跃！——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他只读了三年书，只比我大两岁呀！

我发现：哥哥的生活圈子扩大了，生活充实了，也显得比以前更忙了，但我知道他的忙不再是看电影逛街的打发时间的瞎忙，不再是练功舞拳报仇的无意义的忙，更不是赌摊博运气消磨青春的忙。因为忙，哥哥也少有机会徘徊树下，用小刀子去记他的仇。但，这是他的习惯呀。我想：哥哥是把他的仇记到其他什么地方去了……

是个多风的深夜。哥哥把我拉到红毛丹树下，我估量着什么事将会发生。

“弟弟，我要离开这儿了。厂里的老狐狸和工会那条狗串通起来，迫害工友们反对不合理解雇的斗争，几个工友领导都被硬加什么纠众闹事的罪名，被扣押了。但是，越来越多的工友在斗争中分清了敌我，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大家都迫切地期待着第一道曙光哪……弟弟，我要走了。”

“我看，是不是到朋友家住？”

“不，要到那霞光万道的地方去磨炼。”

对哥哥的远行，我没说的，我不正因为有这样的哥哥感到高兴、光荣、骄傲吗？

“几时走呀？”

“今晚。”

“这么急？”

“争朝夕嘛。只是以后就剩你一个人照顾爸爸妈妈了。再过几个星期，你就中学毕业了，有什么打算？”

“哥哥，你放心，我忘不了这‘仇’，忘不了咱们是工人的后代，英雄的后代……”我激动得近乎呜咽，眼眶也湿了。

“不愧是个好弟弟，以后我的工友会常来看你的。”

……

哥哥走了，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晚上。是啊！正如你说的，风雨有什么好怕呢？生活的风风雨雨这般多，咱们不都顶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哥哥矫健沉着的步伐，迎着风雨而上的背影，想着红毛丹每在一次考验中都变得更坚强、硬朗，我想：再大的风雨，也阻挠不了有理想的人奔向金灿灿的前方。

# 分界

—马雁—

"C Class"，这不是第三教室，而是医院里所分的等级，入息最低者所住的三级病房。

这是留产院，三级病房里的床位都是特制的，每张床尾吊着一个铁制的婴儿篮。病房里挤了卅多张床，走廊还排了十来张，以备人满之患，谁要是被分配在走廊的床位，白天得耐热，晚上得耐冷。就因为是三级病房，不论母亲或婴儿，食物也较劣等。母亲的早餐是一小碟稀麦片或粥；午、晚餐，一小盘白饭、些许菜或鱼。婴儿的呢，每隔两三小时一小半瓶稀又酸的奶水，这都是奶粉公司销路最差而赠送给医院的样本。

我又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收集节育妇女的资料报告。走进这三级病房里，婴儿的哭声是分分秒秒都传遍病楼的，但有一个婴儿哭得特别凄厉，声音都沙哑了，我放下了工作，随声走近床位，只见床上一片脏乱，婴儿的母亲去了那里呢？床头挂着一个小牌子："NO FOOD"，原来这妇女是要施行绝育手术，（动手术前后不得进食）想必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婴儿哭得小脸通红，屎尿沾满了小屁股，手脚冰冷。护士们忙得不可开交，唯有护士长悠闲地在办公桌上审查病历卡，婴儿的哭声压根儿也唤不起她的注意。我心中不忍，便一一清理了婴儿的尿布，把他抱起搂在怀里，顺手把半瓶早已冷却的奶水暖一暖，便塞到他的小嘴里，只见他吸得"啧啧"作响，一定是饿着了吧！绯红的小脸蛋似乎露出一丝感激的笑意，多可爱啊！加上那股婴儿散发出的奇特香味，倍觉可爱，我禁不住亲一亲，忽地，一个白渗渗的身影立在眼前；「Miss，请你不要擅自触动婴儿，你不是护士，明白吗？」

「护士长，他哭得那么厉害，母亲又不在身旁，我只是喂他吃奶罢了，不然，他不饿坏也会哭坏呀？」

「我们有责任看管他们，非护士怎可以乱动婴儿呢？请你合作，况且婴儿不会饿坏的，哭、对婴儿是有更多益处！」

按院规，我是理亏，和她争辩也不会有结果的。我被她那趾高气昂的话语气炸了肺，要是她的孩子哭成这个样子，而她也有这种“婴儿保健论点”才怪呢！说罢，她扭着臃肿的身躯，带着白亮的高跟鞋蹒跚地走回办公桌。

我把熟睡的婴儿轻轻放回铁篮里，记录了报告便得上去另一层病楼。这层病楼的环境、气氛与刚才那儿有所异样，不、简直是天渊之别。墙壁、地板全打上“磨石”，洗刷得光光亮亮、一尘不染，每间象大旅店里的套房一样的病房，冷气装置，有衣柜，物橱，还有沙发椅及梳妆枱，产妇们各自带来的手提电视机、录音机什么的，还有那亲友送来的一篮篮鲜花、补品等等，床头还有电铃按钮，要呼唤护士即呼即应。就那么一间宽敞舒适、悠静的大房子，只容两张或四张床位，那些一脸傲气的产妇，穿着昂贵的睡袍舒适地躺着休养，宝贝嘛，不用操心，都由育婴室的护士照料，要吃什么牌子的奶粉任由选择，全由院方供应，多以那种最昂贵的什么“××A”的为主。喂哺、换尿布、洗澡，当然由育婴室包办。个别雇请的大医生每天到来慰问检查，无微不至。这比起三级病房的待遇、环境，虽然只隔一层楼，却是相差一万八千里。同样是刚出世的小生命，却有着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同样是受过分娩痛楚的妇女，却遭受两种不同的处境。

收集完资料，走回办公室途中，又经过了三级病房，远见一位产妇站在走廊外，倚着窗口，吃吃地抽泣着，我犹豫了片刻，是什么事叫她那么伤心？这种情况在这医院里该不是新鲜的事，多少妇女因为婴儿夭折或畸形而痛哭，有的是因为丈夫不负家庭责任、因为家姑封建思想——不喜欢生女的，但偏偏几个都是女的，更有的是担心以后的生活费。还有在隔一间病房里——那是打胎留院的病房，多少无知少女被骗失身的！在那里，更时常可看见痛哭的少女。我搁下紊乱的思潮，最终走到那抽泣着的妇女身旁，可能是我那同情又诧异的眼光，引起她更悲伤，她痛哭了片刻，追问之下，她一一透露那辛酸悲愤的遭遇。原来，这位初为人母的年轻妈妈，在上星期的中午接到个坏消息——在星岛工作的丈夫在建筑工地的七楼摔下来。她当场昏过去。大腹便便的她，不得不长途跋涉从老远的彭亨州飞奔南下。丈夫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而她，已近临盆，虽然被指以非公民身份，也得来这医院留产，而住院费以头等病房计算（每天六十余元），分娩费百余元，孩子成了无国籍。丈夫

在痛苦挣扎着，生命危在旦夕，她母子俩前途茫茫。「他还没见过孩子一眼啊！呜……」她痛苦、徬徨，在这陌生的地方，在这冰冷的留产院，她无人援助，得到的，只有加深她的痛苦。

医院门口、停车场里，有的产妇在丈夫、家姑扶携下，登上轿车，后面跟着女佣抱着婴儿的、提着行装的。有的由妈妈扶着登上三轮车或的士离去，有的抱着婴儿，提着衣物。站在大门口焦急地张望，等候丈夫的到来，在担心丈夫是否能拿到假期从老远的工厂、挤上巴士赶来接她母子俩回家……那位痛哭的妇女呢！谁来接她……

走在那阴森森的长廊上，眼前仿佛出现一个个勤朴的建筑工友，在烈日下、在摩天楼的腐朽模板上、摇摇欲坠的棚架上辛勤操作着，模板断裂了，棚架倒塌了，他们——一个个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就这样结束了生命，或是终身残废。报章刊载了——不慎失足、意外、与人无尤、悬案……

我又仿佛看到许多刚出院的产妇们正和丈夫为着百多元的分娩费、以后的生活费而发愁；还看到那刚刚登上大轿车的一家人，正在家里忙着燉补品及为那宝贝添置新衣物……想呀想的，我已经回到办公室了，顿时，我感到要做的工作太多了、越来越多了，好吧，就一样一样、一点一滴的做，集合多些人去做，总可以做完的！

# 三件小事

一向华一

我生平碰到过很多事情，有许多至今还留在脑海里，有些是儿时趣事；有些是学校生活的片段；也有些是参加集体生活中所碰到的事。可是，有三件小事却是我常常要想起的，尤其是在解剖自己，检查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总是要想起这三件事，从而反映出自己的幼稚无知，了解自己的前进过程，同时，更深切的体会到，做为一个知识份子，自己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改造。

先说第一件，那是在南大念书的时候，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

在大学的第一年，我和几位同学都是包膳的，每当吃饭时间，餐厅里总是像巴剎一样的吵闹，菜色虽说不上是山珍海味，倒也十分丰富，尽管这样，偶而也会有因不满菜色之单调或饭煮得不熟而打破碗碟以示抗议的，本来就吵闹的餐厅就更显得烦杂，真不好受，当同学们吃饱而相继离开的同时，总是有七八个小孩，手里拿着自制的铁罐，冲到餐桌旁，眼明手快的把桌上的淡菜残羹倒进罐子里，他们来回的在穿梭着，餐厅的管工在远处喝叱着，有些好心的同学顺手把剩下的菜倒进小孩的铁罐里；可也有些同学在帮着管工在喊，偶而也有一两个在掩着鼻……

我从餐厅里出来，吸了吸那新鲜的空气，走在回宿舍的走廊上，迎面走来了一位大约八、九岁的小女孩，瘦弱的身体，灰白色的脸，身上穿着标有“孺廊”的校服，赤着脚，手中握着那盛满剩菜的铁罐，我不禁好奇而带有点同情的问：“带回去给猪吃，是吗？”她看了看我，脸上挂着微笑：“不是，是给人吃的！”她突然眨了眨眼，头侧向一边，仿佛察觉了什么似的，又急忙的说：「不，不，是给动物吃的！」——啊！“给人吃的！”“不，不，是给动物吃的！”我想起我们每天吃剩的菜；仿佛听见那“乒令乓啷”的声音，穿夹着一阵阵的喝叱声，还有人在掩鼻……我呆呆的站在那儿

，仿佛听见心儿怦怦的跳！啊！我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心里是一阵阵的绞痛，我是多么的愚昧无知，我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忏悔，我内疚，好像犯了大错，不能饶恕自己……孩子走远了，走向宿舍篱笆后面的山村，可是，我心里的阴影！却永远驱散不了……。如今当我看到街上的流浪汉在吃着从垃圾堆里检来的臭面包；当我想起服役期间在乡下把吃剩的饭菜送给排队的乡民时的情景，我总要想起这个小女孩，更要想起我是怎样问？她是怎样答！让它来激励自己去接触更多的下层人民，认清这个社会！

这是第二件事，约在三年前……

为了了解巴剎小贩的生活，我曾经好几次一个人到附近的几个巴剎走走，这是七点左右的一个清晨，在三马路的巴剎，来来往往的人还很少，我与一位卖菜的老太婆闲聊了一会，向她买了一斤菜心，便沿着巴剎的尽头走去。这里是一群无执照的老太婆摆卖的地方，我以前来过，向她们买过菜，也闲聊几句，她们的菜都是检来的，每天凌晨四点，她们就到铁巴剎或吊桥头的菜市中心去检那些批发商不要的菜，用小扳车推着或用篓挑着回巴剎，重新检出好的，堆成一叠，只卖一毛钱，虽然很便宜，却很少人光顾，有时一天只赚几毛钱，吃一餐都不够！……我来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面前，蹲下来选菜："阿婆，给我两叠。"只见一只拿着塑胶纸袋的手伸向菜堆，另一只手在拾菜，啊！我给楞住了，那只拿着纸袋的手腕上尽是血，皮肉中浮现出一滴滴的血水，还有几只嗡嗡的苍蝇在舔吸着血水——啊！我的心在翻腾，眼前有点模糊，只见老太婆那满布青筋的手，一把一把的在拾着菜，我一手接过纸袋，另一手帮她拾起地上的菜，一边问："阿婆，你的手为什么伤成这个样？"老太婆沉默了一会，那颤抖的嘴唇在蠕动："那些鬼"赶我搬出去，我死都不搬，他们拖我出去，我一手拉紧门槛，他们把门关上，夹我的……，"她忽然停下，又是一阵沉默，慢慢的抬起头，啊！那满布血丝的眼睛里淌下了几点泪痕……"阿婆，你没有孩子吗？他们没有跟你一起住？"我吱吱唔唔的在问，也不知自己在说什么？脑里尽是嗡嗡一片……"他们都不在……"又是一阵沉默，她又埋头在整理菜，空气令人窒息，仿佛被铅块紧压着我的心！我想再问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心里只有难受，痛苦！我给了五毛钱，她要找，我不要，她也不说谢谢，只是埋头在检菜，我能做什么呢？我站起来，茫然的望了望她，走了……

回到家里，心里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七上八落，啊！为什么当时不去巴剎的药材店买药给她，可是，现在拿去还不迟啊！……

唉！算了，这样的事太多了，管得了吗？可是，那几滴泪，那一阵阵绞心的嗡嗡叫声，……我忍不住，赶忙从家里拿了一罐蓝药水，一束棉花及绷带，带着急促的脚步回到巴刹。她还是低着头，嗡嗡的苍蝇还在叫，我蹲下来，把棉花蘸上蓝药水，“阿婆，我替你擦。”我扶起她那受伤的手腕，啊！是一只多么瘦弱无力的手啊！我仿佛在握着一块骨头。……我把药搽上，包上纱布，她抬起头，注视着我，“真谢谢你，先生，你真好心！”两行热泪从眼角里流下……。好心！自己当初是怎么想的，还有面子，包袱蕴藏在那最脏的深处，谁知道！如今总算来了，心里也没这么难受，可是，在这位老太婆面前，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又怎能感受到那苍蝇吮血的苦痛，又怎能理解阿婆那满肚子的辛酸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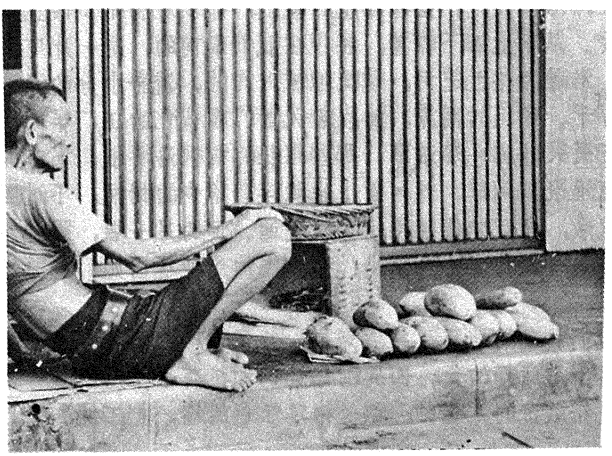
啊！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情还是那么沉重，是的，该常常提醒自己，要好好的改造……。

这是第三件，发生在两年前……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搭×××号巴士车，这一天，巴士车正沿着裕廊十三英哩的路上行驶，我望着窗外在凝思，刹的一声，车子忽然停下，司机从车位上跳下，一面跑，一面喊：“喂，×你妈，乱打人……”我从司机奔向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停着一辆德士，五个长发青年正在围着那位德士司机拳脚交加的在打，我犹豫了一下，也跟着跑上去，售票员也跟着上，五个青年见有人追来，一个个往远处的工地逃窜，这时，巴士司机追上前逮住其中一个，“××××，你们为什么要打人，这样多人打一个，你要怎样？”那粗壮的手抓住衣领，另一手扣住青年的右手。“他们想坐霸王车，不给钱！”德士司机两手捧着肚子，气愤愤的说。“×××，人家也要赚吃，你们怎可以这样！”他转过头问德士司机：“多少钱？”“一人五毛。”“喂，你要不要还！”我和售票员也插上了嘴。“喂，怎么只给五毛钱，你那些朋友的也一起给！”“他们是他们的事，你找他们好了……哎哟……啊！……。”“你到底给不给，不给，我抓你去‘马打厝！”“哎哟，……我给，我给。”“不是看你年纪轻轻，我一拳把你打死！滚！”青年松松手腕，抖抖身子，吱吱喃喃的在诅咒。走了不多远，忽然回头：“×××，你不要跟老子怪×，小心点！”司机伴着要追上，青年拔腿边跑边骂……。“你有没有被打伤，最好去看跌打医生，×××，这些三星仔。死伯怪×！”司机走回巴士车，我和售票员跟上，我们一面谈，骂声不止……，巴士车上没有一个人下车，除了司机，售票员和我……

这位司机听说已经离职了，可是他的影子就像在眼前，三十七八

岁的壮年人，衣着随便，两粒衣钮总是开启着，粗壮的身躯，宏亮的声音夹带一点沙哑，衣袖总是褶得高高，一看就知道是个粗犷的人，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我总会想起他。想起这件事，从而反映自己的渺小、怕事，鞭策自己去学习工人纯朴真挚的阶级感情及无私的本质，激励自己，仰视远方……。



……虽然很便宜，却很少人光顾，有时一天只赚几毛钱，吃一餐都不夠……

# 钢梁上的故事

—萧君—

十二月，是赤道上多风多雨的季节。打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就彤云密布，寒风抖峭；这样的天气，对我们这群靠天吃饭的建筑工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严酷的玩笑。由于雨天频临，工地上的施工情况不很正常，几天来停停做做，愁得大家心里都很悒闷。

这天，天气较为放晴。我们乘上小型囉哩，前往格兰芝工地。由于昨晚曾下过一阵豪雨，整条柏油路显得湿滑，因此囉哩车的速度并不太快，但迎面拂来的风仍有点冰冻。

囉哩车进入了工地以后，道路就显得坎坷不平，整条红泥路被铲泥机挖得满目疮夷，简直是一步一个窟窿，还蓄满了雨水。囉哩车颠颠沛沛地驶过，坐在车上的我们，都被震得东倒西歪，滋味真不好受。从车上四下瞭望，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广袤无边的土地。浩瀚的格兰芝河，蜿蜒地流入内陆，流势十分的汹涌湍急，气势万千。在河的两岸，耸立着无数的现代化的工厂车间，高大的烟囱正突突地腾吐着浓雾；那些粗壮的树桐沿着板厂下方的倾斜地面一直堆聚到河岸，连河面上也飘浮着不少的树桐，不过因为河岸相当宽敞，所以未能阻碍河上的交通。河的另一端，隔着星柔海峡，南马第一大都市——新山，也隐隐约约地现出她那美丽的轮廓来。

我们施工的地点，靠近河岸，位于板厂的左侧。工地的面积大约有两个足球场的大，四周围都让铲泥机荡平了，圈上一道铁篱笆网，网外浓密的红树林，似一堵草绿色的墙，把工地和外界隔绝了起来。

工地上刚刚架起一座以钢梁作为支撑的“厂房”，水泥和石砖还未铺上，因而整个“厂”是空洞洞的。抬头上望，只见纵横交错的钢梁凌空飞架着，宛如蛛丝盘结。地上满布着一个个的泥坑，倒插着一支支尖利的“铁骨”。木板、石块、铁支、堆得象小山丘；

地上的泥土是蓬松的、泥泞的、映印着一个个深刻的脚印。

望望天色，乌云似乎浓了，大家不禁发起愁来，不晓得下一场风雨会在什么时候降临？换上了工作服，离开工时间尚有十来分钟，大家便各自找地方或坐或躺，享受这短暂的安闲。

隔壁的板厂早就开工了，隆隆的机器声，时不时地传入我们的耳朵。透过篱笆网，可以看到那些女工，正在忙碌地工作着。

八点刚过，搅泥机突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叫声，把所有的工人都叫唤起来。绑好工具袋，手提着铁锤和钢锯，沿着木梯，我们爬上了钢梁顶端。每一条钢梁离开地面约有三楼高，而且都沾着一层水气，非常的润滑。为了方便工作和安全起见，我们都把胶鞋脱掉，赤脚行走在每一条钢梁之间。站在高高的钢梁上，脚下的大地仿佛都在摇动，不管你平时胆子多大，此时也会感到头昏目眩，心摇神悸。

我们的工作是盖屋顶，材料是石棉瓦盖。搬运这种瓦盖，也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首先，我们得把石棉瓦盖从地面搬上二楼的平台，再一块块地传递至钢梁上面。把它覆盖在三条平行的钢梁上，用铁钉沿钢梁的旁侧穿三个小孔，然后以铁钩将瓦盖和钢梁的“凹槽”钩紧，再旋上螺丝，就算完成了工作。我们每跨出一步，都必须踏在有铁钩作为标记的宽约半呎的范围，两条钢梁之间的距离刚好是我们的脚跨出去的长度，因而干这行的人都得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由于石棉瓦盖的质地十分的脆弱，容易断裂，稍一踏错地方，就会酿成悲剧，真是一步一惊魂。难怪有些工友说：“干这行的人是铁汉！”这话也有道理，胆子小的人，是很难在高空中行走的。

乌云不知什么时候散了，整个天空象一尘不染的白布那样地明净，刺眼的阳光开始发出了万道金光，刺得人眼睛酸痛。阳光照在钢梁上，把水气蒸化，一缕缕白烟腾空而起，别有一番景致。钢梁被晒得酷热，我们只好重新穿上胶鞋，以免被烫伤皮肤。

这里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一切都得靠自己。而且，在“屋顶”上操作，要成天暴露在阳光底下，那种热的挑战，那种死亡或伤残的威胁，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得面对的，谁也不能犹豫，谁也不能胆怯……

草草地用过午饭，我们几个同组的工友，信步走到格兰芝河畔去。那河水是深青色的，波澜壮阔，自非新加坡河所能比拟。坐在河边岩石上聊天，心情无比的怡快舒畅。热风过处，鼻孔里嗅到一股强烈的海咸味。

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身后传来搅泥机的叫声，看看手表，十二点五十五分，真见鬼！好象我们欠了工头什么债一样，连最后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也要剥夺掉。同伴中有几个较年轻的工友，都忍不住咒骂起来，刻薄的骂声引起了我们幽默的笑声。远远地，头戴阔边钢帽，双手叉腰的工头老九，站在阳光底下，正朝这个方向窥望着，他这种架势实在令每一个人讨厌。

“妈的！这样看人，好象我们犯了什么罪似的。”

“那种架势倒挺神气的嘛！”

“神气个屁！他还不是替人打工，与我们有什么分别？”

我们边谈边笑着，来到“工厂”。老九不断的催促我们开工，吩咐这个又吩咐那个的，忙煞极了。

“屋顶”上热力迫人，钢梁被阳光晒得似乎要冒出火来。好在还有一股从星柔海峡吹来的海风，倒也减弱了不少的炎暑之气。然而，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怎堪与那大自然的伟大力量抗衡；不消多久，就一个个被晒得脸红耳赤，混身软绵绵地仿佛没了一丝儿的力气。但是，一想起那些血淋淋的事件，手脚上却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尽管心里有多少深刻的意念，也要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

我们仿佛是一具快要干涸了的躯体，什么繁华、什么地位、都与我们无关；我们生活着的一天，就得出卖劳力，廉价的血汗不停地倾涌，这血和汗，总有一天，会把整个大地染成一片赤红的吧……

漫长的艳阳天渐渐褪去了她的外衣，傍晚的脚步渐渐向我们靠拢。还有几分钟，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切的工作。挺着腰干深深地呼吸着这带着土地味道的晚来的风，心情豁然开朗起来。我极目远眺，空葱的暮色下的新山首府，开始扬起了点点灯火，星柔海峡的画面显得迷茫，长堤就象一块浮出水面的翡翠玉带，横跨在陆地两端，许多世纪以来，她不断的沟通着我们时代的风云、思潮和民族底血……

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把我从幻想中唤醒过来。回头去看时，小福不见了踪影，我连忙放下工具袋，跨向“屋顶”的最上端。原来，小福跨错方向，在身子下坠之际，幸好及时的抓住钢梁的“凹槽”，整个身子就吊在半空摇荡，情状惊险万分。我和阿华合力把他拉上来，他早已吓得面无血色，过度的惊骇使他的感应神经仿佛都僵化了，整个人象木雕似的在发呆，最后由我们把他扶上囉哩车。

在车上，他一直紧闭着嘴唇，不发片言只语，这与他往日那种佻皮的性格完全不同。

“小福，你不要紧吧？”我问。

他摇摇头，神情呆滞。不久，他下车了，连句招呼也不说声，就踏着踉踉跄跄的脚步上路了。望着他的背影，我们心里全都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美世界等小福，但等了几十分钟，仍见不着他前来，司机只好把车驾走。来到工地，工头冲着我就问：

“小福怎么没来上工？”

“他吓出病来了，还能上什么工？”我没好声气的回答他。

他耸耸肩，作个无可奈何的笑状，便走开去了。

今天，在“屋顶”上工作的只有阿华和阿田，我则被调到地面上来挖阴沟。这种工作，我从前也干过一阵子，所以也并不怎样的难挨。讨厌的是，沟底积了尺来高的泥水，穿上长筒胶鞋，一点也不顶事。脚步挪动之间，泥水飞溅，沾湿了裤子，靴底也粘上一层厚厚的泥浆……

一连三天，小福都没上工，我猜想他大概是不想再干下去了。“屋顶”的工作进行得比往时缓慢，这种情形固然令老九很不快，他的脸孔一直是黑沉沉的，就象变幻莫测的天空。

第四天，老九对我说：

“你留意一下，看看有谁肯干，就叫他来，我们这里很缺人，工钱一天十七块……”

我以轻蔑的微笑回答了他。

一个星期以后，工地上来了一个年纪半百的矮小的老头子。工头把他领到我面前来，介绍着说：

“他叫陈伯，今天就和你一起干活。”

“他?!”我狐疑地朝他端详着。

老九点点头，反剪着手慢慢的走开。

这个老头子，长得并不威猛，相貌极之平凡，皮肤干瘪且黯黑，眼窝深陷，脸孔上满是一道道象刀刻似的疤痕，显现得出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备受折磨的老人。不过，我对他的工作能力仍然感到怀疑，并不是我有意的低估他，因为这种工作是吃力不讨好的，而且看他那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就担心他是否有力气爬上爬下？

“陈伯，您以前在什么地方干活？”

“我…哦！我是在巴西班让工地干杂活的。”他慢吞吞地说，声音是苍老而干哑的。略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我是和工头做邻居，这次叫我来，说是换换环境，而且……工钱有十七块，差不多是我以前的两倍……”

“十七块！”我心里感叹着，这份工钱赚得可不容易啊?!

我领着他爬上“屋顶”，生怕他会踏错脚，便不得不一而再提醒他，而且还得时时伴在他旁边。我们的脚步刚落在钢梁上，陈伯的双脚就禁不住打起颤来，两眼惶恐，颤栗栗地说：“这…这么高?”

“您要小心！”我只能这么告诫他，实际上，连我也不晓得死亡会在什么时候降临在我身上?

陈伯闭起眼来作个深呼吸，好象下了什么决心似的，开始踏上了生命之艰途。他蹲下身来，右脚慢慢地跨出去，确定了铁钩的位置后，再用手板着铁钩，身子向前屈伸，然后才把后脚抽向前方。样子固然滑稽，但我一点也笑不出来，这种动作多么危险，万一铁钩松掉了，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只好步步为营的跟着他，心里的负担实在比什么都严重。我真不明白，老九明知这种工作的危险性，还要叫这么一个老头来担任，他的心肠也未免过于狠毒了。我们工人的生命，在这些残民以自肥的家伙眼中看来，原不值几分钱，但我们的命运的悲惨，又岂是千言万语所能诉说得完的?

今天，我们两人做不了什么工作，但却十分的疲倦，累得有如大病初愈似的，全身的骨骼似乎要迸散了，又酸又痛。但这些并不放在我们心里，什么苦、什么痛，我们不都尝试过了吗?

休息了一个晚上，精神全都恢复了。赶到集合地点，老天不作美，洒起了微微细雨。抵达工地不久，陈伯也来了，他的精神仿佛比昨日还要憔悴，脸上愁云密布的，好象有什么事不大开心似的。

太阳刚刚露出脸，马上就被层层的乌云吞噬了，狂风大作，格兰芝河更是波浪滔滔。临近开工前，我向老九请示：

“天就要落雨了，要不要开工?”

“还没下雨，先去开工吧。”他冷冷的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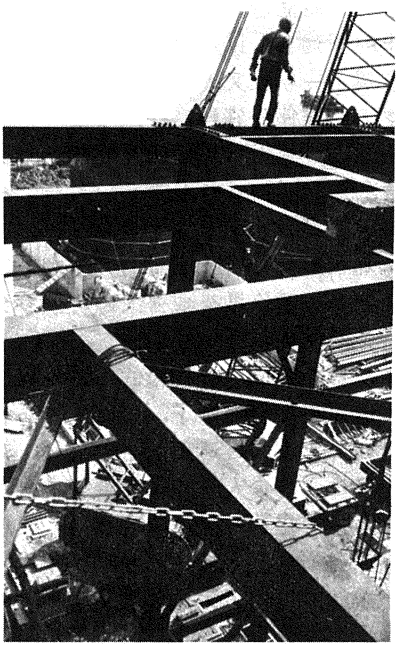
“屋顶”上，狂风扑打着我们的衣裳，吹乱了我们的头发。远处，格兰芝河壮阔的河岸，波浪就象一匹匹脱疆的野马涌向前方；新山在一片烟雾中逐渐模糊了……

接连铺上了三块石棉瓦盖，天空乌云更加密集，整个大地被笼罩在寒风中。看看劲头不对，我正想吩咐陈伯准备收工，正在这时，天边划起了一边闪电，刹那间，叱叻似的雷鸣似乎要把大地辟开来一样响了起来，豆粒大的雨点乱箭般的从四面八方向这里劲射，把我们两人淋得全身湿透。我抓着陈伯的手，小心翼翼地跨着脚步，忽然脚步一滑，恍惚中感到踏裂了瓦盖，我连忙放手，整个人失去重心，“轰隆”一声，一块瓦盖粉碎了，我从钢梁的中央跌了下去，一阵肉体被撕裂的剧痛涌上我的脑际，我的眼前漂浮着血……

醒来时，我发觉自己是躺在医院的白布床上，头、背和四肢都缠着纱布……休息了几天，我出院了。刚回到家里，就听到了阿田打来的电话，告知阿华又发生意外，此刻被送进了医院。这个坏消息震骇了我的心，全身都象被针扎着一样，一阵阵的痛楚，我感到我的心正在流血……

匆匆的赶到医院去，在手术室里我终于会见了这位来自长堤彼岸的多年患难与共的伙伴——阿华，他跌得好惨、好重，比我接受的痛苦还要大、还要深。他的一隻手臂废了，被地上的铁支硬生生地从肉的一端穿过另一端，血染红了他的衣衫……他的脸孔苍白，睛神茫然，似乎正在回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忽然，他狂叫了一声，用他那仅存的手拥着我的身子，声嘶力歇的哭叫着："我…我不再干下去了……"

我拥抱着他，想不出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此时此地，任何安慰的话将是多余的，我深深地感到悲凉和愤恨……走廊上吹来了一股阴森森的风，夹带着浓烈的药味，在这静寂的病房里，除了那被损害者的低泣外，就只有空空洞洞的墙壁和那乳白色的装饰……。



# 夜的丹绒居林

—文征—

排列象图案，散发着蒙蒙白光的路灯，照亮着望不到边际的马路；高而笔直的烟囱，喷发着红红的火焰，染红了半边天空，这就是夜的丹戎居林，裕廊重工业中心的夜景。

钢铁厂不停喷出烟雾的烟囱，象根大毛笔一样，在灰黑的天空涂上了片片白云，高高的吊机顶端，点着盏盏的红灯，使人还误以为是天空的星星，造船厂内依旧灯火通明，远望有如一处繁华的都市，那焊枪所激发出的闪闪火花，就象都市里闪烁的霓虹灯一样，夜的丹戎居林是灯火辉煌的，是五彩缤纷的。

夜的丹戎居林，站立着，俯伏着许多雄伟的高大的巨人，昂然的屹立在水面上的探油台，以它的四支大柱高高的托起尖尖的铁塔，还在塔顶尖端镶上一颗红又大的眼珠，谁经过的话，一定要惊叹！是谁在海上建起这雄伟的宫殿？一座座银闪闪的大油池，静静地伏在平又阔的土地上，这大得可怕的圆铁池，里面装的可不是水，那是人类最宝贵的能源，工业的血液——石油。也许你又要惊叹了，这怎么是油池呢？那可明明是工人用钢板拼合而成的巨大铁池。.最出风头的要算那叫天边红透炼油厂的大蜡烛了，这根用钢铁建成的大烛，即使几里外，无论黑夜或白天总可以看到它不停地喷出红红的火焰，好一把闪烁光明的大火炬啊！

夜的丹戎居林是热闹的，是繁忙的，不要以为你睡觉了，大地也跟着沉默了，世界也跟着停顿了，夜的丹戎居林会告诉你，那可完全错误了。钢铁厂上空的滚滚浓烟会告诉你，在酷热的高炉旁，铁水翻腾，火龙飞舞，多少人还在彻夜紧张奋战，船厂里偶而爆出的闪闪银光会告诉你，在这寒风呼呼的夜半，轮船上还有许多人在趁夜赶工，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已经过了半夜天快亮，为什么马路上还有囉哩车来往不停的奔忙？那是在彻夜赶运灰料进洋灰厂，洋灰厂内灰粉还在夜灯下漫天飞舞，机器声依旧轰然。

可别忘了，如果夜的丹戎居林也跟着夜的降临而寂静了，那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泊在路边的囉哩里过了一夜的驾车老头天亮才醒，他们会发觉没有洋灰可运，从大酒店里匆忙赶到船厂的船长一定会呱呱叫说他们的轮船到期出不了港，炼油厂的工程师也许会从梦中被电话吵醒，「上面」也许会骂道：「这样下去，那我们几天后就会全国停电了……。」那运载铁条上建筑工场的囉哩，也许要塞满整条丹戎居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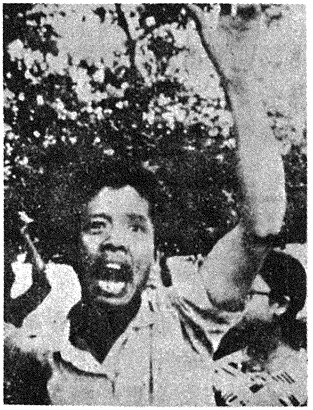
夜的丹戎居林是愤懑的，不平的，为了三餐，我们冒着夜半寒风，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彻夜不眠，在船上拼命的干，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洋房里穿寒衣盖被还开冷气，在夜总会里听歌花天酒地，我们彻夜坚守在高炉旁，他们在办公室里睡大觉，醒来向我们呱呱叫，动不动警告！开除！裁员！我们难道是狗？我们为什么要象狗一样看人家的喜恶给你饭吃，给你温饱？要骂就骂，要赶就赶？叫你失业饿死，你就不用想活得了！

如果有这么一天，一切都停顿了，整个丹戎居林出奇的静了，屋子不用建了，货物不用出港了，油站全部关门了，发电厂不再冒烟了，你家里可能要点蜡烛了，要用火炭烧饭了，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将会发生，也许不会有这一天，但如果真的这样，也许会叫你多动脑筋去想想，会叫你以后在裕廊的巴士上，碰到满身又臭又脏的从工厂船厂里爬出来的工人，不敢不用正眼去看一看他们。

即使有真的这么一天，也不要无谓的埋怨，要体谅甚至支持他们，那些在忍无可忍，饥寒交迫的威胁底下的人们，不得不在最后关头，展示他们的力量，争取或夺回他们生存的基本权利。

今夜里，船厂里的闪光象丹戎居林在眨眼哭泣，哀悼着在她怀抱里悲惨牺牲的无辜生命，但总有一天，她会把胸中的愤懑和不平化成烈火，从那高高的烟囱喷出，要叫人间的怕光的鬼魅走投无路，要映红那黑暗凄凉的大地，然后象高而雄伟的探油台那样，昂然屹立在汹涌的浪涛之上。

夜的丹戎居林是热闹繁忙的，缤纷灿烂的，当明天，太阳从东方高高升起的时候，丹戎居林将显得更雄伟艳丽。



# 怀 念

—春妮·海云—

自从三年前那晚阴风的侵袭，你象只英勇而沉着的苍鹰，无视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淫威，冲破重重的黑暗，朝着九重天外远逸而去，从此，我们就失去了你的音讯。

你走得那么毅然，那么勇敢；校园的同学感到惊讶，难以置信；同情你，惋惜你一手摧毁了自己“美好的前途”。在那见不到光的地方，更有人为着他们“敲金砖”政策的失灵而暗暗颤抖：啊！——安逸的生活、舒适的享受，竟有人弃之如粪土!?而我们却在默默的怀念你。三年来，你的豪言壮语一直在我们耳际回响；三年来，你的英勇行径时刻催促我们向前，激励我们把青春奉献！

同在一个甘榜里，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芬芳的土地上长大，不同的肤色丝毫也没隔离了我们，我们胸膛里跳跃着同样热爱祖国的心，我们血管里流动着同样仇视帝国主义恶势力的血！

你不仅禀承父亲（倍受乡亲尊敬爱戴的 Pak Hamid ）的那颗热心、那份粗犷豪迈，更炼就一副敢于战天斗地的胆色。你不愧是甘榜的新一代、祖国的好儿女。甘榜的人没有忘记：你怎样帮助穷人孩子学文化，你怎样为甘榜奔波争取水电设施，你怎样把那地主恶霸斗走、把他的吃人计划暴露于光天化日下……

你进了大学，那些人是多么肯定你会变，会给敲金砖压扁呀！——然而，校园内，怡人的风景、幽静的情人道、狂欢热闹的黑灯舞会，引诱不了你的一分一秒；繁重的功课、厚厚的讲义参考书，羁不住你这驰骋的马。你奔跑于各个大学，为广大学生的战斗团结而努力奋斗；你忙碌于演讲台上，为伸张正义而大声疾呼；你熬夜写文告印传单，为的是唤醒沉睡的同胞，告诉人们一直被蒙蔽的真相。

万籁俱寂时，你常跑来宿舍找我，与我同挤在一张床上。你向

我讲述先辈们壮烈的事迹以及各民族群英反侵略、压迫、剥削的斗争；你无情揭露敌人的丑恶嘴脸，并深刻分析广大乡亲受苦受难的根源。你透露有一伙人是怎样软硬兼施想使你静下来，你的那句「哼！休想！」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你勉励我、催促我要把握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大好年代多做点事情。黑暗中，我看到你闪闪发光的双瞳，感到你炙热的体温，听到你激烈的心跳。

九月里，祖国天空的南端，那片乌云一直盘踞不散。苦难的亲人，为了有所遮风避雨的地方，花了辛苦储蓄得来的钱，靠了典当借贷得来的钱，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搭起几间简陋的木屋。而这，竟招来了横祸。你闻讯，怒火胸中烧，与伙伴赶往南方。风雨飘摇中，一副凄凉景象呈现眼前：几个妇女，牵着破衣烂裤的孩子，跪在屋门前号哭；几个老人捧着可兰经苦苦哀求……而那群刽子手，象失去了心肠的野兽，无动于衷的继续拆屋。

耳际响着一片 盖过风呼雨啸的控诉声，眼前闪过一张张湿漉漉的、愁苦的、与甘榜亲人一般亲切的脸孔；怒火烧红了你的脸，你大步踏上前，呼喝一声：「住手！」

那群野兽慌慌张张转过脸来，你手指着他们，声色俱厉的痛斥道：

「你们怎么这样丧心病狂！这些老人，这些孩子，处境还不可怜么？你们拆屋赶人，叫他们往何处去啊!?」

「大选前，你们甜言蜜语，说什么『批准建屋』；大选后，你们翻脸不认账！这不是欺骗是什么!?」

「你们不是阿拉的『忠实信徒』吗？眼前难道就是『禀承阿拉意旨』办事？对着这些饥寒交迫的乡亲父老，你们居然这样横加打击。你们只配称着：阿拉的叛徒！」

「什么『照顾马来人的利益』，你们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干绝！」

「你们纵容外国大资本家霸占我国一大片一大片肥沃土地，却不允许我们穷人有半点立锥之地。这不是出卖人民利益是什么？」

你和伙伴、群众们一起坚守家园，抗拒拆毁行动。他们则继续打、骂、拆，而最后是：抓！

手铐扣着你及伙伴的双手，而你则把铁镣震得叮当响，发出正义的呼声：「如果法律是用来对付人民，那我们只好违抗它了！」

真不能令人忘怀呀，那一幕，当长堤两岸群众压力迫使他们释

放你们的时候，人们激动的把你们抬在肩上，你跟大伙一齐高声唱着那首动听感人的《为了下一代》：

我怀念可爱的家乡达昔乌达拉
我倾家负债建起的家如今被恶人强占
我们双手开垦的土地全落贵族洋人手里
我们需要一块活命地
　　却被警棍驱赶和监禁
我们需要土地
……
我们都是一无所有
　　只有生命和鲜血
要是土地得用生命换
　　我们准备献出它
我们从来没有土地
可是这不能永远下去
为了后代幸福的明天
我们一定要站起来
……

回到校园、回到广大同学的怀抱，你又勇敢地投入另一场战斗。在艰难的环境中，你出色的组织了宣传工作，卓有成效的打击一小撮法西斯份子集团，揭露了他们背后主使人的真正面目。

十一月，阴霾的天空，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似乎在哭诉国人连绵不断的苦难。

十一月，也是一段血海滚滚的日子、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情况就象马来谚语所说：「鸭子渴死在池塘，鸡饿死在饲寮。」人们再也熬不住了，他们从沉默中站了起来。他们携带弱小带病的孩子、拖着饿得迈不开步的老人，涌向街头。队伍的浩大，历来罕见。人们高举「我们要生活！」的布条、标语牌，仿佛要向全世界宣布这样一个血泪斑斑、斑斑血泪的事实：胶锡王国，有人没有土地；产米盛地，有人饿死路旁！

你及伙伴们，热烈的响应了乡亲的号召，奋不顾身投入炽热的战斗。十二月三日，那难忘的一天，数千学生和各族青年，浩浩荡荡、意气风发、迎着风暴地涌向街头。游行者的慷慨激昂沸腾起了同胞们的热血，支援行动的讯息一个紧接一个传来，声援鼓舞的电文雪花一般纷飞而至。示威者的大义凛然宛如一支支箭刺向敌人胸膛，武装

的打手们就象受了伤的野兽一般扑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催泪弹、神经气弹、警棍、藤鞭全都派上用场。

混乱的场面，愤怒的群众，凶恶的豺狼……，你和那群伙伴是那么勇敢、机智，一忽儿东一忽儿西领导、组织群众展开反击。「××受伤啦！」听到喊声时，我是那么焦急，多么担心，我想立刻找到你，送你去医院休息。待看到你头上紧缠着血迹斑斑的布条，而你仍然高举拳头，向着群众喊着「继续战斗」的口号时，我说不出话来了。那天呵，激励人心的情景特别多，英勇的事迹层出不穷，经历战斗的群英将永远忘不掉那一幕：一个负伤的示威学生给几只红头野兽穷追不放，眼看就要被抓——瞬间，你象只威武苍鹰从天而降，一声「住手」的怒吼吓破了那几个鼠胆，高举在手里的花盆吓得他们屁滚尿流，抱头狼狈而逃！

空气是那么的沉闷，象死般的凝结住了，你晓得，这是山雨欲来的先兆。你把伙伴们召集在一起讨论斗争形势，你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

就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暴风雨之夜，见不得阳光的牛鬼蛇神出动了，惯施的技俩出笼了。几十辆装甲车、数以千计的武装打手，静悄悄的开进了校园。守夜的同学发出了警号。是你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他们终于来了！」你紧握着我的手，我看到你火红的脸，触到你愤怒的目光，感觉到从你手心传来的一股股暖流。「告诉朋友们：我早已把我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祖国，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我将一样坚定不移的执行并完成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告诉朋友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搞好各民族学生的团结，为争取一个真正美好、公正、进步社会的早日实现而奋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怎样应付局面，你已松开了紧握着我的双手，敏捷得象只鼠鹿、英勇得象只苍鹰，跃下我房间的窗口……

雷电，在轰鸣闪耀，风雨，在狂啸怒吼。象在控诉被禁锢了万千年的苦难，象要横扫地上的魔妖。整个校园沸腾起来了，正义的歌声、愤怒的抗议声、讥嘲豺狼丑态的笑声溶在一块，盖过牛鬼蛇神的嚎嗥，也掩过风声雨声，只是偶尔的轰雷才脱颖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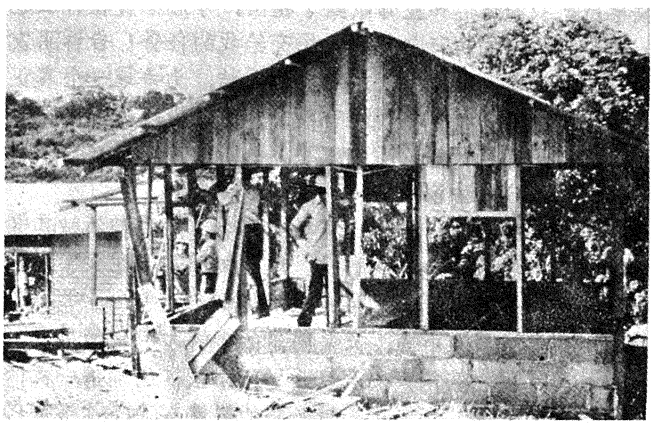
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启开了门，蛮横的涌进一群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的家伙。十多对老鼠一样的眼睛，不断往房间各角落来回巡视。准备扣人用的手铐叮哐叮哐的响。瞥一瞥他们手中长长的黑名单，赫然发现你的名字列在上面最前端，我不禁思潮起伏，

耳际间响起了鲁迅先生义正辞严的痛斥.

>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青年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
>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
> ……

应该走的走了，在别个地方别个岗位上担负着时代赋予的重任；留下的、新进的则继续坚持着英雄的事业。

一眨眼间，三年过去了。三年来，风云变幻呵，但你的豪言壮语、你的英勇事迹仿佛早已铭刻在我心坎，永远显得新鲜。祖国的好儿女、我们的好伙伴！我知道，乌云毕竟遮不住太阳，黑暗的尽头就是曙光，你和同伴们总有一天会再回到我们身边的，而那一天，该是阳光灿烂、歌声飞扬的时候呵！



穷人难道就没有生存的权利？

# 心啊·在飞奔

—幼英—

(一)

南下的列车，嘶嘶急促地飞奔着！

我的心，此刻象一匹脱缰的野马，远远地飞在列车的前头。

列车两旁，一片黑森森的，冷风扑面吹来，天上疏疏落落的晨星，不断往后移动。这时是凌晨三点多了，好多的搭客，仍旧沉入甜美的梦乡，那两个贴身跟随的制服人员，也懒洋洋地在打盹。除了断断续续的鼻鼾声，车厢内一片宁静。

八年来，这趟回家是第一次。

那是昨天下午六点多，受通知说祖母病重，获准回家探病五天。听到这消息，内心一阵激动，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一种担心的感觉油然而生，祖母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另一种感受是：被监禁了这么漫长的岁月，跟外头简直是隔绝了，一旦有机会出去看看——特别回到孕育自己的家乡，那也是难得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已是入夜时分了，想起那遥远的路程，我是该争取时间休息休息，然而，我似乎无法做到了这点，在斗室床上，心田象被风吹动的一池湖水。

列车在奔驰着，心远远地飞在列车前头！

晨风迎面吹来，有些冰凉。我悄悄地思索着，其实象我们这类人，对祖国对人民发生了深刻的爱情，心是时刻炽热的，心窝永远是一个火炉，更严寒的季节也渡过，何况是清晨的微寒！在车厢座位上，我想得很多，很远。以前喜欢写诗，笔尖总流露一股热情，常有“心跳跃在祖国的原野上”之句，而今眼前一般情景，确然是这样，想到自己的处境，比拟起这些热情的诗句，感受是深刻又真实的。一个长期失去自由的人，在此情此景下，热血的奔腾，思潮的起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此刻我在车厢内，我这颗火红的心，确确实实是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

呵，列车在飞奔，心也在飞奔，飞奔在祖国辽阔的原野上……

## (二)

家人事先获悉我回家探病的消息。

我踏进家门时，屋内很多人，弟妹、妈妈、姑姨母、亲友们，把整个屋子挤得满满的，来访的亲人，有的还是远地赶来。眼见这些亲人们，我真是心中千千言万万语，此刻不知从那儿说起。我微笑向亲人们点头，握握他们的双手，拍拍他们的肩膀，这些动作，代替了我的心声。妈妈忙着招待来访的客人，却也时时把视线移到我身上，她老人家心中显然也是很激动的。

两千多个日子，一切都在变；成年人，头上添多了白发，苍老是脸部的标志；年幼的，变化更大，有几位小表弟小表妹，却几乎叫我认不出他们来。想起这些，不胜感慨！时间是无情呀！悄悄间，我走进前房，一股熟悉亲切的感受，油然冒涌出来，呵，这是我以往住过的房间！

祖母躺在床上，我走近床边，她老人家作势想起床，却力不从心，年迈的祖母确实太苍老了！

「您身体比较好些吗？」我望着她老人家，轻轻地问。

「……」，祖母握紧我的手，泪珠从眼眶涌出来。

妈妈站在我身旁，弟妹、姑妈、姨妈，这时也进来了，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也许心情激动，此刻没有说出口。姨母拉我去一旁，声音放得很低，显然是不让别人听见：

「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在身旁的妈妈，听到了姨母的话，她老人家脸色严谨地说：

「回家？让他们折磨个够吧！」妈妈的语气多么愤懑，双眼迸出火花，室内气氛一时静了下来，我体会此刻妈妈心中的情感。是的，这是多么可恨的事，深刻去想，谁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一个人，只因为有思想、有见地，热爱人民，便无年无月被夺去自由，被长期隔离起来！

妈妈倔强的性格，我是深刻知道的。在困难中养育儿女，儿女是她的希望，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从她身旁夺去了她培育的儿子，这是一种折磨！但可敬的是，几年来，她决心面对挑战，从痛苦中，妈妈身上迸发出无穷的力量，现实磨利了她的眼光，她懂得眼前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她了解儿子走的道路，对儿子，她老人家感到自豪，听人谈起自己的儿子时，她满怀欣慰……，狱中战友绝食事件，这年迈的老妇女，毅然加入控诉的队伍，阔步走在长街上……。记得那是最后一次事件，山城响起了胜利的凯歌，妈妈前往探狱，这次她心中荡漾一股豪气，她光荣地同儿子一起作战，她老人家激动地说：

「儿啊，你们的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回忆这些，妈妈那坚实的声音，仿佛响起在耳旁。

用午餐时，到访的人更多了。在饭桌前，我不能搁下亲人，我边吃边跟他们谈话。多年来，被隔成两个世界，但我们并没有孤立，过去撒下的种子，如今已开出花朵，多好的事啊，有这么多人在支援正义的事业……。

人群中，出现了几张熟悉的脸孔，悄悄地站在一旁，对对的眼睛发射着光芒，我怔住了片刻，啊！久别了，你们可好？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也顾不了太多，离开饭桌走前去，我们紧紧地握手，我们默默的相对着。啊，亲密的伙伴，我知道你们此刻要告诉我些什么，你们的话儿，早已在我心间震响！

(三)

第五天，星夜中，北上的列车又把我给载走了！火车汽笛响起时，我感到一阵惆怅。啊！亲人们，别了，别了，我要回去了，回去那三百里外的地方，回去那囚禁我青春生命的高墙世界！

星夜中，北上的列车嘶嘶地飞奔着！

这回，我的心啊，不是飞奔向前，却是远远地落后了，它依依不舍地，还在向家乡、向亲人们、向熟悉的脸孔致意。

在列车上，眼前很久很久，还涌现出亲人们的脸孔；我的掌心还留着那亲切握手的热温，心上还震荡着那真挚的语言，那一句一份激情一份鼓励的语言呵……

此刻，我的脑海里，就象银幕似的，映现出种种感人的情景，尤其在离家那几分钟；我向祖母告别后，走出家门，屋前周围已站满了亲友，一位邻居老婶，眼睛湿红地向我告别，将一塑胶袋的红鸡蛋塞给我，我一时怔住，啊，多么珍贵的一片盛情，叫我太感动了。之后，我一一感谢亲人们的送别，这时呈现一片静寂的气氛，惜别之情，在每个人血管中传送。骤然间，人群中一位魁梧的中年人，走前握紧我的双手，神情严肃地说：

「保重——要坚持下去，要藐视它……」

啊，多么铿锵的声音，多么坚定的语言，我点头微笑，再一次紧紧握住那伙伴的手，这是表达我心中的语言，表达一种决心。一股炽热的血，在血管中激奔着。呵，亲人们，我决不辜负你们……。

在挥手告别中，人群中个个神情那么严肃，离开那刹那，我发现身旁的妈妈，眼眶里并没有一滴泪水，啊，亲爱的妈妈，我了解您，一份刻骨仇恨，此刻正在您心中燃烧……。

在星夜中，北上的列车嘶嘶急促地飞奔着！

火车已跑了三个钟头，看着手表，心里悄悄地想：再过十多个钟头，又要回去那老地方了，夜风迎面吹来，我满腔热血在沸腾……。

# 妈的唠叨

—白润—

近来，‘死风’狂扫着S镇，到处一片暮气沉沉；说暮气，不但是因为年青的都快‘死光’了，也因为朝气快被扼杀光了。

妈向来是唠叨的，这些日子更是唠叨：因为我是个青年、带有点朝气的青年。

“阿白，你就快别出门了。”妈一面扫着地板，一面又唠叨了：“阿黄嫂的小丁又‘死去’了。”

心象铅一般的沉重，我比妈更早晓得这消息。小丁是在厂里‘死去’的，朋友们和我都眼瞪瞪地望着他被带往“地狱门”。

拿了布块抹着桌子，我问道：“阿黄嫂有去看小丁吗？”

“你又不是不晓得，要等上三四个星期才给见人吗？”妈用畚箕盛了垃圾说：“唉，到了那儿可真够受的。前些日子，丙妈去见大只丙，呵，可把她吓坏了，哪象大只丙，缩水了！”

妈把垃圾倒入垃圾桶内，继续说：“大只丙的肚皮全都陷下去了，双脚肿得似象腿；听丙妈说，大只丙一连瘦了三十多磅。阿白，你说，还不到一个月，就给弄成了这个样子，这是什么世道啊！”

“妈，那是人间地……”

“小声点，阿白。”妈不让我说下去：“你就别再东跑西跑啦。”

“你要我当缩头龟？”我稍责备地说。

“唉，好歹也得避一避。”妈抓了几把米下了锅，又说：“我可不是怕离开你，只是到了那儿，是铁打的都得烂啊。”

顿了顿，妈继续说：“听丙妈说，那般人可不是‘鬼’哦；不管男的女的，一到那儿，就得当冻鸡，冻啊冻啊冻的，又替你冲凉，请你喝冰水，听说还要睡冰块……你受得了？”

“大只丙不是挨了下去！”我洗着青菜，又愤又敬地说。

“唉，都成了废人了，还顶用？”妈叹气地说。“你不知道呀

，大只丙不知昏了多少次，吐了多少次血。听丙妈说，大只丙最近还要什么绝的。”说着，她把饭锅往炉上放去，“唉，总之是不要吃饭就是了。”

“绝食！”我张大眼睛；这消息，朋友中可还没听传说。要得到那儿的音讯是十分困难的；唯有从家属中得到，但有时候那般人却盯得紧，或是家属们遭了什么警告的，消息便无法得到了。唉，不管怎样，也要把这人间的‘好地方’传开去。这世上有多少人听了那许多的‘漂亮话’——谁曾去发觉到这人间竟有这么一个‘好地方’、谁曾去想到这人间竟还活着这许多的斗士；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心潮翻滚着，我停止了洗涤，急忙地问妈道：“丙婶怎么说？”

妈从我手里接过青菜，说：“丙妈说，大只丙要求去医院，可是他们却不给，大只丙便不要吃饭了。唉，这怎么行，不吃饭是要死人的，那般人也真的……一个好好的人，都快成了废人，还不给去医院。”

眼里闪着泪花，我冷笑地说：“哼，这人间就是有‘大慈大悲’的‘仁道’呢！”

“唉，真是罪孽啊！”妈叹了一口气，低头切着青菜。

“不，妈，是仇恨！”我的热血沸腾着，这一笔血债啊……。

夜笼罩着大地，天空一片灰暗，隐约中，还夹带着一些一些的白。

我扭开了收音机，来自远方的电波震动着沉重的心。我明白，有了这电波，光明就一定属于我们的；有了这电波，大只丙、还有小丁、小甲、小乙……就完全能挨下那‘仁道’的……。我也明白，当这电波越传越远的时候，天空也越灰、越暗，什至是越白得可憎。

一面缝补着褪了色的黑裤，妈又在嘮叨了：“小甲的头风不知怎么样了；好好的一个人，把她逼到头风，耳朵又整天嗡嗡叫。唉，真是鬼地方……”

脱下老花眼镜，揉了揉眼睛，妈又说：“阿白，小乙的神经好些了吧？听说他给打了针，也不知是什么鬼针的，把一个多精灵的‘后生’也给弄狂了……”

我沉默着，躺在床上，身边放着一本夹有书签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夹书签的一页是三十八页《写于深夜里》的《五、一封真实的信》。

夜依旧笼罩着大地，S镇万家灯火，却象死城一般。

# 我又来到新江村

一钟山青一

我独自从老远的家乡，要到百余哩外的农村，探望我亲爱的娟。

列车在原野上驰骋，象一匹英勇的骏马，越过重重峭峻的山岭，奔向那远大的前程。

车窗，就象摄影机，把一座座翠绿的青山，一颗颗高大的椰树都映入眼帘；我的心也随着怡人的景致变得辽阔舒畅起来。我愿心如同青山一般，永远年轻；象椰树一样，不畏风寒。

一朵朵白云在天上互相追逐，渐渐地飘向一年不见的异乡——新江村。

太阳已落入西山后头，並交出一道绚丽的霞光，织成了彩云金边的衣裳；黄昏，染红了树梢的绿叶，染红了花和草，连农舍旁嬉游的小鸡也披上了一身可爱的红霞。

由于工作的繁忙，我和娟相聚的机会很少，所以一见面，便有诉不尽的欢情；尤其是小欣，没等我走进屋里，就雄哥前雄哥后的亲热得不得了。一年不见，这鬼灵精又高了一个头，天真无邪中，却多了一点儿稳重，看来不再玩泥沙了吧！

吃过晚饭，我牵着小欣和娟一起散步。我们走着、走着，来到了村里的小学校门前。校门是紧闭的。从铁门的空隙看进去，依然是两排陈旧的课室，在寂静中肃立着。它那深青色的墙板，差不多脱尽了油漆，显得那么苍凉，那么落寞；校园里稀疏的花草，在暮色中格外憔悴无颜。

“这学校好象在变了。”我有感而发。

“唔，自从去年中，学校换来了新校长和两位教师后，就没有了以前的那种蓬勃的生机了；他们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们自然也就散漫起来，上课没有纪律；可是他们却置之度外。”娟沉重地说。

“娟，你也有一份责任啊！”

“我任教不久，没有什么经验，据说被调走的校长向来是热爱学生，照顾学生的学业，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换掉这样好的一位校长！”娟有点儿费解地说。

“或许有人在捣鬼吧。”我这样地猜测。

我默默地走，心中感到无限怅惘。不远处的秋千架，已经残破不堪，一边铁索已断，垂到一边去。

娟继续说：

“新来的两位女教师，真不象样，拼命追求“时髦”，“赶上潮流”，涂脂抹粉，眉毛又拔又画的，穿的就是上紧下宽的牛仔裤，五吋高的鞋子，一摇一摆的，象是来参加舞会而不是来上课，真亏她们……”

“真不成体统！”我低低地骂了一句，暗想：人们都以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培育下一代的重任，但如此为人师表，岂不是误人子弟？

我们又走过了一段路。远远的，突然传来阵阵的口哨声、叫喊声、笑闹声；接着流行音乐声、掌声嘈杂地交织在一起，回荡着……

一股无形的气流，正从扬声器中散放出来，弥漫着这个小天地。自人们的耳朵、眼睛直透脑里、心中，整个人给熏得灰兮兮的！

“那是所谓‘进步青年会’所搞的‘流行歌曲歌唱大比赛’，正在荼毒我们村里的青少年。他们说得好听，什么‘联络感情’、‘发掘歌唱人材’，唉！荒唐。”娟感叹地说。

我无话可说。其实我又能说些什么呢？除了对受害者深表同情外，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这时，小欣突然高兴地叫着：

“雄哥！我们过去听。”

我惊讶，这幼小的心灵也受了流行歌曲的诱惑，我们怎能再让他继续被毒害下去呢！

我摸着他的小脑袋说：

“小欣，流行歌曲是不好的，我们不该去听。”

“我要去……”他摇着我的手辩说：“昨天我们的级任老师也在那儿听呢！还有校长和音乐老师。”

听到这样的话，不由得使我愣住了，教我该如何解说呢！本来，老师的责任是：教育学生怎样寻找正确的生活目标，鼓励学生向上向善，追求远大的理想。可是在我眼前的，小欣这颗幼嫩的心灵，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非但得不到老师的指引，反而……唉，怎不叫人为他操心呐！

“姐姐，多好听啊，我要去！”小欣又催着说。

“小欣，听姐姐的话，姐姐以后教你唱更好听的。”娟带着担忧的心情说。

“小欣，我们回家！”我说。心情也是沉重的。

“姐姐，前天玲玲在音乐课唱‘我是一片云’，老师还鼓掌要她再唱一遍哩！”

“我们不要学唱那些不好的歌；”我打岔地说：“小欣，我们买几个苹果回家跟妈一块吃，好吗？”我知道他最喜爱苹果。

小欣这才答应了，但这並非解决了问题。

回家的路上，月色暗淡，路灯连续坏了两盏，周围显得更阴沉了。

娟心事重重，一语不发。

“社会风气恶劣，我们应时时提高警惕。”我先开腔，划破了夜的寂静。

“可不是，就说他们这次搞的歌唱比赛吧，其中两位还是学校的老师呢！”

“我们决不能坐看孩子们一个个渐渐地堕落下去。”我语重义深地说。

娟没有回答。

“娟！至少我们应该尽一份力量！”我继续说：“就以小欣来说吧，他们的脑子好比一张画纸，必须等待别人为他填进正确的思想！”

“可是我能吗？”

“只要你有坚强的意志，一定能的！”我为她回忆着说：“你忘了吗？娟！当年你念完中学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供不起你升学，可是你有坚强的欲望成为教师，培育下一代，于是你停了学，毅然到社会上去工作，省吃俭用、千辛万苦地积了一笔学费，继续完成你的愿望，这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你呢？娟！只要我们有信心，什么力量也阻挠不了的！”

娟点点头，我又接着说：

“我们不仅要帮助小欣，而且要协助更多无知的受害者，这才是有责任感的青年啊！”

娟接着坚决地说：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早上，太阳从东边缓缓地升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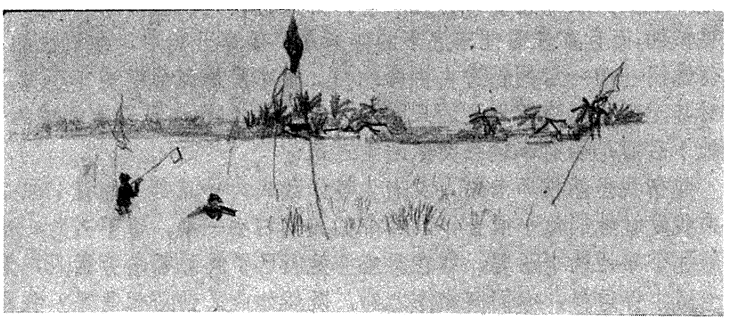
经过一夜的讨论，我们不是确定婚期，也不是发展私人的感情，而是商讨如何去帮助学生成长。

送我回程的列车，已经响起了开行的汽笛。

我们就将告别了。没有伤感，没有离愁；只有信心，只有希望。

“愿我们在工作中得到新的成绩，再见。”这是我们共同告别的的语言。

娟那粗壮而有力的手，在挥动中逐渐模糊了。而我相信她是会成功的。



# 扫碎米的人

• 青茶山 •

早在几年前的学生时代，犹记每逢学校放假，父亲总会要我到他的工作地方，新加坡河旁的那一排货仓，去当女工，赚取那在我心目中认为很多的几块钱。

因为当时年龄不很大，不够力气去缝补那要扛进货仓的“包头”，所以我只是扫回那些来不及缝补而余留在地上的碎米。通常扫回一斤只能得到一毛至两毛钱左右，如果漏的米多而动作比较敏捷的话，就能扫到几十斤，不过在扫的当中，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被地上的碎米所滑倒。

可是后来在近晌午的时刻，就有一个衣衫褴褛，头缚一条小毛巾，右手拿扫把和畚箕，左手提个塑胶袋的妇人来争着扫，后来又多一个走起路来有点蹒跚又略驼背的老太婆，也要来竞争扫。我当然不会欢迎她们，反之是厌恶她们，有些工友还诅咒她们，赶她们走。可是那个妇人及老太婆却若无其事，好像已被人骂惯麻木了，满不在乎似的，而且本来囉哩车底下的碎米是要等车开走后，才可去扫，然而她们一前一后的钻进去拼命的扫，根本没想到会变成车下鬼，有时甚至蹲在马路旁埋头的只顾扫，也没考虑(也许已没有考虑的余地）后面是否有车辆会突然间煞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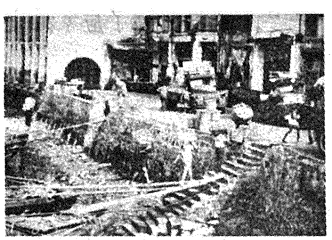
起初我当然视那个妇人及老太婆如敌人，一点都不相让；可是后来我发觉她们似乎很合作，那个妇人只扫去一半，留下另外一部份给那个年迈的老亚婆，我在想或许她们已了解到都是穷苦人，为了生活才得这样，有同病相怜之感，既然如此又何必相争呢？我深深的被她们所感动，难道我是个冷血动物，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虽然我得扫更多的碎米，才能多赚取几块钱，但是我知道还有人比我更需要那几斤的碎米，来维持三餐的温饱。况且，我每天扫回的米，老板再转卖出去时，得回来的却不只他所付给我的那个代价，真是剥削工友。至此我不再犹豫了，我情愿自己收入少，也要

把那些碎米让给我们穷苦的兄弟姐妹，我更不应该随便的把她们当成是敌人，我已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谁，我该憎恨的又是谁了。

踏出校门后，虽然还有在那个地方工作了一个短时期，然而最后我还是进了厂，我不知道那个妇人及老亚婆究竟怎样了？可是当我们经过新加坡河旁的那一排排货仓时，却不难看到那些扫碎米的人，我深信要不是生活所逼，谁又会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像小雀似的争着扫碎米？到底什么时候他们的生活才能改变啊？

肩背着沉重的生活担子，
踩遍了新加坡河的两岸，
青春的精力廉价售卖，
换来的是交加的贫病。



# 疯子手札

—方然—

一

今天，不知怎的，居然兴起写手扎的念头来。然而，自己心里又觉得好笑：疯子也配写什么？不，已经快被环境窒闷死了，不能再装聋作哑了。我要呐喊！我要狂叫！我要爆炸！

疯子！忘记了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也不晓得是谁先叫起的。但管它去，疯子就疯子吧！

在这“文明”、“浮华”的乱世，是疯子嘛又有啥关系？君不见“竹林”里的阮狂士、刘疯子、为了通脱愤俗，尚且扮疯纵癫、悲酒当歌，借以嬉笑怒骂、戟指人间而得自在，岂不快哉！何况，如今这人间……

人间，这可恶的人间，这“文明”的地狱！我现在成了这付模样，你竟还在窃笑。可别笑得太早呀！——你这披了法衣的撒旦。

二

潜藏的记忆，象蚯蚓一般掘开了大脑的土壤，又冒出了头来啦！

母亲那伤心欲绝的话和凄苦的脸，此际又浮上眼前，响在耳边。

“孩子，这是为什么？你本来不是这样的呀！”

我只能怔怔的报她一个傻笑，点点头，却又缄然而上。其实我内心何尝没有自见之明。

于是，几年前打了应家绅士的狗的往事，也跟着渐次清晰了起来。

几年前，那时还是个初出茅芦的穷小子。由于天性顽冥，常跟着一群“野孩子”到处去游荡。

有一天，我们几个“野孩子”于途经应绅士的别墅时，无意间看到那别墅正门横楣上，醒目地标了几个蟹行文字：德漠克拉西(Democracy)、依吉尔利第(Equality)。为着好奇，大家便停下来比手划脚地研究了一番；顺便也看了看它的厨房——那里面象在宰杀

、烹煮些什么？……忽然，一隻狼狗，隔着铁门乱吠起来。呸！狗眼瞧人低。一时性起，捡了块石头，瞄准了便丢进去，恰好击中了它的痛脚，它狺狺得更加厉害——是被打痛了的哀号。大家正在高兴之际，冷不防却惊动了应宅的管家，只见他恨恨地从别墅里冲了出来，带着那狗。

我们知道闯祸啦！个个都拼命地拔足逃散了。

虽然幸未被追着，但从此也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三

给狗追，硬是心有不甘。便找了一天趁管家不在时，再溜到别墅的铁闸外，准备向狗报仇泄愤。

那狗一见着，似乎还认得，就狂吠不已。瞅得屋里没人，胆子壮了起来，便指着它骂道："臭东西，神气什么？不过是给人豢养的小脚动物，管家的工具。呸！"

也许被骂得恼羞成怒了，它吠得更狂，一双狗眼凶凸出来仿佛两盏探照灯，射着闪电的蓝光，象要将人吞吃下肚似的。哈，疯狗！我虽然有点怕，但却禁不住精神上的兴奋，咒得更起劲了，还夹着几声大笑。笑得忘了形，竟没发现身旁有人经过，且正用惊异的眼光望着。

我赶紧又狠咒了几句，拾起石头，丢向狗，然后才跑开。一边跑，一边又狂笑不已，耳背后仿佛传来那些路人诧异地议论着的声浪和那狗的呜咽。

不久后，管家的就藉口说：抓疯子，竟派人闯到了家里来。虽然当时一直极力反抗，辩称自己没有疯，但他却支吾其词，硬把我塞进疯人院去。关了三年八个月。

出得院后，疯子的幽灵已和我形影不离。

从此，我感到自己的确变了，人们也的确变了。

经常不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呆呆地想，就是在纸上拼命乱涂、无聊地"爬"——却又不懂得是些啥东西。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那类料子，也深恶这将授人以讥誚之柄。但心灵中所耿着的那个可怖的阴影——那庭院的阴影，却时刻都在逼压着；若非那样子寻求解脱，便觉肺腑马上就要爆炸。于是，有时便不免纵情畅笑，有时又念念有词自言语，好以此来驱减烦闷与恐惧。

这结果，可想而知，自然更引起了人家的窃议、慨叹，他们看我的眼神也都有点怪异。但我心里明白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蔑视那班庸俗流辈的无知、瞎嚷，也不屑于冷漠症者的讥嘲讽揄，我依

然安然地生活在自己的疯子世界里。

四

刚入疯人院的头几天，疯人医生来为我诊视一番。

对着一身嶙峋的排骨，他摇了摇头，然后就公式化地问道："病多久了？"

我心里暗自偷笑：这家伙大概比我更不正常，若真是疯了，又怎会记得这些？看来，你才是疯子一名咧！便大声喊道："我没有病！"

那家伙吓了一跳："疯子，安静点，小声点。"

但我却仍朗声地申辩："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疯子，而是给管家的诬陷的。"

那疯子医生一闻及此，反倒自己错乱了起来。

"唉，文明病，又是文明病。我们这里可真多文明病！"

经他这么一提，我骤地冷静了下来。

没错，大熊国那儿，不是也常听说有动不动就抓人进"疯院"去彻底整治的怪医术吗？看来，我们的管家倒不愧是个"依样葫芦"的人材呵！

疯子——如果你是"文明"时代的叛逆、弃儿，是难对付的悍者的代名词，那么，你又何需介意？

五

那些被关在院里的，多是象我一样给戴上"疯子"荆冠的一群，他们或多或少，都被目为患有文明病者。

其中有些，据说是祖先们欠了绅士家族的什么阎王土地债，但作子孙的拒不认账并起而反抗——这是应绅士所无法忍受的叛逆；另一些则是不值绅士、管家之所作所为者；更有一些却是无辜遭疯狗咬到的。……真是林林总总，各有"病"衷。

为了甄别所谓真假疯子，精神电刑、拳打脚踢在这里不过是家常便饭，一天就有几"餐"。

这里的"院规"也顶怪异。它非仅不准病人认六亲，而且还长期、单独地"钉房"，有时甚至"住"冷房。根据院内的"卫生条例"，此乃安全措施，为的是防止病人与病人之间、病人与家属之间的互相传染，加深病况；而冷房却为了让病人"清醒头脑"。真是"文明"之至。

不过，这些疯子所时刻担心的，倒是怕终有一天，他们会被带去什么地方，偷偷的宰了吃掉。他们甚至绘声绘影地谈述，许多同院的就是如此这般给吃了的；而且既是吃了你，又要使你不觉察——自愿送上口的。尤有进者，那些人还会在事后于报上声明一下：某某人因染病过重，窃认无可药救，乃自杀而亡，与人无尤……。反正他们有的是堂皇的吃人理论，加上一大群效命的诡辩家，即使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你也无从查考，奈何不了啊！……

这些，听得我真有点毛骨悚然。

六

据新闻传来。不久前，在大象国里，曾发生过：莘莘学子被活活打死、被淋油烧尸，被吊在树上狠打直至尸体血肉模糊为止……等等骇人事件，为的正是被指为“疯子”——而打杀“疯子”在那里是无罪的！这可算是那班自称“文明”人的杰作。

而我们这里，又何尝没有那类似的“杰作”？现代的《劳工文明法规》，听说过吗？那里头的规定，不是经纬分明地写着：人肉是可以估价而售的、人血是能当饮料喝的么？要不然，那些大、小绅士们，又怎能一个个都脑满肠肥，洋房、工厂一间又一间？而劳动的人们，却竟都是些仅剩皮包骨的瘦精？

但我想，这些玩人的、吃人的，有一天必然也会给他们自己的“文明”吃掉，就象他们吃掉别人一样。

七

夜深了，竟然想到要翻翻历史来过瘾。反正现在是长夜漫漫天难明，睡不着。

翻了一页又一页，眼睛却渐然有点迷糊了起来，怎么都是红红的，还会一突一跳的？呵，那是血的史迹，那是先人们的冤魂——不屈的奴隶之英灵！

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干干的；再咬一咬指头，痛极了。咦，这分明是在凡间呀！

我赶忙合上书，但脑海里仍停留着那些鲜红的突跳着的血痕和阴影。此刻，村屋外的冷风吹得正紧，无形中更增添了几分恐怖。……

几千年来，常传述史前的野蛮人，由于头脑简单愚蠢，未脱兽性的缘故，所以临当饿昏了时，难免会互相残杀而食。（有些“文明人”甚至还拍摄过茹毛饮血的《残酷食人部落》影片呢！）后来

又闻说封建礼教也会吃人，而我在别的史书上亦确曾看过。但，始终没料到“文明”法规也还是那么吃人，而且竟吃了几百年啦！

马地主古老的黄金时代，喝的是农民的血；绅士们过去的发迹时代，则非但饮血，连皮肉筋骨也一概抽取呢；还有那被下了毒的“兄弟阋墙”的血！血!!血!!!……

现在，管家的居然也在学样了。我正好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可见，并非只在疯人院才有吃人的现象。

八

我提起了勇气，再阅读下去，遂看到了应绅士的一页族谱与家世。

原来应绅士的祖先们，几代人都是香料商，仗着几条旧帆船和几尊大炮，便到处揽掠生意。但他们却常向别人吹牛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优种的子孙”（这是从大堆丑怪的史籍里翻查出来的）。难怪他老应那么不知羞耻、骄横跋扈地自夸：这座“快乐城”，还有隔邻的“木来村”，都是我们族里的一个小帮办收买下来，并独立开垦成功的。

于是乎，他们那一族乃得靠高利贷——那永无休止的油水、利润来维持地位。

于是乎，他老应就自然地成了这里的土皇帝，并且可以傲慢地说：“认命吧，非“上帝的选民”！我来替你们经营有啥不好？基督曰：当你的左颊被人括了，就把右颊也伸过去吧！如今嘛，咱门来个依古尔利第——公平的交易：圣经给你，土地归我的。”

这下子，总算让我弄通了那些“德漠克拉西”、“依古尔利第”的真义与妙用啦！

这下子，应绅士逼占我们家园地的故事（是母亲告诉我的），又显映在脑幕上了。……

“喂，你们家祖辈所累欠下的地税，现在该清还啦！”

“老爷，您没搞错吧！我们家哪有耕过您的啥地？”

“嘿，还装傻呀！难道你不晓得这里是我在百多年前，用每年五千元的代价全包买下来的吗？”

“但无论如何这地是我们几代祖先留传给我的。”

“这我可少理了。如今，地权既然属于我，那么地税当然也得归我。不愿意的话，可以请便！”

“……”

“怎么，不服气？我们可是有条约为依据的呵！不信可到你们

的图书馆查一查史书。”

“……”

哦，原来如此！无怪乎那管家的常当着众人的面，恭维他主子这精明狡猾的一手。

再细心琢磨时，我终于恍然大悟：绅士风度、公平交易、民主规章、文明食谱。啊，高手！高手！

## 九

历史阅读至哪一本、哪一页、又忘记了。

顺手把桌子上的一本翻开来，内里恰好记述有应绅士与管家的移交史。

根据载述，应绅士大概是后来因皇帝作厌了——但真正的内幕却是“家道中落、族运衰败”有以致之——同时，他也发觉管家们都十分忠心、听话，就决定将两处的别墅和土地，“绅士”般地各别交给了他们去打理，自己则暂时隐退故里（？）乐得享一享晚福。

当两个管家的接受别墅的移交仪式时，应绅士还郑重地训诫道：必须注意、善用“费厄泼赖”，更要懂得“绅士精神（gentleman spirit）的实质。

然而，“费厄泼赖”也好，“绅士精神”也好，始终仍脱不出：设陷吃人的那一套。这倒很容易使人想起：老虎挂了念珠，一面诵经一面撕吃山羊的寓言故事。

这些法宝，管家们都学会了，而且还表现得非常出色，大有“青胜于蓝”之妙。

此际，我仿佛又看到那管家的在圆睁怪目，张牙舞爪地对我狞笑——刽子手行刑前的狞笑，那含意似乎是在谥告：瞧着，下一个就要轮到你啦！

## 十

管家们终于都当了别墅的主人，作起小皇帝了。

哗，小皇帝！有什么希罕？哼，“选贤举能”？戳穿了，还不是那一套！

在这种地方，只要本性比狐狸更奸滑些，脑袋比鼠鹿更精明点，又懂得装一派绅士风度，而在被羞怒时，则又不要忘记放出狗——疯狗来咬人几口，然后都送进疯人院去，我不也可以当个小皇帝么？

听说，管家的就是得了他主子的真传，用上了那两手鬼把戏才能登基的呢！

但管家的旧主人，如今已戴了白手套，重披上神甫的道袍，挤出了一脸的微笑，高举着十字架，想当传教士。可惜那十字架却变成了打×号的黑旗。

## 十一

真的能够作小皇帝？

照理，作那种人，得有一颗冷酷的心和一副残暴的脾气。所谓“颐指气使”是也。

那，我现在的脾气不够粗野么？我的外表不也显得阴沉么？可我的心不知怎的，总是热辣辣的，热辣到还近乎有点难受。所以，看来我是没有当皇帝的“资格”，而只配成为疯子——被狗追着的疯子。

皇帝的独裁，独裁的皇帝，
小皇帝、老皇帝——都是些嗜血的东西！
这些东西，依然挺喜欢人肉的宴席。
呸，在这二十过了半的世纪，
岂容这种捞什子再继续，
统统都得见鬼去！
我不愿永作被宰食的奴隶！

## 十二

如今，奴隶的胸前又给挂上：cheap sale 的招牌了。怎能再忍受这折磨？这凌辱？

地火，那奔涌沸荡的地下之火呵，快烧吧！

把这些吃人的东西，这些鬼把戏，连同附属于他们的这一切装饰门面的家档、旧物，通统焚干净。

而你们——自由的刽子手，无魂的、冷漠的一群，想上天嘛，就赶快抱紧你们那没灵魂的躯体，随同那嗜血的、贪残的、凶劣的，一并登天去罢！

好让善良的奴隶们早日迎向太阳！好让成长中的下一代有个可住的人间！

公开組

# 戲劇

新松根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唐代杜甫

注：意思是：新松根不能快长高千尺，恶竹就是砍掉万枝也不吝惜。现在引用，表示一个人要爱憎分明，对新生事物要无比热爱，积极扶植；对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要无情地反对、打击。

# 他们都是好孩子

## —实践艺术学院戏剧班集体创作

## 初啼执笔—

人物：

福嫂：卅八岁。是个寡妇。心地善良、动作迅速、粗犷。非常明理，明辨是非。读过两三年书，自尊心强。由于生活的压力，使她很多牢骚。

许小明：十二岁。福嫂的儿子。今年念6A班。聪明机灵，有同情心。性情倔强，自尊心也很强。对学校某些老师有反感。富有正义感，是福嫂的好帮手。

许小红：九岁。福嫂的女儿。今年念三年级。天真活泼、勤劳，兄妹的感情很好。

吴　强：三十八岁。建筑工人。自小吃尽了苦，没有受过教育，希望儿子能用功读书，有自卑感、性情暴躁，他相当明理。

吴小顺：十四岁。强叔的儿子。与小明同校，念6E班。比小明更成熟，性格比较忧郁，比较内向。心情不开朗，富有正义感。

李　华：廿五岁。建筑工人。是福嫂的邻居。有文化、性格豪爽、富有正义感、同情心。

Mrs Lim：卅五岁。出身中等阶级。对教学不负责任。对穷人孩子有所偏见，尤其是那些功课差的学生。

时间：傍晚七点左右。

地点：半郊区的一条横巷，巷口有一面摊，巷外是大路。不远为十字路口。（幻灯：旧商店招牌，店屋后为半独立式洋房，远景为组屋。）

幕开：（台上有几个顾客。小红在洗碗，福嫂在煮面。一面焦急地望向大路。）

嫂：（把煮好的面拿去给顾客，在大路口张望，又回面摊。）小明这两天怎么搞的，老是这么迟回？

红：妈，哥哥会不会留在学校参加课外活动？

嫂：那有晚上课外活动？（切辣椒）

红：会不会是给老师关学？

嫂：这个倒说不定，他的功课比不上人家，如果听写不及格、测验不及格，作业没交，关学就一定有他的份。

红：（想起）不会，不会，哥哥说过，他的老师从来不关学的。钟还没响就赶他们排队，赶他们回家了。

嫂：如果准时放学，现在应该回来了。

红：会不会是去小顺的家？

嫂：小顺？小顺去卖报了。

红：会不会是和小弟弟玩？

嫂：你就是整天会不会，会不会！乱猜！

红：（把洗好的碗放在摊上）他常常去找小顺哥哥的嘛。（有一顾客喊收钱，红去收钱。另一顾客上，小红问了后大声向嫂）妈，粿条面一碗。（小明背着书包上）哎，哥哥。妈，哥哥回来啦！（小红把碗放进桶里，把钱交给妈，然后到摊边小桌子边坐下，做功课。）

明：妈。

妈：（嫂煮粿条面）干嘛这样迟回？

明：搭不到车。（放下书包，从面摊上拿了饭盒到小桌旁吃饭。）

嫂：以前从来没有迟得这么厉害的。

明：以前是以前嘛。

嫂：吃饭啦。

客（甲）：福嫂，给我一碗粿条面。

嫂：A，成伯，坐啊！

客甲：怎么今晚还剩这么多面？

嫂：是啊！最近生意比较淡，自从那几座组屋建好后，很多顾客都到巴刹去吃了，再加上最近常常下雨，十多斤面，时常还卖剩三、四斤，扣去本钱还赚不到十块钱哪。

客甲：现在东西样样都贵，找两口饭吃也不容易。嗨！（坐）

红：哥哥，为什么今天会搭不到车？

明：（轻声）我今天改搭十一号车。

红：乱讲，十一号车哪有走这里的？〔嫂煮好面拿去给顾客〕

明：（见妈走远，才大声）我的十一号车随我爱走那里就走那里。

红：（扮鬼脸）乱讲。

明：我的十一号车在这儿。（指脚）

红：啊，你走路回？

明：嘘！

红：跟妈妈讲，她还以为你被关学呢。（站起）

明：不要讲。（但已来不及，嫂手拿碗上。）

红：妈，哥哥是走路回的。（小明瞟了小红一眼。）

嫂：（放碗，再切辣椒）走路回？你为什么不搭车？是不是把车费也吃光了？

明：没有呀，妈，我想把车费省下来。

嫂：你为什么要省那一毛钱车费？这样省法，又能省得了多少钱呢？

明：能，老师常常说节省是好习惯。妈，你平时也常常叫我们要省吃省用，不要乱花钱吗？

嫂：好啦、好啦，我叫你省吃省用，又没叫你省到放学走路回家，马路上汽车这么多，要是你为了那一毛钱车费，出了什么事，你叫妈怎么办？

（华叔从大路上）

红
明：华叔

华：A，小明、小红、福嫂（小明吃饱饭收拾饭盒）

嫂：阿华，吃面吗？

华：吃饱了。（有顾客喊收钱，明下。）

嫂：阿华，今天没有加班啊？

华：没有，我现在在宏茂桥做，最近这种天气，一星期只开两、三天工。工作不赶也没有加班。（明拿一张廿五大钞上）

明：（大声）七角一碗，一块一碗，共一块七，找廿三块三毛。

（嫂从抽屉里拿钱给明。明下）

嫂：唉，这样子你怎样维持三餐？

华：（笑）我是单身汉，生活比较简单。不象强叔、裕叔他们有妻子、儿女，要吃要用，他们比我辛苦多了。

（小明捧着两个空碗上）

明：华叔，你有带故事书给我吗？（把碗放进桶，做功课。）

华：嗯，今天我还没有回家，改天拿给你吧！（向嫂）小明很爱看书，而且看得很快！

嫂：小说他倒看了不少，可是学校的功课却很差。哼，以前他在班里功课是不错的，现在到了这一班，听说是好班，他比不上人家就考到后面几名去了。

明：当然啦，人家多数有补习教师，有哥哥、姐姐教。

红：你有我这妹妹呢。

明：你有什么用？

华：小明，你上课要多用心听讲，回家后要多温习，如果你只看小说，不做功课，我就不借书给你了。

明：华叔，不是我回家不想做功课，我要做，但是不会做。你不知道，我们的老师多么懒，上课课文也不解释，就是坐在椅子上（模仿老师的样子，叫一个一个同学站起来读）你读一读这一段……好，OK你接下去，噢时间到了。你们回去做语文练习，一到四十，明天交。不懂？回去问哥哥姐姐，现在没有时间了，明天我再解释。下课。华叔，这样子教书，我也会做老师。

华：（小红、华叔笑）小明，不会每个教师都这样吧！

明：碰到一个就衰了。

嫂：你这孩子。（瞪小明一眼。）

红：（拿出书本）哥哥，帮我包书。

华：小红，为什么你要买新书？你不是可以用小明读过的书吗？

嫂：学校又换课本啦。小明读过的书，小红今年不能用，只好买新书。

华：读书的费用真大呵。（小红的杂费单从新书中掉出。）

嫂：学校一下要交杂费，一下要买手工纸、颜色笔，还有什么参考书、杂志啦，样样都要钱，有时真难应付。

红：（把杂费单给嫂）妈，这是我的杂费单。

嫂：噢，小明，你的杂费单呢？

明：我……（头低低地包书。）

嫂：是不是老师还没有发？〔顾客喊收钱〕

明：妈，我去。（明下）

华：自从福哥死后，只靠你一个人卖面维持一家大小，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真不容易啊！

嫂：唉！有什么办法，挨一天是一天。只望两个孩子快点长大出来做事。

华：哦，我要走了。我还要去小顺家走一趟。

嫂：强叔的脚好了吗？

华：还没有，我正想去看他。

嫂：小顺一家真不幸啊，妈妈病在医院里，爸爸又跌伤。唉，真是祸不单行。（明手拿碗、钱上。）

明：华叔，你还有去看小顺的妈妈吗？

华：有，刚才我还和两个工友到医院看她。医生说她的肺病已经是

第二期了，还要住院几个星期呢。

（明虽然在做功课，但在听他们说话。）

（卖报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跑到远处。）

红：啊！小顺哥，小顺哥在另一条街卖报呢！

华：小顺这孩子真懂事，自从强哥跌伤后，他白天读书，晚上还要卖报纸来帮忙家里。〔顾客甲与另一顾客还钱。走。〕

嫂：已经一个多月了，强叔的脚还没有好，这下子，他家里可就苦了。

明：妈，小顺常常说华叔时常送米、送钱给他们，（向华）华叔，你真好。

华：（笑着摸他的头）这是应该的。我们和强叔就象一家人一样。（看表）哦，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工友们凑了一些钱叫我拿给阿强哥。快一星期没有拿钱去，恐怕他家里正急着钱用。

嫂：哦，我这里也凑一点。（拿出五块钱交给华。）

华：我看……

嫂：快拿去吧。

红：华叔，下次带故事书给我。

华：好的。福嫂，我走了。

嫂：慢走，有空来坐。

（华叔下，嫂提水桶要去换水。）

红明：华叔，再见。

嫂：小明，你守着档位，妈去盛水。

（小红低头写字，小明在算钱。）

明：二、四、六、八、十共一块，二、三，加上一个五毛共有……

红：一块八毛。（走到哥哥身边，惊疑）A，哥哥，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明：这是我储蓄的。

红：哼你骗人，你哪里来的钱储蓄？

明：A，我得了神仙的传授，只要用手一摸裤袋，就有钱在裤袋里。（嫂回摊位煮面。）

红：我不信。

明：（摸裤袋做样子，把手从袋中掏出二毛钱）喏，你看，我变出一个两毛钱。（红摇头）不信？我再变，变，那，你看，一毛钱。

嫂：小明，不要玩啦，快做功课吧。

红：哥哥，你变十块钱给我看看。
明：（想了想）好，变！囉，在妈妈的抽屉里。
红：哥哥，你骗人，你骗人。那些钱是卖面的。（嫂送面给顾客）
明：老实告诉你吧，这是我把这几天零用钱和搭车钱省下来的。
红：噢。（高兴）哥哥，你有那么多钱，买一包Chocolate给我好吗？
明：不，不能，这些钱是我要用来交杂费的。
红：嗳，刚才你不是说交了吗？
明：小红，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告诉你。（轻声，把她拉到一边）A，来啦，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呵。
红：（有兴趣）哦，什么事？
明：你要答应我，不要告诉妈妈。
红：到底是什么事？（用手在胸前划十字，又指天，指地。）我不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别人，我请你吃朱古力糖。
明：不要朱古力糖。
红：那，我给你打一拳。
明：真的？
红：小小力打呵！
明：（轻打她一下）那天下午，我上学经过小顺家……
〔表演区：小顺家，小顺的父亲强叔半躺在床上。小顺站在床边穿校服，幕后小弟的哭声。〕
强：（烦躁）去泡奶给小弟吃吧。大概是他饿了。
顺：嗯……爸爸，（小明背书包上，走到门边，听到强叔在喊小顺，顿足在门外。）奶粉昨天就吃完啦。
强：（气愤、烦躁、内疚。）哼，这条死人腿，真把我们害惨了。
顺：爸爸，你的腿已经好多了。
强：我的腿怎样，我还会不知道？已经一个多月了，把几年来的储蓄都用光，还不能走动。唉！你妈妈的病至少又要拖上几个月。唉！这条腿，不争气。
顺：爸爸！（把开水装在奶瓶里给小弟喝，小弟哭声渐停。）
强：你等一下去向隔壁嫂那儿，看能不能先借点牛奶泡给弟弟喝。
顺：爸爸，隔壁阿嫂早上抱平仔去他外婆家。我今晚多拿一些报纸，卖迟一点，多赚些钱。……
强：你卖报赚的那些钱怎么够用？做盐都不够咸。（拿起床头的水火红单）阿华月头替我们还了房租，水火的红单又来，上星期如果不是工友们又拿了卅块来，早就没有水火了。唉！要不是阿华他们，我们不饿死在马路才怪，但是，（准备站起）我怎

么能一连几个月用他们的血汗钱。……（挣扎起来走动，小顺扶着他。）

顺：爸爸，小心点。（强叔走不到两步就跌倒，他气得把手杖丢掉，用力捶着腿，幕后小弟哭声。）

强：这没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

顺：（阻止他）爸爸，爸爸，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父子抱头哭）（小明在门外从裤袋里拿出要交杂费和买书的钱来算，过后又放回袋里，但又拿出来，心里在计算着：不，这七块半是要买书、交杂费的。但是小弟要吃奶，怎么办？嗯，有办法。）

顺：爸爸，我去年会考不及格，我想今年的会考我不一定会及格，我……

强：你用功读吧！

顺：我……我不想读了。

强：（惊奇地看着他）什么？（强硬）不行！我们再穷你也要读下去，爸爸没有读书，不会算也不会看，常常被人欺负，有口也争不过别人呵，何况只差半年你就要参加会考，你好坏也要读完这半年。（看时钟）唉！快十二点半了，你快上学吧！

顺：爸爸，我……我……

强：去吧，去吧。

顺：（过去幕后看小弟）弟弟睡了，爸爸，我走了，等一下隔壁阿嫂会过来看弟弟。（顺背书包出门，头低低地走。）（小顺走不远，被小明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明：小顺。

顺：（吓了一跳）呵！小明。

明：（把钱塞在他手里）小顺，这些钱你拿去买奶粉吧。小弟弟要吃奶了。

顺：（惊疑）你那里来的这么多钱？

明：这是我要交杂费和买书的。

顺：不，我不能拿你的钱。你没有交杂费，老虎婆是要骂你的。

明：不管他。我已经想好了，把这几天的零用钱和搭车钱节省起来。过几天才交杂费也不要紧。

顺：不，不，我还是不能要你的钱。

明：拿去，不然我不和你好了。

顺：我……

明：（硬把钱塞进他的手里）你不是说做人要讲义气吗？拿着，快去买奶粉吧。我走了。（小明跑进）

顺：小明……小明……（小顺站着，手中握着钱）（灯渐渐暗）〔灯亮。嫂在洗碗、红与明站在桌旁。〕

红：哥哥，你做了一件好事。（伸姆指）A，哥哥，这件事你为什么没有告诉妈妈呢？

明：你没有听到妈妈常常说近来生意不好吗？我不能再和妈妈拿钱，不然她会打我的。我早就想好了，把我的零用钱和搭车钱省起来。现在我已经省了两块（高兴）加上明天、后天的三毛，我便可以交杂费了。

红：我可以借你两毛。

明：不，你自己要用。（还给她）。

红：哥哥，你常常说 Mrs Lim 很凶，你没有交学费，她不会骂你吗？

明：那只老虎婆人家怕他，我才不怕。

红：哼，假厉害，我看过你被 Mrs Lim 打到哭呢。

明：谁说，我不是哭，只是掉眼泪罢了。

（小顺手中拿着报纸上。）

顺：小明，小红。

红：小顺哥，还没有卖完啊？

顺：哦，差不多卖完了。（拉着小明的手到一边，小红偷听。）小明，这二块半先还你交杂费，剩下五块钱改天才还你。（把钱交到小明手里，小明把它放进书包里。）

明：这几天，老虎婆追得很紧，还要叫我的妈妈去学校呢！你的杂费交了没有？

顺：没有。Mrs Chang 比较好，不象你们的老虎婆那么凶。我知道，她已经先替我交了。好，我要走了。

（嫂刚洗好碗，站起把碗放回摊位。小顺见到嫂。）

顺：福嫂。

嫂：A，小顺，报纸还没有卖完啊，你爸爸的伤好点吗？

（小红去写字。）

顺：他已经可以走路了，但还不能做工。

明：小顺，我煮面给你吃，好吗？

顺：不必了，我不饿，你给我一杯开水吧。（明给他开水，他一口气喝完。）

红：（写错字，找不到树胶擦。）哥哥，树胶擦借我。

明：我的树胶擦不见了。

红：那我自己去买。（向嫂）妈，我去买树胶擦。（小红下）

嫂：（向顺）你有去看你妈妈吗？唉！我要守这档面，没有时间去看她。

顺：不必了，你也很忙。我只有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去看她，其他天是爸爸的朋友去看她。

嫂：现在小弟由谁看管啊？

顺：早上我看他，下午由隔壁阿嫂帮忙看他，晚上小芬或小强来看他。他现在刚学走路，很坏，每天都乱乱爬。

嫂：他们真好。（内疚）我们却没有帮你什么忙。

顺：有，有，小明时常教我做功课，还有那天，他还……

红：（喘气，紧张。）哥哥，Mrs Lim 来找你。

（明又惊又怕，顺对明做一个老虎吓人的鬼脸，福嫂惊奇。）

（Mrs Lim 上）

明：（小声叫）Mrs Lim

嫂：（上前、搬椅子）老师、请坐。

Lim：（点点头，看了四周一眼）不必客气。

嫂：小红，去买支汽水。

Lim：（坐下）我是小明的班主任，你是小明的母亲吗？

嫂：是的。我是小明的母亲。

Lim：（打量顺，顺不睬他）你是 6 E班的吴小顺？

（顺无可奈何地点头。）

嫂：（对小顺）还不叫老师？

Lim：（看顺没有理睬他，有点生气）我不是他的班主任，他是我们学校里有名的留学生，教过他的教师都认识他。他是班里有名的笨旦。

嫂：老师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Lim：哦，我是送我女儿去学钢琴（指远景的独立式洋房）喏，就是在不远的独立式洋房，她等一下才下课。下午校长和我讨论过你家小明的事，我才想去你家坐坐，没想到在路口碰到小红，倒省了一点脚力。

嫂：哦，不知小明在学校里做错了什么事？（小顺这时想走，小明拉着他。）

Lim：（看小明，小顺一眼）他上半年的成绩很差，英文竟然不及格，读英校，英文不及格是要留班的。他那一班是好班，在班中只有他不及格。这是会影响到全班的成绩。现在如果不

补救，恐怕年底会考又会不及格，影响到学校的及格巴仙率。我希望你省吃一点，替他找一位补习先生，替他补一补功课。

嫂：噢，老师，他每天要帮我做生意，很少时间读书。我也真忙，很少叫他读书写字，我……我设法给他找个补习先生。

红：（拿汽水上）Mrs Lim 喝水。

Lim：谢谢。（看了小明一眼）最近小明每天迟到，不知道去那里玩到满身臭汗才去上课。算术题又时常抄同学的。

嫂：是吗？（生气）小明，为什么算术不自己做，要抄别人的？

明：我……我不会做，没有人教我。不交又要给她打，不是……

Lim：为什么人家会做，你就不会？

嫂：不会也不问老师？

明：问了她骂得更厉害。

Lim：阿嫂，你听他的就糟了，他很会说骗话，平时上课不专心。（明怒目以视）怎么能做好功课呢？

嫂：你呀！看我打不打你！

Lim：阿嫂，我看你晚上就少让他看电视。

嫂：（忍住气）唉，老师，我们每晚卖面要卖到十点多才收档，回到家都十一点多，孩子那里有时间看电视。况且我们家里也没有买电视机。

Lim：要教好孩子，并不容易，不只是靠学校单方面，还需要家长的合作。已经开学三个星期了，小明每天上课都没有课本，上课没有课本还算是读书吗？

嫂：（惊奇）什么课本？

Lim：是英文课本。哦，还有啊，这个月的杂费他还没有交呢，明天学校就要结账了。（看小明一眼，明与顺对看）我曾经好几次叫小明请你到学校走一趟。讨论讨论这件事，但你都没有去。

嫂：（惊奇、气愤）上星期我已经给他钱买书和交杂费。（走到小明旁边）小明，我给你的杂费和买书钱呢？

明：（慌张）我……我……（翻书包，把刚才小顺还他的钱和储蓄的钱拿给福嫂。）妈，喏，在这里？

嫂：嗐，你，你真的没有交，你为什么不交？（见明摇头，算手中的钱）我那天交给你七块半，怎么只剩下四块半，还有三块钱你用到那里去？

明：（望母，不知要不要把真相讲出来。）我……我……

Lim：（紧接）我看是拿去赌博了吧。（小顺一直要讲，但见小明不讲也在犹豫。）

明：（抬头）你不要冤枉好人！

嫂：小明，（制止）不可以对老师没有礼貌。

明：他冤枉我，不要听他的。

Lim：不听老师的，难道听你的？我常常看到你和他（指小顺）放学在街上溜躂，会不会是他们把钱拿去看戏，拿去吃、玩？

明：你乱讲！你看见我去看戏，去玩吗？

Lim：我乱讲？好，那你自己说，你妈妈给你的钱，你拿去那里了？

明：拿去那里也不告诉你。

Lim：（站起、气愤。）阿嫂，你看，你看……

明：妈……（想说）

嫂：不要说了！（痛心，气愤，括了小明一巴掌）你，你真叫我伤心！（伤心坐下饮泣）

顺：（走到小明身边，对嫂）福嫂，小明没有错！是他把钱借给我的。

嫂：（抬头擦干泪）什么？

顺：福嫂，小明并没有赌，也没有乱花钱。那天，小明经过我家，看见小弟饿到一直哭，小明把他的买书钱和杂费借给我买奶粉。

嫂：（站起）你们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小明，你为什么不早说？（小明只是哭。）

红：妈，哥哥说面档最近没有生意，不要和你拿钱，他怕你打他。他每天走路去学校，走路回家，想把零用钱省起来交杂费。

嫂：（走向老师）老师，这是我孩子的杂费。（交钱给她，Lim 站起）小明，小顺做生意帮忙家里，每天没有很多时间读书和写字。你看，平时就只能用一点时间在这小桌子上做功课。他们的功课差，迟交，你应该问一问原因，不要以为功课差的孩子都是野孩子、坏孩子。他们一点也不坏。

Lim：（尴尬地）呵，阿嫂，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去载我的女儿了，再见。（Mrs Lim 摇着下）

嫂：（走到小明身旁，摸着他的头）小明，你做得对。你真是个好孩子。妈错怪了你！

红：妈，我和小顺是不是好孩子？

嫂：（拉着他们）是，你们都是好孩子。

〔灯暗、幕下。〕

# 赶 工

—集体创作
劲青执笔—

· 在一座将近完成的组屋楼下的电梯口。
· 左边的电梯(A)已将近完工，右边的门口未装，木架未拆。(电梯(B))
· 台左的楼梯通往组屋楼上。

人　物：

阿水：25岁，大工，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受工友们的尊敬，和承包商有些矛盾。（简称水）

阿明：19岁，工龄一年多，常和阿水在一起工作，家在半岛，性格脆弱，思想单纯。（简称明）

阿安：16岁，阿明的弟弟，刚从半岛出来工作，思想单纯，对承包商的剥削手段一无所知。（简称安）

阿来：21岁，工龄两年多，性格豪爽，乐于助人。（简称来）

阿兴：19岁，常和阿来一起工作。（简称兴）

承包商（老板）：中等资本承包商，有七、八年工作经验，经常向工人诉苦。（简称老）姓陈。

监工：在大电梯公司担任监督工作，检查承包商的工作进度，常给承包商施加压力。（简称监）姓黄。

剧本内容：

第一幕

时间：接近傍晚放工时间。

开场：监工在电梯(B)的洞口张望，老板站在一旁。

监：你看，四楼和这里的支撑的洞都还没有钻，还有几个门口也没有装，而钱你却都已经支去了。陈的，你这是怎么搞的!?

老：(理亏)我知道，我知道，多两天一定做完，保证一定做完。

监：我看，你这种工作速度可不行啊，改天拿不到电梯做你可别怪我。

老：哎呀，不是我不赶，我的工作一向比别人都快，有时实在是赶到没办法啦！

监：要赚钱怎么能说没办法!?

老：是，是。

监：你现在有多少个工人啊？

老：装配的六个，装电线的二个，试车检验的二个。

监：怎么，你八架电梯才请十个人来做，那怎么赶得来？

老：请了两个大工，加起来一天都已经三十多块，我怎能再多请呢？我甚至要时常亲自下手做呢。

监：总之我告诉你，这架电梯(B)下个月一定要交工，那一架(A)也要在下个礼拜完成工作。

老：黄的，帮帮忙跟上头说一说，再延迟多几天吧。

监：不行，你为什么不叫你的工人加班啊！

老：已经叫他们加了好多天啦。

监：如果人手不够，你就应该多请几个人嘛。

老：这怎么可以，现在拿到的电梯价格，能赚多少？

监：笑话，你有没有赚，我会不知道吗？你最近……不是才买了一辆新车吗？

老：啊，（低声）你听谁说的？

监：用不着听别人说，我是在马场亲眼看到的，难道不是吗？

老：嘿……是……是。

监：看样子，你是想在交不出车时等罚款吧！

老：罚款，不……不会的，我一定有办法叫他们工作快一点，一定能准时交货。

监：上次公司也已经宣布嘛，如果在这两个月内，把全部工作做完，就能得到千多块的奖金，你只要请多几个工人，工作催得紧一点，就能及时交车，这不都是对你有好处吗。

老：你不懂，现在这些工人可不是都那么听话了，工钱如果欠得久一些，他们就不大愿意做工了。

监：上一期你才发去了十二千，怎会欠他们工钱啊？

老：妈的，还不是倒楣，最近那只"财神"一直连个马屁都没放过一次。

监：既然这样，是你自作自受，好了，我要过去另一座看看，这两架电梯的工作我多几天会再来看看，你要赶快把工作做完，要不然，下一期就不用想支钱了。

（阿水与阿明从A电梯出）

水：(对在车内的阿明)阿明，来，把这些桶都拿出来，然后把工具收拾收拾，准备收工了。（老板走近）

老：er……阿水、阿明，你们慢点回去，我和黄的去80座看看，一下子就会回来。

水：老板，今天有没有出粮啊？

老：er……有，有，等一等，我就回来。

监：喂！陈的，快走嘛。

老：喔，来了来了，走，走吧，（监工与老板从台左下）

水：哈哈，看他样子，一定是被公司的监工鸟了一顿，手脚都乱起来了。

明：哼！他明知工作赶不来，却又承包那么多架电梯。

水：别管他了，你今晚打算回家一趟，是吗？

明：是啊，原本想今天出了粮就回去，但昨天家里来了一封信，说我一个弟弟明天早上要来星加坡，所以我明天早上要去车头等他。

水：你弟弟是特地来看你吗？

明：不，他是来找工作的。

水：找工作？他不是在家帮忙割胶吗？

明：上几星期，胶树开始落叶了，胶汁少，父亲最近又生病，家里需要钱，我能拿回去的钱也不多，所以我弟弟只好出来找份工作，我在这里认识的人很少，怎么帮弟弟找工作呢？

水：我们这里的工作每天都这么赶，老板也许会再请工人，你问问看吧！

明：你是说叫他来这里工作？他今年才十六岁，这种工作……我担心……

水：我看，如果他在这里工作，叫大家多照顾他，不要让他做太危险的工作，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到别处去，没人照顾他，那不是更不放心吗。

明：阿水，想起我开始做这种工作到现在，工作时常都是在赶，如果不是大家照顾我，我早就支持不来了。

水：工友们做过一个时期后，就会知道工作时每个人不但要小心，而且还必需互相照顾，要不然工作的危险性就更大了。

明：有时有些工作我做不来，你们就帮我做，看到你们在木架上爬上爬下地工作，使我感到很佩服很担心……。

水：危险的工作是经常有的，不过，我们对工作比较熟悉就会比较

注意，工友们的互相照顾是很平常的。

（阿兴、阿来换好衣服准备回家，从台左上。）

来：喂，你们还不收工吗？

水：差不多啦，我们正在收拾东西。

兴：ei，看到老板吗？

水：他刚才跟公司的监工去了80座，说一下子就会回来。

来：上星期的薪水他还欠我30块，今天不懂他会不会算清。

兴：他还欠我40块呢！昨天家里水电费的红单又来了！

水：这些钱要催他快点给，不然他会越拖越久的。

兴：阿水，你看他今天会不会……

（老板手上提着两包饭快步上，一面擦汗，一面自言自语）

老：（装着幅苦脸）嗨！他妈的实在倒霉，偏偏工作还没好，他就来检查。真是他妈的！（走到大家面前，见大家没说话，知道工友们在等发薪，便故意谈别事。）你们…… er；阿水，那些电线都放了吗？

水：只剩下按钮用的还没放，其他都放了。

老：那些明天才放吧，那架的洞要先钻。

水：电钻坏了。

老：什么，又坏了。那就先做别的吧！（转身想走开。）

水：老板，你不是说要出粮吗？

老：er ……多几天才算吧，最近很多东西要买，电钻又要拿去修理，公司那里又还没有支到钱。

来：这怎么行啊，不吃饭喝白开水也要付钱的，怎能再等几天呢？

水：在等多几天，是想连利息一起算吧。

兴：利息要算，也许要等到拿养老金的时候吧！利息我不要，我现在拿工钱就好了。

老：好吧，这里先借给你们每个人20块吧！

来：20块！那好，大家每天早上可以先吃两粒半生熟的鸡蛋，中午、晚上可以省了麻烦去吃饭了。

兴：老板，还有上星期的薪水，什么时候算啊！

老：那些，多两天一起算吧！

水：阿明家里正急需要钱用，你不发薪，那怎么可以。

老：嗨！我做好一架电梯哪能赚多少，还不是只拿回一分工钱而已。你们看，我现在身上也只有十多块钱。（从裤袋里拿出钱来。）

来：嘿，如果是这样，这种老板，我也可以做啊，哦！

老：哎呀。你们要是明白我的困难就好了，我实在是没办法啊！

兴：你每次都说没办法，那就算了吧，我们也是没办法的（表示如果再要加班赶工也是没办法）喂，阿明，阿水放工了，走吧！

老：嗳……这些东西你们先收拾收拾啊！

水：阿兴，阿来，你们先走吧！（忙着收拾工具与一些杂物）

老：阿水，这架电梯什么时候可以走快车？

水：还要多几天。

老：什么，还要多几天！

水：钢轨还没磨，有两个门还没调准，还有一些电线有些问题。

老：（责怪他）哗，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没做啊！你今晚能不能先赶一赶把电线的毛病收拾好，这样，拜一你就直接到兀兰(Woodland)大牌45，去检查那架电线的毛病，那架电梯多几天也要交车了。喔，差点忘了，（改变语气）我这里已买好你们两人的饭。

水：今晚我没空，拜一才做吧！

老：今晚不行，那明天吧。

水：明天是礼拜，也不行，我有事。

老：有什么事，改天才做吧！

水：不可以，我不能来。

老：(有点生气)你是大工，这些工作你应该帮忙把它赶快做好，要你赶一赶，你时常就是说没有空，连阿来，阿兴他们也越来越少加班。如果我叫别人来做，最少每天还能省几块钱工钱。

水：你明知工作要赶着做完，人手不够，你又不多请几个，每一次电梯到了要检验的时候，你才叫我们来赶，一个地方的工作才刚做完，明天又要去另一个地方赶别架电梯的工作，我们那能每天有时间替你赶。而且，上个月加班的钱到现在也都还没算呢！

老：别说了，别说了，不做就算了。

水：阿明，我先把这些东西拿去 store，你收拾好那些，等一下，拿这两个吧！（指在地上的工具）（阿水向台左下）

老：(老板对阿水没办法，便转向阿明)阿明，你今晚先把钢轨磨一磨吧。

明：我……我今天工作很累了，不想再加班了。

老：一点点累，算得了什么，年青人，做工应该勤劳，学到技术是对你自己有好处啊！

（明不答）

老：如果你肯认真勤劳工作，我会加工钱给你。

（明仍不答）

老：喔，你家里正需要钱是吗?如果你肯加班,我现在可以先发工钱给你。喏，拿去吧！（把钱塞在明的手里）你有困难，只要我知道，就一定会帮助你。

明：（犹豫不决）你刚才不是说没钱了吗?

老：嗳——,刚才是他们在啊！来,饭都快冷了,吃了才做吧！

明：（无可奈何）好吧，但今晚我只能做到九点。

老：九点，那也好，也好，对了，以后你能自己“检验”车吗?

明：只懂得做一些，但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好。

老：喔，这没问题，只要自己多做就更快学会的，不懂的地方，工作以后多动脑筋研究就行了，如果你以后能自己做了，我以后也不用受大工的气了。

明：你是说阿水。

老：哼，我以前对待他多么好，但是现在他是越来越会计较了。

明：阿水，他……

老：嗳？怎么还不去吃饭。

明：老板，我有件事想问你。

老：什么事?

明：我有个弟弟想找份工作，不知道你还要不要请人。

老：（没想到要多请人，但又不好拒绝）er ……

明：最近工作不是很赶吗。

老：嗳，是是,好吧,叫他来吧!就让他跟你一起做吧,他什么时候会来?

明：拜一他就可以上工了。

老：好吧就这样了，我走啦。（老板拿着另一包饭退）(阿水上)

水：阿明——，东西还没收拾好吗?

明：老板要我今晚加班。

水：你答应啦?

明：我只答应做到九点。

水：他是叫你磨钢轨吧!

明：（点点头）是的。

水：你一个人工作可要小心，磨的时候，脚要站得稳啊！太累时最好不要做，反正,做了也不一定拿到钱。对了，这20块你先拿去吧!

明：不，阿水，你自己留着用吧！

水：不要紧，我自己还能顶多几天，你家里比较需要，你先拿去吧。

明：不，刚才老板已经发薪给我了，你看。（从袋里拿出钱来。）

水：这几十块钱能够吗，你自己也要用的，快收下吧！如果没回去，就寄回去吧！

明：那谢谢你了。还有，老板已答应让我弟弟来这里工作了。

水：是吗，那就好啦，在一起工作也比较有个照应。好吧，时间不早了。我要先走了。

明：（手里拿着饭，疲乏的望着电梯。）

———幕　关———

## 第　二　幕

景同第一幕。

时间：几天后早上八点多。

阿明与阿安躺在A电梯车箱里，双脚露出门外。

阿水从台左上见电梯里躺着一个人，先是一惊，后来看清楚后才知道是阿明。

水：喂，喂，阿明，阿明。

明：（醒来）啊……几点啦。

水：已经八点半了，阿明，你怎么会在这里睡觉啊？

明：老板说今天这架电梯要检验了，叫我们加班把全部工作赶完。

水：那你们昨晚做到几点？

明：半夜三点半。

水：三点半！那快回去睡吧，这是谁啊？（指睡阿明身旁的阿安）

明：他就是我弟弟，他昨晚就是和我一起工作。

水：他是几时来的？

明：他拜一就来上工了，阿水，这三天，你是在兀兰（Woodland）工作吗？

水：是的，那边的电梯后天也要检验了，老板昨天告诉我说，今天这架电梯要检验了，叫我赶快在十点之前来检查电线的毛病。

明：是啊，五楼和九楼的按钮不能控制，还有警铃也不响。

水：好吧，我现在就去检查看看，你快回去睡吧。

明：阿安，阿安，快醒来。

安：嗯……什么事。

明：快起来。

安：（站了起来）哥哥，我头很痛，

水：喔，我这里有些药片，(从裤袋里拿出药来，及把水壶转过来。)

明：来，先把药吃了吧，再去那边(指离楼梯附近的墙角处)睡吧，再多一下子，我们就要回去了。

(安吃了药，就走到墙角处，往地上铺上一张纸，倒下便又睡了。)

明：这几天一直工作到很迟，昨晚不应该让他跟我一起做到半夜，我就一时只想把工作赶完。

水：是啊，看他精神很不好，工作太多，做不完，不一定要马上赶完，健康要紧啊！

（阿来从台左上）

来：阿水，阿明早啊，咦！阿安怎么啦？

水：阿明和阿安昨晚工作到半夜三点半。

来：哎呀，你干嘛要跟他拼命赶啊！

明：老板说今天这架电梯就要检验，无论如何工作一定要做完。

来：妈的，每次就是说“要检验，要检验，”却不多请几个人。你快回去休息吧！

（老板上，手上拿着一把电钻）

老：啊——，你们都来啦。（众工友不答话）

老：嘿嘿，阿水，你先赶快去把那几个电线毛病抓一抓，最好能来得及十点检验。还有，黄的今天下午说要来，阿来，你和阿兴赶快把二楼和四楼的门口装一装。

来：阿兴今天没有来。

老：那……阿明你和阿来去做吧！

水：阿明昨晚做到半夜三点半，现在应该让他多休息才对怎么能叫他去做。

老：实在对不起，请帮帮忙，帮帮忙，下午，如果黄的看到门还没装，就倒楣了。

来：这样的做下去，不是卖力兼卖命吗？

老：别这么讲，别这么讲，只不过是最近工作比较多一点吧了，而现在也一时没有人可以代替啊。

来：代替什么，人手不够我们早就说过几次了。
老：最近不是……不是多一个阿安来做了吗？
水：工作那么多，请多一个人能够什么？
老：嗨，别讲了，这次就算你们帮我一个忙吧！多两天，我买些鸡精给大家补一补吧！而且，如果工作赶完了不但大家可以早点算清工钱，我自己也希望，如果有赚的话，每个人还可以得到一些花红呢！现在，工作赶一些，是很逼不得已的。
来：鸡精，花红，是不是还有免费旅行啊！
明：阿来，走吧。（明拿了工具想去工作）
来：你已经很累了，还是回去休息吧！
明：暂时还应付得来，我们慢慢做就是了。
老：对，对，慢慢做，只要下午来得及做完就行了，做完了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水：阿明，我看你还是先进去睡多一会吧。
明：不要紧的，慢慢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水：那要小心啊。
明：我会的。
水：阿来，工作时要互相照顾。
来：知道了。（明与来往台的楼梯上。）
老：（看表）时间不早了，你快去做你的吧！
（阿水不语，走进A电梯，讯号灯跑动，停在九楼）
（老板走到阿安身旁看看阿安，又看一看电钻）
老：阿安，阿安，喂，快醒来。（一面摇阿安的身体）
（阿安醒来，见是老板就站起来，显得很疲乏。）
老：你到四楼去钻几个支撑用的洞，那里已做好记号了。
安：我哥哥呢？
老：你哥哥已经开工了，你也快去吧！
安：我哥哥说要回家休息的，怎么又去开工呢。
老：今天这架电梯要检验，还有一些手尾要收拾收拾，做完就回去的。（把电钻拿给阿安）
安：我一个人去钻洞吗？
老：不要紧的，只不过钻几个洞，一个人慢慢做吧！喔！用的时候要小心照顾啊，别让它掉下来。（接着又拿了一条安全带来）最好用安全带把电钻扣上，绑在木架上。
安：我也要一条安全带，绑着身体。
老：不要紧的。只要小心一点就行了。做惯了以后就不怕了，你哥

哥他们也是时常不用安全带的，快去吧。

安：我看……有安全带比较好些。

老：好好，你先上去工作，我等一下去store找多一条来。(阿安从楼梯上)

(B电梯洞里传来一声木枝折断声，接着传来阿来的怒骂声“他妈的，差一点就跌下去了。”)

(阿来从洞口木架爬下来，把两截木枝扔在地上。)

来：你看，这是什么？

老：喔，是……是木架断了？

来：你知道，它是怎么会断的吗？

老：……(明知木枝断的原因，但又不好直接说出，转为干笑)嘿，你没有跌伤吧！

来：哼，跌伤了我还会站在这里吗，你几星期前就答应要换，可是到现在还不是一样。

老：是，是，我一定会买来换。

来：这话你已说过四、五次了。我想恐怕要等到跌死了人你才肯换！是不是？

老：嗨！别那么说，我不是不照顾你们的安全，而是工作一忙起来，时常就给忘了。

来：木架是我们在爬上爬下，而不是你，你当然比较容易忘记了。

老：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工作的确是太多，你看，我每天要赶着从一个工地又去另一个工地，的确是很容易忘记的。

来：哼，你一忘记，吃亏的是我们。

(来气冲冲地往台右下想去找一根长木条来)

(楼上传来电钻声)

(老板走到洞口往上看，然后点点头，脸上阴险的笑)

(明从台左楼梯下来。)

明：阿来，阿来，老板你看到阿来吗？

老：他向那边走去了。(指向台右)

明：(拾起地上的两截断木一看，又发现阿安不在)阿安呢？

老：(漫不经心地)他在楼上钻洞。

明：什么，在楼上钻洞？你叫他上去钻洞？

老：那……那不过是几个洞嘛！

明：(走到洞口喊)阿安！阿安！(声音被电钻声盖过)

来：阿明，什么事啊！

明：阿安在上面钻洞。

来：什么，在上面！

老：哎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是钻几个洞罢了。而且也不过是在四楼，掉下来也不会死啊！

明：哼！你！(赶忙往楼梯处跑去）

（突然洞口传来阿安的叫声，工友们冲向洞口）

（阿水从A电梯出）(工友把阿安抱出来，手脚、额部都有血）

来、明：啊，阿安，阿安，阿安……

水：啊，阿来，快去叫救伤车，（来往台左急下）

明：你为什么要去楼上钻洞啊！

老：哎呀，实在不幸，你们等一下要记得拿些香金银纸来烧！

水：烧，烧，烧什么，你还想用神鬼来骗人吗！阿安，你怎会在上面啊！

安：是……老板，要我上……去。

水：什么？

安：哥……哥，我……的脚……。

水、明：脚！你的脚怎么啦！

明：什么，脚……断了！

水：他妈的，他昨晚做到三更半夜，你还叫他上去做这样重的工作？

老：我……我怎么会知道他会那么不小心，我想只是去钻几个洞一下子就好了，免得黄的来到时呱呱叫。

水：你就是只想到要赶着把工作做完，就不管我们的死活！

（阿来从台左上）

来：阿明，阿安怎样了。

水：阿来，救伤车叫了吗？

来：叫了。

明：阿水，你看，这叫我怎么跟家里说啊！

老：嗨，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阿明，我想这件事最好别传出去。

明：什么？

老：我说，这件事，最好别随便说出去，跟家里的人只说这是意外就好了。我会给他医药费，但是，等一下如果救伤车来到，要录口供时，你就说阿安是不小心从电梯口倒下来的……他是来这里玩玩的……他不是这里的工人。

水：他明明是在这里工作，怎能说不是呢！

老：他……他是非公民嘛，没有工作准证，我不能承认他是这里的工人啊！

来：你说工作要赶，阿明和阿安就替你赶到半夜，今天早上，你又叫他们开工，他们也去了，现在，阿安跌伤，你就想找借口把责任推掉。

水：工作危险，你想的只是给那电钻扣上安全带，阿安身上没有安全带，你也要他上去做，出了事，就还说他不小心。

来：明知工作危险，为了省钱，你八架电梯就只有两个安全网，别的地方用了，这里就没有，你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

水：如果说阿安不是这里的工人，也就说他连最基本的赔偿也没有了。

老：不不，我赔，我赔……阿明，我赔你弟弟500块吧。

水、来：什么，才500块！

老：er ……那么就700，800 ……要不然1000吧！

明：你……你赔他一条腿！

老：什么？

来、水：对！你赔他一条腿！

———剧终———

12－2－77

# 我进入电子厂

—集体创作
洁华执笔—

乙：我们这里的电子厂与别地方不同。

甲：是不同啊！

乙：国际名厂，规模宏大，冷气设备，工作安全。

甲：音乐播送，环境优雅，产品精致，技术一流。

乙：年薪年假，待遇优厚。

甲：康乐福利，应有尽有。

乙：保证辛苦，绝对吸血。

甲：保证辛苦，绝对吸血，咦！吸血？

乙：不不……是“保障幸福，绝对清闲”。

甲：这是什么人说的？

乙：不是人说的，是我们那间电子厂天天在报章上刊登的征聘广告上写的。

甲：征聘广告上写的，怎么你把它背下来啦？

乙：我看看广告上写的，想想厂内实际情况，越看越冒火，越看越生气，天天看，天天生气，不用背，看都看熟了。

甲：有什么不对吗？

乙：是啊！没有什么不对，冷气机把我冻得上下牙齿打架，血液凝结不流通。

甲：哦！这就是冷气设备，工作安全嘛。

乙：播音机的糜糜之音在播放「吃吃碰碰，吃吃碰碰吃，吃碰碰」，一见你就笑，有了你，什么都忘记。

甲：哦！这就是「音乐播放，环境优雅」嘛！

乙：零件细细如绿豆，焊接点点如针头，肉眼已经不中用——只得用Scope！八小时No — stop！

甲：哦！这就是产品精致，技术一流嘛！

乙：苍蝇头，老鼠眼，走如猫，叫如狗，监视工人不放松。
甲：噢！这是……这是什么？
乙：是人，是指厂里的管工——Supervisor！
甲：哦！原来Supervisor是指管工！
乙：我早上吃得少，衣服又单薄，唇白手冷，一件寒衣往我身上套。
甲：这是……这是……
乙：这是一位工友脱下自己的寒衣给我穿上，我顿时感到浑身温暖，好像从寒带到热带。
甲：他是……
乙：她叫法蒂玛！
甲：哦！我知道，是法姐姐！
乙：什么呀？法姐姐？马来同胞也有姓法的吗？
甲：哦，是马来同胞！第一天就交上马来朋友，真行呀！
乙：我很感激她，想感谢她，可是话到咀边又吞回去了。
甲：是管工阻止你们讲话？
乙：管工有他的事走开了。
甲：是激动得说不出来了？
乙：不，我不懂马来话，急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说……「谢谢你」。
甲：对啊！可不能让语言不通妨碍华巫工友感情的交流啊！
乙：我怕她不懂我的意思，还紧紧握着她的手。
甲：这一下，她一定明白你的意思，两颗心贴在一块了。
乙：她还说话呢！
甲：说什么？你听得懂？
乙：你以为我感激得什么都记不来啦。她说：「不—要—紧」
甲：哦，你说不要紧。
乙：什么呀！是她说不要紧。
甲：什么！她……她讲华语，你可高兴死啦？
乙：是啊，我放下紧握她的手……
甲：是嘛，早该放下，不用拉手拉脚，可畅所欲言。
乙：那儿啊，我摸到法蒂玛的手也是冷冰冰的，想脱下寒衣还给她穿。
甲：对，互相关照，这是应该的。
乙：她说：「不要紧」按住我的手，不准我脱。
甲：哦！（钦佩而有点惊奇）。
乙：我说「谢谢你」，移开她的手去脱衣（同样感谢钦佩）。可她

又说「不要紧」，按住我的手，不准我脱。

甲：你说：「谢谢你」挣脱她的手，去脱衣？

乙：她又说「不要紧」按住我的手不准脱，我又说……

甲：「谢谢你」挣脱她的手，去脱衣。

乙：她又说……

甲：（不耐烦）她又说：「不要紧」。

乙：不，她说 Supervisor 来了！

甲：（有点吃惊）哦，管工来了。

乙：我急了，怕管工骂人（有点怕）。

甲：骂什么？工友互相关照，不对吗？（理直气壮）

乙：只见他走了过来，不自然的看了法蒂玛，乌龟头缩了一下，鼠眼眯成一条线，指着那个空位，冷冷的说：「你坐那边，先看别人做」。

甲：还好没有乱吠，你松了一口气啦。

乙：那个空位，就在法蒂玛旁边。

甲：太好了，你可以跟法蒂玛学了。

乙：不，法蒂玛陪着我上厕所去。

甲：上厕所？

乙：当时，我肚子不舒服，要上厕所，问管工厕所在那里。

甲：管工怎么说？

乙：管工不答话，看看手表，瞪了我一眼，慢慢的说：「这里的厂规是上工半个钟头后，就是7·30才可以去厕所，现在是7·29分30秒，31秒。

甲：这……太无理了。

乙：是嘛，可他又说了：「你知道你已经签了名吗？在人事部那里，上面有一条：要服从上级的指示和厂规。」

甲：哼，原来签名是签这个的。怎么人事部主任，没有解释？

乙：「嘿，这是你的事，签了就表示服从。」

甲：里面可有这一条上工半个钟头后才可上厕所？

乙：他说：「有没有不要紧，服从上级的指示和厂规已经包罗一切了。」

甲：太过份了，不把咱们工人当人看待！

乙：他还好心呢！他说：「人家说，厕所有鬼，信不信由你，别说我不通知你！」说着就走了，因为7·30到了。

甲：厕所有鬼？

乙：这时候，法蒂玛就跑过来说，全是假的，厂方是要工人少去厕

所，多做工，多为他们赚钱。

甲：真卑鄙，为了赚钱，鬼话连篇，你相信有鬼吗？

乙：我才不相信呢。　（装势）

甲：那你自个儿去了？　（有点讽刺）

乙：自己一个人又不敢去。

甲：（激他）那就别去好了。

乙：不行，肚子疼得厉害，后来法蒂玛就陪我去了。

甲：（打趣）可碰到了鬼？

乙：当我们走出厕所时，碰到了。

甲：真的碰到了？　（吃惊、怀疑）

乙：人事主任这只鬼呀。

甲：就是这只。

乙：法蒂玛这样叫他，他时常鬼鬼祟祟，在这里走动观察工友上厕所的次数和行动。

甲：岂有此理！

乙：是啊，上厕所也受限制，受监视呢！

甲：真不像人的生活。

乙：咱们工人进入工厂后，过着不像人的生活，连模样儿都变了。

甲：哦？

乙：你看呀，眼睛、鼻子、耳朵、咀吧、脑、颈项、胃部，背部，腰部……。

甲：行了，行了……一件件说嘛！

乙：只做两年烧焊的小兰，整天看 scope，布满红丝眼水流，眼睛之上生眼睛，得了外号四眼妹，青春年华老人相。

甲：眼睛生眼睛……是眼睛问题。

乙：做了三年的亚芳成天嗅焊气和药水的气体，一年365天不是流鼻涕就是塞鼻子、呼吸困难、嗅觉失灵、坐立不安又睡不下，鼻子里头生鼻脓。

甲：鼻子生鼻脓……是鼻子问题。

乙：坐在前边的亚珠，眼生眼、鼻生脓、耳朵也牵连生东西。

甲：那是生什么？

乙：耳朵发炎又生脓，厂医无心去治理，几个月后听觉差，工友出钱送耳机。

甲：耳朵放耳机……是耳朵问题。

乙：坐在后边那位工友，赶着搭车上班，赶着吃饭开工，停工后又

吃不下，吃得下时已开工。

甲：这是胃病啊，胃的问题。

乙：坐在斜对面那位工友，眼睛涂蓝，咀唇涂红，大耳环黑丝袜，说话娇声娇气，走路慢条斯理，只求吃喝玩乐，不知人生意义。

甲：这是……这是什么问题？

乙：是脑子问题，是社会和工厂带给她的。

甲：哦，是脑子问题。

乙：坐在我位上的那一个，胆子细小，自卑感重，自认生来就命苦，逆来顺受渡一生。

甲：坐在妳位置那一位……不就是你吗？

乙：是，是呀，以前的我胆子小，不过，坐在我旁边那一个，关心工友像姐姐，不合理的事情她反对，工友都叫她 Kakah 。

甲： kakah 。

乙：就是法蒂玛，马来话 kakah 就是姐姐。

甲：是她。

乙：她带工友帮忙工友，带工友访问工友，带工友关心工友。

甲：真是工友们的好Kakah 。

乙：是啊，她看到工友们遭遇如此痛苦，决心团结工友，互相帮助，争取改善大家的生活。

甲：工友们生活可真不好过，永远被当牛马啊，法蒂玛做得对，应该争取！

乙：对，应该争取。我苦练手指头。

甲：争取改善大家生活，妳练手指头干嘛？

乙：要争取新生活就得提高生产，要提高生产就得达到标准数，要超过标准数，只有手指头灵活，才能灵活用钳子，才能提高生产啊！我就下决心练手指，练给它灵活争取达到标准数。

甲：这……这样的争取法？

乙：我天天练，时时练。

甲：出了厂，

乙：我练。

甲：上了车，

乙：我练 。

甲：吃饭后，

乙：我练。

甲：洗衣后？

乙：我练。
甲：在床上（不满），
乙：我练（得意）。
甲：在梦中，
乙：（同时）我也练，
　　你也练。
甲：在工厂，你也练。
乙：不，正式投入生产，争取达到 target，
甲：争取到了？
乙：一个礼拜后，我达到了标准数。
甲：你还是练吧？
乙：嘿！再一个礼拜后，我超过了标准数。
甲：你还是练吧！
乙：嘿！再一个礼拜后……
甲：你远远的超过标准数了，是吗？
乙：不！我又低过标准数了。
甲：是因为厂方把 target 提高了？
乙：是啊，我不气馁……
甲：（高兴）哦！不练了……
乙：不，我再练，练得更勤。
甲：你……（转慢）你又超过标准数了。
乙：嘿，厂方又提高 target，我再练。
甲：厂方再提高。
乙：我再练。
甲：再提高，
乙：我再练。
甲：再提高，
乙：……不练了！
甲：不练了？
乙：法蒂玛说，不要这么傻，这么下去，那天才完呢？这不但不能争取改善大家的生活，反而中了圈套，受尽剥削。
甲：法蒂玛说得对啊！
乙：我亲身体验，感受到了（突然间明白）。……我下个决心。
甲：对啊！该下个决心，下什么决心啊？
乙：再练。
甲：什么啊？下决心再练手指。（比动作）

乙：（笑）这次不练手指了，练思想！

甲：练思想？

乙：练为工友多着想的思想，练为工友多做事的思想，练为工友不怕苦的思想，练胆子大心胸广，练……嘻嘻……法蒂玛说得，我记不得了。

甲：好动人的决心，好进步的思想啊！但既使你记得可做得了啊！

乙：说到就做到，那一天，一位新工友来了，我看她生手生脚的，想到要为工友多做事，法蒂玛也含笑看着我，我跑了过去，态度温和，讲解清楚，还亲身示范呢！

甲：好表现！工友们可翘起大姆指，说你帮助工友风格高啊！

乙：嘿。

甲：说你对待工友态度好。

乙：嘿。

甲：说你思想感情变化大。

乙：（静）。

甲：说你是工人好榜样。

乙：（静）。

甲：你怎么没有反应啊。

乙：我全听不到啊！

甲：你……你可是骄傲自满啦，身在天边，听不到一句话，眼睛鼻子朝天哪？

乙：那儿啊，示范时，我的手指给机器压到晕了过去，还听到，看到吗？

甲：这……

乙：工友都围过来，法蒂玛说（模仿法蒂玛的口气）：「马上看 Nurse 去。」

甲：你……你怎么又看到听到了。

乙：法蒂玛给我抓捏之后，我就醒了，我的手指头……

甲：流着血。

乙：……没有，

甲：没事了。

乙：什么啊？血往里头流啊，手指疼得变黑青，疼得很厉害。工友们嚷着，催着（模仿工友们紧张的语气）：「哎呀，手指都变黑青了，快看 Nurse 去。」

甲：这是关心啊。

乙：人事部主任刚好来了，他也嚷着，催着。

甲：这是。

乙：「哎呀，怎么零件给弄坏了，哎……没你们的事，去开工，快去开工呀！」

甲：他跟工友就是不同啊，思想不同，感情对立，好心坏心，一见分明！

乙：我一听啊……

甲：又晕过去了。

乙：没有，法蒂玛对我说：「别理他」，他叫工友们开工去，她自己陪我去给 nurse 看。

甲：这回可轮到人事部主任这只鬼气晕了。

乙：我没来得及看他的反应，法蒂玛已经带我去 nurse 那里了。

甲：哦！看过 nurse 了。

乙：先得填写看病纸medical chit.

甲：medical chit?

乙：嘿！看你多少时间看病，有没有故意偷懒不回去开工。

甲：厂方可把咱们工人当成什么呢？你终于看了 nurse 了。

乙：没有，来看病的工友，人数排满十个了。

甲：嘿，满十个就不准看了？

乙：嘿，厂方规定一个钟头只看十个人，第十一个人要回去做工，下个钟头再来看。

甲：还要回去做工，有这样不合理的事？

乙：确实是这样，我们只好回去了。

甲：一个钟头后你们再去？

乙：这回我自己去。

甲：看过了。

乙：没有，护士去 tea-break，要等。

甲：又得等了？

乙：嗯。

甲：终于看了，拿了药？

乙：nurse 扫了一眼后，给了 panadol！

甲：这么快，只给Panadol?

乙：不行也没办法，十个药罐九个是Panadol!

甲：你这样就满意了。

乙：我……我的手指头可不满意，它还疼着，我说要看大医生去！

甲：应该这样。

乙：nurse 说：「看大医生也是 Panadol，厂医就是厂医嘛。」

甲：这……她倒豪爽。
乙：她叫我回去。
甲：也好，得了M·C·可回家休息。
乙：休想，她可没这权力，是回厂做工去。
甲：这……病没医，倒填了一肚子气回来。
乙：回到部门来，我可呆了。
甲：出了什么事？
乙：我，我像踏进了太空船，工友都变成太空人了。
甲：你可是身体不适，神志不清？
乙：工友罩了太空帽，封耳朵，盖鼻子，双手套白色手套，一时难辨认，像管工和人事主任也在里头。
甲：他们不穿太空装，一齐起飞吗？
乙：太空装是工人穿的，他们没做工穿来干吗？管工看了我，即刻塞了一套太空装给我，说这是保护工作安全的，这个保护你的眼睛，这个保护你的鼻子，这个保护你的耳朵……他这么说，人事部主任要我即刻穿上。
甲：工厂怎么发神经，关心起工友来了？
乙：我也糊涂了，指着手指说：「痛」。
甲：对呀，他们关心的话，就该让你休息。
乙：人事部主任这只鬼说：有M.C.吗？没有—— Please，
甲：这是什么意思。
乙：做工的意思，管工根本不管我的手指还疼着就说：“等一下上面派人来调查厂的安全设备，叫我要小心应答。”
甲：哦，原来是为了这回事。
乙：套了太空装，很闷热，操作也不自然，动作慢，就像太空人一样，慢慢的拿，慢慢的放，慢慢的烧，慢慢的……
甲：到底人来了没有？
乙：还没有，突然间——。
甲：来了？
乙：不是呀，冷气机坏了，我们热得更厉害了，机器都热得冒烟了，这时候厂长——
甲：厂长？
乙：是洋人，他脸臭臭的看了管工和人事主任，一声不响的关掉正在操作的机器。
甲：停止工作了。
乙：他叫管工拿另一些不用机器的工作给我们做，因为没有冷气，

机器跑动会损坏的。

甲：哦，原来冷气是为机器而装，怪不得厂长一来就只顾机器。

乙：是啊，也就不管我们这些活机器，这时候，我闷得快要晕倒了。

甲：安全人员还没到？

乙：没有……突然，

甲：来了？

乙：不是，听，铃声响了，午餐时间到了。

甲：那可好，（松了一口气）

乙：厂长摇着头，表示现在不准吃饭。

甲：他们全不管工友的死活啊！

乙：是啊，我们热得满身大汗，又饿得只剩一口气似的。

甲：到底那些人几时才到啊？

乙：突然，电话响了。

甲：是快来了？

乙：电话说他们不来，取消检查。

甲：太可恶了。

乙：我们可乐了，纷纷下装，可是……

甲：又什么事？

乙：电话又响了，

甲：准是要来啦？

乙：是不要来啦，不过，是美国总裁路经此地，来巡察业务一番，在厂长的指导下，我们又穿了回去。

甲：可是工友已经快要闷死，饿死了。

乙：是啊！法蒂玛第一个脱下太空装上前跟他们理论。说应该脱下太空装，让工友吃饭。

甲：对，做得对，说出工友的心里话！

乙：管工和人事部没主意。

甲：厂长在此，还轮到他们出主意吗？厂长没有反应吗？

乙：厂长又是摇头了。

甲：工友就这样罢休吗？

乙：那我可不知道了。

甲：你怎么不关心啦？

乙：我满天星斗，晕了过去啦。

甲：这可糟了。

乙：我感到一阵急促混乱的脚步声，罩子给人打开了，空气流进鼻子里，眼睛迷迷糊糊的看到三个人围在我的身旁。

甲：准是可敬的法蒂玛和其他两位工友。

乙：不，是厂长和管工及那只鬼！

甲：怎么是他们？

乙：可是他们三个人都背着我，法蒂玛和工友们想上前来扶我，却给他们挡住了！

甲：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乙：我听到管工说：「厂长要大家去开工，这里的事由他们自己办理，谁也不准上来。」

甲：这太无理了。

乙：法蒂玛说：「你们却站在那里干吗，她还是半昏迷呢！」可厂长却说：「You shut up（住口）」

甲：太气人。

乙：是呀，我一听气极了，翻着眼睛，

甲：你……你可别死呀！

乙：不！死不了！工友们和法蒂玛带头冲上来……

甲：跟他拼了！

乙：我就不省人事了。

（停　顿）

甲：可是，你得救了。

乙：是呀，我得救了。

甲：工友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可真大啊！

乙：是啊！我的感受太深了。

甲：后来呢？

乙：这……

甲：就这样完了吗？

乙：怎么完了呢，故事一定还精彩呢！

甲：就再说下去啊！

乙：嘻嘻，刚才说的是两天前才发生的事啊，接下来故事怎样发展，可得等我们一边生活，一边记录才知道了。

甲：那我等着你的新发展，希望你投入生活中继续练……

乙：练什么？

甲：你说的练思想啊！

乙：我说的还有练手指呢！

甲：你还想练手指？

乙：（弯曲着稍微僵硬的手指头）：思想要练，这根被压到僵硬的手指头，不练就不好受啦！

甲：（呆住，然后大笑）。　　（幕　下）

# 放　榜

— 集体创作
小南执笔 -

时间：现在
地点：本地
人物：阿炳：中四生，刚参加会考，有初步正确认识（简称炳）
炳父：建筑木工，为人正直（简称父）
炳母：家庭主妇，爱唠叨（简称母）
阿香：阿炳妹妹，小六生，鬼灵精，爱看电视剧（简称香）
阿强：阿炳同学，书呆子（简称强）
强妈：环境过得去，三姑六婆型

（下午四点多，阿香一面看《保镖》，一面漫不经心地哼着保镖主题曲；阿炳听到，放下手中正在修理的电器，走到阿香背后，阿香并不发觉）

炳：保镖！我以为你在做功课，原来在看保镖，读书又不见你读到这样着迷，看这种书，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懂吗？

香：不是买的，跟同学借的，不可以咩！

炳：功课做完了没有？还没有是吗，等一下我告诉妈妈。

香：告诉不是告诉囉，别以为你会考过了，安乐啦，考不及格你就知道，（低声地）妈妈说呀："考不及格你死给我看！"

炳：（回到桌旁）死不是死囉！那还不简单，这里是七楼，跳下去，包死！

香：你敢跳，我的头给你！

炳：我跳下去了，你的头给我又有什么用。

香：你说，你会考及格吗？

炳：及格怎样，不及格又怎样。

香：及格嘛——妈妈要买一只大肥鸡庆祝，不及格嘛——（学妈妈的语气动作）"去死好了！"

炳：怎么，你也叫我去死？

香：我那里舍得，我只有你这个哥哥。

炳：哼！真会说话。

香：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炳：什么问题？

香：你—会—考—及—格—吗？（加重语气）

（炳母刚好从厨房出来，听见他们讲话，又将身子缩回去）

炳：（怕给炳母听见）嘘！及格大概是会的，我也读到好惨，可是，不够分数，不可以升高中，又不可以重读，及格和不及格又有什么不同。

香：妈妈不知道的，只要你及格就好了。

（炳母从厨房闪身出来，阿香、阿炳吓一跳）

母：你以为我不知道，阿强妈早告诉我了，现在呀，要考到五科二十分以下，才能升高中，多一分都不可以。

炳：不可以也是没办法的事！

母：没办法的事？你倒说得轻松，从小学读到中学，花了多少血汗，花了多少精神，等公布了，考不到好成绩回来，不要回来见我。

（炳想顶嘴，又忍住，继续修理电熨斗）

母：你呀！整天就是搞这些电，有多少时间读书？你看人家阿强日读夜读，要考的时候早上五点就起身读，晚上一点半才上床睡觉。

炳：我难道没有读吗？

母：你读得比人家多，比人家勤吗？

炳：难道要拼到半夜才叫读书？

母：不然怎样？象你，七早八早就上床，早上要闹钟才能醒……

炳：一家人都是闹钟闹醒的嘛！

母：你不要嘴硬，我知道现在的学生是很会辩论的，辩赢我又有什么用？

炳：我才不学人家辩论，我说的是实话，会考！我是有准备的，可是我不把它看得比命都重要，拼到半夜，拼到半死，拼到进板桥——不值得！

母：哎呀，你来跟我大声？好！会考公布了，考到可以大声点，考不到，去死好了。（把衣服包好）

（炳气，大力敲着电器）

香：（打眼色）嘘！不要吵不要吵！

母：阿香，我去交衣服，等我回来才吃饭。

（母拿着衣服要出门，香跟在后面，炳母到门口突然回转身，吓得阿香赶紧坐回椅上）

母：（瞪香一眼）我跟你讲多少次了，现在读书的人多，毕业的人也很多，不争口气，考张好文凭，你叫我跟那些亲戚朋友说都难为情。你看，你表哥去年考了三科A，两个B，对面林嫂的孩子高中考到三主二副，你一向来成绩不错，应该考得更好才对。唉！现在讲也太迟了，考都考过了，人家怎么说还不要紧，考张好文凭，进高中，将来再考张好文凭，找份收入好一点的工作倒是真的。你爸爸也老了，供不了你念那么多，还有阿香呢？如果你没有一张好文凭，出来打工，能做什么？

炳：你以为有读就一定考到呀！你不要整天这样念经好吗？

母：你又说我念经，我不念经，你，阿香还会读书？

炳：够了！够了，再念下去我会给电 Shock 到。

香：关上电就不会 Shock 到了！

炳：不要假厉害，关电我怎么试？

母：阿香，你的功课做完了吗？

香：就要完了。

母：等一下如果爸爸先回来，把汤弄热了。

（拿着衣服下）

香：（见母下）哎！妈妈什么都知道，考不够分数不能升高中她也知道。

炳：她有一对顺风耳，上巴剎和邻居们聊天那边听来的。（自语）哼！没有一张好文凭，能做什么？没有文凭，什么都可以做！人家阿成哥才读到中二，自己在家自修，中英文都行，阿成哥说得不错，不要太迷文凭，真实的学问才重要。（转对香）喏！就说修理这个吧，如果没有学过，物理考A 1的人也会给 Shock 死，懂吗？

香：是呀，我的同学测验常常赢我，可是我会装灯泡，他就不懂。

炳：还不是我教你的。

香：咦！还不是成哥教你的。

炳：谁说的？

香：刚才你说的。

炳：就算成哥教的又怎样？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要学，懂吗？……嘿！忘记告诉你，再过些时候，我也可以修理电视机了。

香：叫爸爸买电视机。

炳：你就想啊？有饭吃就好了，买电视机?!爸爸说，电视看多了会学坏的。来！把这电熨斗还给阿婶，告诉他没有换什么零件。

香：修理费呢？

炳：Free.

香：你真好，给你一粒（比拳头）——糖。嘻！

炳：小鬼！不要玩了，阿婶前天说过叫我帮她填一张申请小贩的Form，你也顺便拿来。

香：哦！（接过熨斗下，一阵子又上）哥哥，有人打电话找你。

（炳下，一会儿匆匆上，拿了外衣就往外走。）

炳：阿香，我要出去，跟妈妈说不用等我吃饭啦……（下）

香：（追出去）哥哥，要填 Form 呢！

（灯暗）

## 第二场

地点：同前场

时间：傍晚，刚吃过晚饭。

（开场时房间没有开灯，很暗，阿香伏在桌上做功课。）

母：他有说去那里吗？

香：没有，只是说不用等他吃饭。

父：这样暗写字怎么看得到！小心变成四眼妹。

香：妈妈说要省电，要等到看不见字才可以开灯。

父：能省得了多少？

母：什么省得了多少？现在水电费一个月多少钱你懂吗？二十多块，这个月又再起了！我辛辛苦苦车水货，都不够贴水电！再不省啊！就要吃豆腐和豆芽（对香）你不要假死，为什么这么早就做功课，等一下做不可以吗？吓！你以为我不懂，今晚是拜一啊！要看《保镳》，好！看啊！看多一点。

父：好了，够了，读也罢，不读也罢，如果你去考骂人，一定考A1！

母：我不骂她？她怎么肯读，如果考不到张好文凭，将来还不是象你一样一辈子当牛马，一个月三百多块，加把盐都不够咸！现在啊！猪肉一斤三块四，豆芽一斤五毛钱，菜心……

香：菜心一斤块多钱，辣椒一只也要五分钱。

母：读你的书！（转对父）你没上巴刹不知道，现在六块钱买不到什么东西。

父：这个家难当，但也用不着逼阿炳……

母：我只寄望他考得好一点，我们不用拼老命。

父：我们还不老，你再逼阿炳，他也快变老了。

母：还说我逼他，他呀！会考要到了，书不读多一点，今天帮这个修理什么啦！明天帮那个什么啦！再不就是帮隔壁的阿花补习。

父：帮一帮人家有什么不对？

母：我没有说不对，但书没有读就帮人，考不到怎么办？

父：照我看，阿炳平时有准备，考及格是没问题的，可是他不把会考看得那么重要，我看也没什么不对。

母：你们两父子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什么都是阿炳好，阿炳对！

父：阿炳也不是样样好，人的性格总是多种多样的，好象你……

母：我怎么样!?

父：你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

母：（有点动气）我这张嘴怎样？

父：（幽默）比我厉害！

母：（满足）知道就好！

父：还好阿炳不象你。对了，阿炳怎么还不回来？

香：他听了电话出去了。

母：大概又是帮人家做这个那个的！

父：人家有需要，我们做得到，帮一帮也是应该的，人家也不是常常帮我们。

母：应该！应该！但也应该先顾了自己才去帮，整天帮人家，能收几个钱!?

父：为什么你这个人这样没有人情味，要他修一下电灯收人家一块，填一张 Form 收五毛……

香：嘻！好呀！我们家不是变成修理店了！

母：店你的头，给我做功课。

父：阿炳很少不回来吃饭的，不会有什么事吧？

母：会不会是会考公布了去看成绩？

父：可能啊！报纸出就在这几天。

母：真的公布了!?

父：看你，这么紧张。

母：谁紧张！

父：唉！现在的孩子，考试象鬼门关一样。

母：你说，阿炳能过得了关吗？

香：哥哥说他考不到就不要回来了。

母：不回来不是不回来囉！谁希罕!?

香：我跟他说："考不到，妈叫你去死！"

父：不要乱说。

香：妈妈是这样说的嘛！哥哥还说："死不是死囉！这里是七楼，跳下去包死！"

父：哪哪！小的都学会了，你还看不透啊，每年升高中的人都规定一个数目，不会给太多人进去的，一定会淘汰很多人，去做粗工，阿炳考不到也不会奇怪，如果你这样逼他，他不死也会晕……

母：（把全部的声音压下去）不要讲了！

（一刹那冷场，突然有人敲门）

母：哪！你以为他不回来，我才没你那么紧张！（边开门边骂）这么迟不回来吃饭，你死去那里……

强妈：哟！死？你怎么叫我去死?!

母：对不起！对不起！我在骂阿炳。

强妈：不要紧，我向来大方。

母：是啊，刚才是不是有人打电话去你家找我阿炳，你听到说什么吗？

强妈：我不清楚，别人打电话我那里去注意听……对了，我特地来告诉你，今天会考公布了！

母：今天真的公布!?

强妈：哎呀！谁骗你，阿强说，他考得不错，可能有两个A，说不定还有三个A呢！

母：还没有看成绩，怎么知道？

强妈：他说有把握，不要说了，我要去大坡买隻盐鸡，阿强最喜欢吃盐鸡（急下）

母：会考真的公布了!!

（灯暗）

（音乐过场）

## 第三场

地点：同前场

时间：将近晚上九时

（灯亮时香跳绳，母在门口焦急的盼望）

母：公布了，这么快公布，阿炳不懂考得怎样。

香：我看他这样迟不回来，一定是考不到不敢回来。

母：静静啦，心烦死了。阿香，哥哥的同学住在大牌几号。

香：隔壁座，门牌五十四，六楼。

母：我出去一下。

（隔壁传来《保镖》主题曲，香正要溜去看，没想在门口碰到阿炳。）

香：哎呀，你回来了！

炳：这么迟还去那里？哦！又去看电视了。

香：（退回来）没有，没有。

炳：你又不听话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这种戏看了就是学会打架，没有什么好处。

（去开衣厨）

香：哥哥，会考公布了你知道吗？

炳：知道。

香：你及格吗，几个A。

炳：一个A都没有。

香：妈妈到处去找你。

炳：找我做什么？阿香，你有钱吗？先借给我。

香：没——有，你……你自己没有吗？

炳：我的钱都变成这些（指书和收音机零件）、这些了。

香：不可以，等一下你玩臭，不还我！

炳：不借就算，来！帮我找个纸袋。

香：找纸袋！可以帮你。

炳：快。

香：有了！有了！

炳：（选了一些衣服夺门而出）我出去了。

香：你去那里？

炳：先不告诉你，省得妈妈念经。

香：你不告诉我，她念得更厉害啦！（见炳走远）嗨！哥哥！

（哥哥越喊越走，阿香乘机去隔壁看电视，门也没关。母回来，见房门大开，衣厨也没关好，吓了一跳。）

母：阿香！阿香！
香：（跑回来）哥哥回来过！
母：吓！阿炳！阿炳！
香：又走了！
母：吓！又走了！哎呀！你为什么不拉住他。
香：我的手不够长，拉不到。
母：他有说去那里？
香：他没说！他紧紧张张找钱，又跟我借钱，然后又找纸袋装衣服，就走了。
母：拿钱，拿衣服？你有没有问他到底去那里？
香：我忘了问！
母：哎呀！你这死人头！难道是出走？
香：我问他会考及格吗？
母：他说什么？
香：他说一个A也没有。
母：唉！阿炳，你到底跑去那里？考不及格也不用这样傻……（越想越担心）我不应该！我不应该……
父：（拿着面粉、酱油进来）哗！六英里火烧，烧了十多间板屋，那边的人可惨了。
母：烧什么呀！现在儿子都不见了！
父：什么？
母：刚才阿炳回来收拾衣服跑了。
香：对了，他刚才好象眼红红，好象哭过……
父：好象！好象！什么都好象，阿炳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母：不会不会，你什么都不会，他一定是考不及格不敢回来了！
（阿香乘两老谈话时溜去看电视）
父：我不是常常说你，不要把儿子逼得太过份，你看现在——
母：不行！不行！快打电话。
父：打电话干嘛？
母：报警。
父：报警，就算失踪，也要等二十四小时过后，这么大的人廿四小时不回来也报警，谁相信。
母：那怎么办呢？阿炳！
父：我看不会有什么事情，你就等一等。
母：等到二十四小时吗？阿炳！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办？妈平时嘴多多，都是假的，那个妈妈会叫孩子去死呢

？你回来，考不及格我最多骂你一顿，你又不是没给我骂过。

父：你整天对孩子唠唠叨叨，人家表哥考到几科A啦！人家堂姐又得了什么奖学金啦！好象没有这些就不是读，就没屁用，我就不相信这套，我常对阿炳说，做人最重要的是有骨气，能分清黑白，不能拼命往上爬，骑在别人头上，考不到，跟我去做木工，一样有出息。

母：吓！做木工？你有没有搞错？辛辛苦苦供儿子读书，叫他去做木工，当牛马？

父：做木工有什么不好？

母：早知道做木工，何必供他读那么多书。

父：念书是为了有文化，知道道理，知道怎样做人！

母：这个社会讲的是文凭，光有道理没有用！

父：我见得多了，也看得透了，不说这个。最近新来的督工，就是靠了那张文凭，没有工作经验就对我们呼呼喝喝，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如果阿炳拿了十个A，也变成这个样子，我宁可他一个都不懂！

母：阿炳不会这样的。

父：现在当然不会，不过你整天在他面前唠叨说什么考不到就去死，逼他往上爬，就很难说了。

母：我……我也不想。

父：就拿你的外甥来说，他真的听你的话拼命读书，好了，现在做官了，但还认得你这个穷阿姨吗？

母：（无法辩驳）对！对！你的话很对，但总得……哎呀！你看隔壁的阿强。

（刚好强走过）

强：伯母，什么事情？

母：没……没什么，你看成绩，有看见阿炳吗？

强：没有（垂头丧气下）

母：没有（这时强妈上）强妈，阿强考得怎样。

强妈：唉！不要提了。

母：怎么样？几个A。

强妈：几个A？分数都不够，害我空欢喜一场，这隻盐鸡白吃了。

（急下）

母：阿强这么用功也考得不好，阿炳……

父：几个钟头的考试那里会有标准！

母：糟了！（要出门）

父：你要去那里？

母：阿强考不好，阿炳一定考不到，我要去找他回来。

父：这么晚了，你到那里找？

母：我……我（忽发觉阿香不在）哎呀，连阿香也不见了。阿香！阿香！

香：什么事？

母：还不做功课，考不到你死给我看。

父：看看看！你又来了。

母：（悲从衷来）阿炳这么用功都考不好，阿炳不懂会不会……

香：哥哥以前说过，很多人考不到有的发神经，有的吊颈，有的跳楼。

母：真的！哎呀！阿炳千万不要做傻事。

（忽然隔壁有人喊："哎呀！炳妈，隔壁座有人跳楼啊！"）

母：啊！有人跳楼！（要冲出去）

（香和父捉住她）

父：你不要紧张，先要弄清楚是男还是女的。

（阿香跑到门口问："是男还是女的？"幕后喊道："男的"）

香：不好了！不好了！妈是男的。

母：啊！阿炳我的阿炳！（当场晕倒）

父：你不要紧张，阿炳不会做这种傻事，阿香，风油！

母：（渐醒）阿炳……（忽然冲出去）

（在门口，母与阿炳碰个正着，众人惊喜）

父：
母：（同时）阿炳！·

香：（同时）哥哥！

母：阿炳你不要做傻事。

炳：你整天骂我傻，不傻都变傻！（进房拣衣服）

母：我骂你还不是疼你，你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不近人情。你要去那里，你不可以走!?

炳：为什么？我有急事。（拿了衣服要走）

母：你真的要走？好！妈也跟你一起走！

炳：你跟我去?!

母：走！看你走到那里。

炳：好吧！多一个人帮忙也好。

母：帮什么?!

炳：六英里……

父：六英里有火灾呀，你是去救灾!?

炳：是啊！爸爸！

父：好！你做得好！

母：哎呀！大半天，原来是去救灾，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炳：我太急了，现在不是告诉了吗！

父：不是我在儿子面前说你呀！阿炳是个好孩子，你却硬要逼他去死读书，真是被文凭迷了眼睛，吓破了胆了。

母：我……我吓破了胆还不是为了儿子好！

父：为了儿子好？你要他象那些人一样抓题目，死背书，对社会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懂啊!?会考真的是一座五指山，要把你压在下面了。

炳：我一些同学都因为会考变得自私自利，有的在巴结老师，有的甚至偷同学的笔记，象这次有的同学家被烧了，那些同学为了看成绩，管也不管，看了真痛心。

父：会考！真的害人不浅啊！

炳：爸爸，现在我走了。

父：要不要问一下你妈妈？

母：我几时有说不准他救灾！

炳：妈，你真好！

母：（拉炳到一角，低声问）会考及格吗？

炳：还没有看，不知道！

母：好！好！好！明天才去看吧！

父：你呀！

母：我怎样。

父：（幽默）是一个好妈妈！

（音乐起，幕急关）

# 找工作

子君一

甲、乙：嗨，是你！
甲：你不是阿成吗？
乙：你是阿忠？
甲、乙：两年不见了，你好！
甲、乙：不好，不好！
甲、乙：唉！
乙：我们真是同病相怜。
甲：你晒黑了！
乙：你挨瘦了！
甲：是生活逼人！
乙：是生活难挨！
甲：那年电子厂裁员后，我还以为你回家「拜树头」去了。
乙：唉，老家是回不去的，「拜树头」啊，只有饿死的路一条。
甲：在这边也不好过啊，二年来你也挨够了。
乙：是啊，！听说你一离开电子厂，就到××纺织厂工作呐！倒是本地人占便宜。
甲：那又算什么，还不是一样受气挨日子。
乙：A，那当然，到处乌鸦一般黑，到那啊都会碰到「猫」老板，这跟电子厂不会有两样。
甲：不，我才第一天上工，不晓得那里的老板「猫」不「猫」。
乙：哦，那一定是管工「吃鱼」囉！
甲：第一天做工，管工倒没什么？
乙：那是工作辛苦！
甲：A，我哪里是怕吃苦的人。
乙：那……那到底是啥？
甲：那是工友不好。

乙：工友不好？
甲：第一天，我就跟一位工友吵架了。
乙：第一天就吵架？
甲：是啊，我们为了争盖工作卡吵架了。
乙：后来呢？
甲：后来我们又差点打架了。
乙：什么！越吵越凶就要打起来？
甲：不，是第二天，我们为了争那张破椅子差点打起来。
乙：那后来呢？
甲：后来他受伤了，送进医院。
乙：什么，真的打起架，你把他打伤了。
甲：不，是发生了工伤事件，他被滚筒榨伤了手。
乙：真是不幸！
甲：不，当时我心里很高兴。
乙：你是幸灾乐祸。
甲：可是后来我又高兴不出了。
乙：是有工友批评你的态度，你也接受了。
甲：不，是我也受伤了。
乙：怎么，有工友不满你的态度，把你打伤了。
甲：不，我也发生了工伤意外，被滚筒榨伤了手。
乙：那可怎办？
甲：我也被送入医院。
乙：A，我是说接二连三地工友受伤，厂方是要负责的。
甲：厂方是有负责啊！
乙：厂方有负责？
甲：厂方出了钱啊！
乙：厂方赔偿你们了。
甲：不，厂方出了钱，请了个道士，在厂房里做起了法事。
乙：什么，在厂房里做起了法事？
甲：是啊，他们说因为厂房里「肮脏」，才会接二连三发生工伤意外。
乙：厂房里「肮脏」？
甲：那是说厂房里有「鬼怪作祟」。
乙：哦！他们是说厂房里有「鬼怪作祟」那才会接二连三发生工伤事件。

甲：所以就请道士来抓鬼驱妖啊！
乙：那，那真是鬼话连篇。
甲：是啊，工友们就都不相信他们这一套。
乙：哦。
甲：大家都坚持要厂方改善机器的安全设备。
乙：好啊。
甲：大家都坚持要厂方赔偿受伤的工友。
乙：好啊！
甲：工友们团结一致，厂方终于低头了。
乙：好啊！
甲：我也拿了赔偿金离开了工厂。
乙：好啊——啊，你离开了工厂？
甲：是啊！
乙：那你又失业了。
甲：是啊！
乙：这，这不好啊。
甲：但有什么办法呢？
乙：工友们不是很合作，很团结吗？
甲：可是，我是新工，又在试用期内，厂方完全有权力辞退我。
乙：那也是啊！
甲：经过那次事件后，我看清了一些问题，……我很后悔！
乙：后悔？
甲：我后悔当初和那位工友吵架。
乙：工友间是不应该吵架的。
甲：是啊！厂方用打工作卡的手段来压制工人，我们就要看清问题，工友间因此吵架，那倒是中了厂方的圈套。
乙：对啊。
甲：我也后悔不应该和工友争椅子而要打架。
乙：那也是不好的。
甲：厂方要提高生产力，要工友更勤劳更卖力，要工友们站着工作，这是不合理的，工友们就要看清这些问题，彼此为了争一张破椅子打架是很不好的。
乙：是啊，一旦认清了问题，就会更好地与工友相处，做好团结工作。
甲：可是，我就要离开工厂，离开工友们了。
乙：厂方辞退了你，你只好再找别的工作了。

甲：我的手伤还没有好，要怎么找别的工作呀！
乙：那只好在家里休养了。
甲：工厂的赔偿金只够付医药费，在家里休养啊，那我不用吃饭？
乙：那你……你可怎么办？
甲：我只好当起了小贩。
乙：好啊，你申请到了小贩执照了。
甲：没有啊！
乙：可是你当起了小贩，
甲：是啊。
乙：那你是无牌的非法小贩吗？
甲：有什么办法啊！
乙：那可要小心啊，被抓到是要「乌公」的。
甲：A，我每天早上，都骑脚车载笋粿，到吧杀去卖啊！
乙：生意还不错吧！
甲：我婆婆做的笋粿又大又好吃。生意是不错的。
乙：哦……这小女孩要两个笋粿。
甲：哦，三角钱。
乙：这位大婶要6个。
甲：哪，九角钱。
乙：这位大叔要2个。
甲：哪，三角钱。
乙：这位阿婶要4个。
甲：……
乙：A！这位阿婶要4个笋粿啊。
甲：不卖了。
乙：卖完了啊，生意也真不错。
甲：不，是不卖了。
乙：咦，篮子里还有4个笋粿啊！怎么不卖了？
甲：这最后四个笋粿是不卖的。
乙：是啊，肚子该饿了，就留给自己吃吧。
甲：不，那是留给阿婆吃的。
乙：你倒是真是孝心，留下笋粿拿回家孝顺婆婆。
甲：不，不是我的婆婆，是在吧杀拾破烂的一个阿婆。
乙：哦，阿婆是你的长期顾客。
甲：不，那是送给她吃的。

乙：那阿婆是你的亲戚。
甲：不是。
乙：那你是可怜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甲：阿婆有半个儿子。
乙：半个儿子？哦，你是说她有个女婿。
甲：不，是亲生的。
乙：亲生的半个儿子？
甲：是啊，阿婆有个亲生的儿子，小的时候还是亲儿子，读书求学时还是亲儿子，可是，她拿了奖学金出外国读书，学成归来时，就不是阿婆的儿子了。
乙：哦！
甲：他不跟阿婆住在一起，他不供养阿婆过日子，他不再认阿婆做母亲了。
乙：哦，他为什么不跟阿婆住在一起？
甲：他说阿婆卑贱的骨头不配住吃风洋楼。
乙：他为什么不供养阿婆过日子？
甲：他说阿婆又不能做什么，倒不如把那些钱请个佣人更合算。
乙：他为什么不认阿婆做母亲？
甲：他说认个贫贱老太婆做母亲，会给人看轻，会影响他的前途。
乙：这……
甲：所以这只能算半个儿子。
乙：什么半个儿子，这是连猪狗都不如呀！
甲：说得也是啊！就为了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阿婆气坏了身子，现在就只能靠着每天在吧杀里拾些破烂过日子。
乙：所以你每天就送四个笋粿给阿婆吃。
甲：A，那一天，我又剩下四个笋粿，正要拿去送给阿婆，突然间，却跑来3个人，把我围住。
乙：哦，他们是要来买笋粿的，告诉他们卖完了，叫他们明天早一点来。
甲：他们却向我要「登记」啊！
乙：A，就告诉他们，这是不用登记的，早来早买，卖完就不卖了。
甲：可是，他们坚持向我要「登记」啊！
乙：这些人真讲不通，那就让他们登记好了，问他们要订多少个笋粿。

甲：我给了他们「登记」，他们也就给我一张「三万」。
乙：啊，三万块钱，那他们是订多少个笋粿啊？
甲：老弟啊，他们不是买笋粿的，他们是「地牛」啊！
乙：「地牛」，那是给你「三万」要「乌公」了啦。
甲：是啊，我就被「乌公」了二十元。
乙：那，第二天？
甲：他们又来了，我又被「乌公」了五十块。
乙：那第三天？
甲：他们又来了。
乙：啊！
甲：我却不在了。
乙：那你……
甲：我改到附近的建筑工地去卖了。
乙：好啊！
甲：可是，又碰了……
乙：什么？那他们也追着来，这……
甲：不，是碰到了一位大婶。
乙：大婶要向你买笋粿。
甲：不，大婶也是在卖笋粿。
乙：哪，你是在跟大婶抢生意啊！
甲：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尤其当我知道大叔是在工地上跌伤了背部，现在全靠大婶一个人养家，我就决定不卖笋粿了，我还把那篮笋粿送给大婶。
乙：那是应该的，大婶生活更困难，应该帮忙她。
甲：可是，回家后，我就越想越不对劲。
乙：怎么了？
甲：我不卖笋粿了，那我生活也有困难啊。
乙：这怎么办啊？
甲：我又跑回工地去，一直上到三楼工友们工作的地方去！
乙：哦，你决定要做建筑啊！
甲：不，我的手伤还没好，怎能做建筑呢？
乙：那你……
甲：我还是继续做小贩。
乙：什么！你改变了主意，又跑回来跟大婶抢生意了。
甲：A，生意真不错，一下子就都卖完了。
乙：大婶在楼下，生意一定很差。

甲：A，大婶望上来，看到我了。
乙：大婶一定很生气。
甲：大婶笑笑地向我打招呼。
乙：大婶不知道你在抢她的生意？
甲：大婶还热情地问我生意好吗？
乙：啊！大婶心胸真大，你抢了她的生意，可是她一点也不生气。
甲：A，我几时抢大婶的生意？
乙：什么，大婶在工地卖笋粿，你也跑来卖笋粿，这还不是抢生意？
甲：A，谁说我是来卖笋粿的。
乙：那，难道你是来买笋粿的。
甲：老弟，我是在家里弄了一些冰水，到工地上来卖的。
乙：哦，你是来卖冰水的，工地上那么热，工友们很口渴，难怪你生意那么好，真有你的。
甲：可是，过了几个星期，我又卖不下去了。
乙：怎么，不卖冰水了。
甲：雨季来了，老天爷整天黑着脸，工友们一期粮做不五、六工，你说，我的冰水卖给谁呢？
乙：那你又失业了。
甲：有什么办法，只好回家吃自己了。
乙：那怎么行啊！
甲：好在这时我的手伤已经好了，就跟隔壁的大叔到船厂去学烧焊。
乙：造船厂，也不错！
甲：不错？上了一天工，第二天我就眼泪流不停了。
乙：什么，你哭了？是工作太辛苦？
甲：去你的，是我的眼睛给烧焊的电光闪到，结果，一看到亮光眼睛就痛，泪水流不停。
乙：那真难为你了！不过，学烧焊是不错嘛，总是一门技术。
甲：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就硬顶着跟大叔学。
乙：那你总算有一门技术了。
甲：不，我还是学不成。
乙：哦！
甲：我学不到三个月，就没得学了。
乙：是你顶不住，当逃兵了。

甲：呸，你以为我是这种不中用的。
乙：那是大叔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教你了。
甲：不，大叔才不像你想的那么自私。
乙：那……你是有了更好的“空头”，转行了。
甲：A，你倒猜猜我是转到那一行业去。
乙：这，我怎么猜得着。
甲：静静地告诉你吧，我是转成失业了。
乙：什么！又失业了。
甲：A，我又给船厂开除了。
乙：那是为什么？
甲：有一天，我跟随着大叔在一艘破油船上烧焊，那船上杂物很多，突然间，一个油桶倒了，向着我站的地方滚过来。
乙：那你，快点闪开啊，给撞伤了就惨了。
甲：我没闪它。
乙：你不怕被撞伤了。
甲：我不能闪啊！
乙：你吓到脚软，走不动了？
甲：大叔就站在我后面，我闪开了，大叔就会被撞伤。
乙：那你被撞伤了？
甲：不，结果还是大叔被撞伤了。
乙：什么，你就不管大叔的安全，闪开去害大叔给油桶撞伤了，你……
甲：不，我没有闪开，是大叔怕我被撞伤，跑上前用身体挡住油桶。
乙：大叔就这样受伤了……
甲：大叔的脚折断了，背部也给撞伤了。
乙：大叔为了救你，宁可自己受伤，这真是叫人感动啊！
甲：想起这件事，我……我……我……
乙：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甲：我气愤得说不出话了。
乙：你气了？
甲：你说说看，大叔工作受伤了，为什么厂方可以不赔偿？为什么不给大叔有薪病假？为什么还要借机辞退大叔？为什么？为什么？你说说看！
乙：我，我……

甲：你也气到说不出话了？
乙：这样不合理的事情，谁听了都会生气啊！
甲：工友们也都很生气，就去找工程部主任争论，
乙：那主任怎么说？
甲：那主任说是大叔自己用身体去撞油桶，故意制造工伤事件，使厂方受到损失，是蓄意要赚取赔偿金的！
乙：这……这是什么话啊？
甲：这不是人话，这是狗屁！
乙：那工友们呢？
甲：工友们更是气愤，一致决定采取怠工抗议。
乙：好啊！
甲：不好，有人反对工友们的抗议行动。
乙：那还用说，厂方当然反对。
甲：不，不是厂方，是工友。
乙：是工友？
甲：嗯，有些工友们说工友们的抗议行动是不合法的，他们要代表工友们向厂方提出谈判。
乙：和厂方谈判？那结果呢？
甲：结果大叔是得到了三百块钱的赔偿金。
乙：好啊！
甲：好什么，大叔也同时失业了。
乙：什么？
甲：因为厂方有钱，要请什么工人，这完全是厂方的自由，而个人自由是必须受尊重的。
乙：这是什么意思？
甲：这是说，老板要辞退大叔，这完全是他的个人自由，谁也不能干涉，否则就是犯法！
乙：这是谁说的？
甲：这不是人说的。
乙：这……
甲：在强大的压力下，很多工友都只能气在心里，恨在心上。
乙：大叔就失业了。
甲：我也失业了。
乙：你也失业了？
甲：不但我失业，还有好几位带头跟厂方展开斗争的工友，也都被辞退了。

乙：为什么？

甲：是世界经济不景气，裁员全是不得已。

乙：真是惨事！

甲：但又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回家吃自己了。经过隔壁房子时，我看到半躺在床上养伤的大叔正在糊纸袋。

乙：你千万不好把坏消息告诉大叔，他听了一定很颓丧，很消极，生活对他的确太不公平。

甲：不，工友们早把坏消息告诉他了，可是他一点也不颓丧，他还是那么乐观、开朗。

乙：哦！

甲：大叔还安慰我说：「阿忠，我们虽然穷，却有一身硬骨头，任何打击我们都顶得起，失业算得了什么，我们从来不向生活低头。」

乙：对啊！可是，这事情真不合理，你的遭遇真叫人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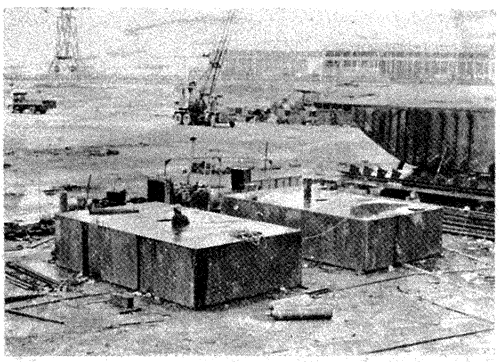
甲：不但我一个人这样，许多工友也是成年东奔西跑，找不到一份稳定的职业。

乙：在这世道里，我们工人可真是没好日子过。

甲：不，大叔说得对，只要受苦的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我们的生活一定能改善。

乙：对，生活压力再大，我们也不能气馁，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一天。

甲：对，不向生活压力低头。走，我们俩一块找工作去。



在密不透风，仅能容身的油箱内进行烧焊工作。

报贩

# 本地木刻

补网

# 后记

文艺创作比赛有如一棵果树，它在一群马华文艺爱好者辛勤的栽培下，每过一个时候就开一次花。特辑的出版，就好像果树结了果实；果树开花结果是一件喜事，希望这“果实”能传到各阶层中去，更希望把“种子”撒遍在祖国的土地上。

定名《不屈的人们》主要是参加这次比赛的作者异常踊跃，我们觉得他们都是一群不被恶劣环境所屈服的「不屈的人们」，尽管马华文艺正处于低潮，他们还是坚决的拿起笔杆，创作内容健康的好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取材上都很广，给我们看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有着许多为生活、为正义事业而在顽强斗争的「不屈的人们」，因此，我们决定把这本特辑做为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全世界为和平、民主、正义而斗争的「不屈的人们」。

编者

一九七八年五月

# 鸣 谢

「一九七七年度文艺创作比赛」工作委员会谨此向下列各方致谢：

文创工委会顾问林徐典教授
各位评判先生
所有来稿的文艺爱好者
各位热心赞助者及各界商翁惠登广告
新闻界人士协助宣传
其他为这次比赛献出心力的人士及同学

# 乐捐者芳名录

（恕不称呼）

一群热心同学
南同（私人）有限公司
万安堂瑛记
石叻报业机构（私人）有限公司
信记兄弟私人有限公司
宁广眼镜公司
光明书局（私人）有限公司
Asia Corporation Private Ltd.
百和公司
K. C. TAN
成昌（私人）有限公司
E. K. Goh
Cheng Co.
T. F. Tong
澄海会馆
黄亚南
郭锦兴
庆山
友联书局
余仁生（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New Pacific Produce Co. Pte. Ltd.
TEH CHONG
ANDY TAY
Brightown Land Investment Pte. Ltd.
金明利五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
荣发福记贸易公司
Shanghai Trading Co.
Season Trading Co.
David T. N. Kaw
万春栈
洪君
通宝邮票公司
Tye Kheng
Good Earth Ltd.
永泰有限公司
李春光
Chee Seng Motor Pte. Ltd.
华中有限公司
贵贞有限公司
盖民电器无线电公司
万发号
合心机件私人有限公司
K. C. Wong
吉成石油气贸易公司
晁明药房
远东电器商行
新华旅店
成兴布莊
翁金波
华盖兴
翁本立
林江鸿
榊解 树

祝一九七七年度文藝創作比賽成功舉行

# 怒向刀叢取覓小詩

一群文藝愛好者賀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Ideal Printing & Paper Products Co.,**

新加坡女皇镇史德林路大牌一七〇座，门牌一一三七号

电话：六三〇九五六

No 1137, Stirling Road, Block 170, Queenstown,
Singapore, 3. Tel: 630956

Cable Address: 'IDEALPRINT'

*With the Compli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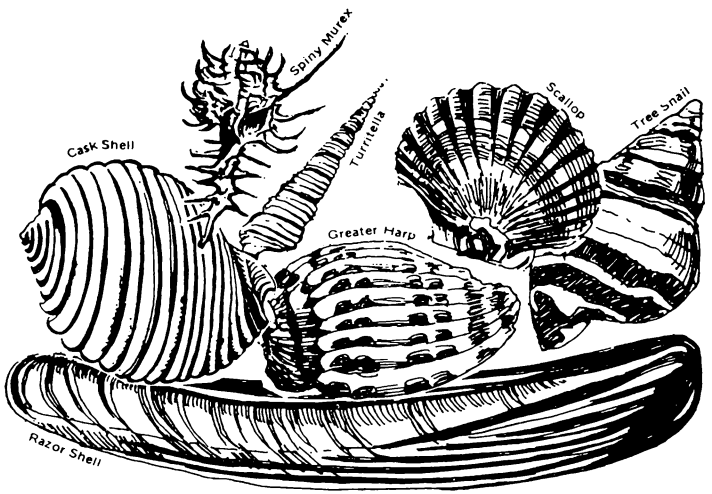
*of*

新加坡百齡麥有限公司麵粉廠

*Prima Limited.*

**(FLOUR MILLS)**

Port of Singapore Authority Road No. 7
P.O. Box No. 10 (Keppel Harbour)
Singapore 4.
Tel: 2228811 (12 Lines)




# the shell world

The world of shell molluscs is a vast and fascinating one. There are five main groups of shells and about 100,000 separate species have so far been identified around the globe, each as different and as colourful as the next. Some with their blend of colours and unique shape are found only in a particular region or country.

So it is with Shell Companies operating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engaged in five major activities –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transportation and research.

Although Shell in Singapore is engaged only in the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oil, it bears a family resemblance to Shell compani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it retains its individuality. It is dynamic, hardworking and resilient –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ngaporean.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亞洲燒焊機械（私人）有限公司

**ASIAN WEIDING MACHINERY (PTE) LTD.**

(INCORPORATED IN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Office Address: 5702, 6th Floor,
Golden Mile Shopping Centre
Beach Road, Singapore, 7.
Tel: 2921118,
2589433.

Telex: AWM RS 24080 Cable Add: ASIAWELD
Yard Address: Lot A4954 Southern Tuas Channel
Pioneer Sector 1 Jurong Town Singapore 22.

Tel: 654863,2613162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萬公山記堂

◀ 藥行酒庄 ▶

**BAN SAN TONG KOONG KEE**

新加坡吉宁街门牌九十一号

No. 9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沈泰記灰料

承接各種土木工程

**SIM THYE KEE**

**General Contractors**

星洲惹兰克劳里三十四号

（即漳宜车厂对面）

电话：四九三六七一号

NO. 34, JALAN DELADI,

SINGAPORE, 14. ☎ TEL: 493671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 慶華建築公司

## KENG HUA BUILDING CONSTRUCTION CO.,

新加坡芽笼律廿三巷门牌12号A

电话：八〇〇九九七

四〇八八六三

Office: 12-A, Lorong 23,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Tel: 800997, 408863.

新加坡麦波申律士球律门牌七三五号大牌四十八号

Res: 735, Circuit Road, Block 48, Off Macpherson Road, Singapore 13.

承新油设磨电大建
接旧漆计石器小筑
装屋灰门毛水土工
修宇水面色喉木程

Specialise In Painting, White-Washers Decorates & Interiors & General Building Contractors.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OHBAYASHI-GUMI, LTD.**

Tower 2703, DBS Building, 6, Shenton Way, Singapore 1.

Tel: 2203852, 2203122,
2203439, 2203224.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郭兄弟（新加坡）有限公司**
**KUOK (SINGAPORE) PTE.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P. O. BOX 1714
13 & 15, CARPENTER STREET, SINGAPORE, 1.
Telegrams & Cables: "KUOKSPORE" S'PORE
Telex No. RS 21295
Codes: ACME BENTLEY'S SECOND PHRASE
TEL: 912711

◁ 米糖面粉出入口商 ▷

包装与运输部

*包装*装条板箱*搬迁

*船运*卸货及运货*保险

PACKING AND TRANSPORT DEPT.

PACKING, CRATING, MOVING, SHIPPING,
CLEARING & FORWARDING, INSURANCE

# 南洋商報

區地亞南東及遍份報

多最者讀

NANYANG SIANG PAU

We've the affluent and sophisticated readers you want.

Our readership reaches all parts of S.E.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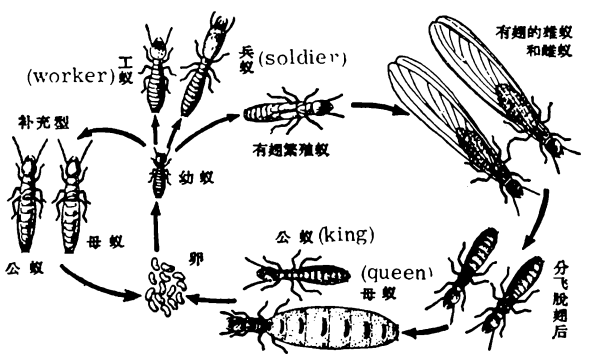
Published in Singapore and West Malaysia 版出亞西來馬，坡加新在

## 國際消滅白蟻服務

## International Pest Control Service

675-C, Blk 2, Balestier Hill Shopping Centre, S'pore 12.
Tel: 2528195

为您家庭的健康及财产着想，切勿让这些害虫在您府上出现。例如：白蚁、老鼠、虎头蜂、蟑螂、蚂蚁等害虫。若要扑灭这些害虫请立即拨电:2528195,本公司能即时真诚地为您服务。



# 报份遍销东南亚

星洲日报 SIN CHEW JIT POH

Sin Chew gets you the Chinese educated market.

言論公正不阿・新聞翔實快捷
副刊精彩充實・最受大衆歡迎

社址:新加坡第二邮区发巴路十九号星洲日报大厦
电话:二二〇六五一一（十条线）

## WELLCO Commerical Supply Agencies

B-75, Golden Mile Tower, Beach Road, S'pore., 7.

Tel: 2936539.

Welding Equipment Specialists

We offer a complete range of quality welding and cutting equipment — from manual to semi-automatic to fully automatic processes, including:

GSC 普通牌業公司

**GENERAL SIGNCRAFTS CO.**

6 JALAN AFIFI (OFF PAYA LEBAR ROAD).
SINGAPORE, 14.
TEL: 4464578

专做丝印钢种招牌铜牌古铜牌塑胶牌铜字及各类广告牌等。

SPECIALIZED IN:
SILKSCREEN PROCESSING,
ENGRAVING ON ALL KIND OF MATERIALS,
MAKING ALUMINIUM-BRASS-BRONZE-PLASTIC SIGNS AND BADGES.

聯成興貿易（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马里士他律五六八号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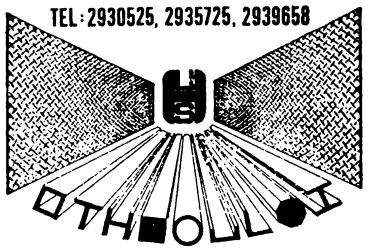
**LIAN SENG HIN TRADING CO., (PTE) LTD.**

568-A,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12.
CABLE ADD. "LIANTILES"
TEL: 536605,
536539.

本建出并石木砖各磁建等售迎
号筑入承磁砖等式面筑批无。
专材口接砖及工磨壁材发任
营料商磨柚壁程石砖料零欢

Sanitary, Electrical, Plumbing Mosaic and Tiling Contractors,
Specialise in Tiling and Terrazzo Work. Grill Gates
and tools Manufacturing.
Importers & Exporters of Building Materials.

協利成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HIAP LEE SENG HARDWARE PTE. LTD.
HARDWARE IMPORTER & EXPORTER
FOR ENQUIRES
TEL: 2930525, 2935725, 2939658



with compliments of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SUM CHUAN HARDWARE COMPANY**

19, Penhas Road,
Singapore 8.
Tel: 2580947

*********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華達船務(私人)有限公司
**WATA SHIPPING (PRIVATE) LTD.**

173, ALBERT STREET,
SINGAPORE, 7.
TELS: 362875/30652

FLAT-TOP BARGES
FOR CHARTER

乃全(私人)有限公司
**NAI CHUAN (PTE) LIMITED.**

NO. 131, SIMS AVENUE,
SINGAPORE, 14.
TEL: 401252 & 498105 & 4482576

本及船具火救以控敦自
号入五船及生及制一动
出口金上海配无一电灯
口轮器救上备人班池等

Importers & Exporters of Zinc Anode, Port Hole, Blocks, Windlass, Chains, Compasses, Battery operate Automatic Navigation Light for Barges (pontoon) and all kinds of Fire Fighting & Life Safety Equipment & Etc.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永興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ENG HIN CONTRACTORS PTE LTD.**

57, MACPHERSON ROAD,
SINGAPORE, 13.
TEL: 889588

Specialised in: Civil Engineering, Sewerage Systems, Treatment Plants, Sanitary, Plumbing, Electrical, Gener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建美（星）私人有限公司
**CHIAN MEI (S) PTE LTD.**

41-B, Hong Kong Street,
Singapore, 1.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華美印刷所
**WAH MEE PRESS**

57,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燦藝工藝品
**Chan Ngee Arts & Crafts**

欧南园 18 座 85 号
电话：2201127

85, Outram Park, Block 18,
Singapore, 3.
Tel: 2201127.

专营：漆雕牙刻。古玩玉石。铜器木刻。字画镜屏。神相花瓶。石狮瓷坛。家私枱灯。枕头服装。头花首饰。进出口商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一豐有限公司
YIT HONG PRIVATE LIMITED

新加坡直落亚逸街五十三号
53,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TEL: 2226748,
2228924.

勝利化工貿易公司

新加坡第2邮区达士敦路59号
电报挂号："VICHEM"
电话：910950
914137

出入口商
化工原料，实验室化学药品，科工仪器，电器用品，块胶，试验设备，实验室训练零件及佣金代理等。

五福機件（私人）有限公司
NGO HOCK AUTO SPARES CO., PTE. LTD.

新加坡五福貿易公司
SINGAPORE NGO HOCK TRADING CO.,

新加坡小坡罗卫律
门牌八一至八三号
电话：三三二〇一一至五（五条线）
No. 81 & 83, Rowell Road,
SINGAPORE 8.
Tel: 332011-5 (5 Lines)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WILLIAMWOOD TRADING CO.,

NO. 8, AIK HOE ROAD,
SINGAPORE, 19.
TEL: 805263

協華（私人）有限公司

**HEAP HWA & CO.,**

**(PTE) LTD.**

新加坡

梧槽干那律五十一至五十二号

信箱：一二〇六

Nos. 51-52, Rochore Canal Rd.,
Singapore, 7.
TELS: 322643,
329647,
324940,
335256.
Cable "HEAPHWACO"
P.O. Box 1206

专办汽车机件出入口商

Importers & Exporters of Motor Spare Parts.

赖信逵

**LAI SANG HONG**

新嘉坡惹兰勿杀九十三号

电话：三二七七八一

三六三〇五八

No. 93, Jalan Besar, Singapore.
Tel: 363058,
327781

新嘉坡小坡吉兰丹律

十三号摊位（即结霜桥）

电话：三二一一四〇

Stall No. 13, Kelantan Road,
Singapore.
Tel: 321140

本号专营棉织品纱索钓索鞋索航线纲线砂厘钢铜铁钉棉纱袋皮麻索以及各种索赂批发零沽无任欢迎。

南光油泵服務公司

**NAM KWANG D.F.I.P. SERVICE CO.,**

（南光电器内）

新加坡明古连街门牌一五四号

154, Bencoolen Street,
Singapore, 7.

361995 ☎ 三六一九九五

本公司专修德士罗厘私用汽车巴士船艇等所用油屎机之油泵及油嘴欢迎诸君光顾服务保证周到。

Specialised in Repairing of all Kinds of Diesel Fuel injection Pumps & Nozzles Injectors Offer you the best Service at Moderate Charge.

新成利貿易有限公司

**SINGAPORE SIN SENG LEE TRADING CO., LTD.**

新嘉坡大坡二马路钮米芝律

门牌二十三号

NO. 23, NEW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电话：TEL: 70813, 70814 70815

电报挂号 Cable Add: "SINSENTRAD"

专营暹越仰光各港米

谷土产九八出入口商

IMPORTERS, EXPORTERS,
MANUFACTURERS REPRESENTATIVES
AND COMMISSION AGENTS.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王移山工程
ONG EE SUN
CONSTRUCTION

8, YAN KIT VILLAGE,
OFF CHANGI ROAD, 11½ M.S.
SINGAPORE, 17.
TEL: 4451484

聯和隆
LIAN HOE LEONG

新加坡
依赖士律十个半石门牌廿八号
28, Elias Road, 10½ Miles,
Singapore.
电话 TEL: 4451007 & 4451513
专营油屎，沙石土兼备
罗厘车，铲土车出租。
Lorry & Caterpillars For Hire
Also Dealers In Diesel, Sand
Stone & Earth

協營貿易（私人）
有限公司
**HIAP ENG TRADING**
**(PTE) LTD.**

新加坡芽笼律门牌六〇八号
（即三十六巷口）
✵专营运输及进出口商✵
608,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Tel: 4467077 (3 Lines)
Store Tel: 4461576 809811

BUSINESS REG. NO. 089160/008
加多利出入口商
**GATHERICH**
**IMPORTERS & EXPORTERS**
新加坡桥南路门牌三十二号B
电话：七二二二五
电报挂号："GARICHCO"
32-B,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CABLE ADDRESS:
"GARICHCO" SINGAPORE.
TEL: 72225
BANKERS:
TAT LEE BANK LIMITED
UNITED OVERSEAS
BANK LTD.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祥興公司
SIANG HENG & CO.

新加坡惹兰勿杀十三号
No. 13, Jalan Besar,
Singapore 8.
Tel: 2941363 & 2941509
本号专办钢铁铝板锌板
五金建筑材料出入口商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陳亞禮建築工程
**TAN AH LEK**

9-D, JALAN LEKAR
SINGAPORE-24.
OFFICE TEL: 2527369
RES. TEL: 691405

CIVIL ENGINEERING
AND TRANSPORT CONTRACTOR

WORK-SITE FOREMAN:
TAN CHING

**SINGAPORE**
**COSMOS SHIPPING CO.**
**(PTE) LTD.**
Shipowners-Chartering-Agents

110-A, ROBINSON ROAD,
SINGAPORE, 1.
TEL: 2221133 (5 LINES)
Cable Add: "COSMOSHIP"
TELEX: 21717

協　盛
**HIAP SHING**

新加坡淡滨尼士律十个半石
依赖士律门牌二十四号
电话：四九一五一四
四九一八六八
No. 24, Elias Road,
(off Tampines Road, 10½ ms.)
SINGAPORE, 18.
TEL: 491514 & 491868

Dealers in Sand, Granite, Stone, Tiles and Earth, Building Contract, And also Lorries, Tractors, Water-Pumps, Steel Barges And Tug Boats for hire.
Prices are moderate.
Customers are all welcome.

新市冷氣彩色攝影

**NEW CITY PHOTO STUDIO**

(AIR CONDITIONED)

(With Colour Photograph)

新加坡樟宜律五条半石四六七号

电话：四四七六三三

467, CHANGI ROAD,
5½ M.S. SINGAPORE.
TEL: 447633

结婚倆影彩色服务 *
* 修理售卖摄影器材

Marriage Colour Photo Service &
Dealers in Photographic
Equipment.

義發公司

**Ngee Huat Company**

新加坡明古连街
（即五马路）一九七号
电话：三三二四一六

No. 197, Bencoolen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32416

本号专营各种欧美喷漆建
筑材料磁漆灰水黑铁油黑
油膏船舶漆吗呢等等诸君
光顾零沽批发无任欢迎。

Dealers in Paints,
Thinner Varnishes Spirits
& Building Materials,
Wholesale and Retai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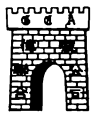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裕成夾板貿易公司

**YUE SENG PLYWOOD TRADING CO.**

BLK. 3, No. 303,
GEYLANG SQUARE,
SINGAPORE, 14.
TEL: 494665, 4460470
住宅： RES: 4810981



偉城聯合公司
承接卫生水喉
电器工程

**Great City Associates**

新加坡和合大厦
美芝律五二五八号
电话：二五八七〇四四

5258, WOH HUP COMPLEX,
GOLDEN MILE BEACH RD.,
SINGAPORE 7
TEL: 2587044

领有卫生水喉注册礼申
英国皇家卫生协会会员

Sanitary, Plumbing, Electrical,
Mechanical,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s & Contractors.

仁合私人有限公司
**SOSICO**
**PRIVATE LIMITED**

Dealing in :
Scientific Instrument &
Laboratory Equipment, Chemical
for Science & Industry.
Repairing and Servicing of all
types of Microscope and Apparatus

Please send your enquires to:

71-A Bencoolen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1473,
324997.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美德眼鏡製造所
**MEI TECK OPTICAL HOUSE**

星洲大坡欧南柏门牌一九一号
191, OUTRAM PARK, BLOCK 20,
SINGAPORE, 3.

新聯成 頌新 籐業
**SAN LUEN SENG**
**(CHONG SAN) RATTAN WORK**

35-C Jalan Simpan
Tel: 691041 & 4451918

本号专营勿面，元骨，
籐条，籐傢俬等。

RATTAN SKIN/CORE
CANE FURNITURE

激營建築（私人）
有限公司
Keck Eng Construction
Pte. Ltd.

**********

608,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Tel: 4467077 (3 Lines)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郭珊瑚（私人）有限公司**

**KWEK SOAN LOH (PTE) LTD.**

WING ON LIFE BUILDING,
13TH FLOOR, NO. 150
CECIL STREET, S'PORE., 1.
TEL: 2209772

**萬里書局**

**WAN LI BOOK CO.**

G-40, GOLDEN MILE TOWER,
BEACH RD., S'PORE., 7.
TEL: 2585739

文画文体复文匣代
艺报房育印艺式制
书杂用用文歌音胶
籍志具品件曲带印

每周营业七天
早上十二时半至晚上九时半

**中和柅輪公司**

**TEONG HOE TYRE & CO.,**

新加坡
实笼岗律门牌三百六十八号
（近新世界后门）
电话：三四七六九
368, SERANGOON ROAD,
(NEAR NEW WORLD),
SINGAPORE, 8.
TEL: 34769

本美品轮柅售
号各车胎煮新
代名轮兼花旧
理厂内修并电
欧出外旧发池

AGENTS FOR TYRES, TUBES, BATTERY, RETREADING & REPAIRING SERVICE.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三機工程私人有限公司**

**MEC ENGINEERING PTE LTD.**

410, 4th FLOOR,
KATONG SHOPPING CENTRE,
MOUNTBATTEN ROAD,
SINGAPORE, 15.
TEL: 494236 & 4483297

hydraulics, civil, mechanical, electrical, sanitary, plumbing, fire protection and sewerage specialists.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草根書室
**Grassroots Book Room**

231, 2nd Floor, Textile Centre,
Singapore 7.

本书室每周推出特价好书十种
优待读者，每星期六更换。

营业时间：每日上午九时半至
晚上九时半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新坤和鉄工程
**SIN KOON HO**
**IRON WORKS**

Room 5397-I ; 2nd Floor,
Woh Hup Complex, Golden Mile,
Beach Road, Singapore, 7.

激營（私人）有限公司
**KECK ENG (PTE.) LTD.**

新加坡芽笼律门牌六〇八号
（即三十六巷口）

608,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TEL: 4467077-3 LINES.
STORE TEL: 4461576
809811

专油藤板合槽白磁他料
营漆类柚板白磁砖建。
铁铅三木沙蚁砖及筑
器网夹三厘油色其材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激營私人有限公司
**KECK ENG (PTE.) LTD.**

608,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TEL: 4467077-3 LINES.

*With Best Compliments*

*of*

培發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POEY HUAT HARDWARE (S) PTE. LTD.**

*K.L. Office:* **Poi Huat Hardware Sdn. Bhd.**
**29-9 Jalan Loke Yew, P. Malaysia.**

**17-A & 37, Kelantan Road, Singapore 8.**

*Ofc* **Tel: 328 898, 320 061 After Ofc Hrs Tel: 2588 719**

Authorised Stockists For G.K.N.
High Tensile Bolts & Nuts, Wood & Machine Screws, Self-Tapping Screws, Aerotight Stiff Nuts, Socket Screws, Washers, Single Coil Spring Washers In Aluminium Alloy Brass, Silicon Bronze And Stainless Steel To Various Threads And Sizes.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馬来亜
人民保險有限公司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 OF MALAYA LTD.**

**66/68, Cecil Street (1st Floor), Singapore, 1.**

小岛书店

武吉知马最齐全的冷气书店

**Xiao Dao Enterprise**

AIR CONDITIONED

- textbooks
- fiction & non-fiction books
- magazines
- periodicals
- stationery
- photocopy services
- film appreciation

电影欣赏
出租小说
影印文件
服务：
体育用品
书刊杂志
课本文具
经售：

每张影印 7¢ Photo Copy

每週營業七天
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
星期日及公共假期照常營業
(全樓冷氣設備·停車極爲方便)

展覽室在
新加坡第七郵區惹蘭蘇丹
布業中心四樓全樓401 號
電話：2937833/4/5 &
29238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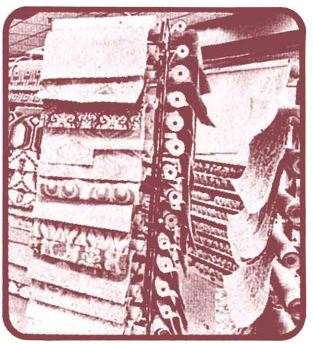
# 星馬窗簾布總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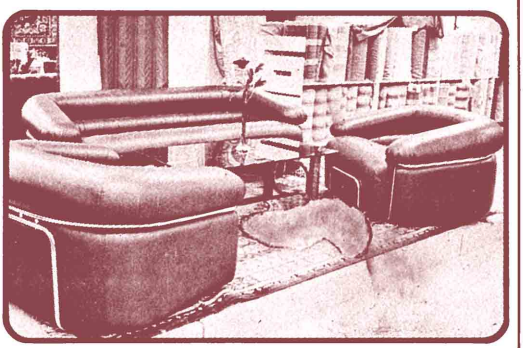
歡迎你到我們的展覽室參觀，免費爲你提供裝飾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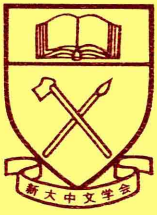
**我們備有歐亞名廠**

■窗簾布
■傢俬布
■壁　紙
■地　氈
■傢　俬

**貨色繁多，品質優良，批發零售，　一律歡迎。**








出版者：星大中文学会
编辑者：1977年度文创工委会
承印者：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准证：M.C.(P) 58/4/78
定价：$3.00